

聖  
難  
絳  
篆

下  
冊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No 418-2

聖難釋義下冊目錄

第二十三章 判決死刑 見四一三頁

洗手文過 不任義血 惡衆聲答 吾輩任之 姑徇衆情 任憑戮殺

第二十四章 肩負十架 見四三〇頁

衣以本衣 負架赴刑 西滿幫負 民衆羣從 顧訓婦女 盜犯同解

第二十五章 陟山嘗膽 見四四三頁

山名釋義 飲以苦酒 主嘗苦膽 吮而不嘔

第二十六章 架刑緣故 見四五四頁

罪惡關係 主怒關係 信德關係 贖罪關係 德表關係 慈愛關係

第二十七章 被釘時地 見四六八頁

釘於山巔 釘於中都 釘於露天 釘架之期 釘架之時 釘架之日

第二十八章 架上題額 見四八一頁

判官題榜 榜書語文 榜書語意 閱誦榜書 請改榜書 不准改榜

第二十九章 兵士分衣 見四九六頁

襯主衣裳 裂分外衣 裏衣組織 議圍裏衣 圍取裏衣

第三十章 二盜同釘 見五〇九頁

同釘緣由 中間表喻

第三十一章 架上侮辱 見五二二頁

役卒坐守 衆人譏笑

第三十二章 架上首言 見五三七頁

首言妙意 首言妙用

第三十三章 架上二言 見五五九頁

一言全義 二言妙益

第三十四章 續論二言 見五七九頁

	右盜信德	右盜望德	右盜愛德	右盜謙遜	右盜智勇	右盜悔補
第三十五章	架上三言	見六〇三頁				
	託母於徒	稱母女人	聖母默會	若望膺命		
第三十六章	架上四言	見六二五頁				
	捨去之解	捨去之故	呼號之故	種種教訓		
第三十七章	架上五言	見六四九頁				
	耶穌曰渴	渴願受苦	渴欲救靈			
第三十八章	架上六言	見六六七頁				
	主旨悉遵	洗禮備受	古律終局	惡勢全休	魔燄已殺	燔祭已全
	盛筵具備	工程已畢	預言悉驗	世事有終	事貴有終	
第三十九章	架上七言	見六九七頁				
	呼號而終	付神父手				
第四十章	俯首而崩	見七一六頁				

俯首致敬 俯首示願 俯首順命 俯首下心 俯首矚地 垂重以俯 窮極而俯  
俯耳而聽

第四十一章 死後奇跡 見七三四頁

全地日蝕 帳幔分裂 地輿震動 石相觸碎 坟墓自闢 奇蹟效果 親友痛悼

第四十二章 肋旁聖傷 見七五三頁

文過飾非 不斷主脛 鎗刺聖肋 血水迸流 愛徒見證

第四十三章 卸屍殞殮 見七七五頁

門徒理喪 請卸聖屍 收殮聖屍 埋葬聖屍

第四十四章 防守聖墓 見七九九頁

雖死猶生 徒然譏毀 徒然防守 防兵佐證 聖墓榮光

附 聖經譯名表 見八一五頁

譯名對照表 見八一六頁

正誤表

〔頁〕	四二二	四三一	四三六	四四一	四五〇	四六八	四八〇	四八七	五四四
〔行〕	一〇	九	二	七	末	九	一〇	三	一
〔字〕	九	末	五	末五	一四	三	末	末四	一三
〔誤〕	(脫)	蓋	擊	二二	格雷	熟煮	禮瞻	散	狂癡
〔正〕	目	加	幫(後同)	一二	雷格	煮熟	瞻禮	阪	癡狂

五九八	七	末	閔	啓
六〇六	四	一五	母	妻
六一六	三	一四	進	修
六五七	三	一八	純	稔
七三〇	一一	六	先	兇
七八九	八	末三	之腹中	腹中之

# 聖難釋義

## 第二十三章

### 論比拉多判耶穌

#### 引言

比拉多竭心殫力，圖脫基利斯督於虎口，而卒不能達其目的。蓋如德亞人所渴所嗜者，惟基利斯督之熱血耳，非此無以填其慾壑。此情此景，實無異於先知若納故事矣。若納欲避主面而乘舟出亡，奈風浪滔天，舟幾傾覆。舟子乃爲拈鬮問故，而定投若納於海中。顧不忍喪其生命，乃鼓棹疾駛，冀得近岸而置之海濱。無如海波愈揚，舟不克前，心力旣絀，乃不得已而呼號天主曰：經立主，求爾勿以此人之性命，由我而滅亡，亦毋以無辜之血，歸咎於我，主乎，惟爾所欲爲之可也。○今比拉多不忍於基利斯督，無異於舟子之不忍於若納。原祖暨厥後裔背



棄天主，一如若納之逃避主面。今基利斯督代任其責，以息天主義怒，固亦當投之於死海者也。比拉多憫其無辜，不忍遽行判決，無異舟子之欲全若納也。奈如德亞人喧呼釘殺，聲勢洶湧，猶似海中怒濤，掀天撼地。比拉多不得已，交付基利斯督於惡人之手，則似擲之海中，任其顛波。比拉多又聲明枉殺無辜之罪，於己無涉，亦似舟子之呼求天主，毋以若納之死，歸咎於己者然。然而比拉多終不能辭其咎也。蓋耶穌非若納之可比，若納係罪人，耶穌至聖者。且昔之舟子不救若納，實出於無法，其萬不得已之衷情，殊屬可原。今比拉多判決耶穌，豈亦萬不得已耶，非也，實出於畏蕙徇情，不欲據例以審斷耳。故基利斯督之溺於死海也，實因比拉多先溺其職耳，試觀下文。

○據傳，其時舟子不忍若納之死，乃以繩縛其身，繫於船舷，投之於海，而使其頭透出水面。

不致滅頂，而風浪頓息。復起而置之舟中，風浪復作。如是者數，不得已，遂拋棄之。

壹 比拉多洗手文過。比拉多取水對眾盥手。瑪念柒廿四

一盥手以示己潔。○比拉多欲歸咎於如德亞人而自明其無辜也。因取水對眾盥手。其意若謂，我心清潔無玷，於基利斯督之義血，絲毫無染，無異水之滌我手，而血污盡除也。律書申念壹七載飭長老盥手云：我曹之手，未流此血。○比拉多之意，亦如此也。然而比拉多行此洗禮，固何益哉。文過則有餘，辭咎則不足也。所謂欺人，而以自欺耳。夫欲自示為義人，須實行義事，不當徒事虛文。譬之滌器，若但潔治其外觀，而內容之穢漬充斥，不之洗刷，有何益哉。聖奧斯定云：比拉多雖盥其手，而其行未潔也。今之信友，如僅手持念珠經本，俯首鞠躬，遵行一切外禮，苟內無悔改之心，亦何以異於比拉多之盥手哉。

○按古教律，田野有殺斃尸身而不獲兇手者，近城之官長司教，取牛一頭，折其頸，以代兇手，衆乃對牛各洗手，以示與死者無相干涉。

二盥手以表無辜。○比拉多盥手自潔，以明其與義血無干，是承認救世主之無辜，而亦卽自認其枉殺之咎也。既知其爲無辜，有官守者，理宜據律開釋，不畏強禦，不徇情面，方稱賢吏。今以無辜者仍付於惡衆，任彼處死，義乎不義乎。既染不義之罪垢，而欲以一洗畢乃事，烏乎可。雖傾西江之水，吾恐終不能滌其罪垢也。雖然，此亦不外乎天主上智之措施，欲以明証基利斯督之無辜耳。無辜而甘心受判受戮，其故何居，曰爲補贖世人之罪，以達救世之目的耳。

三盥手以誠惡衆。○比拉多盥手自潔，亦以聲明惡衆之慘殺無辜，造孽實深，後患堪虞。故向衆云，爾輩自顧。若曰，爾輩傾注斯人之義

血上干天主教怒，必遭災殃，惟汝曹任之，與我無干。夫比拉多先會曉之以枉殺之不道，今再威之以上主之嚴譴，務在做惕惡黨之心，使有所恐懼，而勿造此彌天大孽。然昔達尼厄爾欲救蘇撒納，途中高聲呼云，<sup>達捨叁</sup>我不欲沾染此人之血。爰即平反其獄而釋之歸。今比拉多亦既不欲沾染耶穌無辜者之血，曷以不爲之平反，而仍憑惡眾殺戮之，其究能脫免於罪也乎。

○天主俯允蘇撒納之祈禱，默示達尼厄爾，往爲昭雪，並示辦法。時達尼厄爾年尙幼，或云僅十二歲，或云二十四歲，人多未之識，只見其在人叢中，大聲疾呼，曰汝曹惡民，胡爲若此，案未審明，焉可加刑。衆皆駐足，注視之，請其審明。彼遂將二原告隔別，逐一研訊，而口供不符，誣告顯然，遂釋蘇撒納，反坐兩原告。

貳 比拉多之言。斯無辜人之血，與我無與，爾輩自顧。

瑪念集二四

一、斯言之解釋。○比拉多盥手自潔，猶恐不足，故又諄切告誡，申之以言，若曰：苟此洗禮不足以明我心跡，我再面諭爾曹，傾注斯人之血，實違我意。日後天降之殃，與我無涉。汝其聽之，勿貽後悔。

二、斯言之效果。○斯言也，宜如霹靂一聲，使如德亞人心胆俱裂，而翻然易轍矣。乃竟充耳不聞，漠然不動。判官之言，雖若矢鏃之鋒利，而惡黨之心，偏如鐵石之頑硬。此何以故，蓋惡人陷惡，愈陷愈深，卒至一切可驚可怖之事，亦絲毫不能感覺。

三、斯言之用意。○夫枉殺無辜者，律有抵罪之明文。比拉多不肯負此職任，故出此言，以顯此案之判決，不由於己，而欲諉咎於惡眾也。可知其欲釋耶穌也，豈僅爲其無辜哉，亦以懼于總皇之怒，而欲保一己之祿位耳。凡人心懷奸慝，每百計彌縫，總以混淆人之耳目爲能，然而欲

蓋彌彰，大抵然也。噫，比拉多所言所行，其誰欺，欺天乎。天不可欺，則適以自欺耳。先知日肋米亞<sup>貳廿二</sup>述天主之言曰：「爾雖濯以尼忒爾之鹼硝，又以鮑利忒草重重洗刷，然爾罪愆之積穢，尚留於我前也。」○是即謂爾以權術愚人，外似清潔，然而未滅其內惡也。故先知續云：「爾焉得謂我非污濁者哉。」

○鹼硝係鹽類，產於尼忒利島，能滌除垢污，退消癰腫，消除瘰癧。鮑利忒草名，硝皮作用以洗呢布上之垢污者。此二物，借喻古教律之洒水行祭，又喻人之托故推辭。

### 叁 惡眾之行 惡眾齊聲答曰。

瑪念柒廿五

一、眾人被脅。○夫此眾人中，豈無一二與吾主為親友哉，豈無一二為明道達理之人哉，亦豈無一二嘗聆聖訓，嘗見靈蹟者哉，乃竟無一人焉，敢出一言半語，代吾主一為辯白，而反一唱百和，萬口同聲，抑又何

也。蓋眾皆被脅於司教老長之勢，不敢或有異辭，深恐稍拂其意，禍卽立至耳。今外教中人，恐亦不少明人達士，深知主宰天地，自有一真神默運，然仍敬拜邪魔，焚香頂禮，而不稍怠忽者，多有懼招友朋之誚，恐拂親戚之情耳。噫，爲善爲惡，人人自有主權。當仁不讓，古訓昭然。見義勇爲，斯爲君子。彼徇情願，誼合流同污者，觀於如民，亦可以自傲矣。二、眾人辱主。○主爲救贖眾人，卽受辱於眾人，卽以眾人之凌虐，還補眾人之罪惡，是真以恩報怨，以德報仇者也。聖保祿羅卷廿三云，「眾皆獲罪，而須天主之光榮。」○聖濟利諾解之曰，「光榮，卽聖寵也，基利斯督也。眾皆沾染罪垢，須基利斯督之聖血洗濯之。」然而惡眾之意，豈若是哉。

○聖保祿在此書前一章，先將教內教外及如德亞人之犯罪事實，伸說一番，以証世人莫

不獲罪於主，必須基利斯督之榮寵，方能獲救。然此榮寵，非以本性之力，及教中規律，所能獲得。蓋是寵也，非以酬人之功勞，乃主之特恩，在立功之前所賜與者。

三、眾人棄主。○吾主在艱苦之中，親朋皆離棄而不顧，足見世態炎涼，人情冷煖，大抵然也。勢盛則趨之若鶩，勢衰則掉臂以去，甚至同室操戈，落阱下石，無所不至。如今之如德亞人是已。譬之玄鳥，夏則同居一室，冬則散離遠颺。今主在困苦艱難中，無人憐恤，無人援救，正所以慰藉貧苦困乏，及無辜而遭窘難者。雖無人眷顧憐恤，勿徒自悲傷，當逆來順受，以隨吾主之聖表可也。

肆 惡眾之言。斯人之血，吾輩並吾輩，子俱任受之。

瑪念集廿五

試觀目下如德亞人，無城郭，無殿堂，無祭獻，無司教，無官長，無國土，竄流異域，屬人管轄，不能自由，此詛語不已驗乎，直至天地終窮，而後已。



一、斯言之用意。○惡黨出此詛語，意欲壯比拉多之胆也。若謂爾勿畏  
憚，苟有天災人禍，弗及汝躬，惟吾輩親身當之，並吾輩後嗣共担任之。  
想見其舉手拍胸，挺身作保，一如昔日之雷倍加生念卷十三語其次子亞  
各伯曰：「倘有譴責，惟我任之。」○原如德亞人之作此豪語，欲以安  
比拉多之心，令其速爲判決，勿再稽延耳。然而終不能爲比拉多卸咎，  
亦不能爲其挽回主之譴責也。蓋其自有職守，不容放棄，無可推諉。再  
觀惡眾一味逞己私意，甚至奮不顧身，並不顧其後裔，何其放恣於惡，  
而拂情逆理，至於此極也。昔有羅瑪虐皇名赧勞者，幼時曾言登極後，  
必弑其母。其母聞之曰：子苟登極，我亦甘心受戮。如德亞人其有登極  
之希望耶，而敢冒此大不韙也。

○時依撒格已年老力衰，召其長子厄撒烏謂之曰：爾往獵，獲有野味，烹以饗我，我將降汝

福也。其妻雷倍加聞之，卽喚其次子亞各伯云：汝父將降福乃兄，汝速選肥羊兩頭，我爲汝烹調，以饗汝父，而降福汝。亞各伯畏憚而對曰：阿兄遍體生毛，子則不然，倘爲父察出，將咒詛之不暇，安能邀其降福哉。母云：子勿畏，倘有不測，有我担任。

二、斯言之分量。○斯言也，表明如德亞人弑主之逆謀，籌之已熟，非因一時冒昧，而偶然爲之也。試味其言，若曰：汝可勿畏憚，有吾輩爲汝後盾，事之輕重，權之熟矣。噫，惡人作惡，往往以虛言誑誓，自欺而欺人。縱弑父與君，彌天大孽，亦不之忌諱，強視爲義舉可行。

三、斯言之後果。○將來罰及其身，暨其後裔，此言之效果也。故天主上智，預准惡眾出此自咒之語，令其自判厥罪，以自定其罰。亦知此時魔誘深入其心，蒙蔽其目，故雖有大難在前，永罰在後，亦毫不介意。噫，惡人之昏迷於惡，有若此者。昔如畧惡王，背棄聖教，臨陣對敵，受傷血流如注，將死，猶手掬其血，向空拋擲云：加利肋歟，此物可飽啖汝也。

○是爲墮陷之末級。

○耶穌加利肋亞人也，故稱之加利肋，其意不屑稱其本名也。

伍 比拉多判案。姑徇眾情。

路念叁廿五

一、比拉多貪祿徇情。○比拉多懼拂眾情，恐失皇寵，而祿位將不保也，於是阿意曲從，弄成死案。○何其味良若此。夫命案大獄也，罪疑惟輕，所以重民命也，况明知其無辜乎。不謂比拉多滅理殉情，違例溺職，不顧公法，草菅人命，是乃貪祿好爵之心累之耳。夫人慾勝，則天良亡，二者不能並立，曠觀當世大抵如是，豈獨一比拉多爲然哉。因比拉多懼拂眾人之意，欲邀總皇之寵，卒至身靈兩失，生前竄革，死後永墜地獄，則今之棄天爵，以要人爵者，亦可以引爲鑑矣。

○比拉多擁有兵卒，可以彈壓亂衆，或稍延時日，或置之不理，儘可漸滅其兇悍之勢，乃計

不出此，徒將盥手之禮以卸其責，冀以保存祿位，如此胆小如鼷，尸位素餐，其祿位可保存耶。

二、比拉多畏蕙溺職。○惡眾亂喧亂嚷，聲勢洶湧，比拉多心怯胆寒，不能自振，遂將無辜之人，交付惡眾，任憑戮殺。○甚矣其溺職也。夫士師聽訟，當惟律是依，惟理是視，豈可違義徇情，枉殺無辜。出谷記念卷二云，爾毋隨眾爲惡，爾聽訟毋徇眾以枉直。故世有不從正理，不服善勸者，如德亞人之徒也。畏蕙徇情，昧良溺職者，比拉多之徒也。

○史載比拉多判語云，耶穌納匝肋諾反叛國家，輕侮總皇，僞充默西亞，經彼民族及老長等業已証實，着卽押赴法場，處釘於兩盜中間，又着刀斧手速備十架刑具，此判。又比拉多奏於總皇低倍畧云，被釘死之耶穌，實係聖人，具有神明，但因如德亞民兇惡擾攘，不得已而處之死云。史又載其奏章，並述及耶穌之受難、復活，及其所顯之德能，與其門弟等所著之靈蹟，多數士民如何爭先恐後，信之爲救世主等云云。低倍畧皇將比拉多奏聞諸端，奉爲珍寶，加入聖條，甚欽佩之。乃有元老等大起反對，以總皇欲信奉耶穌，未經議院通過，是

違法也。於是集議訂定法律，禁止信奉耶穌者，住居城內，並欲盡殲教友等情。總皇大怒，示諭議員云：倘汝曹有被人告發，定必處以極刑。總皇則在宮中家堂內，供奉一教主像，致敬盡禮焉。

三、比拉多不能辭咎。○比拉多見惡眾高呼，同聲相應，僉曰可殺，以爲眾怒難犯，可以辭其咎矣，而不知其咎卽在於此。夫眾人皆曰可殺，必察其所以可殺之理由，然後可以施刑，焉得胸無成竹，一惟狂言是聽哉。賢人索克拉德云：「徇多數愚民之情意者，無異於人之見少數贖銀，以爲贖也而棄之。及見多數贖銀，則不以爲贖而取之。有是理乎。」夫一人之愚，與千人之愚，有何分別，豈千瞽而可以合爲一明眼耶。

陸 折獄不公。○比拉多乃命釋巴拉巴，鞭耶穌，並交付

於惡眾，任憑戮殺。

瑪念集廿六  
路念卷廿五

一、比拉多顛倒黑白。○夫巴拉巴者，盜案命案中，之極惡大慙也，而反

釋之。耶穌善人也，聖人也，人而天主也，而反刑之。惡者生，善者死，冠履倒置，黑白不分，嗚呼，善人在世，不綦難乎。試觀救世真主，如此純潔無瑕，而受此誣害。日路撒稜，又是神聖之地，而出此逆案。司教長官，非所謂有道之士乎哉，而成此冤獄。且基利斯督之聖德靈蹟，非早已彰明較著，昭人耳目者乎，猶且不免於誣陷。則善人在世，可保無虞哉，惟承行主旨可也。

二、比拉多自相矛盾。○聖良云，對眾明證耶穌無辜之言，既由比拉多口出矣，今斷決耶穌當處死刑之判語，復由其口出之，誠所謂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卽以其矛自攻其盾，甚矣哉，其折獄之不公也。

三、天主聖意默許。○夫比拉多明知基利斯督爲無辜者，而仍交付於仇人之手，任彼殺戮，其畏眾徇情，實難辭其溺職之咎，然此亦由天主

聖意默許之耳。蓋救世主如麥粒然，必經一番舂磨工夫，然後可以充人之糧食，以養人之生命。試觀農人之於麥也，必先令工人刈之，穫之。既刈既穫，乃束之縛之，揉之撲之，礮之磨之，爲麵爲粉。既成麵粉，乃置諸鍋內，以火煮之。俟其成熟，任人取食，嚼而嚥之，入胃而消融之。於是運行乎四體，流通乎百肢，而人之生命，得以保全矣。基利斯督之養育吾儕，亦若此也。耶穌聖體，爲我人靈命之糧也。聖父交付於茹答斯。茹答斯刈麥之工人也，轉交於兵役。兵役爲打麥者，束縛之而馳驟之，拳掌交加，不稍憐惜。又亞納斯與蓋法署爲上下之磨礮，吾主置身其間，凌辱備至，議決處死，而成麵粉矣。比拉多爲之爐灶，加以鞭笞，箍以茨冠，而麵乃煮熟矣。於是交給惡眾，任憑殺戮，是猶餅已適口，任人大嚼。

日肋米亞

拾壹十九

云、給與木條，充作彼之麵餅。⊖ 所以釘於十架、

瘞於坟墓，此則如食之下嚥，入胃而消化，營養肢體矣。肢體云何，卽眾教友也。聖教會猶如一身，教友皆耶穌肢體也。再吾人罪惡深重，例當交付虐魔，押入地獄，以受永刑。今救世主矜憐我等，挺身代受其罰，甘自交付於惡眾，代爲一死，以免我等被付於虐魔之手，而遭永苦之罰，是主之暫死，卽人之常生也。聖保祿有云，羅捌三二 彼爲我眾而交付者，卽此意也。

○木條云者，擊以木棍，釘以木架是也。麵餅，指基利斯督之肉身也。○彼所交付我人者，乃獨一親生之子，非恩典中最大最尊者乎，尙有他恩較此更珍更貴者乎，曰無有也。



## 第二十四章 論吾主肩負十字架

### 引言

君王出入，必盛設儀仗，前警後蹕，班列而行。故畫工雕匠，往往將此鸞儀，繪於卷軸，鑄於貞珉，流傳於天下後世，以爲奇觀。今者天地大君，親負十字架，亦有旗旄導其前，騎卒擁其後，而四方來觀者，自城至受刑之所，潮湧山崩，此非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奇觀乎？而惟日路撒稜有之。聖奧斯定云：「大哉觀乎！惡人觀之，以爲侮辱不堪，善人觀之，知有深義奧意存焉。惡人觀之，僅一罪囚而已，其肩負十字架也，將釘於其上耳。善人觀之，明知其爲天地大君，負此架木，充作君王之權杖也。將來以此十架聖號，當顯畫於萬民之額上者也。」夫此負架之事，在古教時已有預像。依撒格隨父登山，以作祭品，而自肩負木柴。亞各伯往默

沙波過若而當河，以木杖濟渡。每瑟執杖分紅海之水，民衆涉登彼岸，如行陸地。達味携杖臨陣，竟斬巨人螯利亞之頭顱。是皆吾主負架救世之小影也。其實事在千載之後，而其小影已見於千載之前。古人但見其小影，吾儕更見其實事也。請諦視之而毋忽諸。

○掌號者前導，且吹且行，招民衆來觀，循羅瑪例也。

壹 負架前事。戲侮畢，褫其袍，復衣本衣。

瑪念非三一

一、惡人之用意。○武士褫耶穌所披紅袍，衣之本衣，欲使他人易於認識耶穌也。蓋此時耶穌血漬盈面，吐污滿容，兼之頰腫唇青，將覲面而不之認識，故衣之本衣，令人一見而知其爲誰。夫旣毀其聖躬，又欲蓋以恥辱，惡衆之用心，若是其兇狠哉。

二、褫衣之痛苦。○耶穌於鞭撻之後，身無完膚，於鮮血淋漓之下，披以

紅袍，自必與血肉凝結，今也強去之，而更以他衣，無異剝膚，其苦痛爲何如哉。原其所以如此者，因世人於服飾之中，往往厭舊喜新，爭奇鬥異，以相誇耀，故吾主受此苦痛，以補好侈之罪也。

三、此事之表喻。○禡衣，以表吾主視死如歸也。聖亞大納削曰：「去衣並去其生命。」蓋身之締靈，猶服之蔽體也，死則靈魂捐去其身，無異人之解衣而寢也。故有紅衣宰相包羅者，於英王恩利格第八，殘害聖教之時，自謂身體爲靈魂之衣服，可任人脫卸，毫不畏難，其言蓋謂死耳。衣以本衣，以表人之功過，死當服之而去也。蓋功過爲靈魂之本衣，人在生時，或可矯飾，不見真相，死後功過始昭，莫能掩飾也。主之更服本衣，蓋卽訓此，使吾人知死後所可攜帶者，惟此各人所積之功過耳。

貳 負架恥辱。耶穌負十字架赴刑地。

若拾玖·十七

十架，直木十五尺，橫木八尺，係橡樹，或曰松樹製成，堅而且重。耶穌力盡筋疲，千瘡萬孔，負之甚竭蹶。架木之一端，主肩任之，他端垂地曳之而行。經過不平之地，則架木震躍，聖身瘡痍，以之迸裂，其痛爲何如也。又身懸响鈴，以警人遠離而勿近之，恐遭殃也。

一、架之卑陋。○甚矣，當時之人，以十架爲卑陋也。稍有身家而畧知廉恥者，莫敢觸之，必令受刑者，親自肩負，而莫之或助。此適符聖咏念壹七所言：「我乃蟲，非人兮。爲人所羞，爲民所藐兮。」○

○人之鄙視我也，無異地下之小蟲豸，我豈人乎哉。然而此小蟲，能蛀破極堅之木。

二、架之自負。○善良之主，不欲煩吾人代勞，而躬自負此十架。依撒亞先知陸卷三有云：「我已獨踐於酒醱，列民中無與我偕者。」○夫以中途力乏，而有西滿助荷者，乃出於兵士之意見，非由吾主所請求。聖亞大納削云：「其甘自負十字架者，因其就死，非出於不得已也。」

○汝曹謂我由醱酒而來者，果也。但所醱者，非酒，乃仇敵也。奈莫有人助我何，惟予一人獨

肩此任，爲此血染徧身，如由醉酒而來者。聖經往往以醉器，喻壓制及殺戮也。

三、架之表喻。○聖亞大納削云，榮勝邪魔而凱旋矣，所奪錦標，不容他人代領，而必躬親持之，理也宜也。聖歐諦彌曰，其肩負十字架也，無異勇士之持戟荷戈以殺敵也。○

○十字架如得勝碑坊，基利斯督先建於前，致命諸聖繼之於後。

叁 擊負十字架。西肋訥人西滿者，亞立山及羅甫之父也，自田廬歸，過此，兵士強使之擊負耶穌之架。

拾伍廿一

一、惡人之用意。○惡眾強西滿助主負架，○非出於哀憐吾主之意，乃出於仇恨吾主之心耳。蓋見吾主架重力乏，恐其中道而亡，不能見其受釘架之極刑，以快己意，故令助之。或者見吾主跬步難行，耽延時刻，

懼比拉多或有反悔，而半途追回，故雇人助負，以速其行。○惡人總無好意，不過欲遂其惡謀耳。

○擊助背十架之西滿，究竟是何方人氏，言人人殊，決非如德亞人。卽其名字，亦難定準。有名西滿你才爾者，殆卽此人也。爲保祿及巴爾納伯傳教之伴侶。有二子，一名羅甫，一名亞立山，俱爲西班牙主教。其一爲主致命者。有聖師云，係濟肋納人，本爲外教，後至如德亞國，入籍古教。○計算基利斯督所行之路，由飯廳至山園，約有一千五百步，由山園至亞納署，亦如之。由該署至蓋法署，約有三百三十步，由蓋法至比拉多，約有千步，由比拉多至黑落德，約三百五十步，往而返，則倍之。由比拉多至山上，約有千三百二十步。

二、吾主之聖意。○聖亞大納削得主默示，述主自諭其故曰：「死非爲己，乃爲人也，故須有人以助之。」

三、吾主之教訓。○吾主於此亦訓吾儕，須各荷十字架以隨之行也。蓋耶穌雖爲吾儕肩負十架，然尙不足爲吾儕之裨益，必須吾儕以痛悔

補贖之善工，合於吾主受難之功績，如偕主同荷十架，斯爲有益耳。如昔者西滿挈荷十架，而吾主始登加爾瓦畧山，以成救贖之功。今吾主亦屢召我人同負此架，烏可因肉情之拂逆，而逡巡却步哉。且此事亦以表日後聖教所遇之艱難也。蓋自古迄今，代有虐王窘迫聖教，殺害信友，是卽逼令我人肩荷吾主之十架也。吾主嘗語伯多祿曰，若念五十八若望之子西滿，爾於老時，將伸爾手，由他人束縛爾，曳爾至爾所不欲至之所。○凡信友欲遵主命而隨從之者，吾主皆將以此言諭之。考當時助吾主負十架之西滿，經謂卽亞立山及羅甫之父。其所以併述其子者，一以明事之確實有証，再以明其後亞立山及羅甫之得獲信德之光，而馳名於聖教者，皆其父西滿助吾主荷架之功德也。○

○伯多祿此時已在壯年成人之時。人生在青年時，於世務每大有作爲，至老則如朽木無

用矣。然於教務則反是。觀伯多祿青年時舉止可自由，而老年則不得安享太平之福，當勞心殫力，傳教救靈，卒被報勞總皇釘於架上。○聖額俄畧云，西滿之負架，兵役強之也，人有苦身克己，而非出自修靈之志，但爲規律所迫者，無異於是。且吾主負架而死於是，西滿負架而不死於是，與今之外行苦工，而心仍活潑於榮華世界者同。回教徒及某派異端，胡言耶穌用隱眼法逸去，而刑役遂釘西滿於十架以代之，謬哉。

### 肆 途中從者。民眾羣從，並有婦女哭之慟。

路念叁廿七

有物洛尼加者，卽以白帕拭聖容之婦，亦在從者之中，與聖母最爲莫逆。其夫名亞瑪刀爾，隨瑪爾西主教同往法國傳教，後隱居某山，厥山卽以亞瑪刀爾名之，以至於今。其婦隨主教入蒲爾台茄肋境，遂終老於此。

一、眾人隨往。○蓋救世大事，有關普世利益，宜爲普天率土所共知。故當時隨吾主登山者甚眾，其品類亦不一，且其中多有爲將來宣傳福音之人，今日日擊其事，異日爲其的証。故日後聖史傳述受難之事，如德亞人雖仇恨吾主，深如刺骨，雅不欲基利斯督聖名與功德顯揚於



普世、然卒無有敢駁斥其爲虛構者、因當時見者甚衆、無可掩飾也。  
二、隨往之意向。○此以表日後教中信友、亦多意向不同、一如當時隨  
主而行者之意趨有別也。其別約有四。一、押送吾主赴法場之刑役也。  
二、戲侮吾主之司教及老長者也。三、往觀之閒人也。四、哀哭吾主之婦  
女也。今之教友、亦有此四者。左道旁門、卽前曳後驅、押解吾主至法場  
之刑役也。又有教友、雖認識耶穌、而驕泰奢侈、專圖世樂者、是卽戲侮  
吾主之司教老長也。又有閱經傳而不力行、聞正道而不實踐、但有教  
友之名、而無教友之實、是卽往觀之閒人也。惟躬行實踐、隨從吾主之  
遺表、敬之愛之、不敢離棄、偶或失之、涕泣而訪求之者、乃真哀哭吾主  
之聖女輩也。聖經佈種之喻、亦指此四等信友。第一等、比道旁之隙地。  
第二等、比荆棘之土壤。第三等、比載石之磽瘠。第四等、方可謂膏腴之

田矣。至當時哀哭者，惟有婦女。蓋婦女性柔心熱，易動惻隱之情，易於哭泣也。且以婦女而涕泣相從，惡黨無可如何，任之而已。若士夫而泣隨耶穌，則惡人必將仇視之，難免遭其毒手矣。

伍 途中訓言。耶穌回顧曰：「路撒稜女子，勿哭，予當哭汝及汝子。因他時，人將曰：『福哉未孕之婦，未產之胎，未哺之乳。』至是，人將謂山曰：『崩壓我，謂陵曰：『掩覆我。』蓋青木既如是，則於枯木更何如。」

路念卷廿八至三一

一、哭有異同。○耶穌之言，非責聖女等哭之不當，惟訓其哀哭也。勿若凡民之哭死者然。凡民之哭死者，每以爲出於無可奈何，又以爲大不幸事，無可挽救者也。吾主之死也不然。其死也，乃出於甘心素願，非迫於不得已也。且其死也，有益於眾人，有利於一己，非不幸之事也。況三

日卽復活，其死不過瞬息間耳，福報卽在目前，何悲傷爲。故命都城女，毋以哭凡人之死者哭之。

二、哭所當哭。○爲己而哭，主則却之，轉令其哭所當哭，誠以災害之大，尙有甚焉者。近則日路撒稜京都之滅亡，遠則天地終窮惡衆之受罰，其災尤大，其害更烈，哭之宜焉。蓋罪惡之厲害，更甚於刑罰之慘苦。爲受刑而哭，固所宜也，爲犯罪而哭，則更宜矣。夫人必急公而緩私，先大而後小，滅亡之禍，永獄之罰，罪孽之惡，公而大者也。暫時之刑，個人之苦，一己之死，私而小者也。急其私而小者，緩其公而大者，非所宜也。故吾主顧而諭之。昔奧拉畧大王將薨，謂哭者曰：哭我何爲，曷弗念瘟疫之厲行，衆人之死亡哉，其言亦類於是。至主言對山對陵云云，其意若謂，如德亞人雖置吾於死地，然死不足以苦我，而適足以警彼。蓋茂樹

尙且如此，枯木將若何。夫茂樹開花結果，非燃火之料，朽木則葉落枝枯，適爲炊薪之用。以我有用之茂材，猶被如此摧殘，猶受如此酷刑，將來如德亞人及普世罪人，若無用之朽木然，更將如何摧折，如何受罰哉，於此不尤當哭乎。

### 陸 盜犯同解。二盜犯與耶穌同往受架刑。

路念卷三二

一、惡人用意。○如德亞人欲令他人誤認耶穌爲盜賊一流人物，故令二盜與之肩架同行，同赴受刑處所，誠如依撒亞預言 伍卷三二云，「彼將等我於惡徒矣。」○

○先知云，因其如此謙卑，故將魔鬼向有之權能，並將魔鬼佔據之世人，卽素所屈服於彼權下者，悉行奪回。而今普世君王，悉在其宇下，將改廟宇爲教堂，改廟產爲教產，是皆謙卑自牧之效果也。

二、盜犯譬解。○聖文多辣解曰，茲有奧義蘊藏在內，斯二盜，適以喻二

族百姓也。一卽如德亞人，一乃外教諸民。基利斯督爲此二者而受苦，亦卽受苦在二者之間。斯二者皆爲天主之盜賊也。蓋亞當犯命，其後裔俱染傲情，每欲謀奪主位，盜主光榮。惟如德亞人怙惡不悛，一如左盜，而外教諸民自認己罪，求主矜憐，卒以得救，宛如右盜。夫吾儕旣皆爲天主之盜賊，則宜前往，與之皆死，如二盜者然。蓋耶穌旣爲我儕而受死，乃我儕不與之偕行同死可乎。然如何而可謂與之同往受死耶，宜將吾主救世之功績，時時默念而深感之，將私慾偏情，一一克除之，而釘於架上，斯亦可謂與之偕死焉。雖無與之偕死之實跡，而不可無與之偕死之意念也。

第二十五章

論耶穌受死之所及死前之飲醯

引言

上節已言如德亞人羣隨基利斯督同赴死地，惟其中具惻隱之心而哀憐之者蓋寡，大抵爲好奇之心，娛目之意，尾之而行耳。至吾主之緣何受難，死之若何可慘，皆漠然置之，不以爲意。譬如出殯送葬，隨行之孩提，喜笑自若，不知所行者何事，所亡者何人，所瘞者何地，焉能生其哀悲之心哉。今吾主無罪而就死地，從者雖衆，其能識其爲大父大君，認其爲造物真主者，有幾人哉。夫以如此傷心之大事，觸目而不爲動心，以如此至親之君父，遇之而視同陌路，不亦大可哀乎。吾儕信友，旣知基利斯督爲我等之主，我等之父，今見其在途，蹶焉趨焉，以赴法場，而臨死地，能不哀傷哭泣，偕之同行乎。請諸信友，慎勿如孩提之童，臨

親喪而嬉戲頑笑，漠然不覺憂戚於心也。請諸信友，共遵宗徒之訓，而  
借之出寨，以同任詬誶也可。勃拾叁·十三

壹 受死之所。至一地，名加爾瓦畧所。厄勃來語曰，**螯**

**爾螯笄**。若拾玖·十七

一、地名釋義。○據聖日羅尼莫之解，**螯爾螯笄**，譯謂骷髏之地，因大辟  
之徒，每多受刑於茲，故白骨累累，相與枕藉，因以得名。吾主受死於此，  
不無有奧義寓焉。蓋基利斯督之死，正為令死者獲有生命，故擇於骷  
髏之處，誠如厄才幾亞先知所言曰，叁柒·一至三骨盈曠場，已皆枯槁，將  
必復生。○試觀吾主駕崩時，山石相擊，大地動搖，不有白骨相聯，死  
而復生，顯現於京都者乎。

○曠場，暗指巴皮郎也。如德亞人被擄於此，無還鄉之望，憂愁幽思，形同槁木死灰。復活之

景况有兩說，一謂將枯骨相聚一處，一齊復活。一謂隨地復活，後乃聚集於若瑟法山谷，以聽審判。

二、山名別義。○又有聖師謂亞當卒後，葬於螫爾螫筮。奧利才納云，衆人因亞當而受死，乃因耶穌而得生，是爲人類之再祖。夫加爾瓦畧譯言首級之地，或謂人類首祖亞當之髑髏，埋於是地故也。○今救世主不特受死於斯，更且復活於斯，救世主既已復活，而人類得慶再生矣。故聖盎博羅削云，「死既肇於茲，生亦肇於茲，一若以詔死者曰，睡者請起，基利斯督來光照爾矣。」誠如聖經所記，由日路撒稜之往日利各者，途中遇盜被傷，亦途中遇醫得救。

○聖厄弗冷之師，名厄代生，書云，自古人之枯骨，因締結於常生之靈魂，甚爲重之。故諾厄將亞當之枯骨，裝於舟中。迨洪水後，分給三子，長子分有亞當之髑髏，及如德亞地。諒卽將此髑髏，埋於此山，遂有亞當埋葬於此山之說。



三、山之位置。○是山在城外，○聖奧斯定謂：「基利斯督爲公共之犧牲，爲眾人而祭獻於天主者，故不當囿於城內。」聖良云：「基利斯督之苦架，非僅爲堂中之祭臺，又爲普世之祀壇也。」又基利斯督之死於城外，欲如聖若望拾壹五二所言：「將使天主之子，散於四方者，咸集於一所也。」○再死於城外者，欲以訓我儕，當超乎塵世之外，斷絕繁華，不求榮利，務尅偏私，食貧居賤，勤行各種補贖神工，忍受一切艱難，可偕宗徒曰，加陸十四：「世之於我，已被釘於十字架矣，而我之於世亦然。」○夫如是，方可得十字聖架之功益，而與基利斯督相近也。又據宗徒厄拾叁十二云：「凡入聖所而爲贖罪之犧牲，其全體須焚燒於營外。耶穌乃除免世罪羔羊，故亦釘死於都門之外，以作全燔之祭焉。」且此又以訓示吾人，世間無久居之城市，惟死後，方能永居於生活之域。

吾儕日見夫有昇柩出城，窀穸於郊野者。聖若伯云，「由女生者人，居世而不久，」何竟茫然不知斯世爲逆旅耶。

○基利斯督釘死於城外，表明十字架之能力，使信德、聖寵及聖教會，俱從如德亞遷移於普世萬邦，不復囿於一方也。○此時，天主之子，卽被選之人，於實跡尙未顯明，猶在天主聖意中，故云散於四方，而終集於惟一羊棧。○宗徒首語，卽離開世俗之釋義也，且因而離開親戚，捨棄所有田地房屋財產等一切事物。其次語，卽克己之意，既棄世俗，又需抵抗世情，克勝嗜慾，制伏偏私，及一切本性之欲情，常有之惡習。是故離棄世俗者，卽對於世務有分離之像，如靈魂與肉身分離一般，非死而何。從此其生於世也，已不度世俗之生命，而惟生活於基利斯督，生活於其十字架上也。

四、山之別史。○據奧斯定及日羅尼莫二聖師所言，謂相傳此嶺，總名爲目利亞山，山峯頗多，其中有二岡，一曰西婉，一曰加爾瓦畧。在西婉有二峯，一建有達味敵樓，一建有古教聖堂。至基利斯督受死之處，爲加爾瓦畧山岡，卽古聖亞巴郎遵行主命，祭獻其子依撒格之處。故同

一山嶺，亞巴耶於此殺子以祭獻天主，基利斯督於此釘死以祭獻聖父，二事彷彿，遙遙相對。昔爲預像，今成實跡，將有耶穌之祭，先有依撒格之祭。夫耶穌之代人而祭，猶羊之代依撒格以祭也。羊旣死，而依撒格得生，耶穌爲人而死，人亦因以得生。又加爾瓦畧旣屬於日利亞山，日利亞山名，有沒藥之意，奇觀之意，訓誨之意，則加爾瓦畧自當通此意義。夫沒藥之味苦，吾主在此山頂，爲人受死，非苦之至乎。以天主而被釘受死，非古今未有之奇觀乎。而且吾主在十字架上，如登講臺，以訓誨萬民，行升天之正路，故其山亦爲訓誨之山。

貳 飲主以苦酒。飲以苦膽之酒，耶穌吮之而未飲。

瑪念塔三四

飲以沒藥調和之酒，耶穌未飲。

谷拾伍廿三

按惡黨曾飲吾主二次，一在釘前，一在架上。釘前飲者，瑪竇謂苦膽和之酒，瑪爾谷則謂沒

藥和者。在架上所飲者爲酸醋，四聖史俱同。此論釘前飲苦酒之事。其時刑役有在架上鑽孔者，有在山地掘穴，以備豎立十字架者。基利斯督乃得休息須臾，其時惡黨卽飲之以膽酒。其膽匱圖一枚，未嘗破碎，膽汁未與酒調和，以充作食物。

一、惡黨之用意。○依如德亞國俗，凡囚徒受死刑之前，飲以烈酒，以提其精神，壯其心志，且或醉之，以稍減其死時所覺之痛苦。今基利斯督不受此酒，懼失知覺，而減少其死時之痛苦也。然據聖史之言，藥酒卽歿藥所浸之酒也，歿藥之味甚苦，惡黨非有好意，不過欲以苦之耳。可見惡眾之殘忍至極，雖臨死猶不肯援以常例，飲之以醇醪，乃以苦酒飲之，欲增吾主之苦耳。○

○聖巴拉茫令其徒弟巴高末司厨，適值巴斯卦瞻禮日，徒在素食之野菜內，加些油鹽，和調其味，巴拉茫見之，以手自擊其額云，吾主耶穌受辱受笞受釘，又飲酸醋苦膽，予反欲食此美味乎，仍改食素食之野菜。

二、苦膽之喻義。○惡人飲吾主以苦膽，誠如依撒亞先知<sup>伍一三</sup>所設葡萄之喻，謂園中植以精美之葡萄，望其嘉實是結，豈知其所結者，惟野葡萄而已，其實惡，其味酸，而且濇。○如德亞人飲吾主以苦濇之汁料，欲自明其爲野葡萄也，使吾主嘗而吐棄之耳。凡吾信友，雖認識基利斯督，而名爲其門弟，然察其行事，步步與基利斯督適成反比例，更有外似聖人，而內則藏垢納污，不堪究詰者，此皆效如德亞人飲基利斯督以苦膽者也。又凡舉行善工，而存心不正，用意不誠，如行哀矜而冀邀名譽，行祈禱而故雜他念，守齋克而藉以驕人，是亦飲基利斯督以苦膽者也。至於異端左道，割裂天主聖言，混亂原文真義，參入私見謬理，妄下聖經註脚者，是皆飲吾主以苦膽者也。

○先知所言之精美葡萄，乃從沙格雷地移種於如德亞者，厥果甘美異常，所謂野葡萄者，

其果不能稔熟，其味酸澆，垂熟卽臭爛，國人謂爲臭爛之果。以喻該國之人，本當信仰天主，愛敬天主，反專務世上荒誕不經之事，妄自尊大，被主吐棄，如酸澆之葡萄然。

### 叁 主嘗苦膽。

一、嘗之之意。○其嘗也，欲示甘心受苦耳。非然者，人將疑之，以爲當此苦味，而有所推委也，故姑從國俗，以口吮之。更以表其愛人之心，苟能爲人受苦，毫末不辭。

二、嘗之之益。○基利之嘗苦膽也，特爲補贖吾人嗜美味，醉醇醪，及一切口腹之過也。昔因元祖饕食禁果，以罹於罪，使吾後裔受創，故吾主受此一歡之苦，以治此創。

三、嘗之之訓。○吾主臨死，猶欲一嘗苦味，以訓吾儕於飲食宜有節制，慎勿過度，而於酒爲尤甚。夫酒，爲淫樂之媒，爭競之緣，忿怒之漸，種種

罪惡，多由是生，是皆酒中之苦膽也。今吾主甘嘗苦膽，以垂訓吾人，宜甘於飲食之菲薄，雖茹草飯糗，亦當隨遇而安，不可心生厭斁也。

肆 耶穌吮而不嚥。（經語見前）

一、不嚥之故。○其所以飲而不下嚥者，欲令全其知覺，使不稍減其臨死之苦痛也。蓋醋和苦膽，雖非純酒，而仍有酒力存焉。若一飲而盡，或能阻止覺司之力，而減其痛苦，故吾主但嘗其苦味，而不欲下嚥耳。

二、不嚥之苦。○其所以飲而不下嚥者，欲使其喉舌枯燥，覺口渴之困苦也。蓋吾主欲在架上，擔受各種之苦痛，以醫治吾人各種之靈病，特於五官爲最，故亦以五官備受諸苦。其目，睹聖母之痛苦，如利刃刺心，見兵士鬪分其衣，相與笑樂。其耳，聽惡黨之詬詈，役卒之戲侮，衆人之訕笑，左盜之諷刺。其口，覺唇舌之枯燥，嘗醋膽之惡味。其鼻，嗅腥臭之

唾污、惡劣之穢涎。至於覺司，則全身懸於架上，自首至足，無一處不受其痛楚也。

三、不嚙之訓。○其所以飲而不嚙者，聖日羅尼莫謂有寓意焉，卽以表基利斯督之死卽復生，不令長逝。如飲醋膽，僅嘗其味而已，不之下嚙。且因吾主一死之功，吾儕得不永死。吾主之死，暫死也，如醋膽之僅嘗其味而已。吾儕之永死，真死也，蓋在地獄中含辛茹苦，如醋膽之下嚙，終無盡期，須畢飲其苦汁矣，苦汁維何，主之義怒是也。



## 第二十六章 論天主選定十字架苦刑之故

### 引言

或曰、加爾瓦畧山、乃救世大工告竣之處、是一重要區所、何以先知預言救世受難之事縱多、而於此山竟未嘗一言及之。其他如大博爾山、阿利伐山、西婉山等、凡基利斯督有所作爲於其上者、無不一一預言及之、何獨於斯山而無所稱述乎。曰、對於此山、未嘗無預言也。昔天主言於亞巴郎曰、生念貳二我將示爾一山、爾可在茲作燔祭之獻。曰在茲者、卽加爾瓦畧山也。蓋據聖日羅尼莫謂吾主被釘之所、卽依撒格充當犧牲之地。且味聖史路加念叁三三所載、似亦有引用此預言之意、故曰、在茲、釘之於十字架。○與天主以目利亞嶺諭示亞巴郎曰、在茲、當祭爾子、口吻相同。亞巴郎在茲、捆縛其獨子、置於積薪

之上，今天主在茲，捆縛其惟一費畧，釘於木架之上。⊖先者爲小影，後者爲實蹟。夫公審判之日，爲最大顯赫之日，而亦曰「斯日」，加爾瓦畧山，爲最大關係之山，而曰「在斯」，此等筆法，自有用意，語甚簡警。由是而知，對此加爾瓦畧山，不特先有預言，且曾申以預表，誰謂先知未嘗提及之哉。至爲何天主聖父預定聖子受如此極刑，爲何聖子受死必選如此極刑，請觀其故如下。

⊖釘架之鐵釘有三枚，或云四枚，未有定論。聖女彼利日大受聖母默啟云，釘有四枚。聖方濟各印主五傷，亦証有四枚。厥釘長方式，不甚粗大，一端有尖鋒，一端有節結。⊖綁縛聖軀之鐵鍊，尙在羅瑪，有謂以繩索綁縛架上者，非也。或因身重難任，故以繩索或鐵鍊繫住架上，防身下墮也。又有謂足下橫置短木一塊，如踏橈然，以托其軀。又謂十架下段鑿有凹孔，將脚跟站在孔內，兩腿挺直，可支持全身重量也。有謂兩手鐵釘不穿透掌心，乃釘於脈骨間者。聖女加大利納謂主在架上之痛苦，莫甚於肋骨之彼此脫節。釘架亦有兩式，其一，身

先躺地，釘於架上，然後舉起，豎立土中。其二，先將十架插入平地，然後舉身直立橫上，伸開兩手釘之，二者未知孰是。

一、架刑與罪惡關係。○其所以選定十架極刑者，因罪罰之於罪惡，必須相稱，然後法律乃平。譬如藥餌之於疾病，必須對症而後得治。故彌撒中，聖會咏唱云，「從何肇死，亦從何復生，其勝於木，亦敗於木。」○溯首造之元祖，手觸禁木，以致敗壞人類，故再造之二祖，亦須手懸苦木，乃得救贖人類。在木逆命，致傷害人類，亦在木順命，以修補人類。夫在木逆命，乃事之易爲者也，元祖盲然爲之。在木順命，乃事之難行者也，基利斯督毅然行之。再者，吾儕之元祖，由木犯罪，約有數因。以目諦視禁果也，以耳傾聽蛇誘也，以手摘取禁果，而以口吞食之也，以唇舌與蛇應對，而於主前則諉咎卸過也，以足趨赴樹下，羞見主面而避匿。

也。故基利斯督釘於木架受罰亦然。①以目睹聖母之搥心痛悼，刑役之閹博分衣，如德亞人之偽拜戲侮，以耳聞詬誶譏刺之言，以手足受鐵釘穿掛架上，以喉舌覺焦枯燥渴，以口齒嘗酸醋苦膽。故聖歌

指示其受難之故曰：「我在蘋果樹下，提舉爾，在彼，爾母敗壞矣。」②

所謂爾母，非厄襪而何。厄襪在樹下，授果於丈夫，卽授死亡於人類，故吾主於架上，授生命於人類。昔有王者，名亞爾方騷，嘗鞭責一騎卒。記者謂此騎卒，家本小康，因耽於淫樂，致破家蕩產，債臺高築，故王命鞭笞其身。有爲之求免者，王曰：彼爲此軀殼，耗費如許，今亦宜於其軀殼，受此痛責。吾儕元祖在木，以喪失聖寵，靈魂之產業，故基利斯督人類之再祖，亦宜在木，受此刑罰，以復返靈魂之產業。

①十架之木爲何樹，有謂係則德祿樹，與巴爾瑪樹、柏樹、阿里伐樹，相拼成者，則則德祿樹幹

高大，表基利斯督登榮之意。柏樹葉茂常青，表華美之意。阿里伐，表聖寵如油之滋潤靈魂。巴爾瑪表戰勝三仇之意。①羅瑪律例，謀叛之罪，處以架刑，因其欲爲君王，欲高出於衆人也。故釘死在架上，卽高出於衆人之意，罪孽與刑罰適相當也。②此樹不在娛樂之園，乃在憂苦之處，山上之十架是也。提舉之意，卽使爾由死復生，由病得痊，由苦得樂，自卑登高也。敗壞之意，卽犯主誡也，厥罪之毒，傳染後裔，敗壞子孫。

二、架刑與主怒關係。○其所以選定十架極刑者，因必以此，方得補償天主公義也。於以見天主公義之嚴峻，及吾人罪惡之重大焉。原夫罪惡之分量，固非地獄永遠之罰，不足以償之。今基利斯督欲除免此永遠之罰，故特選世上至酷之刑以代之。夫十架之刑，刑之至酷者也。試觀其無衣無褐，赤身露體，甚矣其羞恥也。眾人訕笑，刑役譏評，甚矣其侮辱也。且十架聖經稱爲不祥之木，與外教所稱相同，乃懸於其上，與盜爲夥，甚矣其卑陋也。○再觀其手足釘穿，血流至地，身重下墜，骨節

脫離，甚矣其痛苦也。十架之刑，非世上至酷之刑乎。況此十架之刑，能延殘喘數日之久，基利斯督因已備嘗諸刑，聖身疲憊不堪，故僅懸架三時而已。聖奧斯定有云，（其欲消除諸凡死亡也，特選此極賤極酷之死刑，因此劇賤劇酷之死刑，乃得滅種種死亡耳。）且天主亦以此劇刑示人，使知罪惡之可痛可恨也。以天主聖子不過代人受過，猶須罰釘於粗木架上，則罪惡之可痛可恨，爲何如耶。聖文多辣於聖咏云，肆埃七 （如產婦之痛楚兮）一句，解之曰，甚矣基利斯督之產吾人於聖寵也，其受如此痛楚，以致傷其身而隕其命也。古教講經學士，亦謂默西亞將來之苦難，有如婦人之分娩然，蓋言其痛苦之極耳。

○古時羅瑪每年將一犬釘於十架上，徧遊城廂內外，以爲巡防不慎者戒。因羅瑪之大砲臺，嘗被茄爾利敵兵偷登襲擊，故其後常戒守臺者以釘架之刑。又律，凡自尋短見者，將其

尸釘於架上以辱之，所以挽頹風也。又某書載云，哭釘架之犯爲非禮。又古時罵人受釘架之刑，以爲極不堪之咒詛。濟則祿云，十架係極卑鄙極兇惡人之刑罰。聖保祿云，基利斯督自謙聽命至死，死釘人字架，至此卑下極矣，不能再自下矣。

三、架刑與信德關係。○其所以選定十架極刑者，欲導人信仰之也。蓋必擇如此死刑，懸於架上，樹於山巔，白日當空，眾目昭彰，始可示其死之實跡，卽証其將來復活之非虛構，而使普世人民信仰之而歸附之也。故辣登削云，（其懸在架上時，已伸厥兩手，招致普世四方百姓，集趨其翼下也）。聖亞大納削云，（主以兩手分開釘於架上，蓋以一手招古教百姓，以一手集外教萬民，使兩相聯屬，以歸附於己也）。主亦嘗自言其若何死亡，始得援救眾人，曰，（若拾貳·三二）我若懸舉，將引眾附我。十架有四端，上下左右是也，以指四陬，明表基利斯督以其苦難，招集四方萬民之象。亞巴古格先知（參·四）云，（其朗耀如明光之角，在其

手中、厥勇隱蔽於斯。○聖奧斯定等解謂角者，十字之四端。吾主在架上，若太陽之照臨下土，以其光耀燦熱眾人心。在其手中者，言權能在其掌握之中也。厥勇隱蔽於斯者，謂其釘於十架也，猶如一無能爲之人，而不知其權能實暗藏於其中也。非然者，何以輿地震盪，太陽遮掩，墓塚開闢，石相觸碎，而致令旁觀者心爲之動，拊膺引咎而悔改者，實繁有徒。其所以引眾人信仰而歸向之者，蓋此十架之能力，顯然可見矣。

○天主光榮如太陽，光照普地，蓋基利斯督之言行，受難，釘死，復活等，普世咸知，罔不歸向，無異太陽。又角以喻能力，爲兵器之代名詞。在錫乃山，天主付十誠於每瑟，每瑟額上乃現有光角，使民生畏不敢犯誠。

四、架刑與贖罪關係。○其所以選定十架極刑者，以免吾人被主詛咒也。夫吾人固當爲主所詛，一因亞當犯罪後，主卽譴之曰：「因爾惡孽，



地被詛矣。一因各人自犯多罪，背逆主命，律有云，申命書廿六。凡不遵此律書之言而行者，降之百殃。○此皆咒詛語也。今基利斯督欲救脫吾於亞當遺下之罪愆，並欲救脫吾於本身自犯之罪戾，故選此十字架之刑，以代人受詛耳。律書申命書廿三云，凡懸木者，為主所詛。○聖保祿加路十三云，由是為主所詛者，除架刑外，無他刑矣。○然則天主聖子受此懸架之刑者，實如羅伯多所言，俾人類當受之詛咒，遷怒於基利斯督一身，令其獨自擔任，而代為補償，乃可赦免吾人被主咒詛耳。彌格亞先知肆十云，於是爾將得救，於是主將救贖爾於仇敵之手。○此雖為如德亞人當日充敵人之奴隸而言之，實亦為吾人充魔鬼之奴役而言之也。

○每瑟發表此律法之時，十二支派人皆環立靜聽，高聲明示每一條例後，必續以眾人答

語亞孟二字，該條例概係禁律。①懸架之刑，恥辱莫甚。受此刑者，有、地不屑容其足踏，泉壤不屑被其血濺之概，以其爲天主深惡而痛嫉者也。②此刑施於犯褻聖、叛逆、敬邪神等罪。凡羅瑪及如德亞人，均以此爲最可恨之罪囚，故深惡痛嫉，甚至其屍不准延置地上，須卽日埋之地下，以其有彌天大孽，理當滅跡掃塵。以爲該屍如害羣之馬，留於世間，將染及他人，故當速棄之，如死畜然，且不得榮以殯葬之禮。④先知云，今雖徙居於巴皮郎，將來七十年後，復得救回本國，是當希望也。

五、架刑與德表關係。①其所以選定十架極刑者，以樹德表也。夫神貧、謙遜、忍耐、聽命之四德者，敗世俗、敵肉情之神鎗利劍，爲吾人所必要。蓋世俗肉情所喜悅者，無非富貴也、榮譽也、逸樂也、高爵也。此四者，與四德適相反，且又深入人心，牢不可破，非天主於苦架之上，親身立表，實不足以拔除之。雖代有聖賢，聿修厥德，亦不足以表率普世。蓋其爲人也，人本卑微，故食貧居賤，勞苦困頓，而受制於人者，固分內事也，行

所當然，何足爲奇。況人能自欺，亦能欺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往往而是，曷足爲他人之準則乎。今基利斯督，人而天主也，赤身懸架，如登御座，訓誨萬民。一、示神貧也，其在架上，一無所有，真所謂「雀有巢，狐有穴，人子無枕首之處」，非貧而何。二、示謙遜也，至尊天主，在此卑鄙不祥之架，懸於兩盜之中，恥孰甚焉，非謙遜而何。三、示忍耐也，懸於架上，歷暑半之久，痛苦至極，而默無嗟嘆之聲，如聖伯多祿書云，壹貳廿三「其被詬也，而不反詬，其受辱也，而不出嚴厲之聲」，非忍耐而何。四、示聽命也，經云，「自謙聽命至死，死釘十字架」，由此觀之，吾儕處貧，莫厭乎貧窮，受辱莫以爲恥辱，死傷莫怨其痛苦，長命莫誘以難行。夫此，雖似有反乎人之常情，然而基利斯督行之，惟恐不及，何耶，可知非無益也。苟其無益，且或益少而損多，則天主聖子何汲汲於此哉。聖

歌捌二有云、爾其教我於斯、○殆指基利斯督在架之新訓乎。范  
斯巴削總皇嘗言曰、挺立而亡、王侯之榮也、後果挺斃於奴隸手  
中。今基利斯督爲吾儕之總皇、挺立於苦架之上、駕崩於兩盜之中、其  
榮耀不更甚乎。故其在架立表示訓、勉勵吾儕遵行弗替、視爲王者之  
綸音也可。

○詬詈之語、如謂其爲耽飲者、朋比罪人者、又謂其爲撒瑪利亞人、或謂其爲附魔鬼者、煽  
惑民心、謀王亂國者等。吾主不但不反詬、且默不出言、以致比拉多亦驚訝異常。惟時基利  
斯督亦以天主之嚴判、及永獄之刑罰等、警告如德亞人、非爲報仇雪恨也、欲以覺悟若輩  
之昏迷耳。○若謂請爾教我以真實道理、卽純一不雜之真實、最爲高超之真實、勿令他人  
代教、須汝親口傳授。勿設比喻、將上主之懿範、徑直發明。且教我認識我、並認識汝、並認識  
諸事如何能如爾之旨。

六、架刑與慈愛關係。○其所以選定十架極刑者、以示其慈愛之情也。

此乃吾人靈魂所恃以得救也。觀其兩手拓開，作庇護之狀，非欲袒護吾儕，使勿遭主怒乎。猶之鳳凰展其兩翼，載雛高飛，以防弋人之謀其子也。惟鳳凰之所畏者，不在乎上，而在乎下，故置其子於己身之上，苟遇不測，則以己身當之，而子得保無恙也。今基利斯督之庇護吾人也，則異是。其所畏者，在天聖父之義怒也，不在乎下，而在乎上。故高居架上，伸其兩手，若雞之張其兩翼，覆庇厥雛，使吾人得蔭庇其脇下，勿爲聖父怒矢所傷。且其在架上也，有渴之一語，其音無異家禽之啄啄作聲，招呼其雛來歸，依於其翼下也。再觀基利斯督在架上，非如慈父之伸其兩手，以迎蕩子之來歸而懷抱之乎。又如慈母之露其胸襟，以使其子投於懷而啜其乳乎。蓋基利斯督之恩寵，如慈母之乳漿，任吾人所欲而吮之不竭。聖歌有云，第 十二 將與爾以予乳，⊖ 卽謂此也。吾

儕信友、速投於其懷中、其乳、寵泉也、源源不竭。若不及時啜之、恐有一日聖寵之源、閉塞而不流矣。如默照經壹十三述聖若望神目見基利斯督、以帶束胸間、而降來審判。主之胸懷、聖寵之泉也、以帶束之、則聖寵之泉、閉而不流矣。

○乳、表愛情與道德也。

## 第二十七章 論基利斯督被釘之時地

### 引言

古經谷拾貳載天主命義臘厄爾百姓共食羊羔頭足與臟腑同食勿留其殘餘苟有殘餘翌晨當以火燬之。○夫巴斯卦之羊羔誰不知爲基利斯督燔祭之小影觀其種種食羔之狀況已預表基利斯督受苦難之種種情景矣。聖額俄畧謂：「卽此種種受難之情景逐節尋思而推求其奧義如剝繭抽絲勿留餘蘊斯可以養我靈命遇玄妙難解處則付於斯彼利多三多之神火焚之而謙卑自認其愚昧可也。」今此羊羔旣熟煮於十架上矣吾儕當遵此訓開懷咀嚼之盡其所有勿留餘蘊。今姑將基利斯督當日被釘之時地逐節推究而盤詰如德亞人曰：釘基利斯督於十架何故在山巔何故在日路撒稜何故在露天何故

背向都城，何故在瞻禮六日，何故在午時，何故在大瞻禮日，何故在兩盜之中，吾知惡黨必將應之曰：無他，惟辱之而已。然使以之間耶穌，則其應對異是，請洗耳恭聽之。

○是晚所食之物俱不適口，如無酵之麪，乾炙之肉，田野之苦菜，皆以表示厄勃肋民在厄日多國充當賤役苦工也。羊之五臟六腑，除苦胆以外，皆當洗淨，與肉同烤，從頭至尾，全體燻炙，以食。食後，勿留殘羹，恐被外教人食，或被犬食，或日久腐爛，以致褻瀆聖物也。因祭主之物，但可在祭時食之。

壹 釘於山巔。至一地，名加爾瓦畧，遂釘耶穌於十字

架。  
路念卷三三

一、釘於山巔之故。○基利斯督所以被釘於山巔者，表天主與世人彼此互相結盟，上下相孚也。古者兩國構和，每在山巔，宰牲歃血，告神盟誓，其意若謂有背盟者，有如此牲。今天主與世人立約，亦牽無玷羔羊



登山對眾宰之，而瀝其血，以示彼此盟誓，復修舊好，日後倘有食言失信，干犯主命者，其罰亦如此羊，且更有甚焉。

二、釘於山巔之象。○洪水既止，蟬螻橫空，○天主指以示約。生致十三原罪若洪水之橫流，殃及後裔，耶穌亦懸身於十架，若彩虹然，以為盟約。此兩約之券，皆高揭空中，一在雲端，以表雲開雨霽，一在山巔，以表恩開怒霽，後先相映，均含妙義。

○洪水前亦有長虹，此乃空中自然之天象，但洪水後之蟬螻，天主升之為約據，聖盎博羅削另有別解，謂聖經不曰虹，而曰弓，因作弓形也。但弓無矢不能傷人，是表天主不復以洪水罰人也。虹在雲間，雲含雨水，亦足以警惕世人，令彼追念厥罰，而戒惡從善。

## 貳 釘於中都。

一、中都之解釋。○古人以日路撒稜為天下之中，故聖咏集卷一二二云：「彼施救於中土兮。」夫曰中土，則日路撒稜京都，宜在地球之中央也。然

據聖日羅尼莫書云，稱中土者，約言之耳，非若經緯度數毫釐不爽之中央也。惟日路撒稜、京都、東界亞西亞、西界歐羅巴、南界利皮亞、斐利加、北界希帝亞、亞爾默尼亞、伯爾西亞以及邦帝諸地，故稱其都爲居於萬國之中。

二、苦架與常生樹之關係。○查常生樹植於地堂中央，四際距離適均，使眾人便於趨赴樹下，摘食其果，以保常生。十字苦架，亦豎立萬國中央，以示救世主之苦難功德，實爲天下萬民之常生果。普世人民，均可趨赴架前，沾其利益。如羊棧中之鹽磚，懸於中間，群羊俱可趨附而舐嘗之也。

三、苦架與禁果樹之關係。○考禁果樹，亦植於地堂中央，故苦架亦植於世界中央，以使吾人追溯種種惡孽之由來，厥惟禁果惡樹，而被除

此種種罪惡之禍害者，亦惟此十架苦木，所謂禍由樹生，福由樹生也。且禁果樹，生有鮮花美果，可以賞心悅目，可以適口充腸。今苦架上懸有神貧，謙遜，忍耐，聽命諸德，有如嘉果，可以摘食觀瞻而則效之也。蓋基利斯督高懸架上，不啻登臨講筵，展其兩手，招致生徒，從彼學習此諸德也。

四、苦架與人心之關係。○十架豎於中央，以作祭品，吾儕之心，爲一身之主，位居乎形骸之中區，亦當以之祭獻天主。故格言篇念叁廿六云：「我子，爾將汝心與我。」○聖歌捌六云：「爾記憶我，若以符璽印刻於爾心中。」○

○心之爲言，卽人之明悟愛欲也。與我者，卽專心致志於道理學問，不紛馳於情慾之事也。天主迫欲索取其心者，以心爲人性命之終始，凡意念情欲言行，皆由是出，得其心，卽得其

人矣。有一隱修士求主指示，供獻何物，可獲主寵，並得天堂。一魔顯現答之云：供獻之物要  
是三件，一爲月之弦，二爲日之圓，三是輪之首，是卽拉丁字母之三字 C O R，拼合之，卽成  
拉丁文心字之義。前兩字，以其象形，末一字，係拉丁文輪詞之首字，拼以前二字，則成拉丁  
文 C O R，心也。亞白爾之祭獻，所以悅樂天主者，心也。⊖ 貴家孩童，往往胸前懸有金牌，牌  
上鐫刻圖像，以爲表記。此處以示教友當將耶穌一生言行，銘刻於心，憶念不忘也。

### 叁 釘於露天

一、空氣之比喻。○基利斯督釘於天之下，地之上，懸舉空中，空中無他  
物，惟氣而已。氣爲元行之總司令，物皆賴以生存。基利斯督之受苦釘  
死，爲功績之總匯，人靈胥賴以得救。人非溺水，懸樑，刎頸，服毒，而自絕  
其生路者，氣常爲之貫通，無時或缺。吾主苦架之功德，人苟不自暴自  
棄，亦均得沾之，而無或被拒者。

二、空氣之受祝。○空中每有妖魔作祟，邪氛橫行，故吾主以苦架蕩滌

之而清潔之，使變爲祥氳景風。聖亞大納削聖基所聖奧斯定均作如是講解。夫吾主受洗於河濱，行走於水面，水已受其祝矣。畢生在地徒步往來，土已受其祝矣。聖神降臨，借形火舌，火亦受其祝矣。今者慘釘苦架，懸於空中，將藉以祝聖空氣也。以此曉示水火土氣，隨時隨地，無不服從主權，而聽其命令。自今以後，邪魔失其能力而被禁錮，莫能以此元行肆其猖狂矣。

三、空氣之表象。○空氣一物，上連天，下接地，適居中間。耶穌則上契天主，下庇世人，實爲中保。且耶穌又具兩性，上有主性，下有人性，爲天主，亦爲人，正亦如氣之連天而接地者也。

### 肆 釘架方向。

一、十架面向。○相傳基利斯督釘架時，面向西方，而背向都城，⊖是表

示祝福西方諸地，特降福羅馬京都也。蓋聖教之磐石，將奠於羅馬，以爲四方聖教之基礎，獄門莫能動搖。

○信友遵循宗徒之遺風，皆面向東方祈禱，聖堂亦向東建造，有與苦架對越之意。

二、十架背向。○十架背城而樹立，所以表示背棄如德亞國之京都與殿堂也。先知日肋米亞拾捌·十七云：「在其敗亡之時，我不以面，而以背向之。」○聖達瑪瑣等解之，謂如德亞人，以甚憎惡吾主，不欲見其聖面，故將十架背城而立。吾主亦卽背轉其寵愛之情，弗以聖面向之，所謂卽以其道，還治其人，適相當也，亦其所自取也。

○主若曰：我將去之，我將棄之，且拒敵之而不加護佑。昔者，我嘗招之，若輩以背向我。今而後，彼呼號我，我亦以背向之，而不之救。此先知預言釘架之時，基利斯督背向日京，面向西方，表示日京不屑主之一顧，而轉眷顧外教人之邦域也。

伍 釘架之期。係巴拉舍物，卽撒巴刀之前日。

谷拾伍·四二

一、是爲造人之期。○是日爲瞻禮六，適係肇造人類之日，亦卽以爲再造人類之日，兩相呼應。然始創與再造，時日雖同，而工作大相懸絕焉。始創時，一命卽有，毫不費力，而再造時，須三十三年工夫，不勝困難。每瑟記述肇造萬有之時，天主聖三有似互相商議曰：「吾儕曷造人類，肖似吾儕乎？」似有覺夫工作之難者。然賢士貝肋畧謂非初造之難，實因再造之難耳。蓋天主全知，預見人將犯命墮獄，而不能自救，必須自爲受難，代行補贖以救之，故造時特費躊躇耳。夫初造時，天主用泥土塑成人身。再造時，天主被惡人以鞭笞釘鎗，鱗傷其聖身。初造時，亞當受生於天主。再造時，耶穌氣絕於山巔。初造時，亞當安置於地堂，行止自由。再造時，耶穌被逐出都城，與世長逝。初造時，亞當伸手摘取禁果。再造時，耶穌伸臂懸釘木架。是皆相類而相背者也。

二、是爲犯命之期。○聖師公論、○謂亞當於瞻禮六日、犯命而被逐出地堂、故基利斯督亦於是日、順父命而引人以進天堂、右盜哀求、主卽許以是日同入樂境、卽其明証也。今普世信友、在瞻禮六日、守齋克己、以行敬禮、視爲聖日。蓋此爲人類初創之日、亦爲人類再造之日。雖爲犯罪之日、亦爲補贖之日。雖爲致死之日、亦爲復生之日。古經所謂獄門已閉、天門已啟者、卽於是日驗之矣。

○亞當在春分時節、六日午時造成、亦在六日午時犯命、出地堂。今基利斯督亦在春分節六日午時、釘死於架上、是戴爾多良之言。

### 陸 釘架之時。主釘架上。約在六時。

瑪念集·四五 路念叁·四四 若拾玖·十四 谷拾伍·三三

如德亞曆、自日出至日入、分作十二時、故經稱六時、卽今午時也。聖瑪爾谷謂耶穌於三時被釘、六時天黑、與他聖史微異者、書法耳、其事則同。

一、爲犯命之時。○據傳原祖犯命、敗壞人類、適在午時、而被天主斥責、



逐出地堂，亦在此時。今基利斯督釘死架上，補贖人罪，准進福地，亦在午時。

二、為炎熱之時。○午時正炎陽當天，地受其熱。⊖為一日中熱度最高之時。基利斯督為義德之太陽，其懸於架上時，亦如旭日當空，其愛人之熱情，至極高之度數，以灼熱我等冰心，使吾以愛還愛也。聖咏拾捌·七云：「會於其至峻，無有能避其熱。」聖歌壹六云：「爾其告我响午之時，爾收於何處，爾憇於何處，毋使我猶豫也。」⊖

⊖太陽熱力，化育萬物，如生長植物，解化動物，喻基利斯督及聖教會也。⊖牧夫响午，為避太陽烈焰，率領羣羊，臥於樹林蔭下，使羊咀嚼反芻，或飼以新料。牧婦亦欲避此炎熱，找其夫同乘涼，於是勿往他處，恐或陷於仇人之手耳。夫，表基利斯督。婦，表聖教會。太陽之炎威，表艱難。尋夫，即求主助佑也。

柒 釘架之日。

基利斯督降孕於貞胎，在三月二十五日。三十三年後，釘死於架上，適亦在此日。時值春分節。其誕生於十二月，亦在二十五日，惟值冬至節。聖師謂基利斯督，由始孕至釘架，適三十四年。聖教會敬禮右盜，亦在三月廿五日，卽其悔過獲升之日。（右盜名弟斯瑪。）是日本爲依撒格登山祭獻之日，又爲如德亞民渡過紅海之日，皆爲基利斯督祭獻贖人之小影也。

一、爲食羊羔之日。○三月二十五日，卽巴斯卦瞻禮日。○據如德亞國律，是日以羔羊爲犧牲，兼以充食品。今基利斯督，係除免世罪天主之羔羊，自爲犧牲，以拯救普世人靈，脫離虐魔之手，如昔之如德亞人，藉羔羊之血，得免天神之殺害，救脫於法勞惡王之手，出拾貳故選定此日爲釘死之日也。

○是日半夜，天主遣天神殺斃厄日多通國長子，自王太子以下，直至六畜之首胎，無不死之。於是王急起，催令厄勃肋民出國。厄勃肋民，乃裹餼糧，並括該國人民之金銀器皿、美麗衣服等以行。該國人民，亦有與之偕行者。當天神巡行屠戮長子時，惟見屋門塗抹羊血者，

則不入而得免焉。

二、爲食無酵麩之首日。○如德亞國律，是日又爲食無酵麩餅之第一日，一連七日，皆當奉行無間。基利斯督至善至慈，實爲無酵之麩餅也。吾人當遵聖保祿高壹伍八之訓，吾儕宜食真實至誠無酵之餅，非此兇暴奸惡之酵麩。○此卽謂吾儕行此巴斯卦瞻禮，當本至誠真實，奉獻耶穌基利斯督於天主聖父也。且此無麩之麩，示宜心清神潔，不被私累也。連食七日○者，表終身由之也。

○無酵麩餅，係純麩也，有真實之意，凡意誠言真，確守教友之本分者，象之。蓋酵餅，含有毒質，有若奸詐淫蕩之義，凡諸惡習罪孽，皆可喻之。○聖教會七日內，每日有定名，如瞻禮二三等云云，因每日受天主恩寵，每日宜爲之感謝而記憶，故每日皆爲瞻禮。

捌 釘於二盜之中。  
(另見後第三十章)

第二十八章 論架上題額

引言

觀此架上之榜示，與架上之人，竊有異焉。夫名實須求相副，猶影之與形，不能懸殊也。今以斯人而與以斯題，毋乃太相逕庭乎？毋乃名不副實乎？試問所書者何語乎？曰：「耶穌」也。夫耶穌者，解釋救世主也，亦良醫之謂也。今觀其懸架苦況，筋疲力盡，困頓不堪，似須賴他人之救援，而謂其能拯救世人乎？且徧體剝傷，諸骨盡露，尙須延醫醫治，而謂其能醫治他人乎？所書尙有何語？曰：「納匝肋諾」。夫納匝肋諾者，華美之意也。今觀其外形，狀極慘傷，皮破肉爛，不堪逼視，人之不若，美於何有？猶有何語？曰：「如德亞王」。今自其外而觀之，實似一奴隸耳，一盜魁耳，安在其爲王也哉？然則架楣所題，與架上之人，如此不合，抑又

何哉。蓋基利斯督，一身兼具兩性，外形之可見者，人性也，題額之所表者，主性也。古時司教祭服，○以粗麻組織，不露皺紋，而以金玉鑲嵌之，光彩奪目。金玉如架楣之顏，可以表耶穌主性。粗麻如架上所顯之外形，以表耶穌人性。然則古教之祭服，已先爲之預象矣。

○古教總司祭之服式，一、蔴布褲。二、蔴布緊身長衣，無褶襠，包裹全身。三、五色繡花帶一條，紋如蛇皮，四指寬闊。四、祭冠，式如半圓球，以纓束於腦後。此外又有一件，如長背心，下幅衣邊，懸小銅鈴七十，且繡有石榴錦紋。另有一帶，較前更麗，緊束長衣。又有繡花披肩，蒙蓋兩肩，垂至腰帶。又有若吾國清朝之補服一方，加於章服。胸前刺繡極麗，嵌有珍珠寶石。凡遇與天主決議大事，則用之。

壹 判官題榜。比拉多書案由，置之架上。

若拾玖十九

一、榜書之律。○據羅瑪律例，凡罹十架極刑者，當書明其姓氏，標榜其罪案，使人一見而知死者何人，死爲何罪，以明士師處決此案，秉公執

法、非徇一己之私意、而虐害無辜者也。故比拉多循例書榜、置於架首。二、榜書之益。○此題乃由天主上智默牖而書、以堅我人之信德、俾知釘死中間架上者、非他、實係基利斯督之本身也。蓋曾有異端頭目、名巴西利達者、胡言亂語、妄稱挈助肩架之西滿、實代基利斯督釘架云云。又有回教巨魁、名穆罕默得者、妄謂中架所釘之人、非基利斯督本身、乃係他人頂替者。今觀此架額所題人名籍貫、確鑿有據、非他人代替、皎同白日、彼爲此詭異之說者、多見其不知量也。三、榜書之榮。○此榜所題、卽爲基利斯督榮捷之記功碑也。昔羅馬總皇責撒肋儒畧克敵凱旋時、自題一額云、予來、予見、予勝、謂其勝敵之易而且速也、榮耀至極、今架額所題者亦若此。古賢王撒落滿嘗以利巴木、製成乘輿、中置寶座、飾以紫絳色帳、出入乘之、使武夫前呵。

今十字聖架，亦若帝王之御座也。三國語言，如武夫之前呵也。其言維何，亦如云，予來，予見，予勝。

貳 榜書語文。其書乃卽厄勃肋額辣濟辣丁三國之

文。若拾玖二十

斯三國文字之榜額，尙存於羅馬，惟如德亞本國文字，剝落殆盡，難以認識。其餘兩國文字，亦惟納匝肋諾一語，完全清楚。其書法皆按如德亞式樣，自右及左。

一、三國語言之普及。○斯三國文字，爲當時普通言語文字之冠，又爲他邦文字之母，以之書題架額，則在場諸人，無論何邦人士，皆可一見便明，知其所釘爲何人，被釘爲何事也。

二、三國語言之深意。○榜書必用三國語言，斯亦出自上主聖意，預示耶穌將爲萬民之主，而萬國語言不同之人，皆將尊敬而讚頌之也。聖

保祿斐式十一云、衆口稱揚耶穌基利斯督主、一如稱揚天主罷德肋

之光榮也。○蓋以架上所釘者、乃恩寵所自、常生所繫者也。夫此三

國文字、包涵萬國方言、蓋萬國之民、既均沾吾主救贖洪恩、自當以萬

國方言、闡揚吾主釘架之緣由也。

○論耶穌天主性、其權能威儀光榮、本與聖父無殊。論人性、既坐在聖父之右、其位置高出諸神諸聖、其俸受聖父之光榮亦最大、遠超受造諸物、與聖父相似。

三、三國語言之將來。○此三國之語言文字、因耶穌寶死之能力、特邀主眷、永爲聖教會施行聖事之經文。三者之中、拉丁文字、書在最下末行、最爲貼近耶穌聖首、故聖教中習行公文、亦以斯文最爲普通。

叁、榜書之語。曰、耶穌納匝肋諾如德亞王。若拾玖·十八

一、榜語用意。○比拉多之意、或者欲以明耶穌釘架之故、緣其謀奪如



德亞國土也。然按聖基所之解，謂比拉多本欲開釋耶穌，被惡眾包圍強迫，未能如願，故書此以譏之，意謂若曹自釘其國王也。是故惡眾嘗不慊於是，有改易厥書之請。然比拉多正欲以此報復，未之允也。

二、榜書字義。○此架上所題，據其字義，毫無罪名可言，僅誌其名爲耶穌，身爲納匝肋人，職爲國王而已耳。夫耶穌者，救世之義也，表而出之，正以明示基利斯督爲救贖人罪，而就釘死之地，非已有罪而死者也。又加以納匝肋地名，納匝肋諾譯言華美之鮮花，是直表其嘉言懿行，若鮮花之馨香美麗也。謂之王者，是因其戰勝邪魔，攻敗惡俗，以身先之，若元戎之衝鋒陷陣，身先士卒也。

三、榜書詳解。○爾時耶穌正在架上，而額題云，耶穌納匝肋諾，如德亞王，名實相符矣。蓋耶穌之名，譯言救世者，今在此苦架，正成其救

贖之功。且謂之納匝肋諾解說美麗之鮮花。夫德行如花卉也，耶穌爲諸德之淵源，故稱曰美麗之鮮花。今在架上，正值好花在樹盛放之時，光艷奪目，幽芳撲鼻。迨其七言而終，則德行之馨香，洋溢四散，尤覺賞心而快意矣。末云如德亞王，是示其臣服萬方之意，如德亞人雖不欲其爲王，終必服從其權下也。蓋其駕崩時，天地萬物悉感服之。天爲之黯然神傷，慘然變色。地爲之震驚搖撼，憤激不平。人爲之心動神移，自悔厥愆。此種變故，明指其爲君爲王，實爲救世者，非僅空名而已也。乃吾世人，往往喜人稱己爲師，爲主，爲謙謙君子，爲溫溫恭人，而一究其實，每多不符，要皆釣名沽譽，純盜虛聲而已。卽觀吾儕教友，每頂教友名目，毫無教友實際者，不知凡幾。如聖若望默照經卷一云：「爾生也，惟名而已，於事實，則死矣。」不聞聖日羅尼莫言乎：「教友不獨外

著爲教友而已，當實行教友之職任，乃爲可嘉。

○是卽生於世上，死於主前也。如身無靈魂則死，靈魂無主寵亦然。此聖若望書於某主教之言也。此主教名曹齊默，譯言名也。世人但視外形，天主察人內行，乃以該主教怠忽於職司，不切心於羣靈之常生，致乖於正道者不之責勸，怯懦者不之勗勉，害羣者不之驅除，異端者不之撲滅，一惟修飾容儀，審擇言語，好行小惠，買服人心，故若望責之如此，使其知人可欺騙，天主必不能欺騙也。夫主教亦稱監牧，卽監督羣羊之謂也，故宜拯救人靈，無異於拯救己靈。迫利尼云，人之生活，寤防也，牧童之生活，亦寤防也，主教之生活，亦寤防也。昔范斯巴削未登極時，清晨起辦公事，亞玻羅見之，謂其後定必爲皇也。豬魚爲寤防之物，因其常動不息，睡時亦然，由水面沉至水底，一觸卽覺。獅獸亦然，睡時兩目炯炯不閉。昔羅馬忒拉讓爲皇時，有一人債負重重，仍酣睡無憂，死後人將其所有拍賣，皇飭購其牀褥曰：此物大有令人酣睡之能力也。夫牧民之職，大而且重，安得高枕無憂乎。故有爲主教而辭職隱居者，不知凡幾，蓋懼不勝其任也。

四、榜似招要。○此榜所題，高懸架上，宛如藥舖之招牌，藝塾之匾額，使往來過客，皆得注目而留意焉。榜書若曰：凡欲採辦藥料者，欲學習藝

術者，蓋興乎來。汝欲購常生之劑，以瘳治種種罪惡之瘡痛乎，茲有救世主在。汝欲覓德行之花卉乎，茲有納匝肋諾在。種種奇花異葩，凡從葉瑟之根而生者，彙萃於其一身，憑汝採擇，可以作進德之模範，修成之捷徑也。汝欲得靈魂之平安乎，茲有君王在此，乃平安之君王也。再汝欲踪救靈之道塗乎，茲有耶穌所陟之苦路在此，卽升天之康莊也。汝尙欲克治肉情，得勝世俗，戰敗邪魔乎，茲有智勇兼全之元戎在，可以指揮汝，輔翊汝也。我儕信友，當以此榜書銘刻於心，凡入德之門，救靈之道，盡於是矣。以之對神靈之仇敵，可保無虞。以之涉形身之險危，皆成平坦。昔聖厄特蒙幼時，嘗蒙耶穌現示作美少年狀，額上書有耶穌納匝肋諾如德亞王字樣。耶穌諭之曰，將此額題銘刻於心，并每宵以此畫於己額，可免猝死。後有某修士做此行之，死後額上，現有此字。

樣，作金黃色云。

肆 人誦榜書。此榜，如德亞人誦之者眾，因耶穌被釘

之處，貼近都城。

若拾玖二十

誦榜書者之觀念。○耶穌被釘之所，貼近都城，故四方來觀者，實繁有徒。誦此榜書者，不一其人，評此榜牘者，亦不一其類。有誦而不明其意義者，有誦而妄加訕毀者，有誦而滿口贊成者，亦有誦而不慊於心者。種種觀念之不同，皆以表今日閱誦聖經者之心理不一也。蓋今日者，有誦聖經而不明其意，並不慎思審問者。有誦聖經而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謬加私見者，是乃聖經之蠹，陷入異端矣。惟有遵宗徒之傳授，聖賢之詮解，以意逆辭，兢兢自鑑者，乃可謂爲善誦聖經，而獲益良多矣。

伍 如德亞人請改榜書。如德亞司祭請於比拉多曰、

勿書如德亞王。寧書其云我爲如德亞王。

若拾玖廿一

一、惡黨之餘恨。○耶穌雖已釘架，而如德亞人恨猶未息，故在官長前，刺刺不休，以爲題書若此，非所以示其罪狀，適以致其榮譽也。且題語不明，意屬兩歧，恐誦之者，但憑字句，實信其爲如德亞王，而加若輩以弑逆之罪，故求比拉多更易其所書。噫，暗冥之子，常欲磨滅基利斯督光明正大之名號，勿使揚溢於人間。且不獨磨滅之，更欲加澆焉。如誣之爲罪魁，稱之爲罪侶，抵排誹斥，無所不用其極。聖王達味嘗代主言曰、咏念豈十三有多數牡牛，○圍攻我矣。壯力肥牛，圍困我矣。○是卽指司教法利色俄等人也。又云、○啟口對我，如獅攫物而且吼矣。○是指若輩，口出惡聲，如猛獅之搏物，雖物已攫獲，猶懼他獸來奪，高聲大

吼、以拒之也。又云、〰傾覆如水。〰是謂主之名譽如水，若曹強欲毀滅之，欲使傾注殆盡，涓滴不留也。

〇牡牛指如德亞人及羅馬兵士，言其強暴也。〇誣控之聲，無異獅吼。殘害人之生命，無異猛獅攫物。

二、請改之緣故。〇如德亞人亦覺比拉多書此架額，實出於忿恨之心，而含擲揄之意。但恐他方人士，閱此架額者，必將曰：彼都人士，實將其國君釘於十字架上也。弒逆之名，何堪承任，故特請更易之，以避嫌疑。

陸 比拉多不准改榜。〰比拉多曰：所書既書。〰

若捨玖廿二

一、不易之故。〇此時比拉多係羅馬朝廷命官，手握國家印璽關防，凡文件一經蓋戳頒發，則眾目昭然，莫能增減隻字，以重威信。今此架楣之榜，諒亦蓋有官府印戳，故不肯更易，而答之如此。再古律士師折獄，

縱或有弊，嚴寬未當，然苟一經斷結，殊難翻改，或當或否，惟聽之而已。幸哉，吾人現時在世立功，雖犯大辟之罪，案尙未決，猶可挽回。迨生命一絕，賞罰立定，或此或彼，遂成鐵案，永無更易矣。故人生在世，切宜戒慎，勿致後悔。

二、出自主旨。○聖奧斯定嘗云，榜案如是，亦出於天主聖意，蓋聖咏已預言之矣，曰：「榜題，慎勿竄易。」故比拉多似受天主默牖，決志堅辭，不肯添改隻字。夫如德亞人，固欲以苦架侮辱耶穌也，豈知天主聖父，適以架額，表揚其聖子，若輩縱惡計百端，其能抑屈天主聖旨乎。故比拉多云：「所書既書，」堅持不從，毫無畏憚故態，而如德亞人亦莫可如何。夫惡黨之意，日朐米亞先知已預爲宣述矣，其拾壹十九言云：「拔除之於生活之地，勿使記憶厥名。」○但天主聖旨所裁，孰得而拔除



之、故架額終不能改、且以鐵筆鐫於木板、至今猶存羅瑪。古聖若瑟自述夜夢、謂昆弟皆向之跪拜、如朝覲然。其兄聞之、深爲忌嫉。欲使其言之不應、初而謀殺之、繼又變計售於厄日多商人、以爲羈居異域、所夢終無由成其實跡矣、而不知其兄阻之、適以成其夢兆也。今如德亞人之於基利斯督、何以異是。

○拔除之意、謂猶樹木然、連根及榦、盡行拔去、枝葉萌芽、亦不稍留、是謂指惡黨欲將基利斯督所宣之規誡道理、一併消滅也。上文先知言、將木置諸食物之中、以木充當食品、是卽謂以十架之苦木、令彼嘗之也。

三、此事取訓、○吾人於修德立功、敬主愛人、及一切當盡之義務、所關非淺、不可始勤終惰、半途中輟、當定心立志、一往直前、曰、所書既書、不以強禦而見阻、不以畏難而自止、斯亦可如比拉多之於架額矣。至若爲民上者、心無主張、行無統緒、朝令暮改、出爾反爾、是誠比拉多之

不如也。焉能爲政。若夫人既隸屬於聖教而復叛之者，册名於修會而復棄之者，是乃善始而不能善終，大拂天主聖意，岌岌乎其可危也。吾儕信友，切宜戒慎乎此。苟爲榮主救靈而定一善志，當堅持勿替，雖有魔鬼世俗肉身三仇，百計以攻，當奮志強力，跼定脚跟，絲毫不爲搖動。如比拉多之對如德亞人曰，「所書既書，」是卽謂所定既定，不可更改也。至於領洗時，許願棄絕魔鬼，告解時，許願改過遷善，進會時許願謹守三絕，是皆許願於天主者也，宜永矢勿諉，切實遵行，如比拉多之對如德亞人曰，「所書既書，」是卽謂所許既許，不可更易也。

## 第二十九章 論兵士分耶穌之衣

### 引言

新經路捌四三載一婦女患漏血症者，十有二年，醫治無效，聞耶穌顯跡甚多，欲往求之。適值耶穌往日利各，遇諸途，因人眾擁擠，不克近主前，乃自忖曰：苟得捫厥衣，斯可矣。於是雜於人叢中，潛以手觸其裾而病瘳矣。想爾時隨從之人甚眾，前後左右，摩肩接踵，豈無有接觸吾主衣襟者乎？然而除此婦以外，卒未聞有覺其神力，傳及己身，而獲奇效者，何耶？今之兵士，分耶穌之衣，必其捉襟挈領，傳遞翻弄，較諸病婦以手觸裾，當尤親切而頻數，亦莫能得其裨益，果何以哉？蓋有信德與無信德之別耳。病婦觸裾而沉疴立愈者，因有活潑之信德在先，故能收效於後。兵士與隨從諸人，既無信德，遑云活潑，焉可得其益哉？今者事過

境遷，誰復能以手撫摩主衣，而得效益歟。然有聖難之陳跡在，苟有活潑之信德，以心代手撫摩之，而觀察之，如將兵士所分之衣，伸愛情之手而握之，拳拳服膺，庶幾沾神恩於無窮，得奧跡之實效焉。

壹 兵士褫吾主之衣。兵士既釘耶穌於十架，更取其

衣。若拾玖廿三

一、褫衣之辱。○以貞潔無瑕之聖身，大眾面前，盡褫其衣裳，○袒裼裸裎，高懸於十字架上，其辱爲何如也。顧基利斯督之所以受此奇辱者，蓋天主初造人類，卽賦以聖寵，附於純粹之天良，一若章身之衣裳，華且美矣。迨亞當犯命，喪失聖寵，敗壞天良，於是靈魂在天主臺前，若袒裼裸裎，而醜態畢露。故基利斯督受此露身赤體之辱，使人復得聖寵，如披錦繡華服，得以榮旋天鄉也。

○基利斯督所衣者，僅有三，一爲貼身裏衣，如汗衫是。一係長服，如神品修士所衣者。一係敞衣。此外並無小衣及鞋襪等，蓋國俗如此。

二、以喻友愛。○此處可見吾主愛人達於極點。昔有若納達者，撒烏爾王之太子也，友愛達味。○無異於同胞，誠有形影相依之概。但達味當時，不過一鄉村牧童，行伍小卒耳。一貧一富，一貴一賤，相去天壤，而若納達竟與之情投意合，密如膠漆，甚至兩人之衣服，彼此相同，是亦基利斯督之小影也。蓋基利斯督之於吾人，亦猶是也。彼果造物者，主也，吾人乃受造者，僕也。今乃降尊紆貴，與人結爲兄弟，其脫卸己衣，卽示其脫卸尊榮，與人爲伍，而人得拔擢升騰，立爲天主義子，豈非愛人至極也哉。

○彼時兩人，性情同，勇毅同，愛國同，保教同，相與開誠布公，並無爾詐我虞之態，故疑忌悉泯，兩人如一人也。

三、去衣之訓。○此事亦垂訓吾人，以與魔鬼攻戰之法也。其法維何，卽脫卸貪戀世物之偏情也。蓋若戰鬪者，赤身露體以對敵，則敵無所著手，難於拘執。人而無世物之牽系，斯魔鬼亦失其憑藉，而難以陷我於罪愆矣。反是，若人有貪戀世物之偏情，如被重裘，如挾厚纊，將爲邪魔所乘，擒捕以下地獄。故俗情世念，亟當及早脫除，臨終時尤爲切要。旣借基利斯督赤身出世，亦可借其並躋天國。

貳 兵士均分吾主之衣。《取其衣四分之一，各得其一。》

若拾玖廿三

一、剖衣傷心。○死囚隨身之遺挂，依如德亞國俗，每以充兵役之犒賞，任彼取携。在取者旣無傷於廉，在與者亦無傷於惠。但吾主之衣，非比常物，苟有活潑之信德，如前患血漏症之婦人，一捫之而病立愈，其寶

貴爲何如。世之帝王，其御衣龍袍，尙不容人之玩弄，况以至尊天主之衣乎。乃目睹兵士剖分戲弄，吾主心中，能不增其忉怛乎。

二、主衣表喻。○四分主衣，是表聖教會將傳揚於四方也。獨裏衣渾織無縫，未許裂破，是表聖教會至一，雖傳於天下萬國，而同揆於一也。聖額俄畧解聖咏念五十九云，「貼身物件，莫如汗衫，而與基利斯督最親密者，莫如聖教會，故聖教會，猶主之汗衫也。」

叁 裏衣以渾織而未剖分。其裏衣無縫，自上而下，渾織而成。若拾玖廿三

一、裏衣表象。○吾主之外衣，裂爲四分，以表基利斯督之無限功績，及其嘉言懿行，並聖事七跡等，均將恩潤四方，澤被萬世者也。若夫裏衣，則馨香撲鼻，如古祖依撒格長子之衣。○所以邀乃父之欣悅者。生念柒

長子謂誰，卽基利斯督也。悅樂天主聖意者惟斯，得邀天主福寵者亦惟斯。聖祖亞各伯，衣乃兄厄撒烏之衣，遂得乃父降福。吾人若衣天主聖子之衣，定得聖父之降福也。此裏衣，上下無縫，基利斯督服之，表示其具有兩性，卽天主性與人性，渾合無間也。吾主死時，身靈雖各分離，然主性仍與身靈結合，如裏衣之無隙無縫，不相間隔也。至於人性，則由天主聖神，運用全能，以童貞瑪利亞淨血而成，非由伉儷之情慾胚胎者也。經云，若登 匪由血氣，匪由肉情，匪由男慾生，獨由天主生。故聖母之貞潔，亦如基利斯督之裏衣，無損無玷，萬世共仰者也。且也雖聖子獨自結合人性，而聖父聖神，協同工作，是亦猶披衣者然，一人穿衣，而兩人在旁相助。蓋降生之事，外工也，聖三共同工作，雖天主第二位獨與身靈締結，奏厥膚功，而聖父聖神，均爲之左右輔助者也。



○衣箱內貯有香料，故有此馨香氣味。古者帝王官僚之衣服，皆用此法。乃兄之衣，乃弟衣之。卽示如德亞古教馨香之祭獻，如聖經與先知所預言，將遷移於新教，而新教之信友，俱得享其幸福也。

二、裏衣由來。○聖歐帝彌云，據聖師相傳，此衣乃聖母躬親組織而成。時基利斯督尚在髫齡，聖躬短小，聖母組織此衣時，適與聖躬合度。嗣後聖軀漸長，而此衣亦與之俱長。猶之如德亞人逃出厄日多後，四十年載旅居曠野，未聞有無衣之嘆，說者謂其衣與體同長不敝，無須改製也。今該兵卒不裂破此衣，亦係吾主愛母情深，欲保全此衣，以爲萬世之紀念也。

三、裏衣比喻。○此渾織之衣，吾主衣之，亦以表其愛護聖教會也。夫聖教會，猶吾主裏衣，上已言之，蓋聖教會所以光榮天主，猶衣服之所以章飾人身也。又衣服合眾線以組成，聖教會亦合眾信友而團成。合之

維何，曰，以信德，以愛德。凡信友非干絕罰者，則與聖教會合爲一體，常如主之內衣。至於左道旁門，則如外衣，四分五裂，各立門戶，道其所道。且與聖教會，無相干涉，猶主裏衣，不因外衣之撕破，而受其影響也。

肆 兵士相議。兵士相謂曰，弗裂，盍拈鬪以覘誰得。

若拾玖廿四

一、此事動議。○兵士之意，因此衣一經分裂，定必散索無用，殊爲可惜，故相約勿裂，拈鬪以覘誰屬，蓋循俗例也。俗例，凡事處兩可，無由取決，則從事於鬪，以觀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是亦決疑而免紛爭之一道也。二、此事預言。○此事究出於天主上智之默運，非偶然也。聖若望所謂，拾玖廿四用以應先知之預言耳。蓋聖咏 念壹十九云，彼分裂我服，而鬪取我衣兮。然非因有是言而有是事，乃因將有是事，故先有是

言此所以明示基利斯督實爲天主所遣之默西亞也。故其一生行事，與古先知之預言若合符節，皆預爲表白，一無掛漏，卽分衣拈鬚等瑣屑之事，亦不以爲煩瀆，而言之鑿鑿焉。

○釘架之外，又加露身之辱，將外袍裏衣盡行褫奪，藉以戲謔，恥辱殊甚焉。

三、此事奧義。○此衣由天主默運，而兵士保存之，蓋有奧義寓焉。夫是衣旣比喻聖教會，自當渾合無間，常存不滅，若一經分裂，卽爲聖教頹亡之象矣。聖經路拾壹十七有云，「國內交殘，國必滅亡。」○夫交殘者，卽分裂之代名詞也。基利斯督欲使聖會常存不滅，鞏固如金湯，決不准其分裂，故此裏衣，亦不容其破裂，特此表喻之。於以知凡誘人背教，或自行離叛者，大逆不道，實爲主之罪人，吾主所深惡而痛嫉者也。昔耶穌服敝衣而現於亞立山府主教伯多祿曰，「亞利烏斯裂破我衣矣。」

衣，卽謂聖教會也。當時亞利烏斯列在亞立山府之六品神班，變而爲異端巨魁，與聖教分離，叛逆教宗，遂被聖教摒絕，不與通功。

○聖日羅尼莫云，相睦則弱小可以成強大，不相睦則強大亦致傾頽，無異石灰之聯結牆磚，除去石灰，磚卽渙散，而牆壁傾倒矣。夫相睦亦爲國家之要素，去之則國必亡。如昔羅馬國，因百姓與官吏不睦，兵卒與將帥不睦，議員與議員不睦，遂致滅亡。

四、此事教訓。○裏衣不裂，亦以訓吾儕彼此勿失和氣，以傷愛德。夫愛德，如基利斯督之裏衣，以此可以契合吾主，若斯衣之貼著於基利斯督之軀體也。新經若拾叁三四云，「我授汝新誠，相愛是也。汝等宜彼此相愛，如我之愛汝。若果能相親相愛，卽徵爲我徒。」○是言也，在受難前末次晚餐時言之，至今留爲遺囑。

○基利斯督學校，以互愛爲教科讀本，彼此能相愛者，卽爲其高足弟子。凡愛主愈親，則愛人亦愈切，如輪環然，輻條之愈近於中心點，卽彼此相接亦愈近。

伍 兵士實行拈鬪。用驗經言云，彼析我袍而投鬪於

我衣兮，兵士果如是行之。

若拾玖廿四

一、兵士無行。○若望聖史引古經咏念壹語而下此一句曰，兵士果如是行之。以示兵士無賴，越禮犯分，無所不至。於防守基利斯督之時，無所消遣，則以其衣充作局戲，此可見小人之肆無忌憚也。聖史故下此一語，暗示行伍中人，多行不義，每有不分聖凡，一概輕褻，毫無顧忌者。故社會中下流之輩，每當兵卒，而正人君子，概多不屑入行伍也。聖盜博羅削聖奧斯定皆未嘗勸人入行伍，亦具有好人不當兵之意乎。二、戒勿效尤。○此間聖史亦以警戒教友，勿以基利斯督之裳服，爲孤注之一擲也。夫吾人之聖寵，卽天主所賜之裳服，以衣被吾靈魂者也。苟爲世榮世利，而犯重愆，致失落靈魂上之聖寵，非卽以天主所賜之

衣爲局戲乎。又有人焉，履厚席豐，神形俱泰，固受恩莫大焉，乃不思歸功於天主，反以命運爲辭，氣數爲言，是與拈鬮之兵士同一類也。

三、教難預兆。○裂衣鬮分，是亦將來聖教艱難之預兆也。歷來代有暴君虐吏，仇視聖教，意欲滅此而甘心焉。於是無論男女老幼，一概處以死刑，或則沒其財產，褫其爵秩，奪其民籍，殘其肢體，贖刑枉法，慘無人道，猶視爲當然，相與歡樂，是猶兵士之鬮分主衣以爲快也。又有異端之徒，傾覆信德，將吾主及歷聖相傳之真道，憑其好惡，擅自增減，淆亂教理，蠱惑信友，或且倚仗權勢，凌虐善士，是亦如兵士之裂衣投鬮也。

聖保祿厄肆十四云，「今吾儕不可復如幼童之心志，蕩漾莫定，而爲任何邪說之風所轉移，入於奸惡之塗，陷於錯謬之詭計。」○是在兵士鬮佔裂衣，朕兆之矣。又有信友，霸佔堂中公產，或將聖物充作家用之

常物等，是皆裂衣投圍者之類也。

○宗徒言吾人在信德上，當如壯丁，立足穩定，心志堅固，慎勿如幼童，心志柔弱，輟被欺騙，而入於異端。夫邪說之人，如賭徒然，將信德道理，擲骰一般，變化無窮。如路得祿加爾文等異端之人，將道理規誠，履行更改，莫衷一是。故撒格沙將軍名額俄略者，公教中人也，有詢其謂路得祿教，信何道理，彼答云，今年我猶知之，若至明年，則非我所敢知也。

四、訓世虛偽。○此事亦訓吾人當看破塵世之虛偽也。觀夫基利斯督之死也，一絲一縷，盡被兵士奪去，以致赤身出世。吾人亦然，雖有家資鉅萬，死時亦必撒手而去，不能取携一物。所有田地房屋，俱爲他人所闡分，於死者毫無益處。然而前者仆，後者繼，貪財戀物之心，古今常同一轍，而終未有能覺悟者，何耶。

## 第三十章 論釘基利斯督於二盜之中

### 引言

昔先知亞罷古格<sup>卷</sup>。○神目預見耶穌降誕之事蹟，乃驚駭異常，呼號天主曰：「主，吾諦視汝工，而驚駭特甚，蓋見汝在兩獸之中也。」夫先知神目，惟見天主降誕於馬槽之時，臥於二獸之中耳，然且如此驚駭。若見其被釘架上，懸於兩盜之中，更不知其將若何驚駭焉。今吾儕見主在兩盜中矣，當如何兢兢業業，熟察其意屬何居，可注目視之，而心向望之。

○此先知之言，原文不載，惟在七十譯本中見之。

壹 釘於二盜中之緣繇。二盜與耶穌同釘，一左一右，以驗經云，渠比擬於匪類矣。

谷拾伍廿八



一、比拉多及惡眾之意。○二盜之與基利斯督同釘也，實出比拉多之狡計，亦卽爲如德亞人所慫恿也。蓋其旣釋放劇盜巴拉巴，而判死無罪之耶穌，懼有人議其贖刑而壞法也，故將二盜與基利斯督同釘，且置基利斯督於中間，而以二盜置其兩旁，不特以示基利斯督之人格，與盜賊齊等，而其罪孽，與盜賊相埒也，且以使眾人目之爲盜魁，使吾主死而猶被惡名。噫，惡官之計狡矣，以主之侮辱，而自蔽其愆，尤比拉多可謂殘賊之人矣。依撒亞 伍參十二 嘗代基利斯督而言曰，〰與匪類同列矣。〰是言今日驗矣。以至尊至聖之天主，與至卑至惡之強盜同科，今而後置吾儕於何地乎，則效其謙卑可也。人若視汝爲窶人子，爲下流，爲愚不肖，或置汝於奴隸之列，目汝爲鬪茸之人，待汝若牛馬，賤汝若螻蟻，汝當卑以自牧，耐性處之，安心受之，蓋基利斯督已先我

而受之矣。汝不聞經訓乎。路拾肆十筵宴之間，宜佔末座。○即自謙自卑之謂也。

○解謂歸於兇惡之數，註於兇惡之冊。蓋基利斯督爲我人之代表，人乃兇惡之類，故基利斯督亦列入兇惡之班，俾我人由兇惡而變爲義人，得成聖人。○如下節所云，自高者被黜，自下者被陟之意。古時羅馬青年子弟赴席時，必先問所請者何如人，若有老長在內，必先預爲讓坐。

二、天主聖三之意。○基利斯督與二盜同釘，亦出自天主聖父之上智。如德亞人欲辱沒基利斯督之名譽，不遺餘力，故釘於十架，廁於二盜中間，豈知基利斯督，正由是而獲榮光焉。斐貳廿九云，緣此天主顯揚伊、加厥美號，超越諸名號之上。○古來釘死於十架，而反得眾人頌揚者，誰耶。且死於兩盜中，視若盜魁，而反得眾人尊敬之爲真主者，誰耶。今觀基利斯督釘死之外形，果若爲普天率土之大盜。乃人不特不

輕賤之，反從而敬禮之。其敬禮也，不獨施於其本身，亦且施於其所釘之木架。不觀夫普天率土，萬國九州乎，何處有十架，何處有敬禮，架之所在，卽敬之所在也。不見乎此十架，高樹於宮殿，組綴於冠冕，佩爲徽章，懸爲旌旗，以之驅魔，以之祝福乎。原其所以，非以其爲一橫一直之條木也，乃因曾經救世主釘於其上耳。如龍袍之所以珍貴者，非以其有錦繡之文也，乃以其曾披於帝王之躬耳。幸哉，二盜得陪基利斯督，而同釘於兩旁也。福哉，右盜信認基利斯督爲救世真主，而邀其青睞，聆其福音，頓成主之契友也。色搦加曰：「索克拉德者，哲學家之名士也，一入囹圄，囹圄爲之生色，恥辱立除，不可謂爲囹圄矣。」夫索克拉德之所居，尙且如此，況今懸於兩盜中者，爲天地之大君乎，則其反辱爲榮，爲十架一洒其恥也宜矣。是故總皇厄拉格畧尋獲聖架之後，躬

親肩負至山頂，以爲大榮焉。又其所以被釘於二盜之間者，亦出於聖子之自願也。蓋其自天降世，原爲救贖人罪，故其生平每與罪人周旋晉接，言談坐食。今其死時，亦願與罪人爲侶，同受極刑。足見其生爲罪人而生，死亦爲罪人而死也。斯二盜，一悔一否，皆爲罪人之代表。基利斯督果釘死於盜賊之中也，然爲盜賊而釘死歟，抑被盜賊所釘死耶。夫亞當在地堂偷啖禁果，明明一盜賊也。其後裔皆染原罪，且犯本罪，皆其盜夥也。借元祖同釘基利斯督於架上者也。經路拾三十有喻云，有人自日路撒稜往日利各，途遇強盜，被劫一空，身受重傷。云云。基利斯督自天降世，猶自日路撒稜旅行至日利各也。世人犯罪，猶途中強盜也。吾主爲贖人罪，而被強剝衣服，受釘鎗穿刺，猶遭劫而受傷也。然則罪人，非卽主之盜賊乎，非卽釘基利斯督於架上者乎。且吾主釘

於二盜之間，又由斯彼利多三多之聖意也。欲以表示基利斯督之苦架，較其他致命諸聖所受之酷刑，更爲慘毒，更爲恥辱也。聖盎博羅削云：「師法吾主而受苦難者，尙不乏人，惟究其與主所受之苦相埒者，無有也。」試觀前古後今之被難者，其品位有若是之尊貴者乎？其態度，有若是之安閒者乎？其行詣，有若是之純粹無辜者乎？夫爲行不法而強受艱苦者，左盜是也。爲補贖前愆，而甘被窘難者，右盜是也。然以至尊無對之天主，爲贖眾人之罪，願代眾人而受釘架之極刑者，惟基利斯督一人而已，尙何言哉。

貳 中間表喻。（經語見前）

一、中保之象。○基利斯督既爲吾人之中保，其位置，自宜居於中間，是卽上接天主，下合世人之表示也。經喻 弗武二十 主爲三稜石，所以結構

縱橫兩堵之端，以合成一隅者也。是卽謂以如德亞與外族諸民，合而成爲一體，卽聖教會是也。古經數目紀拾卷載有奉使窺探敵人之區域者，摘取一串葡萄晶球，以木梃橫穿其間。⊖舉其兩端，二人肩之而行，一在前，一在後，葡萄球串懸掛於中間。斯葡萄晶球，亦比喻基利斯督也。卽聖歌壹十三所謂，「濟伯利之葡萄球，爲我可愛者。」⊙是也。木梃喻十字架也。聖奧斯定謂此二人，以木梃橫穿葡萄球，肩之而行者，一則可以比如德亞古教諸人，一則可以比普世寵教信友，彼在前，此在後，古教先行，寵教隨之。然而於敬主救靈神工，此後行者，則置於目前，彼前行者，則棄之腦後。一尊之，而一輕之。今左盜，可比如德亞人，不認其爲救世主，背向之而謾罵焉。右盜，可比外族諸民，確信其爲救世主，面向之而哀求焉。一則注視基利斯督而敬拜之，一則藐視基利斯督

而憎厭之。何薰薷之不相類，涇渭之不相同也。如此。

○加納汗地產葡萄，其球有長至二尺者，或謂有二肘者，足見其地壤之膏腴也。肩此球者，一名若蘇厄，一名加肋勃，皆勇士也。○濟伯利島名，見第一章注，亦樹名，開花極香者。此葡萄，名僕忒羅，本亦樹名，與葡萄藤相似，氣味如安息香，茲爲表頂上之葡萄也。在如達支派區域內，凡相近死海之地，爲此種葡萄出產之所。

二、寵恩均施。○基利斯督職專救世，故凡欲救靈而趨赴主前者，無不予之以常生。救一人之靈，亦救衆人之靈。爲罪人，爲義人，無不施以相當之助佑。觀夫右盜，乃罪大惡極之人也，隨悔隨宥，予之常生。左盜則反是，非因吾主不賜以聖寵，一如右盜也，但以其怙惡不悛，自暴自棄，不善承受之耳。卽茹答斯，雖云不肖，而主施以聖寵，不減少於他徒也，惜其不如他徒之善於承受耳。

三、苦架尊榮。○吾主居中架，如登講席，爲普世萬民之明師，隨人施教。

又如懸壺於市肆，爲普世萬民之良醫，對病立方。其於架上所發七言，卽醫治七罪宗之良藥也。且不獨以言訓人，並立表感人。總之十字聖架，實爲信友救靈之綱領，修德之楷模也。凡仁愛、忍耐、輕世、神貧、順命、謙遜、敬主、孝親、堅恆、愛仇、默靜、祈禱、悔罪等各種道德，胥於是取法焉。古經列貳念叁八稱達味爲最英明之君，然彼自比於木上一極微之軟蟲。今以此言移於基利斯督，亦無不可。觀其懸於中架也，本爲全智之君王，而外形似卑鄙該死之罪人，等於木上之一軟蟲耳。然試一探其內容，實如一最猛厲之蠶蟲，其齒牙尖利無比，齧破架木，將其一切慘酷恥辱等，盡行消滅。夫架本重大也，負之若輕微。架本慘苦也，肩之以爲極樂。架本卑陋也，懸之以爲榮耀。架本可憎也，藏之若珍寶。昔者物之爲辱爲禍者，莫十架若也。今也，爲榮爲福者，亦莫十架若也。況且吾



主在架上，又不獨訓人以言，動人以表，更大顯靈異，以堅人信仰焉。如天搖地動，萬物失其常度，皆是也。

四、判世預像。○吾主在兩盜中間，亦作日後公審判之預像。右盜以痛悔認主，而賜上升。左盜以怙惡不悛，而罰下墮。彼右此左，記載分明，作將來公審判時，善惡分列左右之一小影也。聖奧斯定曰：「十架爲公堂，士師宜居其中，以定賞罰。兩盜分列左右，卽聽刑賞者也。居右者，認主而得賞。居左者，侮主而受罰。預示將來公審判時，善人居主右，獲賞上升。惡人居主左，受罰下墮。」創世紀 肆拾 亦有預像焉。聖祖若瑟被誣下獄時，有二犯同獄，皆係宦官，職司御廚，一司酒，一司麵。若瑟爲之詳夢，預示一復職，一受戮，是爲基利斯督在架上，赦右盜而罰左盜之象也。至於世界窮盡，公審判亦彷彿如此。瑪竇經 念肆 四十云：「二人同

耕於田、一見取、一見遺。又念五三二曰、彼將以區別善惡、如牧豎之分綿羊與山羊然、列綿羊於右旁、置山羊於左側、不可得而混入也。吾儕同人、孰不欲作綿羊、而居於主之右旁哉。然則宜如右盜之能敬愛悔改、而後可耳。試觀路念卷四一四二右盜在架上、明証耶穌係無辜而受刑、且明認之爲天地大君、掌握賞罰權能、是乃敬愛基利斯督而光榮之也。又曰、斯刑正當吾愆、足証其甘受此刑、以補前愆也。悔改之情、不亦真且切乎。卒又斥左盜之言之無狀、是並欲率伴同歸正道、識認真主也、其愛人之道亦盡矣。有此三者、故得聞主言曰、今日汝偕予同在福地、福哉、右盜之聞斯言也。吾儕苟欲居於基利斯督之右旁、列入綿羊羣中、而聞是言者、亦當法釘架之右盜、敬主愛人、悔改已罪也可。

○公審判時，善人惡人分開，兩旁，父子分開，夫婦分開，兄弟分開，無稍假借。

第三十一章 論基利斯督在架上所受侮辱

引言

基利斯督受難受辱諸端，在古教中頗多小影。古聖若瑟嘗被其兄嫉  
媳，鬻於厄日多商人，卽耶穌被茹答斯負賣於如德亞惡人之小影也。  
撒末傷力士，被斐利斯丁人擒縛，卽耶穌被司教兵役拘捕之小影也。  
依撒格負柴登山，將作犧牲，旣而以羊代之，卽今耶穌負架陟山，將爲  
羔羊，以作燔祭之小影也。每瑟製銅龍於曠野，懸於高杆，以治被蛇毒  
者，卽今耶穌在山頂，懸於十架，驅除魔毒之小影也。古聖若瑟在獄居  
於司酒司麵二犯之中，卽今耶穌在架上，居於左右兩盜中之小影也。  
又創世紀<sup>致廿一廿二</sup>載諾厄創植葡萄，取汁釀酒，飲而甘之，以至大醉，露  
體倒臥，其子名剛者，見而戲笑之，云云。夫諾厄續傳人類，爲人類之再

祖預示耶穌救贖萬民，爲人靈之再祖也。諾厄培植葡萄以釀酒，表示耶穌培植聖會，以充天國也。諾厄酣醉而袒臥，猶如耶穌懷愛聖教，而其情如醉，不惟赤身露體，更且皮脫肉爛也。奈如德亞人，猶不肖之剛，偕左盜譏之笑之，戲之侮之。吾儕信友，宜借悔過之右盜，作諾厄之孝子，相與崇敬之而愛護之，若衣之以篷衣者然，試再分釋於下。

壹 役卒坐守架下。若輩坐而守。

瑪念卷三六

一、看守之故。○兵役坐守吾主於架下，蓋恐他人乘其未死，暗從架上竊卸以釋放之焉。然此正由上主聖意，欲使基利斯督復活靈跡，獲有確証耳。此果如德亞人及司教等所不及料者也。夫以兵士之嚴防，始終未懈，吾主之絕命，眾目共覩，將來復活再現於世，誰復能支吾其辭曰：此乃架上釋下而復蘇者，此乃被人竊去而過神其說者也。

二、看守之人。○兵役等俱係外教人，而偏使之防守耶穌者，何耶。蓋因如德亞人賤視耶穌，不屑自行看守，而屬其事於兵士，且亦以此示其賤視外教之人，使當此看守尸身之役也。然如德亞人雖賤視外教人，而基利斯督正器重之，而結爲瀕死之伴侶，蓋預知若輩中，將有棄邪而歸正者也。

三、此中教訓。○吾儕於此必須謹守基利斯督於吾心中，勿被三仇劫奪以去也。聖若望默照經卷十一云，「堅持爾所有，莫爲人奪取爾榮冠。」

○又云，「爾爲忠僕，至死靡他。」卽此意也。又吾儕信友，宜與兵役同守於架下，是卽當運用神目，注視十字架，細審主之慘苦，以激發我哀痛之熱情。如列王紀或念登十以下撒烏爾之妾雷斯法見其二子懸於架上，不覺慈心大慟，以苧麻粗布舖於石上，坐守至終，雖風雨飄淋，亦不之

避、晝爲驅逐飛鳥之集啄、夜爲防禦野獸之攫噬、愛護其子、不忍去也。  
①今基利斯督懸於架上、古教中人殘忍性成、視若無睹、漠然無所動  
於其衷、吾儕新教中人、追思其架上情景、默察其死時痛苦、能不惻然  
心動、哀悼悲傷、如雷斯法之對於其二子哉。能不椎心泣血、如坐於危  
石之上、身衣苦衣、以鞭自笞、偕基利斯督同釘於十架、以分其痛苦哉。  
苟見有侮辱基利斯督聖名者、能不竭力捍衛、奮不顧身、如該婦之防  
禦禽獸也哉。

①堅持爾所有之信德、愛德、忍耐諸德、勿使暴君虐吏、邪魔惡黨、或誘取、或強奪汝之榮冠、  
給與他人。蓋此事非罕有者、往往一人出缺、一人墊補。有如天神出缺、世人墊補。外教人補  
如德亞人之缺、達味補撒烏爾之缺、瑪弟亞補茹答斯之缺、濟彼良補戴爾多良之缺、濟利  
祿補奧利才納之缺、日羅尼莫補羅斐諾之缺、奧斯定補貝拉齊之缺。又四十位致命中一  
人亡缺、守卒補之。蓋天主預揀之數、莫能缺少也。②此婦可稱女中丈夫、不畏禽獸之爪牙、

不顧屍身之腐穢，屹守不移，如此胆量，由愛情而生者也。原如德亞律，架刑之屍，不能隔宿，即日當埋葬於地下，但茄拔惡尼帶非如德亞人，故不拘此律。既而達味飭人收埋於祖坟，與撒烏耳同葬，天乃沛然下雨。

貳 眾人譏笑。時民眾及民首，爭笑詈譏之，曰：能救他人，不能救己。果爲天主子，義臘爾王可下架，吾見卽信。人之往來過此者，搖首詈耶穌曰：吁，爾謂能毀天主聖殿，以三日復建者，今盍自救。又曰：渠固依恃天主者，如果天主寵之，卽可獲救也。蓋渠固自稱爲天主子者也。

瑪念柒·三九至四三

一、預言畢驗。○先知日肋米亞 哀叁·十二至十四 預言云：彼張其弓以向我，以我爲其矢之的兮。彼以韃囊之矢中我腰腎兮。我爲眾民之誚，終



日而謳諷兮。○又基利斯督嬰時獻堂，聖西默盎抱於懷中，而預言其受難之狀云，○斯爲眾矢所集之鵠，○其言今日驗矣。夫關弓習射，必向其鵠而發矢，今者民眾民首俱向基利斯督而施其譏詈，故擬之如此。聖王達味咏念壹七預言曰，○眾見我而誚我，○亦指此也。夫爲君長及有牧民之責者，果往往爲眾矢之的。如弗利代利各第三，聞奸黨謗已，乃向諸大臣曰，○爲民上者，如眾矢所集之鵠，汝曹知之乎。○今基利斯督奉聖父之使命，下降塵世，而爲萬世之王，督責如德亞民，不稍旁貸，如爲其有司者然，則其爲彼輩矢石之正鵠，固所宜也。惟在場諸人中，雖概多侮辱吾主，譏刺吾主者，然亦不無一二正人賢士，觸於目者動於心，默識其爲救世真主，翻然悔改前非者，如右盜百夫長等是也。蓋彼輩瞻視基利斯督之在架上，如遠眺每瑟之銅龍在杆上

者然，非僅以肉眼視之，乃另以神目視之，故罪毒頓消，認識基利斯督爲救世真主，而痛悔之情，熱愛之心，勃發於俄頃矣。至於他人則不然，盲厥目，錮厥心，辱罵不止，譏刺不休，蓋不知基利斯督爲曠野之銅龍，可以解罪毒者也。今乃不以自解，反自作毒虺，噴其毒氛於基利斯督，然而於基利斯督何傷乎，徒自取其咎，自招滅亡之禍耳。

○此言種種患難困苦，如箭鎗之射擊我也。腰腎爲人身軟弱之處，指嗜慾也。韃褫指天主上制，所以嚴判懲罰一般多嗜慾者。卽內心不正，而有秘密之意願者，如腰腎兩部，最易覺外來之痛苦也。但天主懲罰之，非殄滅之，乃欲警惕之，令彼悔改也。故凡疾病者，天主之箭也。射在腎者，淋濁症也。射於腰者，脇肋疼也。射在目者，則盲瞽風淚也。射在首者，則頭暈目眩也。矢在脾胃者，則食不消化也。矢之在耳者，則咒詛惡聲交加也。矢之在心者，則傲情怒氣等是也。射在身外者，則喪財失物等是也。古時巴雷亞利島人，教幼童習射，以食物爲的，中之則得食，不中則不得食。本雅明族人亦善射，有能中毫毛於百步外者。陶米西亞王，亦稱神箭手，使人遠立張其五指，能使箭穿指隙，而不着手指。○衆字，包涵各種人品，無論貧

富、尊卑、外邦、本國、教長、官吏、軍民人等，俱在其內。

二、惡魔猖獗。○爾時如德亞人，出種種譏詈侮辱之語，誠如韃靼之矢，犀利無比，不獨傷其身，更欲傷其心。試思基利斯督，果何爲而受如此之奇辱乎？蓋由魔鬼之唆使耳。夫魔鬼見基利斯督，甘受種種酷刑，不露微愠，不聞有咨嗟嘆息之聲，故多方激之，盡洩其所含之毒氣，盡發其犀利之矢鏃，以射擊之。先之以訕毀譏誚，戲侮詈罵等語。繼則謂之曰：「汝欲毀聖殿，三日復造，盍自救歟。」又曰：「能救他人，不能救己。爾果爲天主子，請下。」蓋嗤其無能，誚其欺世，所顯靈跡，皆屬子虛也。又曰：「汝倚恃天主者，如果天主寵汝，其來救汝可也。」若謂汝倚恃天主，盡屬夢囈，天主不汝救矣，當死在架上也。汝自稱爲天主子，妄也。若天主果寵愛汝，必將救汝於架上，而脫離此痛苦也。今天主不來救

汝、顯見汝非天主子、而爲天主所惡者也。噫、如斯之言、直欲誘感基利斯督生失望之心也。惡魔猖獗、莫此爲甚。當時在場之人、不一其類、司教、官長、律師、法利塞俄、經生、與平民、過客、兵士、胥役、盜賊等、皆得而戲侮之、甚矣。基利斯督在架之苦慘也。無一人之安慰、有萬眾之侮辱、其苦也何如、其痛也奚若、苟心志餒弱者、曷克當之。然而基利斯督身歷慘苦之境、而心超苦境之上、堅持心志、默不一言、愈蒙苦辱、愈彰其謙忍之德。古聖若伯亞武富翁也、嘗爲魔矢之的、轉輾被其虐害。以至傾家蕩產、毒瘡徧體、無所容身、棲於坑廁。魔又慫恿其妻、痛謫其夫、誘其失望、離背天主。○今基利斯督、富有天下、主宰萬物、魔鬼亦百計施害、旣傾注其聖血、又煽惑如德亞人團集而譏諷之、如萬矢之攢射於一的。然而卒未聞基利斯督出一言以相抵也、其謙忍至於如此、不亦奇的。

乎。

○若伯患麻瘋癩病，按律當逐出城市，遠離衆人，懼傳染也。其妻譏其在困難之中，仍讚頌天主不絕於口，呼爲笨伯。

三、民衆效尤。○夫氓之蚩蚩，每以在上之意旨爲從違。苟行無禮，而爲在上者所袒護，則互相鼓煽，盲行率從。況此時司教首、老長者等，不但親爲指使，而且以身先之。於是彼唱此和，無異群犬，一犬吠影，衆犬吠聲，相與戲侮耶穌。而基利斯督憫其無知，卽在架上，特爲求聖父曰：「彼實弗識所爲。」竊觀耶穌此時之於惡衆也，洵無異醫師之於瘋病者，醫者方合藥調劑以治厥病，而病者反狂言亂語，凌辱醫師。夫聖咏二十一通篇，皆明示基利斯督受難諸跡，其中有云：「九、彼恃主者，必援而生之，蓋其欲之也。」先知發此預言，欲導人認識默西亞耳，言其

受難而死，必將復活，蓋主所欲也。乃如德亞人反以此言爲侮辱耶穌。基利斯督之資料，不亦瘋狂之甚乎。吾儕信友，宜戒慎乎此，勿效其所爲。譬如犯罪作惡，而又中心喜悅之，是卽見基利斯督既釘於架上，復從而戲笑之，譏刺之，謾罵之，則罪加一等，非瘋狂而何。至於聖教聖事，本可醫治種種神疾，有起死回生之力。乃有教友冒昧從事，甘蹈褻聖之罪，不但失厥神益，且反以之侮辱耶穌，非效惡黨所爲乎。

四、受辱之故。○基利斯督備嘗種種苦難，猶爲未足，而又在架上，許惡衆如此侮辱者，亦自有故。一、以顯其切切於心者，惟我儕之常生耳。苟爲我常生而有裨益，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惡衆之譏刺侮辱，詎能使其却步哉。蓋基利斯督已將吾等之靈魂，由魔手奪回，卽緊緊執持，死不釋手。魔鬼嫉之已甚，假如德亞人之利口，大聲喧呼，勒令釋放，然基

利斯督則如癡如聾，不之聞也。昔諾厄爲醇醪所醉，任其子之戲侮而不之覺，基利斯督爲愛情所醉，任惡衆之譏侮而不之拒，如此醉態，格言篇念叁三四三五亦嘗言之曰：爾將如偃臥於海中，如沉醉之艚工，失去舟舵。○而尙言曰：撻我不痛也，拽我不覺也。○基利斯督之在架上，蓋如沉醉之艚工，在怒濤雪浪之中，而猶偃然高臥，若無事然。昔若納渡海，風波洶湧，舟將傾覆，仍酣睡而不覺，是亦基利斯督今日之小像也。甚矣，愛情之醉吾主也，任何譏諷謔罵，謔浪笑傲，主默無一言，惟順受而已，如不覺者然。

○艚工職在登守桅樓，以窺海盜礁石等危險，以便知照水手，爲之防禦者。若艚工醉臥失事，必然全舟貨物生命多不能保，可不慎哉。繩索、篷檣、舵三者，航行所最要之物。舵以鎮定船身，使不橫行，若舟失舵，則飄搖無定。人亦如此，既醉以酒，則明司失其常度，如舟之失舵，不能自主，喜怒哀樂，無端觸發，而爲害甚多，忿爭也，跌仆也，傷身也，目眩頭暈也，語無倫次。

也。慾火焚熾也。皆於是乎生。○撻我拽我云云。皆言醉漢爲衆人所戲弄。目爲怪物。亦不知恥。且身如木石。撻之不覺痛苦。治醉漢法。當敲擊肩背。使熱血下行。頭腦清爽。人卽復醒。然基利斯督因醉於愛情。故雖加之鞭笞。終不醒也。

二、以示人罪之重大。宜受萬苦萬辱以補之。故吾主代人贖罪。至於無苦不茹。無辱不受。衙內之鞭撻。猶爲不足。而又加以山上之架刑。署中之戲侮。尙不滿意。而又加以架上之誚詈。足見罪惡爲苦辱之因緣。而苦辱卽爲罪惡之效果也。以故吾儕苟不及時勉行補贖。慎防種種罪過。將來罰下地獄。其痛苦固不待言。卽魔鬼之譏刺笑罵。呼喝叱咤。不堪忍受之侮辱。永無底止。

三、以訓我人。凡遇譏刺笑罵。當引以爲幸福。夫清濁固不同流。不與世合。必爲世所詬病。則爲耶穌之真實弟子者。安可得而免耶。色搨加嘗云。倘衆人不誚汝。汝未可引以爲幸福也。蓋欲撻行永福之徑路。



莫若遇人戲侮，而爲主甘心忍受之，此乃不偏不倚，直達天庭之道路也。列王紀貳拾陸十二 達味聖王避其逆子亞勃撒郎而出走他方，道經撒瑪地，被仇人詬詈，且擲石擊之，侮辱亦已甚矣。聖王此時，不惟不加懲創，且欣然喜聞其謾罵，樂受其擲擊，如芻豢之悅其口者然。左右有欲阻之者，聖王曰：「任彼，遵主聖命以咒詛我可也，蓋主或見我安受斯辱，憐視我之困難，而眷顧我也。」今基利斯督在架受侮，亦視同己之飲食，誠如日肋米亞先知哀參三十 嘗哀號而呼曰：「任人批其頰，受侮饜飫兮。」○果也，吾主視此種種侮辱，若膏粱美味，雜陳於前，以供其燕饗而飽飫之。及將終，乃曰：「渴。」蓋猶盛饌之餘，頓覺喉枯舌燥，欲得水漿以潤澤之也。夫基利斯督在此侮辱之中，聞惡眾喧呼，欲迫其自行下架。以天主全能，自行下架，有何難處，然基利斯督竟堅持不

肯下架者，以其樂從聖父定命，贖罪救世之功，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吾儕信友，倘遭困阨之境，當緊抱此十架而忍受之。人或以甘美之言誘吾下架，或以戲侮之語迫吾下架，慎勿盲從，妄求脫免。一意安心忍受，以爲補贖前愆之資料，如赴盛筵，式飲式食，詎可淺嘗中輟，腹未果而先離席哉。辨德經肆廿五有云，「蓋恥辱可致榮寵也。」

○受人批頰，不獨負痛，且受極大之辱。饜飶者，謂受侮之時，如赴盛筵，種種侮辱，視如佳肴，雜陳而甘之也。日肋米亞嘗被如德亞人監禁而掌其頰，且受種種凌虐，乃基利斯督之小影也。○恥有二，有世俗之恥，乃有損無益者，如畏人刺笑，徇人情面，當言不言，當爲不爲，致陷於罪戾。有好善惡惡之恥，乃有益無損，如見善，恥不若人，見不善，恥將浼己，苟陷於罪，則愧悔無地。昔聖安當，曾見隱士保祿，後回院，語衆修士云，我尙爲有名無實之隱士也，今在曠野，得見厄里亞焉，若汗保弟斯大焉，因見保祿焉，彼實在天堂者也，此卽恥不若人之謂。古教時蘇撒納，恥在天主前犯罪，致受失節之誣告，後乃翻案，仍在天主及衆人前，大獲榮寵，此卽恥於爲惡者也。古時有路克來西亞者，因恐篋爾決你誣控其失節罪名，曲從其意，

聖難釋義 第三十一章 論基利斯督在架上所受侮辱

五三六

此爲世俗之恥也。

### 第三十二章 論架上七言之首語

架上七言，如醫治七罪宗之聖藥，又如達味之七弦琴。古時撒烏爾王身被魔附，一聽達味琴聲，魔遂離去，是亦架上七言之小影也。架爲琴身，主身爲琴弦，而向人類之首，亞當彈之，魔卽立遁，蓋卽達味之七弦琴也。

#### 引言

昔有名人厄爾古爾者，言論風生，饒有趣味。路西亞諾比其言論於金鍊，故死後塑其像，旁置金鍊一條，其一端穿鎖像舌，一端繞於聽者之兩耳，此以彰其才辨之力，可以羈縻聽者之心也。今吾主之訓言，其束縛人心，更有力於厄爾古爾。試觀其仇黨及其所遣之兵役，在山園中，一聆聖言，悉却仰倒。若曹非爲擒捕耶穌而來乎，乃反被耶穌一言束縛之，莫可動彈，可知其言之能力矣。夫世無宗師，瑪念卷十惟耶穌爲宗師，因其自天降世，有訓誨衆人之專職也。試聽聖父自天申諭。瑪拾柒五

曰。茲吾愛子，攸樂我心，汝曹其聽之。夫基利斯督一生週行各處，席不暇暖，無非訓誨世人，啟迪愚昧，聞之者亦莫不傾心向慕。至於死候，則其所垂訓諭，尤爲勤懇，而其效亦愈神，力亦愈大。蓋此時也，吾主懸於架上，如登御座而宏布綸音，其所發七言，卽其所頒之訓誥七章，令吾人遵守而罔替者也。亦卽其所用之金鍊七條，以維繫吾人之心志者也。吾儕信友，宜恭聆之，而深藏之於肺腑，銘鏤之於骨髓，則獲益良多矣。世人每於聖賢之遺訓，必珍而重之，或登諸冊籍，或泐諸貞珉，以傳於子孫，垂於後世。如古聖祖亞各伯，每瑟若所厄達味厄利叟瑪達底亞等，其遺言皆流傳於史冊，况基利斯督駕崩時之遺囑，而可不珍重之哉。昔亞各伯臨終時，謂其諸子曰：生肆玖二吾子，汝曹環聚於茲，以聽爾父義臘厄爾最後之言。基利斯督爲吾人之大父，今其在

架上，亦若謂吾人曰，汝曹環立而恭聽我最後之遺囑焉。

壹 首言之奇妙。耶穌曰，父寬宥彼罪，彼實弗識所爲。

路念叁·三四

一、此言之意。○此言明明爲仇人求救也。仇人謂誰，卽誣控之者，鞭撻之者，戲侮之者，刑楚之者，皆是也。以天主而置仇不究，已屬奇事，今反爲之求救，不更奇之又奇乎。○依撒亞伍叁·十二曾受聖神默牖而言云，彼爲犯命之人求矣。○卽指此也。夫此，非千古第一奇聞乎。聖經歷叙七言，而此爲首言。夫七言之宗旨有不同，或爲人益，或爲己益，或爲親益，或爲仇益，或爲公益，或爲私益，固各得其宜。然一啟口，而先懇懇焉，爲仇人祈禱，是其博愛之至，先人而後己也。如聖保祿宗徒云，高

壹拾叁·五

愛德不求己利。

○

昔若亞伯見達味

列貳拾玖·六

哭其逆子

亞勃撒耶之死而言曰：「爾何愛仇汝者若是。」夫達味以其子篡逆，舉兵與戰。子若得勝，則禍必及身，以及諸子。乃是皆不顧，惟逆子之生死是憂，是其愛子之情，逾越一切也。今基利斯督之慈愛，無異於是。一登刑架，不先顧其親友，及其本身，而乃曰：「父，寬宥彼罪。」是其憂念仇人，逾於一切也，愛仇之深，不亦可見乎。

○譬如昔人取火，以鐵擊石，則火星飛射。今基利斯督，石也，刑役以釘釘之，卽以鐵擊石也。於是基利斯督愛火勃發，而爲罪人求救。降臨後，數千人領洗入教，賴此一禱之力也。○基利斯督之求主息怒霽威，乃其生平之常事，而在架上更甚，此卽愛仇之表式也。信友宜師法之。○有仁愛之德者，損人利己，不爲也。無害人之心，無復仇之意。痛人之災，若身受之。樂人之善，若己有之。

二、愛仇立表。○觀吾主寬恕仇人，何其爽直，不待仇人之求恕，不留時間之睽隔，隨辱隨宥，了無濡滯而猶豫，較諸世人之於恕仇，何啻天淵。

蓋吾儕寬宥人罪，每先待其自行求恕，或待他人從中勸解，或待日久忘懷，而忿氣消解。或又甚者，勒令謝罪焉，勒令服禮焉，既相和好，又復含慍而訾議於後焉，躡足以待焉，側目以視焉，誰若吾主之寬恕人罪，易而且速者哉。試思吾主赦仇之時，在何時乎，適在庶民役卒、官長、司教等輩，施其虐害，譏刺不休之時也。彼曰：「斯人非自謂毀聖殿，而以三日復造之乎。」此曰：「既爲天主子，可自下架也。」云云。彼唱此和，含譏帶笑。兵士又在架前拈鬮分衣，戲謔嘲笑，自爲得意時。吾主身懸架上，疼痛異常，耳聞目睹，無非欺凌侮辱，而啟口爲彼求云：「父，寬宥彼罪，彼實不識所爲。」此等祈禱，非新而又奇者乎。考諸古昔聖賢，爲己之兇手，求天主降罰者有之，求爲復仇者有之，至於爲仇而求主赦宥者，未之有也，有之，則自基利斯督始。列王傳 肆·壹·十二 載有兵官率



兵士五十，奉命訪先知厄利亞。見在山上，勒令先知下山奉召。先知謂之曰：「我若爲先知，願自天降火以焚燬汝，及汝五十人。」○言畢，果然自天降火斃之。續後來者，受罰亦如之。厄利叟者，亦先知也。列王紀肆貳廿三廿四因其髮禿登山時，頑童跟蹤，嗤之侮之，霎時間，卽有熊二頭，自山中奔出，悉嚙斃之。匝加利亞被害於若亞斯之時，歷貳念肆廿二求主曰：「請主鑒茲，而請主察之。」○今基利斯督受惡眾侮辱若此，卽求主報復，誰曰不宜。况其自具全能，自行報復，有何不可。或自天降火焚斃若輩，或裂開地面，吞陷惡眾，理無不合，罰亦適當。今乃不然，對仇之舉，生面別開，乃云：「父，寬宥彼罪。」○旣不降災殃以斃之，反自發愛火以生之。蓋寬宥之者，欲生之耳，欲生之者，愛之也。聖經厄叁叁十一云：「予不欲惡人死，欲其悔改而得生。」○夫惡眾剛愎怙惡，本不堪受基利斯

督之庇護，但吾主欲盡救世之天職，奉聖父之託付，使弗遺棄一人，故亦以常生相與。此時基利斯督，全身懸於架上，手足已不能自由，惟口尚可啟閉，故卽以之爲仇人祈禱。昔有亞得納人，名濟納濟羅斯者，於瑪拉刀尼亞之戰，先以右手攀敵船，敵兵砍之，失其右手。繼以左手攀住船舷，又砍之，左手又失。似已無復有用力之可能矣，乃大張其口，以齒咬住敵人，至死不釋。吾主亦曾以右手扶持如德亞人，使勿下墮地獄焉。如療病起死，驅魔救饑等是。然若輩視如無覩，毫不動情，是主之右手已被截去，乃以左手扶持若輩焉。如鞭逐在堂行商諸人，斥責學士之釣名沽譽，司教之假公濟私，侃侃而談，諄諄以告。然若輩又不覺悟，反施其毒害，是主之左手又被截去，無能爲力矣。乃發其慈心，爲彼哀懇，以爲庶幾得挽回其永殃乎，是卽以口啣住之也。善哉，聖奧斯定

設喻云、有患不治之病者、因狂癡而怒毆醫師、且欲殺之。醫師不少怯、仍診脉無間、立方如常、絕不懷恨、亦不遠離。今基利斯督乃救世之良醫、治靈病之國手。縱被拘攣毆辱、釘於架上、而仍耐心醫治。惡眾之病狂、達於極點、耶穌之醫道、亦達於極點。當其向聖父云、父、寬宥彼罪、彼實不識所爲、求救之之時、正若曹暴戾恣睢、如瘋癡大作、欲傾注其血之時也。然此醫師、絕不自顧、慨然犧牲一己、仍炮製藥味、以療其疾病也。

○按此節上文、使者稱先知爲天主之人、此非尊敬之意、乃有戲謔輕賤之意、以爲天主無能爲也。厄里亞因天主名譽攸關、故求以天火罰之、使人得知天主之能力。○鑿、謂鑿其爲義被難。察、謂察彼辜恩負義也。蓋若亞斯之爲王、囚匝加利亞之父力居多、時爲王之母舅、故責其辜恩負義。明年若亞斯被西利亞王所攻、城破、被敵劫掠一空、且數其罪而戮傷之、卒爲屬下人刺死。

三、祈求懇切。○吾主此時稱主爲父，欲感動其慈悲之心也。蓋子雖逆，爲父者，概具舐犢之情，不忍驟加嚴懲，故稱之爲父，以冀挽回其義怒也。觀基利斯督在架上之祈禱，首言爲仇，末言爲己，皆先呼曰「父」。托付己靈，呼主爲父，爲仇求恕，亦呼主爲父，爲仇爲己，先後同調。其意若謂，父，爾不獨爲我親生之父，亦且爲彼螟蛉之父。今我懇爾，示爾愛子之情，姑勿以天主之尊威臨之，如主人之於奴隸也，亦勿以嚴厲之法懲罰之，如士師之於罪囚也。但求爾爲彼之慈父。因如此大逆不道之子，必須爲父者慈祥以待之，方能有救。我爲爾子，請視我之十架，寬宥彼罪。我爲爾親生之子，躬自受辱，已寬恕之矣。我父雖亦受辱，尙不如此之切膚也。庶幾其鑒原之乎。嗚呼，吾主祈禱之懇切，固何如哉。

四、禱詞宛曲。○吾主曰、彼輩不識所爲、此推託之詞也、以爲彼竟一卸罪地步耳。律云、不知、不罪。然而比拉多審判之不公、兵士奉行之殘忍、司教媚嫉之狠心、百姓之以怨報恩、能不自知其罪乎。然於無可推辭之中、必欲爲之尋一卸罪之門路、舍不識二字外、別無他途也。然彼之不識也、豈真不識哉。司教等輩、倘肯翻閱古經、一研究先知預言、定能識其爲默西亞、而爲天主所遣者也。故其不識也、非不識也、乃不欲識之耳、是自盲其目者也。至其餘諸人、雖不識其爲天主子、豈不識其爲無辜之人哉、乃亦叫囂呼殺、不問可否、不論曲直、等於無知無識者然。夫如此而曰弗識、則凡罪人、俱可以不識二字概之矣。譬有人於此、先閉其兩目、由高崖自墮、此非自尋死路乎。若曰、我目不見、乃其自欺耳。又吾主爲行刑之兵士辭咎乎、或者彼實不識其爲何人也。

其爲眾人辭咎乎，或者因其不識罪惡之重大，不識犯罪卽凌辱天主，不識犯罪後將受地獄之永苦也，猶可爲辭。然其爲若輩已識其爲默西亞者，已識其爲無辜者，而亦代爲設詞，是明明爲惡眾託故推辭，無所不用其極。倘有詞令更妙於是者，吾意亦必用之。今乃僅用「不識」二字，可見爲彼辭咎，別無更上妙詞也。

五、祈禱之效。○聖保祿勃伍七云：「因其寅畏，俯允厥求。」○茲因吾主

一禱之力，不卽降殃於如德亞，待至三十八年之後，民仍怙惡不悛，方

嚴罰之，非吾主一禱之功，其罰能久懸若此乎。新經路拾叁六以下喻：「有

無花果樹不結實者，主人命僕砍伐之。僕祈主云，請主暫勿砍伐，今歲

再加肥料培壅之，且待來年。」○夫當諦篤領兵圍困日路撒稜時，猶

如在旁掘土開溝，將無花果樹實行剷除之日也，而不知天主聖父，早

於聖子受難時，已高舉其斧，欲殲斯民矣。徒以基利斯督之祈禱，擋住聖父之義怒，故緩其期，以開其覺悟自新之路耳。再因此祈禱，而如德亞人中得赦罪之恩者不少。如右盜自訟自認，百夫長認其爲救世主，在場諸人，多有頓足椎胸，深悔其所爲者。又聖神降臨後，三千餘人，領洗入教，多數亦係如德亞人。此皆基利斯督，在架上先爲之祈禱，而奏厥效果也。其餘不得此效果者，皆自暴自棄，怙惡不悛之徒耳。聖保祿云，弗拾貳：廿四新約之中保耶穌，所洒之血，比亞勃爾之血，善辭多矣。蓋亞勃爾之血，在天主臺前，呼籲伸冤，以罰其兇手。基利斯督之血，則反是，在天主聖父前，哀求賜宥，矜憐我罪人。嗚呼，吾主之慈善。

①宗徒之言，有解謂是山園中之祈禱，亦有解謂在架上之祈禱。寅畏二字，其義頗複雜，總以基利斯督敬畏聖父，故聖父懷愛聖子，而所求莫不允獲。②此喻蓋基利斯督求主延緩弑主之罰，因此時猶可拯救多靈，悔改認主也。再僕人者，表示聖教諸聖，爲教外人求主也。

貳 首言之妙用。

一、可見天主仁慈。○於此可見基利斯督之仁愛，遠超我人智識之上，其度量之界限，誠有不可推測者。試觀其在酷刑之中，皮脫肉爛，而不顧己之痛楚，反憐憫惡人之災害，爲之祈禱，世有拯飢救溺，能先人後己如此者乎。世人每遇身有不豫，則聚神於此，復何暇兼顧他事，更遑論他人之事，與己無涉者也。今基利斯督則不然，雖頭冠茨籐，手足被釘，全身懸架，然不顧己身之慘苦，反慮仇人之禍殃，一若以其茨籐鐵釘等苦楚，作爲奏疏，而上呈於聖父臺前，爲當時之惡眾，及普世之罪人，哀告求赦。依撒亞先知肆玖·十五云：「母豈能忘其嬰兒，而不恤其胎子哉。母卽能忘，而我則不能忘也。噫，我已銘刻爾於我掌上矣。」○銘刻如何，鐵釘卽其筆也，赤血卽其墨也，書於聖子之掌中者，普世罪人



之姓氏也。夫於此苦辱極度之中，忘己之痛楚，而反憶念仇人之靈命，爲之哀懇聖父，非銘刻在被傷孔肉中而何。真如聖歌捌七所謂：「大水不足以滅其仁愛，江湖不足以覆溺之。」㉟又基利斯督在苦難中，無異礁石之矗立於海洋中，波濤環激而屹然不動，直至世終，猶安然無恙。故吾主雖被萬般凌辱，迄未略弛其愛情，常施其赦罪之恩，常勒住其罰罪之手，其仁慈豈可限量哉。

○此先知代基利斯督向講經而言，若謂汝曹概多叛逆我，然苟有服從我者，我不之棄，置於心坎而眷顧之。其餘不肯服從而離叛我者，我將以外方之人補其缺，使入吾棧而成一會。㉞水指誘惑、艱難、困苦等事。江水，卽全江之水，謂不能以全江之水，稍熄其仁愛之火。如古聖若瑟若伯等，雖遭窘難痛苦，不滅其愛主之情，更且從而加增其愛火，今於吾主爲尤著。

二、使人容易赦仇。○於此可見吾人之宜寬赦人罪也，急矣。夫造物主

尙且寬宥人罪，而受造者反可不恤其同類乎。○ 如有人曰，我係世家子弟，受人欺侮而不爲報復，何以覩然於人世乎。我將答之曰，然則汝之貴顯，超越天主聖子之上乎。或曰，侮辱我者，係奴隸鬻之輩，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將曰，侮辱基利斯督者，非亦下賤之兵士，刁奸之司教乎。夫惡事與惡人二者，當互爲區別。以其爲人也，乃天主所造。以其爲惡也，乃人所自作。故論其惡，固宜深惡而痛嫉之。論其人，則當加愛而寬赦之也。或又曰，仇固當宥，吾亦云然，但當相時而行，迨怨氣漸平，忿恨稍解，然後復修舊好，未爲晚也。然不觀吾主之寬宥仇罪，果在何時乎。非鮮血淋漓之時乎，譏語刺刺不休之時乎，非裂衣鬪博之時，唾污滿面之時，手足釘架之時乎。於此時也，而曰，父，寬宥彼罪，可見恕仇之不當稽延也，明矣。瑪竇聖經

伍廿三廿四

訓諭云，倘詣天主臺前

獻禮儀，迄至，憶爾兄憾爾，宜姑置爾供，先向彼求和，然後歸獻乃禮。○  
今基利斯督以己身為獻品，代贖普世人罪，固馨香莫匹之祭也，乃遵其前言，先行求和，代為祈禱，又不僅表其心無餘憾，且更達其愛仇之極點焉。或又曰，若以德報怨，惡人不更無所忌憚而放恣於惡，是啓之也。曰，否，是亦不然。請觀基利斯督為彼輩祈禱之後，右盜悔過焉，百總省悟焉，聚觀諸人，多有捶胸而感化焉。故主之祈禱，若熬炭火於若曹首上，前者以妬恨而心如堅冰，今灼以炭火而情遂沸騰，感德之不暇，何有於恣惡哉。或又曰，受侮而不報，已屬不情，況加之惠乎。夫世人之意見，固與基利斯督之意見不同，然究孰優而孰劣，孰是而孰非，果不待言。汝以世人之意見，而妄疑基利斯督之意見，可乎哉。假令基利斯督悅汝嘉汝，而普世之人憾汝罪汝，於汝害乎否乎。譬汝在校同學

者，誦汝文章不佳，而師則極口獎譽，將以同學爲是乎，抑以師言爲信乎。基利斯督，汝師也，嘗言曰：瑪伍·四·路·廿七爾其愛爾仇讎。凡憾汝者，當善遇之。窘迫汝者，爲彼祈禱。生前以言訓汝，架上立表教汝。世人豈爲汝之師傅，汝之士師乎，何以不聽基利斯督之真訓，反從世人之謬見耶。聖保祿羅·三·三四云：天主所選之人，誰得而訟之。天主義之，誰能罪之。是卽謂惟在天主有準確之見。

○是爲架上七言之首語，爲醫治罪宗七端之一，卽忿怒是也。人有忿怒卽思報復，然而人所受之侮辱，與基利斯督所受之凌虐，兩相比較，孰大孰小，固不待言，卽論報復之能力，孰強孰弱，更不可同日而語矣。○其時講經學士言犯誡之後，如犯第五誡等，不必與人和好，惟以禮物祭獻天主足矣。基利斯督欲改正其謬，故有此論。以訓我人，必先與人和好，然後行獻禮。蓋獻禮出於自願，可有可無。和好於人，關於命令，又係公義，莫能旁貸。蓋我若懷恨人，天主亦懷恨我，能饗我之祭禮乎。獻禮爲構和之表記，既不與人和好，天主能與汝和好乎。猶忿恨兄弟，能得父親歡心乎。故拉丁文語，稱領聖體云：彼此和合。古時領聖體前，彼此

行接吻禮，以示和好也。今忒拉比斯Therapsites會中修士，尚行此禮。聖良云：彼此永無爭競，乃上天神之樂境也。偶爾爭競，旋即和好，乃世人之常情也。日常爭鬥，永不和好，爲獄魔之乖戾矣。③所選之人，謂好教友也。教友之罪惡，主旣救之，雖仇人控之，無損也，亦徒然耳。宗徒此言，欲勉勵教友，倚賴主能，激發愛主之情，逆來順受，慷慨爲懷。蓋有二因焉：一在外者，卽教外之人，虐待教友，至於喪財致命。一在內者，卽憶往日之罪，焦思恐懼，不能釋然於心。然而宗徒云：天主義之，誰能罪之，欲以安慰若輩之心也。

三、使人相交重恕。○於此可見，吾人見他人過失，當竭力爲之洗刷，於無可設法之中，亦必曲爲周全，乃合天主聖意。譬如有子見惡於其父者，汝於其父前袒護而文飾之，爲子卸過，鮮有不得其父之歡心者。古列武拾肆廿一經載有戴古亞婦在達味面前，爲太子亞勃撒耶巧言求救，卽蒙赦免。○今世之人皆爲天主義子，雖有罪惡，天主不欲其死亡也。故訟之罪之者，不爲天主所喜悅，洗之刷之者，每爲天主所欣樂。試觀

基利斯督，不獨爲兵士及如德亞人辭咎，並爲負賣惡徒茹答斯辭咎，以減輕其罪罰。聖咏肆拾十預言茹答斯負賣之事云：「食我糧者，亦將起而傾陷我也。」拾叁十八若望聖經亦云：「彼舉踵以蹄我矣。」是皆避重就輕之言也。吾儕則不然，厚非人過而薄責已愆，抑又何也。

○亞勃撒郎戕害厥兄以後，出亡在外，已及三年，若亞伯見達味頗有悔心，乃往戴古亞城，覓一具有智慧之婦，來說達味。此城築在山上，離白冷郡六千步，離日路撒稜則九千步。或云，此城之人，無論男女，皆多智慧，故特遣該城之婦往說達味，且授之計焉。婦如其言，固得達味赦宥其子回京，惟不准見父王之面而已。○此節俱指茹答斯負賣之事而言。夫基利斯督本預知此事，但聽其所爲以成救世之功，一如聽憑路濟勿爾及亞當犯罪，以成其降生奧跡。按聖咏原意，係達味暗指亞爾基篤勿爾而言，此人亦一奸細，與亞勃撒郎暗通消息者也。

四、須恃主之慈心。○於此可見，吾人之宜倚恃主之仁慈也。吾人雖罪大惡極，不可以是失望。蓋基利斯督雖爲士師，審判生死者，然亦爲罪

人之中保，故無論何人，無論若何作惡，基利斯督未嘗不於聖父前，爲之居間排解也。世間獄訟繁興，有力者每多袖手旁觀，非屬至親密友，誰肯代爲辯白，亦誰肯出爲排解。基利斯督則不然，專舒世人之急難，善盡中保之職司，觀其架上首言，先爲罪人求赦，可以知矣。其爲罪人也，如此庇護，爲義人更不知其若何担保也。爲仇人尙如此彌縫，爲好友又不知其若何周旋也。觀其在架上血祭之時，於默禱中將普世罪人、胥爲念及，故不曰寬宥殺我之人，而曰寬宥彼罪。其意若謂，凡侮辱我者，俱在寬宥之列，俱包含在「彼」之一字中。夫此祈禱，卽賜罪人悔改之寵恩也。故罪人若不悔改，非乏天主寵恩，實其自暴自棄耳。故失靈之咎，當歸於本人，因其辜負主寵，不從牖啟，而自投於地獄耳。再基利斯督雖爲爾祈禱，然爾亦宜與之同禱，方能有效。汝若紛紜於俗

務自投於罪機，而不與之同禱，則主禱於汝無益也。聖傳載有青年修士，常覺慾情之誘熾，求院長爲彼祈禱，免陷於誘感。院長允諾其求，日禱無間，而厥誘終不少減。院長求主默示其由，忽神目見多數邪魔，喬裝美女，與青年修士戲笑玩耍，修士亦樂與之狎暱，不稍畏避，天神在旁，竭力禁阻，終屬徒勞。院長乃知青年之被誘，由其荒於神業，不自策勵，專恃他人之代禱耳。爰得一計，命該青年助已同裝土塊於驢背上，運往城市中出售。先以兩空筐跨懸驢背，垂於兩旁。時青年在右，院長在左。青年乃以土塊納於筐中，院長在左者，袖手而立，不納一塊。故右筐實塊未滿，以輕重不均，翻覆倒地。青年舉筐，復置而實之如前，仍復翻覆，隨起隨落，如此者數。青年乃請院長，於左首筐中，亦納以土塊，使兩得其平，謂不如此，我將徒勞而無益。院長喻之曰，我爲汝祈禱，亦若



是也。我禱於今徒勞無功，因汝不予助也。今而後，汝亦當自勉，方可得勝誘感。

五、臨終善表。○於此可見，吾人在臨終時，尤宜赦仇也。吾主臨終時，特爲仇人求救，况吾儕乎。勿似負債者然，死時猶被債務牽累也。故聖亞各伯被仇人自堂巔推下，墮地將死，卽效基利斯督爲兇手求主赦罪。聖斯德望亦然，被仇磔以亂石，將死，跪求天主寬赦仇罪。聖玻利加爾玻與仇相見，談笑自若，歛以盛筵，然後自道其姓氏。聖濟彼良受刑時，以二十金錢，遺贈刑役。古傳載有名撒迫利爵者，本係司鐸，不肯恕仇。仇雖面求再三，仍掉頭不顧。迄夫臨刑將死，彼竟貪生而背教，而其仇名尼則福祿者，反獲致命榮冠。

第三十三章 論架上第一言

引言

古經創世記載聖祖若瑟被誣下獄時，有同牢宦官兩人，一係司酒漿者，一係司麵包者。一夕，二人俱夢。司酒者，夢見葡萄籐，倏發新枝三枚，懸結葡萄晶球，已則手執法勞國王金爵，取晶球擠汁注於爵內，呈獻於王前。司麵包者，夢已頭頂三筐，內貯國王所食之麵包，卽被飛鳥爭相攫食。兩人不解其意，未知吉凶，面帶愁容。若瑟問故，各以夢告。若瑟爲之一一詳解。謂司酒者曰：在此三日內，當蒙王恩大赦，復司舊職。葡萄三枝，卽三日之期限也。三日後，必在王前獻爵如舊。謂司麵包者曰：汝將被縊身死，三筐亦三日之期限也。三日後，身將懸於高木，飛禽爭食汝肉矣。嗣後兩人所遇，果如所言。羅伯多謂其事，乃卽加爾瓦畧山之小

影。基利斯督與兩盜同懸架上，基利斯督如詳夢之若瑟，而爲天主上智之府庫，及先知之首領。右盜如司酒之宦官，夢見葡萄三枝者，葡萄卽基利斯督也。蓋主嘗自謂我係葡萄樹幹，此樹幹之緣於架木，亦正三枝，卽主性、靈魂、肉身是也。右盜信其爲救世真主，獻己苦刑，充作補贖，如奉獻杯酒於國王者然，乃曰：「請主記我一念。」左盜似司麵之宦官，雖與以悔改之聖寵，如日見基利斯督忍辱之德，耳聞基利斯督愛仇之語，又聞見右盜百總及旁觀多人，承認耶穌爲救世真主，翻然悔改，捶胸而歸，種種善表，皆置厥首上，所以感觸其心者也。然而左盜漠然無所動於其衷，是其頑梗性成，不可軟化。故其所受聖寵，譬若美種，不播在良田，而狼籍於道旁，卒被飛鳥攫食淨盡，一無所獲。三筐者，表三時也，幼而壯，壯而老，過此不改，則罰下地獄，永受苦刑。今請進思

基利斯督第二言之義。①

○架上第二言，爲醫治七罪宗之一端，妬忌是也。因世人往往妬忌他人福寵，今基利斯督將天福賜與右盜，示仁愛也。

壹 二言全義。乃謂耶穌曰，主入己國，請記憶我。耶穌

曰，我確語汝，今日爾與我同在福域。

路念叁·四二·四三

一、主之寬仁。○吾主所許於右盜者，福地也。福地者何，非肉身所居之樂土，乃靈魂所享之真福，得明見天主聖面是也。夫明見天主，乃諸福諸樂之樞紐，蓋萬美全備，足樂衆心，故稱之爲娛樂之囿，亦卽爲萬福之聚。吾主示知右盜，卽在今日賜入厥地，是卽偕古聖同居靈薄得見主榮。基利斯督不言，今日偕我同往天國，蓋此時吾主尙未升天，故不言同進天國。吁，大哉，基利斯督之酬報也，誰不驚奇之，而羨慕之哉。蓋

右盜未嘗立有大功，亦未嘗求此異數。且彼非夙稱綠林之暴客乎，生平無善可錄，惟在終時，畧奉幾句頌揚之詞語，畧爲代白基利斯督之冤抑而已，乃不知自量，輒自請託。吾儕聞之，豈不將笑其爲莽夫，乃基利斯督視之，竟若平生之契友，莫大之功臣，卽准其隨至本國，共居福地。聖盜博羅削云：「彼惟求主入本國後，記其一念，主卽許之共入本國。」此果何居乎，噫，吾知之矣，蓋主萬王之王也，宜有破格之賜，方稱王者之尊。昔亞立山大王，有友伯利羅者，求王賜數金，以嫁其女，王卽與以寶銀五十錠。友曰：「十錠足矣。」王曰：「爾受此，果已足矣，我之與汝，猶不足也。今夫右盜，若基利斯督在本國時，記以一念，果已足矣。然基利斯督，以其萬王之王之容度，尙以爲不足，尤加惠焉，許以共入福地。夫右盜所得呈獻於基利斯督者，惟此一身耳，而此一身中，惟有心舌兩

件、尙得自由、爲時又極短促、僅在片刻之間。然而獻者已罄其所有、盡其所能、故主報酬之也、亦極其度量之宏大。右盜所呈之詞、句惟有八、基利斯督所答之辭、句亦有八。○句數雖同、而輕重大異、如金之與鐵、分量雖同、價值相去遠甚也。昔伯爾西大王格帥爾格帥駕臨某處、途遇一貧民、由近川以兩手掬水、進獻於王。王甚悅之、盛以金壺、而以寶帶繫之、並賜之錢十萬貫。今此右盜、兩足不能趨前、行拜跪之敬禮、兩手不能指示、中架所懸者爲誰、惟有心口兩件、尙可奉以上獻。以此微細之禮物、而獲天堂之賞報、豈不大幸乎哉、可不羨慕乎哉。

○按拉丁語、右盜求主凡八句、卽 *Domine, memento mei, cum veneris in regnum tuum.* 主至本國時、請記我一念。主答右盜之言亦八句、卽 *Amen dico tibi: Hodie mecum eris in paradiso.* 我確語汝、汝偕予今日、並享天堂眞福。

二、右盜之幸福。○基利斯督度量之寬宏、許與右盜相偕爲伴、乃諭之

曰、汝今日偕予同、在福地。偕予二字、非榮寵之極之詞乎。卽無他種寵錫、此二字已可作極品之勳章矣。聖奧斯定云、與之偕、則禍於何有。不與之偕、則福於何有。主僕相得、則相與共居。主不云乎、若拾貳廿六、予在何處、予僕亦在何處。此賞賚之大者也。聖奧斯定又云、螟蛉之子、與親生之子、同室共居、永與爲伍、其榮寵尙有大於此者乎。基利斯督在大博爾山顯聖容時、僅有三徒與偕、得瞻玄妙奇跡、而他徒未預焉。今將至福地、先准右盜與偕。然而右盜何人、耶穌何人、乃與之偕耶。明光與黑暗、焉可相合、至聖與劇盜、豈能投契、罪囚與福地、得難適宜、而主特准其偕往以作伴侶也、異矣。抑知此時之右盜、已非黑暗之子、乃明光之子矣、一變爲基利斯督之契友、豈猶罪囚乎哉。已隨基利斯督背負十架而同行矣、旣與基利斯督共憂患、可不與之同安。

樂乎。蓋此時右盜所言，已與基利斯督心心相印，故基利斯督擢其同輩，載與俱歸。如列王記肆拾十五所載，葉伍之與若納大勃者然。①至左盜則反是，雖與基利斯督同時懸於架上，但刑同而心不同。據傳天昏地震之時，加爾瓦畧山爲之陷裂，其陷裂之處，②適在基利斯督及左盜兩架之間。故右盜與基利斯督同在一邊，左盜則獨佔一邊，相與隔絕。③此往朝聖地者類能言之，蓋表耶穌不與之偕也。

①若納大勃係雷加勃之子，素有名望，亦具聖德，有謂其爲厄里叟之徒弟，葉伍登極初期，尙稱賢王，遇之於途，卽握手同車，與之爲友，同至撒瑪利亞，勦滅敬禮罷亞爾邪神之人。②裂開之地，尙留基利斯督之血跡，裂口之寬闊，約能容一肥胖之人身，但深不可測，有人將探水砵繩下探之，卒不能達其底，或謂直達地獄云。③聖日羅尼莫云，基利斯督棄置左邊之人，收納右邊之人，無異公判時之景象，二盜刑同而趨向不同，一趨福地，竟爲伯多祿之前導，一趨地獄，追隨茹答斯之後塵。



三、言辭之確切。○基利斯督於其所許之事，言之慎重，若作山盟海誓者然，故云，「我確語爾」云云。句首冠以確字，此等語氣，豈非證其言之確切，不輕易出諸口者乎。主之所以慎重其言者，亦自有故。一、因其正在困阨之時，人將疑其言之虛妄也。蓋自身且被逐出城外，而身無立錐之地，安有所謂福地乎。在生且不自保己命，死後安能賜福於人哉。故作此確切之語，以釋其疑。再以右盜之爲人，而驟然邀此異數，恐其不免自忖曰，以我一生作惡多端，而能得此莫大之恩賞耶。由此極苦之架刑，可遷入極樂之福地耶。所謂福地者，乃千古之禁地也，惟有聖德者能入之，而我爲誰，亦得參與其間耶。一再籌維，或不免將信而將疑。故基利斯督特加「確語」二字，以堅定其說，示所許之不妄也。

四、卽踐其所許。○吾主旣許必踐，且極迅速，故云，「今日與我同在福

地。不曰公判之日，亦不曰幾年幾月之後，而曰今日，即在本日太陽西沉之前也。聖濟彼良，聖奧斯定，俱謂此右盜，可稱爲主致命者，故死後逕入天鄉，不入煉獄。但其致命功勞何在，在其對眾明認基利斯督爲真天主。此固當時宗徒所難能者，而右盜能之，毅然決然，直認不諱，非甘心爲主犧牲其生命者乎，故宜廁於致命之列。既廁於致命之列，焉得不直享真福哉。又天主全備諸德，其德皆無限量，然其仁慈之施展，每逾於公義之效用。昔亞當以瞻禮六竊啖禁果，午後逐出地堂，今茲右盜亦在瞻禮六採取苦木之佳實，而得入福地，二事遙遙相對。天主嘗諭亞當曰：「無論何日採食此樹之禁果，即該死。」今賜右盜賴苦木之佳實，而得常生，乃曰：「今日爾即與我同在福域。」蓋以後事償前事也。聖保祿羅伍·二十云：「罪彌增，寵亦彌增。」○亞當欲誘罪於

其妻，乃訟其妻於主前曰：「汝所與我之婦，啖我也。」卒被逐出地堂。今右盜則申明基利斯督爲無辜，而斥責左盜，且自訟自認其罪曰：「念叁四一爾我受刑，乃理乃義，斯人實無辜。」與亞當所爲適相背反，故得入福地。

○人世歷三度變態，第一，自亞當犯罪至每瑟爲罪惡之世態。第二，由每瑟定律法，以至基利斯督爲罪惡更增之世態。第三，自耶穌立寵教，以至於末日，爲得勝罪惡之世態。律法之前，不知罪惡爲何物，一味隨從肉情而行。律法以後，雖有禁例，不准作惡，如犯邪淫等事，然人仍不能自禁，作惡視前尤甚，蓋明知故犯矣。迨耶穌降世，如一良醫治病，對症發藥，無不起死而回生。夫靈病，卽罪惡也。聖寵，卽基利斯督之藥餌也。

五、悔改之原因。○聖師有謂右盜初亦與左盜同聲譏刺耶穌，後見耶穌在苦難之中，尙爲仇人祈禱，知其非常人也，遂變初心而頓改其口，此蓋以吾主仁愛之火，灼熱厥心而然也。百總等亦然，見耶穌大聲而

崩、卽驚異曰、此人真天主子也。聖師所言如是、可見吾主之於右盜、益顯其寬仁大度矣。蓋譏刺之言、猶在耳鼓、而遽回慈目以顧之、賜之以寵恩、使轉盼之間、變仇爲友。昔亞立山大王、遇有毀之者、卽錫以厚惠、其人頓改前言而譽之。人謂轉仇爲友、是乃亞立山之大榮也。今基利斯督特賜殊恩於右盜、使其初與之爲仇者、卒與之爲友。先譏之而侮之者、後乃譽之而護之。翻然悔改、一變其初、是亦基利斯督之大榮也。昔日之火劍、用以驅逐元祖於地堂者、今已納之於鞘矣。昔日元祖被毒、傳染後裔、今者基利斯督傾注聖血、釀此解毒之藥酒、酒成而卽出售、發給被毒之人矣。其藥力之功效如何、請視右盜可知也。蓋彼已飲鳩而毒發、與惡黨同聲附和、仇侮耶穌。今得飲此藥酒、遂得死裏逃生、卽由強徒而變爲善人、由罪犯而忽成聖人也。翻其毀謗之毒口、

轉作頌揚之好音。如後日之沙祿，卽改稱爲保祿者，初本爲窘迫信友之仇敵，後竟變爲傳揚聖教之宗徒，亦此類也。

貳 此言之益。

一、益增敬愛之情。○因見基利斯督之仁愛無涯也。蓋此時，基利斯督在架上痛苦不堪，自顧不暇，何遑聆右盜之籲告哉，乃竟不然，一聞其籲告，卽不忍忽然置之，而惠然以應之，藹然以慰之。又此時基利斯督於惡眾訕毀之言，默不一答，如聖咏卷十五云，若變爲無聞之人，其口無駁詰之語。○乃一聞右盜哀求之聲，卽慈心大動，甘言回復。如此慈善之主，可不敬之愛之乎。

○一似達味被瑟味依人辱罵之時，不出一言，亦不准扈從代爲報復，若不聞不問者然，是亦吾主緘默之小影。

二、益增依恃之心。○吾儕見右盜一世之善工，僅在臨終數語，而竟得無窮之報，殊可驚異。世之人，大抵受人之恩，轉背即忘。如昔法勞王之司酒者，生肆拾當其在囹圄時，若瑟爲之詳夢，囑其復職後，記彼一念。詎知其復職後，竟忘所囑。○更有甚者，有一生忠事主人，備嘗艱苦，偶一觸忤，即被斥逐，竟不一念前功，如古聖若瑟受屈於家主布底發爾。○是也。今基利斯督之於右盜，則反是。夫右盜果立有何種善功乎，不過進呈一二善言，畧表其心跡耳。若以此與其一生所作之惡孽相較，其大小多寡，不可同日而語矣。焉能相抵而相償。乃吾主竟赦其一生之罪，免其當受之罰，升爲天國近臣，許以同赴天筵，功微而賞大。吾儕於此，可不生倚恃主之慈心乎。

○若瑟與司酒之二宦官，幽於囹圄，有一年之久。後司酒者復職，彼仍拘禁於獄中。又二

年。是若瑟在監，共有三年之久，天主欲其進德補過也。蓋若瑟嘗託司酒者在法勞前求請免赦，是不倚賴天主，而欲藉人力以出獄也。司酒者忘之，亦正出自天主聖意耳。⊙主人漫不加察，一聞淫婦謊言，心滋忿憤，卽令下獄，盡忘前功，人情世態，於此可見。

三、益顯聖寵之力。○吾人於此可見聖寵之感化人心，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試查右盜，生平以劫掠爲事，未嘗一聞基利斯督之訓諭。今懸於架上，在旁亦無人爲之提撕，所聞者司教之胡言亂語，旁觀者之戲笑擲揄，兵役之叫囂怒罵，且有左盜之隨眾附和，未見有一人出首爲之代白呼冤者。卽基利斯督，亦默不置辨，猶如羔羊。然頃刻之間，忽改其常度，使頑石之心腸，頓成綿軟，兇悍之性質，遽變慈憫。於是愛情勃發，對眾明認基利斯督爲至潔無瑕之義人，爲永生永王之真主。斥責左盜之無理，並警勸其悔改前愆。然後謙恭柔聲，自託於基利斯督，而以十架之酷刑，甘充煉獄之補贖，何其改變之如此迅速也。若非天主之

右手旋轉其心，莫之能爲。聖經瑪貳拾記有葡萄林之喻云，「紅日西沉，有至葡萄林傭工者，僅半晷耳，而工資與先進者等，蓋後者先，先者後，」是言今於右盜驗之矣。蓋其去冥獄之永刑，已間不容髮，不料於其絕命之時，如紅日西沉，而忽入主之葡萄林中傭工，更不料其領受工資，又先於眾也，非所謂後者先乎。我儕罪人，亦可於此得一大慰矣，誰可因罪而失望哉。夫天昏地震，固皇皇奇跡也，然而右盜之翻然悔改，非奇跡乎。堂中帷帳，自行分裂，果奇跡也，而右盜之明悟昏曠，如久爲帷帳所蒙蔽者，忽焉開朗，非奇跡乎。石相觸碎，果奇跡也，而右盜之心腸堅如頑石，今忽破裂，悔恨前愆，非奇跡乎。坟墓自闢，死者復生，果奇跡也，而右盜之心坎，藏垢納污，若坎塋然，今忽洞開而復生，非奇跡乎。此皆天主聖寵潛移而默化之力也，於是而猶失望者誰耶。聖保祿云，



斐肆十三 彼堅固我，我賴伊萬能。○謂人行善，須賴天主聖寵也。但聖寵須以祈禱得之，得之，則我力所不能者，賴聖寵則能之矣。至右盜果何自以得其心之感化哉，論者不一。據聖基所，聖日羅尼莫，以爲右盜目睹種種靈跡，不無有感觸於心耳。然觀上下經文，其悔改尙在諸靈跡之前，則其說不確。惟聖喜拉戀聖文多辣謂，右盜目睹基利斯督忍耐非凡，被人詬詈而絕不置辨，於是天良大動，其說爲近似。更有陡阿非拉及歐帝茂謂此盜之感悟，由於基利斯督爲仇求救也，是亦可信。又聖味增爵弗來利則謂是感化於基利斯督之身影，以爲時將及午，基利斯督之身影，適障蔽右盜之身，因而得悔改之聖寵。彼且申解之曰，聖伯多祿之身影，尙可療治身病，況基利斯督之身影，不能療治靈症乎。聖咏壹叁玖八云，主拯救我德能之主，爾會蔭庇我首於戰鬥之

日兮。○非主影之驗乎，是亦一說也。然其悔改之最近原因，必爲聖寵無疑。是乃天主聖神，開其目，動其心。一面基利斯督之瘡傷，如窗櫺洞啟，放其義日之光明，照射疾目，使認識耶穌爲誰，復發其愛情之火，箭直透厥心，灼熱其愛主之情，而右盜於是乎悔改矣。

○主以聖寵之力，助我明欲兩司，驟能洞澈事理，毅然力行，不恃己力，惟仗主能，世之強權奸詐，莫能仆之。○蔭庇之意，謂若盾之遮身也。其意若謂，我曾經驗爾之救護我也，屢矣。今復奔赴爾前，求爾助我於戰爭之時。蓋仇敵之迫我也，甚矣。爾有全能作我後盾，可救我於患難之中也。

四、使人不敢自恃。○吾人見右盜悔改，而左盜不然，可見人力之不可妄恃也。夫左盜之貼近基利斯督，無異乎右盜，所得恩寵，亦如之，乃竟至死不知悔改。至其外來之接觸，豈不與右盜同乎，豈不見基利斯督之甘受侮辱乎，豈不聞基利斯督之爲仇求救乎。凡仁愛之德，忍耐之

表，豈不亦流露於其目前乎。至於種種奇跡變故，與夫右盜之警責，百總之悔言，士民之捶胸等，皆可以感格其心者也。乃彼竟漠然無所動於其衷者，此果何耶。聖經

瑪念肆四十四一 路拾柒三四三五

有云，二人同榻，

一見取，一見遺。二婦同磨，一見取，一見捨。二人在田，一見取，一見棄。

○其二盜之謂歟。夫左盜於基利斯督，若此其貼近，於赦罪之機，若此其便易，於奇跡之顯現，若此其眾多，而竟不知悔改以自救。譬如葡萄近在咫尺，僅一舉手之勞，即可摘以解渴，而竟失之交臂，不亦惜哉。又二盜死時，同在頃刻，一則幡然悔改，一則怙終不悛，可見平生爲惡而得善終者，蓋亦寡矣。故吾儕欲救靈魂，當習修於生平，不可遲之於死候也。

○經言公審判時，善人惡人，將分開兩邊，善者被取升天享福，惡者被棄下獄受苦，此以警

告惡人與善人同居，不可恃以無恐，審判時，悉按善惡棄取也。二婦云者，當時磨麵，悉用婦女磨，非風磨水磨，乃用人力推轉者，此項工作，往往令奴婢充當。

五、增人甘苦之心。○夫人生在世，皆有當負之十字架，故宜習修忍耐之德。觀基利斯督，無辜而爲至聖者也，有十字架焉。右盜，過而悔改者也，有十字架焉。左盜，怙惡不悛者也，亦有十字架焉。懸架之形跡雖同，而懸架者之意向不同，於是有升沉之大別。無辜者與悔過者懸於十架，出於甘心情願。如基利斯督在架上，惡黨呼其下而不下。右盜懸於架，則曰：「斯刑適合我行，故亦甘願在架。若怙惡不悛之左盜，則其在架也，實出於不得已也。」故其向主云：「請爾自救，亦救我輩。」是欲脫離此刑，不願受此苦也。明矣。可見善人之於十架，覺輕而且飴。惡人之於十架，則重而且苦。善人之於十架，惟在今日，過此則畢矣。惡人之於十架，雖亦畢

於今日、然其永遠之苦殃、方興未艾也。故善人之十架、可敬可崇。不觀基利斯督之架木乎、隨在供奉、敬之拜之。右盜之十架、亦尊重寶貴、莫之鄙棄。惟惡人如左盜之十架、實爲可卑可賤。無辜者之十架、爲光榮之冕。悔過者之十架、爲滌罪之器。惡人之十架、則爲地獄之嚆矢耳。今在三架之間、請爾自擇可也。

第三十四章 續論架上第二言

引言

主嘗設葡萄園中傭工一喻，瑪貳拾謂：最後至者先得工資，與先至者同。○其右盜得寵之驗乎。觀右盜當臨終時，起行善工，如日將西沉，方入葡萄園傭工。其受真福之工資，較人更先。蓋是日也，乃啟天門之首日也，而首先聞基利斯督：「今日偕我同享真福」之語者，右盜也。但喻中言後至者，所得工資，與先進者同，以故先進者不悅，退有後言，怨及司事，以爲厚此薄彼。今茲右盜，得此厚報，或亦有人妄生疑議，謂基利斯督濫賞右盜，似欠公允，以爲俄頃之間，片言之善，何可驟以真福報之。竊恐後人見此表樣，將生妄恃主寵之念，犯命無忌，怠於悔悛，希冀終時倖邀主宥者矣。或謂右盜生平作奸犯科，毫無善狀，僅在終

時片刻信認基利斯督，奉承幾句頌揚之詞，得邀主盼，遂登福地，一若升天享福，惟賴信德足矣。其他行善立功，概可抹煞勿論，是皆左道旁門，如路得祿等之謬說也。烏乎可。豈不知喻中又記家主對先進葡萄園傭工諸人云：「毋乃緣我良善，汝反不滿意乎。」夫天主至公亦至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人豈可以蠡測管見，妄置是非哉。況右盜之後進先得，自有超人一等工夫，為先進者所不可及焉。今請諦視其功德若何，慎勿差想也可。

○先進，指如德亞人後進，指宗徒等。人之功勞大小，不在時候之先後，又不在作工之久長，而在聖寵之多少，及工行之熱切，故行事懈怠，雖行之久長，不足多也。

壹 右盜之信德。即向耶穌曰：主，至本國時，請記我一念。耶穌語之曰：我確語汝，汝今日偕予同在福地。

右盜信認耶穌之真切。○如德亞人錯想默西亞爲今世之王，其國亦爲今世之國，故見基利斯督無儀仗之威武，無官寮之侍御，與世之建國爲王者，截然相反，遂蔑視之，詬詈之，且譖而殺之，等於仇敵。今右盜則不然，其識見遠勝於若輩。佐證基利斯督爲主爲王，但今世非其本國，故食貧居賤，無異常人，至死後升天，方入其本國，適應吾主嘗言，路拾玖十二某貴顯人○遠陟他方，受封而返之喻。然斯喻也，吾主在受難前言之，右盜未之聞也，何以今之所言，與基利斯督之比喻，若合一契，大哉厥信。往者有百夫長，信耶穌欲行靈奇，不必親往，惟降一命，亦可以醫治僕病，耶穌嘗嘉許其大有信德，今右盜深信基利斯督死後，必能援救人靈，其信不亦更大乎。吾不知其於基利斯督，果何所見而



云然哉，果何所聞而信之若是其大且堅哉。斯時也，右盜之目中所見者，非赤身露體之人乎。非身負重傷，體無完膚者乎。非形似卑陋鄙賤，無依無告者乎。非等於窮兇極惡，與之同刑同釘者乎。此外並無所見，卽天昏地震等異，尙在其悔過以後，此時未之見也。其耳中所聞者，則笑其能拆毀聖殿而三日復造者，有之。或笑其自稱爲王者，有之。種種喧呼之聲，詬詈之聲，戲侮之聲，不絕於耳。至於其所聆基利斯督之言者，僅發爲仇求救一語而已。當此之時，宗徒親友，亦各悚懼恐惶，有如驚弓之鳥，四散避匿，莫敢挺身出爲之辨白。吁，右盜乎，汝誠何所據，而信之若是其大且堅哉。噫，宗徒輩三載親炙，深受吾主之面命耳提，尙於受難之奧跡，模糊影響，疑信參半。如復活後，往恩瑪五斯之兩門徒，猶云，「我儕懸望之也。」云云。多默宗徒亦曰，「若非目睹基利斯督

之傷痕，我不信也。伯多祿亦嘗曰：「我不識斯人。」今右盜乃以最可疑貳之時，反一心堅信，以最可輕賤之境，反極口稱揚，直認之爲天上大君，永生之主，死後能賜人靈魂入永生之域，而享永福，其信德不亦奇乎。昔亞巴郎堅信天主聖諭，因厥諭自天而降者也。每瑟信奉主諭，因見荆棘不焚之奇跡也。依撒亞承行主旨，因主嘗顯現，榮登御座，天神侍從等奇事。其他諸聖堅信主言者，或覩奇跡之先爲顯示，或聽福音而頓然覺悟。而右盜信認耶穌爲真天主，適值同懸架上，僉目爲極惡大愆，在極難信認之際，並無靈異顯示，亦未有福音宣告，較之三王隨從異星引導至白冷郡，朝拜一臥於馬槽之嬰兒，卽認之爲新王，爲真主，跪拜如禮者，其信德有過之而無不及。昔吾主嘗嘉許一武士云：「在義臘厄爾國中，未見有如此信德者。」亦可爲右盜言之。是故

聖奧斯定云、普世人士亦無如此信德、若右盜者。於是基利斯督賜以如此大恩、亦無甚驚異。蓋其明証耶穌爲其本國之主、主卽准其同入本國以報之、是信德之堅深、與賞報之優渥、適相吻合、人亦何從而啟其疑議哉。吾儕教友、鑒此善表、豈不愧死。蓋吾儕於基利斯督之訓誨、靈奇、復活、升天等一切奧蹟、諸般証據固已實地耳濡、無異親身目染、而自稱爲其信徒者矣。然而夷考其行、每見背道而馳、惟虛負教友之名目、何嘗有教友之實跡哉。試問汝果信基利斯督、乃永生永王於天國之主乎、果信其將來審判萬民、操賞善罰惡之權能乎、必將應之曰信、曰無疑。然旣信而無疑矣、而行事不合於信德、何也。爲非作惡、肆無忌憚、豈有信德之人耶。抑嘗思及天國之主乎、亦嘗慮及審判之威嚴、將來之賞罰乎。要知世福世樂、暫也假也、身後之福樂、永也真也、

何反輕此而重彼，若未有信德者然。嗚呼，世王雖尊，亦與我同類之人也。於身後之事，呼之無益。惟耶穌基利斯督，乃人而天主也，永生真福，在其掌握。蓋師法右盜，托庇其權下，求以慈目憐視乎。

○貴顯人，指基利斯督也。其誕生時，已有爲國王之分子，蓋其爲達味支派人。但基利斯督，欲以苦難之功績易之，故其復活後，四旬升天，卽遠陟他方之意。職掌上天下地，及將來審判萬民之全權，是卽受封而返之意。

### 貳 右盜之望德。（經語見前）

右盜倚望天主之卓異。○當惡眾高呼「能救他人，不能救己」之訕笑，殆卽右盜倚望吾主之肇端乎。迄左盜復加「救爾兼救吾輩」之譏誚，更激發右盜仰賴主慈之堅心矣。爾時右盜一本至誠，深信基利斯督爲永生之王，天國之主，不惟能救他人暫生，且能賜他人常生也。其不救己者，乃不爲也，非不能也。區區倚望，惟主而已，惟常生而已。世

福非我願，惟願見主，若得常生，心滿意足。爲此，卽將其全心全靈，託付於基利斯督。試聽其發言乞禱，誠懇至極，雖見吾主偕之同釘架上，無奇異顯著，不因此而或生疑慮。雖聞惡眾猶在大聲疾呼，罵不絕口，不因此而稍移信仰。雖自知平生毫無善狀可錄，反多罪狀可懼，亦不因此而減其倚恃之心。蓋其堅認基利斯督，爲慈善無量之救主。凡有求必得，有覓必獲，有扣必啟。見罪人悔改，如追獲亡羊，而喜慶倍至。見蕩子回頭，如購獲珍寶，而愛護勝常。斯訓斯喻，雖未得習染於耳鼓，今俱能默會於心目。自知命終纔悔，遲則遲矣，然以基利斯督仁慈無限，若謙禱於其架下，定不充耳而不聞。縱如聖奧斯定云：「平生爲惡，十萬人中，幾無一人得主宰者。」而於臨終時，右盜竟能邀主寵赦，竟超越乎十萬人之上矣。此無他，基利斯督本爲靈魂之良醫，雖病入膏肓，不

可救藥，苟一經其診視，莫不起死回生。右盜自知病篤，然亦深知吾主爲靈魂之盧扁，着手成春，故其仰望之心，堅不可奪。凡人之受恩於前者，亦可望惠於後。昔亞巴耶倘果竟殺其子，祭獻天主，其心定必堅望。天主復活厥子，因天主頻頻加惠，屢屢顯奇，司空見慣，有恃無恐。溯右盜之於基利斯督，趨舍異路，從未接洽談心，亦何嘗親受實惠。乃於困難之際，臨終片刻，反出此妙想，驟然託以身後重大之事，將身心性命，悉置於基利斯督權下，聽其裁奪。其仰望之深情，有若習邀其寵者然。其表揚之真切，又若日受其賜者然。其智識非可謂卓然獨異乎哉。夫如是，故基利斯督不虛其所望，卽許以今日同享真福，而實獲夫寵錫。抑或謂右盜之望，似乎妄望，一如異教人之不講善工，而求常生無異。曰：非也。試細玩右盜將死之言，具有真信、堅望、熱愛、超性三德以外，又

有謙遜、痛悔、忍耐、補贖等諸善工，曷言其爲妄望也哉。吾今思之，世有不倚賴天主仁慈無量，以爲一生罪大惡極，不可復邀天主赦宥，故不爲痛告而失望者，是自戕其靈，步茹答斯之後塵也。又有徒託主慈，不自行善立功，妄冀升天者，是無異毛羽未豐，思欲高飛，學路得祿之謬說，未有不隕越下墜者。又或自恃太深，以爲功德已滿，升天如操左券，萬無一失，不復怵惕自勵，是蹈伯多祿背主之危機，將受自高被黜之辱。若而人者，較右盜相去遠甚。觀該盜未嘗有人在旁提撕，而於臨終片時，不失望，亦不妄望。無太過，亦無不及，適得其中。惟自知無善可陳，故一心倚賴天主仁慈，回首向耶穌曰：「主，請記我一念。」卽以全身全靈奉獻於基利斯督，如古教規例，貧者僅獻雛鴿足矣。是故人生在世，幼而壯，壯而老，自思毫無善狀，奉獻於主前者，至少命在危急之時，

當師法右盜回首，向苦像痛悔求救，曰：吾主，聊以回目，憐視我罪人。

叁 右盜之愛德。右盜責左盜曰：爾者並屬罰例，猶不畏天主之威。爾我受刑，乃理乃義，斯刑正當我愆，斯人實無辜。

路念卷四一

一、右盜愛主之深。○凡愛之深者，見其人被冤抑，必思有以昭雪之，以挽救其利權，見其人蒙恥辱，必思有以辨護之，以恢復其名譽。夫基利斯督被釘於兩盜之中，非欲使人視如盜賊，且視爲盜魁乎，是乃極大之冤抑，極重之恥辱也。乃茲右盜欲爲基利斯督一昭雪之，一辨護之。爰先對眾，自認抵罪觸法，受此架刑，非枉也，宜也。繼乃伸明基利斯督，以無罪而問死罪，演此慘劇，虐及無辜，贖刑甚矣。其言直暴比拉多折獄之不公，如德亞人興訟之無理，若曰：汝輩毀敗基利斯督之名譽，劫



奪基利斯督之光榮，所行實等於盜賊，該偕我同釘於架上，方昭公允。今反以基利斯督爲盜賊而釘之，戕害無辜，莫此爲甚，冤哉枉哉。是足見右盜之佐證，悉出於愛主之熱衷，邁越萬眾多多矣。聖濟彼良聖奧斯定，俱謂右盜有致命之功績，非無故也。○且雷那鐸院長擬其勳績，當登路濟弗爾所失之高位。當其聲明基利斯督之無辜受刑，非卽斥責如德亞人及比拉多犯彌天大罪乎。明知衛護基利斯督，定觸若輩之嫉忌，將遷怒於彼，復遭重刑。乃竟毫無懼怯，爲之申斥左盜，爲之呼冤於眾，俱爲佐証耶穌無辜受刑。吁，右盜愛主之深情，加人一等矣。當此時也，宗徒等噤如寒蟬，莫敢挺身辨白，惟此頑石，反出爲攻訐，斥彼奸謀，張揚主德，足增吾主之光榮也，特甚。昔若納達愛護達味，至於極點，其父撒烏爾欲戕害達味，至再至三，若納達捍衛達味，亦至再至三。

且諫其父曰，達味何罪，而屢欲害之耶？爲此一語，觸忤其父，幾遭鎗刺。今右盜所爲，何異於是？若納達之與達味，心心相印，其捍衛之也，固出於友愛之情。茲右盜之與基利斯督，亦心心相印，其衛護之也，實出於愛主之熱衷。故主謂之曰：「汝今日，偕我同在福地，」非幸也，宜也。

○右盜受釘架之刑，爲其本身自作之惡孽，無關信德，何以稱其爲致命聖人哉？有謂因其對衆直認基利斯督爲天主，故惡人恨之刺骨，斷其腳脛，增其痛苦，速其死亡也。是其始也，爲盜而被釘，其終也，爲義而致命。伯多祿在衙署時，否認吾主，是宗徒而變爲盜也。右盜在架上，堅信耶穌爲天主，是盜而爲宗徒矣。

二、右盜愛人之切。○愛人者，具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之意，故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所謂朋友有責善之道也。今右盜斥責左盜之言，其意若謂：「友乎，爾何效若曹所爲，譏誚救世主耶？彼輩不知畏懼天主，猶敢恣意行惡者，以天主未降之罰，死未臨頭也。爾者，業已釘於架上，命在呼吸，

主之嚴判，瞬息將臨，尙不覺悟自懺，更欲欺侮同刑之人，而加重汝罪，何狂妄若此耶。憶昔時，兩盜同惡相濟，有所劫掠，贓物亦相與剖分。今右盜劫得至寶之天堂，亦欲與其同夥共分之，若曰：斯基利斯督者，如富豪遠出經商，攜有無價珍寶，卽聖寵是也。天堂是也。我今欲攫此大利，請兄速來共事，勿誤此絕好機會，遲則不及焉。爰其懇託斯基利斯督也，先向厥伴，忠告善道，勿致肥己瘠人，此誠愛主必愛人，愛人如愛己之好模範也。故凡聞人褻瀆天主，凌辱聖教，若充耳不聞，不之斥責，或見他人命在頃刻，罪惡深重，尙未滌除，視若無睹，不爲之勸導者，鑒此右盜，能不羞愧無地乎。昔迫路笏爾格名士有云：『吾怪夫人之好爲直言者，於應盡之友誼，而不作聲也。』蓋爲財利，爲遊玩，爲淫佚，恒相與朋比，而至於常生大事，則不爲襄助，友誼悉泯，抑又何也。

肆 右盜之謙遜。（經語見前）

一、右盜尊主以自卑。○凡尊人爲君，必自甘爲臣，尊人爲父，必自居爲子。今右盜稱基利斯督曰「主」，則必自認爲僕，甘心屬其權下矣。主者謂誰，卽與之同釘於十架，受苦將死之人也。見如是同刑同苦之人，而尊之爲主，自卑爲僕，古今來未嘗有此奇聞也。○夫基利斯督，固天地大君，萬民之主也。然以其國非今世之國，在世時，隱其尊威，無異於常人。况爾時，身懸架上，不由自主，莫不視爲可憐可矜，主權盡失之大罪犯。以可矜可憐之罪犯，而奉之爲主，果何所見而云然哉。抑以其服飾之華美乎，但見其赤身裸體而已。抑以其儀仗之威嚴乎，則侍御何在，車馬何在，惟見其焚獨無告，受苦被釘架上而已。乃右盜稱之爲主者，何也，蓋其所見，獨具隻眼，較諸法利色俄，異學士輩之肉眼，適成反

比例。彼見此血塵穢污之殘軀，卽識其爲淨血成胎之聖身。見此痛苦侮辱之慘劇，卽認其爲萬福萬寵之由來。以故惡眾皆厭棄之，彼獨親近之。惡眾皆深惡之，彼獨熱愛之。惡眾皆訕毀之，彼獨讚揚之。若云，我生也惟主，我死也惟主，主旨何在，僕卽隨之，亦惟主命是從，其謙卑爲何如也。吾儕教友，旣信耶穌基利斯督爲造物之主，救世之主，永生永王，賞善罰惡之大主，乃何以昭事之禮，不克小心翼翼。祈禱之功，不克念茲在茲。時又犯其誠，背其命，臣僕之義何在。又信聖體供於聖龕內，真主真人，鑒臨在上，乃何以身在聖堂，心常外馳，瞻前顧後，跪立無定，種種傲慢不檢，對於右盜，不如遠甚。倘其時同在加爾瓦畧山，見耶穌懸於架上，恐將與惡眾隨聲附和也，亦未可知。經云，基壹六我旣爲主，爾之寅畏何在。☹

○昔聖女瑪達肋納之悔改，人皆目爲奇事，聖保祿悔改，亦一奇事，然較諸右盜，不爲奇矣。因瑪達肋納嘗聞主訓，見靈跡故耳。保祿則被主之神力，冥冥中壓仆之於地，又聞空中大聲譴責，悉受外形之感召也。而此右盜，則但見耶穌，同釘於架上，無聲無臭，一如罪犯，乃竟認之爲主，非尤奇哉。蘇亞來博學士謂，右盜在監禁之前，或聞主之訓諭，或見主之靈異，亦未可知。味增爵勿來畧云，耶穌釘架之影，適遮其身，故有此感召也。伯多祿之身影，尙能醫治病軀，況基利斯督之日影乎。又云，此時聖母適立在基利斯督及右盜中間，爲彼轉祈，故獲此殊恩。○先知代天主斥責義臘厄爾司祭云，我旣爲爾之主，敬心何在。我旣爲爾之父，愛情何在。因司教祭獻天主之禮物，每用低貨，如用不潔之麪包，殘廢之牛羊等，足見無敬仰天主之真情也。

二、右盜虛懷以祈禱。○大言不慚，令人厭惡，虛懷若谷，動人敬慕，所謂滿招損，謙受益，人之常事也。而況於祈禱乎。吾主嘗言，「法利色俄與布彼加諾同時入堂祈禱，而法利色俄乃有損無益，布彼加諾則革故鼎新。」蓋以其禱告陳詞，一則驕矜自滿，一則謙抑自懲也。今觀右盜

之爲祈禱也，不敢求同登天國，永爲好友，惟請記我一念，足矣。其意若謂，我乃大盜也，一生罪惡森森，何敢奢望，惟哀懇吾主，聊一回目，憐視我卑污罪人，勿使我墮落，已出萬幸。聖奧斯定云，其於終時返省已罪，卽邀赦宥，已是莫大之寵恩，至所望常生，尙在後日，久待不妨。如此祈禱，深得妙訣，易動主慈，易邀主眷矣。吁，右盜之爲是也，誰其訓之，誰其授之，非得上主默牖，斷不能至此。主嘗云，路拾肆十赴筵就席，先宜自居末位。迨主人邀之曰，友，請上坐，乃有榮施矣。○今右盜所爲，惟求主在天記其一念，是自居末位也，而反據首席，榮幸奚似。首席維何，卽首先領主之許居福地也。

○原義，卽自高被黜，自下被陟之意。色納加云，坐褥豈能與人榮辱乎，是卽謂人之榮辱，不在位置之高下。

## 伍 右盜智勇兼全。

一、右盜之智。○世有虛而又虛，故求富貴，求壽考，所求無往而不虛，非智者也。惟求後世永久之事，則爲智矣。卽觀左盜何如乎？求身命，不求靈命，求脫暫苦，不求免永刑，而所得者常死於地獄，受永遠之苦耳。而右盜則反是，惟顧靈命，不顧身命，惟怕永刑，不怕暫苦，所求者身後之大事，故所得者爲永遠之真福。兩人外形相同，而內情懸殊，一怙惡，一悛善，一大智，一下愚，僅在臨終片刻，而判若霄壤。凡人疾病嬰身，命在旦夕，惟醫藥是求，肉身是顧，情牽子女，心戀錢財，而靈魂大事，絕不顧問，得毋類此左盜乎？真下愚也。夫靈魂是常生之神體，肉身乃朽腐之軀殼，貴賤懸殊，緩急須知，豈可先賤而後尊貴者乎？昔古祖依撒格祝福亞各伯，先以上天之甘露，後及下地之膏腴，而祝福厄撒烏，則異是。



足見善人先宜求天國，後及於世物，既獲天國，世物亦隨之而來。惟惡人則反之，先世利，後天國，日專心於暫時之僞樂，易朽之財物，毫不注意於日後之真福。試觀如德亞人，專欲保存現世國家，不求身後天福，不顧上主公義，恣意妄爲，卒至永暫俱失，一敗塗地。諺云：駝背仆跌，兩端俱不着地，蓋二者不可得兼，既享世樂，又享天福，無此便宜。若右盜者，卓然有識，洞悉其微，去此適彼，吾儕當是則是倣也。

二、右盜之勇。○無拳無勇，不可以爲盜，盜也者，具勇武之心性，所謂閔不畏死者也。特所勇，皆作奸犯科，而人目之爲極惡大慝，共欲殺之以爲快，今之左右二盜，爲此而受釘死之刑。然人僅勇於爲惡，不能勇於行善者，非真勇也，非大勇也。如左盜懸於架上時，聞惡眾譏侮耶穌，卽隨聲附和，既欲博惡眾之歡心，以脫其死，又妄冀耶穌之援救，以免其

難。如此狡詐圖賴，猶得謂之勇乎。况又受右盜之警告，聆耶穌之訓慰，仍未能力改前非，勉進善德，是見義不爲，誠無勇也。乃右盜則不然，忍苦如飴，視死如歸，不畏權勢，不顧情面，於大眾人前，明証耶穌之無辜，直斥左盜之妄言，較耶穌負架登途時，以帕拭聖面之聖婦，其勇尤勝一籌。且伯多祿勇於敢爲，亦嘗三次否認其師，至於他徒無論矣。吁，右盜之勇，大矣哉。吾輩自領堅振以後，固稱爲耶穌之勇兵，而對於三仇誘惑，能否勇於攻克，對於惡習罪機，能否勇於絕離，對於立志行善，能否勇於前進，總之能否名副其實，不爲右盜所斥責乎，尙其省之勉之。

## 六 右盜痛悔補贖。

一、右盜自認己罪。○語云，人窮則反本，又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右盜自謂，爾我受刑，乃理乃義，斯刑正當吾愆。擴充厥意若曰，我之

罪惡滔天，雖粉身碎骨，亦所不辭，非受此架刑，曷以彰公理，曷以儆效尤，曷以抵我之萬惡，豈猶可文過飾非，罪上加罪乎。其如此自訟自承，自怨自艾，真入德之門也，能不動主慈憫，邀主赦宥乎。異教人或駁之曰：天主教規，先當詳告明白，方得罪之赦，此盜未嘗詳告已罪，何能邀赦。不知告解聖事，乃基利斯督復活後，方纔定立，而付赦罪之權於宗徒，其在生時，猶未明定也。故此時不須行告解，第得痛悔已足，瑪大肋納之事，布彼加諾之喻，可以喻矣。今右盜向眾承認已罪，則其所爲已多矣。況其被拘到案，在士師前業經招供具狀，猶以爲未足，復在架上當眾承認爲盜，應受此刑，似已遵守告明之條，顯有痛悔之意，尙不足以邀赦罪之恩寵乎。

二、右盜補贖前愆。○人能自知有罪，甘心忍耐諸苦者，卽補贖也。試察

右盜所言，有怨及官長審判之不公平，有推故於同黨之連累乎，皆無有也。一惟返躬內省，自認己罪，忍此困難，充當補贖，以期稍蓋前愆。從可知夫葡萄之喻，右盜雖傭工最後，而得工資最先者，以其善於補過耳。聽厥伸說數語，顯似精德之人，卽習修多年之士，未必能達此目的。三、此事餘訓。○右盜於臨終頃刻之間，發奮登程，竟能追逐古聖先賢，齊驅並駕，非所謂後者先乎。然而吾儕所當戒者，正有在焉。吾人在世，慎勿妄恃主恩，犯命無忌，怙惡不悛，欲待終前一刻，方肯回頭，須知終時倉猝，未許操券如右盜之獲邀主眷也。聖奧斯定戒曰：「請汝指示，尙有他盜如右盜者乎，當時救世主方懸架上，正天門大開，大赦特赦，開闢至今，未有之第一日也，故右盜幸邀主眷也如是。」且右盜直至死候方始回頭，非故爲遷延也，因其生平未嘗耳聞耶穌訓諭，未嘗目

睹耶穌靈跡，總之未得其門徑，何能登堂入室，窺見吾主之美妙哉，則其改過遷善之機會，蓋闕如也。吾儕屢聞警訓，屢遇良機，乃不及早回頭，因循坐誤，欲待來時，竊恐時不再來。迨至臨終，將有迫不及待之勢，未必能徇汝所欲也，可不懍哉。況乎右盜之得救已靈，不獨以一言爲痛悔滌罪之功，尙有善工爲補贖前愆，可證其邀福之非倖也。於此可見吾主大發仁慈，許以同享真福，豈可妄生疑議哉。

### 第三十五章 論架上第三言

#### 引言

夫人當去世之前，遇有不可釋懷之事，先立遺囑，以免日後糾紛，實爲要著。而於事業愈大，財產愈富，並族大寵多之人，尤爲緊要。遺囑不外乎四端：一、對於自己身後永遠之事，先託付於天主。二、對於他人有何彼此仇恨，往來債項等情，或恕之，或償之。三、對於家產財物，當如何處置遺贈。四、對於家族後嗣，應立爲承繼頂值。凡此種種，或實施，或筆據，或在公正人前親口許與，亦可。基利斯督在世，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但既爲造世救世贖世之大主宰，其事業之關係，孰能與之比擬，故其將死之時，特留遺囑，理所當然。身懸架上，口出真言，大眾聽聞，無庸書記。其對於本身也，則託付其神於父手。其對於惡眾之侮辱與債負也，

則爲彼求父寬宥，概予豁免。其所披之內外衣服，則給於兵士。以其苦架，則遺贈於普世教民。以最貴之天堂真福，賜於右盜。既觀其將豐富無垠之產業，遺贈於人矣，再聽其遺囑母徒如何。

壹 耶穌託母於徒。耶穌視母，並視所愛之徒，謂母曰，

女人，彼爲爾子。次謂徒曰，彼爲爾母。

若拾玖廿六廿七

一、耶穌孝愛其母。○常人於易簣之時，卽與至親骨肉，永訣長辭之時也，彼此目擊心傷，難以筆達，況以全知之天主，全善之聖子，豈不洞燭其慈母之痛心，如利刃刺透，而急欲爲之安慰耶。經載耶穌目視厥母，其視也，顯有矜憐之意。憶昔顧復劬勞，罔極之恩未報，是後天壤睽隔，溫清之志終虛。雖年邁力衰，自有全能可庇護，然日長月久，安堪侍奉之乏人。爰就其素所最親信之愛徒若望，立爲繼子，庶幾奉養無虧，照

料有人，是明表基利斯督之孝愛聖母也。且凡生時愛之愈深，則死時哀之愈切，死之愈慘，則痛之愈甚，此人之至情也。而愛莫深於母子，死莫慘於刑戮，故律有明條，子若死於非命，厥母當有承嗣，子若爲國捐軀，厥母應受撫恤。試思古今來，母子愛情之篤，有能如聖母之愛耶穌乎。刑戮致命之慘，有能如基利斯督之死於架上乎。則聖母喪明之痛悼，不言可知，斯景斯情，何堪設想，而爲其子者，不當設法以慰之乎。慰之何如，立其所愛者爲承繼，乃可畧解慈母之憂傷，聊盡孝子之職分。二、耶穌寵幸其徒。○主具全能，欲照顧其母，本屬易事。或令天神進膳，如基利斯督四旬嚴齋之後是也。或遣飛禽奉饋，如先知厄利亞。○列叁及隱修保祿聖人是也。此皆無不可爲，而卒欲託其愛徒盡仰事之職者何也，是欲加惠厥徒，以顯其異寵耳。昔列叁拾柒八天主嘗使厄



利亞居於嫠婦之家，<sup>⊖</sup>每日供養無乏，非不能如前日之令烏鴉送膳，乃欲施恩於嫠婦之家耳。今主以其慈母托付厥徒，亦欲加惠於其愛徒，以踐所許百倍之酬報也。蓋主嘗有言，凡離棄父母等云云，將得百倍之酬報。試觀若望之母，本漁翁之母也，今易以天主之母爲母矣。是母也，世人之主母也，滿被聖寵之母也，女中讚美之母也，九品天神之母皇也，榮何如之，寵幸極矣。且是母也，爲宗徒之名師，若望得此慈母，而遊於名師之門下，既盡孝子之職，亦執弟子之禮，其學問之前進，德行之精修，自是匪夷所思，其程途未可量也。聖盎博羅削有云，<sup>⊖</sup>觀其所書之聖經，遠超三聖史所書者，未始非聖母口授之也。<sup>⊖</sup>又云，<sup>⊖</sup>至聖童貞，託付於童貞聖徒，從此若望於天庭奧跡，親炙薰陶，無微不至。故得闡揚天主之妙義，遠勝他人，非無因也，何驚異爲。<sup>⊖</sup>况乎主所寶

貴者，孰有過於其母親哉，人得爲天主聖母之繼子而奉事之，誰不以爲榮幸哉。今若望獨得而母之，可謂天上地下之榮幸盡之矣。福哉若望！既爲耶穌之愛徒，又爲聖母之孝子，吁。

○天主命厄利亞遷避於加利潤濱，卽若爾當河對面，天主命烏鴉，早晚兩次，啣麵包與肉，送給先知，充當糧食，汲飲澗水，既而水涸，天主又命先知遷往撒川筮。○厄利亞起程往撒川筮，至城門口，遇一婆婦正在拾柴，向之求飲，既而又求麵食少許。婦回云，實在無麵可給，在罐僅有一撮之麵粉，在瓶僅有一滴之油，今將兩根木柴，回家煮熟，與子食而待死也。厄利亞云，母懼，先煨成一小麵包食我後，乃爲汝及爲爾子再煮，此係天主所命，罐內之麵，瓶內之油，直至天降雨水，永無匱乏。婦遂遵而行之。

三、耶穌酬報厥徒。○按聖經所載，耶穌欲照顧厥親，托母於其徒足矣，而又復托徒於其母，何也。蓋以愛還愛，以德報德者，人之情也，況吾主至公至慈，有善必賞者乎。夫若望之愛耶穌也，逾於他徒。晚餐時，嘗置

首於耶穌胸懷，摯情勃發。今在受難時，又追隨耶穌，寸步不離。同登山巔，與聖母等同侍架旁，直至駕崩，而他徒則銷聲匿跡，不見形影。益見若望熱愛耶穌之衷情，遠勝他徒，故吾主亦以異數之恩情酬報之。故先云：「彼爲爾母。」卽續云：「彼爲爾子。」卽以所愛之母親，立爲嗣母，而得聖母特別之蔭庇，他徒俱莫能及。再諸徒之中，亦惟若望卒世童貞，能師法耶穌及聖母之懿表，主於是頒此異數，崇隆此貞德也。○美矣哉，童貞潔德，得入天神之列，得與聖母同居，何等尊貴。館師見有勤學生徒，以花紅獎勵之，欲使他徒羨慕之而則效之耳，今主褒揚貞潔，遠勝他德，亦若此者。觀其自爲童貞之主，預簡童貞瑪利亞爲其母親，與童貞若瑟爲其養父，又選童貞若翰保弟斯大爲其前驅，今又托付其母於童貞門弟若望，可知其珍重此德也深矣，可知其所以懷愛

若望較勝他徒者，厥惟守貞故耳。如此誘掖獎勵，令人起敬起愛，是則是效，不亦善乎。夫若望代表聖會諸信友也，經不云乎，耶穌在架上，語徒若望，表聖母爲我等慈母。然而若之何其母之哉，當愛苦架，而修潔德。

○託母於其愛徒，是爲架上第三言，爲克除罪宗之一，卽迷色之聖藥也。

## 貳 基利斯督稱母爲女人。 (經語見前)

稱母爲女人之故。○一，吾主蓋不欲增加聖母痛苦也。當日睹聖子受刑慘死時，若以母名呼之，卽旁人聞之，亦將酸鼻，況爲母者，將何以堪。先知依撒亞<sup>肆貳三</sup>嘗言，彼不欲踏折破碎之蘆葦。○瑪竇<sup>拾貳二十</sup>記述此言，蓋指基利斯督之爲人也。此時聖母聖心，痛苦悲傷，果不啻蘆葦之業經破碎，若再以母名呼之，是重傷厥心而踏折之也。且當立

若望爲繼嗣時，是以親易疎，以貴易賤，以主易僕，於聖母誠得不償失，若猶逕呼之曰母，似強迫以他人之子，兌換其親生之子，所失不亦大乎，不亦重傷親心乎。故羅道味額肋那特在默想書中，恭代基利斯督語聖母曰：「今屆訣別時矣，將何以語汝耶。若呼汝爲母，汝聞子聲，五衷必將破裂，使汝痛上加痛，於心何忍。但子將別離，理又不可不稟告吾親。呼汝爲女人，實出不得已之苦衷，聊以減輕汝之心痛耳。」古經盧德傳載有一婦，名那厄米，○避居外邦，既而回歸本鄉，白冷業已夫喪子亡，旁人見之而相謂曰：「斯那厄米耶。該婦應之曰：勿稱我爲那厄米，當稱我爲瑪拉，因全能者待我甚苦也。」○蓋那厄米解謂美麗者，而瑪拉解有痛苦之意，若曰：我既如是痛苦，而猶稱爲美麗，益傷我心矣。吾意當時聖母若聞主稱其爲母，亦將應答若此，曰：若瑟

夫也，已亡矣，今我子又將喪失矣，猶呼我爲母，吾將何以堪此乎。

○原意指基利斯督也，因其見人於信望愛諸德柔弱者，不以嚴厲之詞斥責，而以和藹忍耐處之，且扶助之，加增其神力。又虐待基利斯督諸人，比之破葦，摧折易易耳，而基利斯督卒含忍之，不加嚴罰。又蘆葦，卽荻管之類，業已分裂而成廢物，且其破處，亦能損害手指，往往人踏碎之，充作燃料，是表示基利斯督之良善，至於極點，見人之懦弱，一味含忍，病者醫之，瞽者明之，聾者聽之，癩者淨之等等，甚至法利色俄之嫉忌誹謗等惡習，亦暫時退讓之。當時法利色俄雖若荻管之分裂，外形尙似完全，而基利斯督不用嚴厲之斥責，增彼忿恨之心，至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是亦不踏折之意也。○那厄米之丈夫，名厄米梅雷格，生子二，因本國荒災，遷居異國瑪亞米達，取二媳，一名奧爾法，一名盧德，十年之中，丈夫及其二子相繼而亡，家道中落，復回白冷郡，奧爾法辭歸母家，惟盧德隨從之，後歸博阿斯，基利斯督家譜上載有厥名。

二、吾主欲訓示離絕世俗之人，勿過於眷戀親友之情誼也。蓋依戀世俗之情，與事主之心，相去逕庭，二者不可得兼，舍彼而就此可也。吾主

若謂受難、救世之大事也、架崩、聖父之懿旨也、主意在斯、理當完全遵行、不可畧有缺點、若順從母子之情話、必將阻誤萬民之公益。昔伯多祿聞主預言受難情因、輒阻止曰、請主勿與於斯。主卽面斥之曰、沙殫去。瑪拾陸十三蓋此種語言、出於肉情之溺愛、是開沙殫逆命之端也。爲此基利斯督於臨終訣別之時、不稱其慈親爲母、而直呼之曰、女人。顯見此時吾主以全心、全靈、全力、全意、奉獻於天主聖父、弗欲以區區骨肉之情、擾亂厥心也。夫事親之道、固不可廢也、親若年老、不可置之度外、目爲贅疣、理當仰事服勞、善承厥旨。聖濟利祿日路撒里米打云、孝敬二親、報其顧復劬勞、乃十誡中之第四誡、愛人之首務也、當竭力爲之。每有爲子者、於晨昏定省、曠職者多、盡心者少。○先知日肋米亞云、拾貳八我之後嗣、若林中之獅、咆哮向我。二親衰

老無力自養，已屬可憐，而子反目爲厭物，厲聲叱咤，忤言挺撞，大傷親心，使其憂悶欲死，此誠大逆不道，干犯主誡。然而孝愛父母，尤宜孝愛天主，服從父母，先宜服從天主，蓋天主爲我衆人之大父母，主旨所在，衆人不可違也。基利斯督當釘架之時，若顯己全能，忽然降架，母必忻慰，而憂悶全泯。但駕崩於十架，領有父旨，在先，理當遵行弗替，不能以私誤公，先輕後重。疇昔十二齡時，留殿三日，亦此意也。今呼其母爲女人，又示以毫無過戀其親之情態。吾意聖母爲救世之母，極智者貞女，必聞而默契曰：如是稱我，理果然也。子其行所當行，勿以我爲念。於以知承行主旨，爲人生第一要事。故歷代聖賢有鑒於斯，而離親避世，絕俗棄家者，實繁有徒。昔有亞爾白爾篤者，係法根白公侯之獨子，不告父母而進聖多敏悟修會。厥父親往勸阻，令其出會從俗，蜜語甘



言無微不至，然不能挽回厥志。其堂兄戴奧道利格亦往諄勸，並云：汝母倒臥床褥，憂悶欲死，猶不迅即回家，以慰親心乎？時在亞爾白爾篤面前，適有吾主身懸十架，旁侍聖母與若望之像，彼乃目視苦像，以手指之曰：「請視天主聖子，目睹厥母與厥徒，最親最愛之人在側，雖明知母心爲苦刃所刺，抑曾降架以慰之乎？一任其親之痛苦慘哭，志不稍移，卒至崩於架上而止。我今既登修會之苦架，雖吾母吾兄憤死於吾足下，定不出會。蓋基利斯督之生我養我，較親之撫我育我，更有加焉。親之育我也，以乳以肴，基利斯督之養我也，以己之血與肉，我豈可舍此而就彼乎？」吁，若而人者，可謂能師法主表者矣。

○西史記述創世後四二零六年，勃利當尼亞國王雷依爾無子，惟生三女，將國剖爲三分，以給三女。但先欲審察若輩之愛情何如，首問長女，繼及次女，齊聲對云：愛親之情，勝於愛己之身心性命也。季女明知若輩言過其實，而乃父信以爲真，及父問之，季女應曰：愛親既

而續加一語云。汝有幾何。汝值幾何。人亦愛汝幾何。父怒而出之。不與其產業。將國剖爲二。賜給長次兩女。既而父王衰老。兩女偕婿將父所有。悉歸於己。僅留一僕。爲父供職。而季女形貌昳麗。嫁於法王爲后。雷依爾無奈。往倚季女度日。爰憶前言。謂季女曰。吁。我女。汝前所言。汝有幾何。汝值幾何。人亦愛汝幾何。今果驗矣。昔我頗有所給。故在汝姊之前。大寶貴也。今我一無所有。而分文不值矣。負心人哉。然而季女待之甚厚。其父得復返本國。由此觀之。爲父母者。勿全信子女之言。而爲子女者。當學此而勿效彼也。

### 叁 聖母默會主言。

一、聖母契合主旨。○經云。欲見愛主之情。先宜瞽。欲聞愛主之情。先宜聵。欲論愛主之情。先宜暗。欲得愛主之情。先宜棄。聖母於此。蓋盡之矣。其見聖子受苦釘死。慘狀難言。而終無不平之氣。聞惡眾譏笑。罵。侮辱倍至。而絕無怨尤之語。聽架上遺囑。黯然神傷。而未出半句哀聲情話。目送獨子云亡。愁腸欲斷。而不爲之廢然灰心。始終挺立架旁。

毅然忍受，蓋深知皆由天主聖意而來，不得不如是也。古祖亞巴郎毅然遵主聖命，而欲殺其愛子依撒格以祭主者，亦此意也。是故爲父母者，見子欲承行主旨，有志棄俗精進者，不但不可遏阻，又須贊助以成其美。聖日羅尼莫云：「禁止修道，無他，是殺斃基利斯督於厥胸懷也。仇對基利斯督所召之人，是消耗基利斯督所聚之珍寶，劫奪基利斯督所獎之花紅也。」凡反對一切榮主救靈之事，皆作如是觀。世之父母溺愛其子女，而不知利害者，雖曰愛之，其實害之。如子女於神業善工，本當習行弗替也，而父母以爲無甚緊要，不爲督促。於犯罪作惡，本當躲避弗遑也，而父母以爲非關得失，不爲警戒。坐使子女習慣自然，致成冷淡教友，是乃戕賊其子女，而以自戕自賊也。常人之溺愛其子女，皆肉情之愛也，是害也，非愛也，如是而欲得其將來養老終身，難矣。

難矣。譬如瞽者不見道路，以索繫於小犬頸項，以爲其前導，曲徑邪塗，任其牽行，其能免陷於污泥乎？能免落於陷阱乎？○然惟爲愛天主，而犧牲一切，雖一念之微，一滴之水，無不得其賞報。所以人苟能寬宏大量，割去肉情之愛，而奉獻於主，且向主曰：若伯靈廿一主予主取，惟主所欲。若是則主必予以百倍之酬報也。其中孰得孰失，昭如日星。在聖教艱難時，四十位同致命者，當受凍死之刑，其中有名梅利刀者，年齡最幼，未嘗凍斃，刑役釋之，以待後命。其母肩之，緊隨諸聖屍之後，投之於烈焰，與諸聖屍同燼，俾其同受苦難，亦欲其同受光榮也。是其愛子之情，實根於愛主之情，故不惜其子，爲主犧牲。是母也，可謂賢母矣。今聖母之子，乃獨一無二之天主聖子，其愛情何可比擬，以本性而言，固何忍捨去，然以超性而論，則不敢因此愛情，拂逆天主聖旨。故世之爲

母者，安可以愛子之情，駕於愛主之上，而不以聖母爲之矜式哉。

○古將戴米斯刀格助溺愛厥妻，至於極點，常自抱愧而嘆曰：子冒用其母姑息之情，妻挾持我戀愛之私，在額肋濟亞國中，無論何人，俱可以權能脅服，如亞戴納脅服他邦人士，我脅服亞戴納人士，乃我妻脅服我，而我子又脅服我妻，可慨也夫。

二、聖母忍受痛苦。○古有七子之母，當其子受刑致命時，在旁監視而勉勵之，足見愛主之情，駕於愛子之上也。今聖母亦何異於是。○處此困苦艱難之中，惟見其毅然承行主旨，兀然鎮靜不動，非若世俗婦女一遇斯須憂患，輒號咷大哭，翻身倒地，或怨天，或尤人，或竟自戕其身，以拚其命，若不勝其痛悼也者。觀夫聖母則不然，挺立架旁，目睹惡人釘厥聖子，眼見聖子無辜受戮，雖心中冤抑沉痛，而絕無嗟嘆之聲，如聖歌經柒七所云，其軀幹若巴爾瑪樹，信然哉。蓋其枝幹堅勁異常，壓力愈重，向上愈挺。今觀聖母立在架下，首上頂有聖子傷軀，

其愛情與苦衷，兩相集合，壓力之重，何啻千鈞，而聖母子身獨支，兀然挺立，不稍退抑，一心契合天主聖意，何其勇也。惟其能契合主旨，故能有是堅忍不拔之勇毅，亦惟其能有是勇毅，故能契合主之聖旨。聖保祿高登拾陸十三訓諭眾友曰：「爾曹可挺立於信德，毅然力行之。」④惟毅勇之人，猶如觚稜方物，不易轉移。若無勇之徒，則如渾圓輕球，觸之即撼，轉輾無定。吾儕教友，苟遇逆境，而畏縮不前，是無勇也，當以聖母為金鑒。

○聖母貼近耶穌架旁，注視其慘死之狀態，雖覺心如刀割，痛不欲生，而節哀順變，一心翕合主旨，將聖子之寶死，奉獻於聖父，為救贖普世，毅然忍受一切苦楚，其堅忍之心，有如瑪加白七子之母，監視其子，為主捐軀，又如福禮濟大及省福祿撒二聖婦，皆於七子受刑時，在旁勉勵焉。○聖歌云：種種德行，共登極巔，因巴爾瑪為喬木，高出眾木，質堅幹直，歲寒不凋，外皮粗陋，下截有茨，枝葉蓬鬆如蓋，頗壯觀瞻，樹身周圍上下均平，葉如劍形，厥果甘美。

可口，故聖教會以此爲得勝枝，凡致命諸聖手中所執者，卽是。③有謂聖母站立架旁，約離十有八步，因兵役在架旁看守，不便貼近，然或遠或近，亦相時而動，可近則近耳。聖女俾利日大云，聖母初見十架舉起，豎立土中，卽昏倒於地。④按保祿宗徒所語之本意，爲囑託該處教友，善待諦慕德，因其將至彼處也，凡事須本於仁愛，根於信德，毅然行之。

肆 若望能膺主命，從茲以往，徒盡孝事。

若拾玖廿七

一、若望愛慕耶穌。○若望之愛慕耶穌也，其情如矢，直透架木，從人叢中奮不顧身，趨赴主前，肅立架旁，不畏強禦，此其所以獲承主之寵命也。非然者，偕他徒同匿遠颺，何從而得聆吾主遺囑，而爲聖母之嗣子乎。夫人可與共安樂，不可與共患難者，比比然也。然而非所論聖若望觀其當日侍立耶穌架旁，是患難相共也，故邀特殊之恩賜，得天主母爲己母，流芳萬世，榮耀無比。以後瑪達肋納及諸婦女在吾主復活後，皆得先睹之快，因皆侍立架旁，患難與共者。若他諸徒，不爲避匿，同侍

架旁，亦必同受其賜，惜乎若輩，未曾貼身隨主，故未荷此等恩錫也。從可知人於交友真情，當誼共甘苦，勿行同立鳥，夏則依人共居，寒則離巢遠適。夫飛鳥爲無靈之物，惟憑覺司以定趨避，何怪其然。乃有人焉，見友勢盛，則借其餘潤，見友勢衰，則掉臂去之，割席拒之，甚至爲操戈爲下石，無所不至，是有靈之人，更不如無靈之鳥矣。抑見夫若望之於耶穌乎，晚餐時，伏枕主懷，依戀不捨，釘死時，挺身架畔，瞬息不離，可訓吾人與朋友交，不獨在安樂之候，利可斷金，卽在困苦之中，亦當堅如膠漆。

二、若望奉事聖母。○愛徒若望，旣受師主基利斯督之顧命，於是終其身奉養主母，勝如親母。聖經若拾玖廿七云：「從茲以往，徒盡孝事。」○是卽晨昏定省，供奉日用所需，而聖母得頤養天年，無稍憂慮。然而若望



之得益於聖母，較諸聖母之受贍於若望者，何啻倍蓰。蓋以聖寵之母，仁慈之母，而得朝親夕炙，面命耳提，如此幸福，無異天朝神聖。故若望受此遺囑，喜出望外，非肩重任也，實邀異數耳。吾儕於此得一教訓焉，夫聖母爲眾人之慈親也，我人亦宜孝事之，如若望之奉事然。蓋我儕信友，皆耶穌之門弟也，若望特爲我儕信友之代表耳。基利斯督以聖母託付於若望，卽表示託付聖母於信友也。反言之，以若望托付於聖母，卽表示託付信友於聖母也，又何疑焉。不觀聖母敝衣之寬大乎，庇蔭我眾，綽然有餘，孰不可依其膝下，托其庇蔭哉。吾儕奉之爲造物之母，敬之爲救世之母，依之爲聖寵之母，仁慈之母，趨赴其臺前，歸屬其權下可也。且吾儕於此，更得一矜式焉，世人貧富皆天主上智所制，無往不宜。天主賜人富厚，家累千金萬貫，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救濟貧

窮者也。⊖基利斯督在架上之託母於徒，表示貧窮者乃富厚者之母也。富厚者乃貧窮者之子也。吾主命富厚者施捨於貧窮者，不特言之，諄諄更欲行之昭昭，故臨崩時，託聖母於若望，令其奉養而爲人之矜式。故人有趨赴爾前，向爾乞賑者，皆基利斯督遣之來也，拒之乎，抑濟之乎。主嘗云，瑪念伍，四十凡施惠於貧者，卽施惠於我也。⊙蓋其受貧者之惠，較諸所授於貧者，將多百倍，故濟貧卽自濟也。聖奧斯定云，貧者之田，沃壤膏腴，穡者收穫必倍。又致書於某云，子欲善經商乎，欲稱貸於人而獲倍息乎，可將易朽之物，施捨於人，將必有永存不朽之物以償子也。夫授人少許，而酬汝百倍，散暫有之貲財，得永遠之天產，孰不樂爲之乎。

⊙嗣後聖若望不復遠離聖母，耶穌升天後，若望往厄勿蘇，亦伴聖母同往，在該城公會議

書信中亦嘗提及。②爲此法國類思聖王，在瞻禮前日，及瞻禮本日，躬自發給肴饌於窮人，常有二百名之譜。在瞻禮七，親自濯窮人之足，每飯常有窮人三名，與之同席，王且食其殘羹。或曰，此事與王不甚相合，褻尊太甚。王曰，我所奉事者，基利斯督也，以窮人乃基利斯督之代表也。王又曰，我行神業工夫，每有人來阻我，謂太費光陰，或不稱職位等等，若我終日畋獵，定無人來顧問者。③聖經稱窮人爲昆弟，暗指宗徒們，及效法宗徒之修士發神貧愿者，又指貧窮之信友。

第三十六章 論架上第四言

引言

達味聖王卷陸廿五云、我自幼至老、未見有義人被棄者。○其意若謂、幼而壯、壯而老、歷時不爲不久、所見不爲不廣矣。義人、乃修德行善之人也、以修德行善、而見棄者、未之聞、亦未之見、蓋以爲此必無之事也。乃竟有之、空前絕後、直令先知大聖不能道其詳者、基利斯督之懸在架上時是也。夫基利斯督爲義德之主、彼必無間言、蓋日肋米亞云、念叁六彼所稱名、曰我儕之義主、卽其名也。○比拉多亦曰、此義人之血、與我無干。伊婦遣使戒之曰、爾於彼義人無與。茹答斯亦云、我大犯罪人、付無辜之義血。百夫長亦云、斯實義人也。噫、斯人也、乃竟在架上高呼、有被主離棄之意、吾思達味在靈薄獄中、

聞而驚異曰，何義人亦有被棄之時也，誠古今來未有之奇事矣。斯情斯境，不獨世人驚奇莫測，卽基利斯督之下分人性，似亦深爲駭異。若曰，全知全善之聖父乎，今懸於架上者，非汝最鍾愛之子乎，何一任其陷溺於極苦極難之深淵，無依無告，契然置之，而不拯救耶。想見當時基利斯督之傷痛，至極無比，而天主聖意，真玄妙莫名者矣。吾儕於此，當細審詳察基利斯督曷以若是其呼號，若是之可慘，如依撒亞伍柒一所云，「義人云亡，莫有追憶於其心。」③

① 達味安慰義德之人，勿因惡人目前之榮福，及諸事順適，而發生煩惱，蓋惡人所處之境，不久卽滅，杳無蹤跡，而義人將來之酬報，永定不移者也。我，達味自言，自幼至壯至老，未嘗目睹義人被天主捨去而不之照顧者，並不見若曹之子孫在街衢求乞者。② 義主云者，表明信友之於基利斯督，有親愛之意，倚望之意，感恩之意，因其救吾曹於永死而成義人也。③ 義人，謂正直無私之人，爲國家之柱石，而今死矣，莫之悲悼，此先知暗指厄才基亞王

也。王係敬愛天主之偉人，乃其逝世，如德亞人莫或之悲，或且樂觀焉，以爲從此可得自由敬禮邪神，無人禁阻矣。是即基利斯督之小影也。如德亞人謀害之而國破人亡，主嘗准有義人十名，可免公罰，况基利斯督係義人之義人乎，而今死矣。

壹 捨去之解。耶穌大聲曰：吾天主，吾天主，何捨去我。

瑪念集四六 谷拾伍三四

一、不能捨去之理。○夫基利斯督爲天主第二位聖子，與聖父聖神，共是一性一體，永永莫能分離，今雖身懸架上，仍與聖父聖神，合成一體，此不能捨去，一也。聖子降生，主性與人性締結以後，合成一位，永不復分，故其人性受苦至死，聖身與聖靈，雖暫相離，而其天主性，則無所不在，與肉身同在佳城，亦與靈魂同在靈薄獄，無時或離，此不能捨去，二也。天主寵愛，亦永與之偕，莫之或捨，蓋基利斯督，永爲聖父之愛子，攸樂厥心者，此不能捨去，三也。又基利斯督之靈魂上性，因與天主性結

合故其所享之榮福業經滿被終不復失蓋厥福可失決非真福此其不能捨去者四也主亦嘗若捌廿九曰「遣我者與我偕不遺棄我孤子也。」

○聖父遣子而不離子常與其子伴不獨主性爲一體卽其人性亦有特別照料如御者之驅車一舉一動盡善盡美。

二、捨去之真義。○「捨去」云者非必有拋棄離絕之意。若厭惡也、凌虐也、殺斃也、皆可作捨去解。基利斯督爲救贖人類甘取形身而釘於十架、維時萬民之罪、罪在一躬、天主聖父見之、若不勝其厭惡、故一任惡眾之凌虐、坐視刑役之殺斃、不稍慰藉而庇護之。其靈魂上性、雖仍得享見天主之榮福、而與肉身下情、暫自掩蔽、不與相通。於是痛苦悲傷、難當難受、毫無假借、一無躲避。雖其自有全能、若欲脫離此苦、易如

反掌，然而聖父固不欲也，己亦不願也。以故如達尼厄爾之於獅圈則救之，三聖童之於火窖則救之，若望之於油鍋亦救之，其他致命者之於種種酷刑皆救之，何難之有。而於己之聖身，反恣然不顧，任令惡眾高呼，能救他人，不能救己。云云，蓋遵聖父定命也。故所謂捨去者，卽任其肉身受苦，而不之慰藉庇護之謂歟。或曰，主之聖靈，既享真福，亦可通四種殊恩於肉軀，不使其畧受損傷，且人性與主性結合，亦可通其福樂於人性，使之不覺痛苦也。爲是說者，乃異端左道，直疑吾主受苦受難爲虛飾，等救贖之功於弁髦矣。吾主全知，早計及此，故欲留一憑證，作一鍼砭，於將死時，發此一言，以示其痛苦悲傷，實係難當難受。吾主若曰，吾之肉軀苦矣哉，四大恩典，尙未得享，主性之福樂，若有所蒙蔽而不與相通，吾之靈魂，果仍享見天主福樂，未嘗或息，今何以



不使散溢於我肉身耶。可知基利斯督之主性與人性，靈魂與肉身，雖合而爲一，然主與人，總是兩性，神與形，總有兩分，不可渾而言之。其受難情形，畧如太陽之照臨下土，光被於地球，僅及半截，猶有半截，爲地自行遮隔，日光不能透射，故半截爲晝，半截爲夜。又如高山之巔，氣常清和，而於山麓則屢見疾風雷雨，若相隔而互異其景。又如厄才基亞先知所記云，壹廿七余恍惚見一像，自腰而上，又自腰以下，內若蘊電光，明若金銅，周圍彷彿有火焰之皓光。○觀乎此，可以畧知基利斯督謂主捨去我之一瞥矣。

○金銅之光，較黃金更爲明亮，其質較赤銅更爲堅硬，由利巴納山開鑿得之，最爲昂貴。製成聖堂中器皿以後，如谷林諦銅，普世貴重，其價比黃金更昂，爲五金之冠。是銅之發光，實顯天主之威儀，其質堅，又顯天主之能力，遇之無物不摧，表明天主能力，傾覆日路撒稜也。

二 捨去之故。  
(經語見前)

一、欲成全燔之祭。○創世記念貳九載依撒格被其父亞巴郎繫之維之，  
○莫能掙脫，無力動搖，將充祭品。雖其死未實踐，其被縛而失自由則  
一也，是卽基利斯督之預像也。基利斯督於苦難之際，主性之全能莫  
展，聖父之慰藉不致，與依撒格之被父束縛，犧牲一切，聽憑措置無異  
也。蓋世人之罪惡滔天，區區黍稷之馨，染盛之潔，何足以償聖父之尊  
榮，動聖父之慈心，平聖父之義怒。故聖父之不歆人世之祭也，數千年  
於茲矣。今命其所愛之聖子，紆尊降貴，胎取肉軀，俾其能受苦而釘死，  
實行此全燔之祭，故必捨其片時之庇護，去其頃刻之慰藉，一任其在  
架上受此痛苦而死，庶幾可以償厥尊榮，動厥慈心，平厥義怒，如牲牢  
之赴祭臺，燔之炙之，曾不稍惜。

○依撒格被縛之前，其父亞巴郎明示其子，謂爲天主特命，欲其充作全燔祭品也。依撒格

答曰：我之生命，受於天主，天主欲之，何吝惜爲？安順主旨可也。顧其父仍繫之維之者，蓋恐其子不能受火力焚燒，而或逃逸，或有其他不規則之行動，而獲罪於天主耳。

二、欲覓離群之羊。○我人犯罪，捨去天主，若羊之離群，狂奔田野，罔知險危。每瑟嘗嗟嘆其民曰：申叁貳十五 捨棄造彼之天主矣，並離棄救彼之天主矣。○離棄天主，則陷於虐魔之手，較亡羊尤其可憐。故天主聖父，寧捨去其獨一聖子，以追尋我人，如追亡羊，而拽出於地獄。天主聖子，特欲救贖我人，亦甘願在架上見棄於聖父。誠如慈母之侍子疾者然，忽聞他子溺水，則捨此病兒，暫任其呻吟床褥，而急於往救溺水之子。今基利斯督若病臥於苦架之榻，以我人陷溺於地獄之深淵，行將滅頂，天主乃捨棄其親生之子於苦架，任其呼號，而急欲援救我人於罪惡也。又如人欲醫治子病，醫者刀圭並施，子負痛而呼救，父則置

若罔聞，坐視不救。蓋知治病方法，必須如此，方得病瘳，雖若忍心，實大有裨於其子之身者。夫基利斯督之於普世信友，猶如人之一身，基利斯督爲首，諸信友爲四肢百體。今天主聖父捨去聖子於苦難之中，子雖號聲上徹，父竟置若罔聞。蓋首上之痛苦，有益於其全身，以此拯救普世人靈者也。古之撒末傷勇士也，其力聚於髮際，因溺愛其妻達利拉士拾陸十九，甘任其鬚，致消去其猛力。今基利斯督亦以疼愛吾靈，甘受聖父捨去，不加全能之庇護，而受如是慘苦也。

○厄勃肋民恭敬邪神，辜恩負義，如兒之寵愛於父母者，反挺撞其父母也。救彼之天主，卽指由厄日多國救出者。

### 叁 耶穌大聲呼號之故。（經語見前）

一、欲罪人覺悟。○「何捨去我」一語，若未知其故而有詢問之意。然

而聖子者，聖父之上智，豈真未知捨去之故耶？特欲世人明知其爲至聖之主，毫無罪影，徒爲衆人之罪，而受此苦耳。其詞似採取聖咏念壹二所書：「胡爲捨棄我而遠離我，不救我，並不俯聽我之呼號聲耶？」念壹二是乃冤抑沉痛，而自爲籲號也。若曰：我父加我以如此困難，一任兵士等侮辱凌虐，戕賊傷殘，此非我之愆，尤所致，實因爾衆萬民之罪孽，嫁禍於我也。不然，吾與我父同性同體，彼爲我可愛之父，我爲彼所愛之子，何至見棄若是哉？吾爲爾萬民之代表，將爾萬民之罪惡，悉集於予一身，而予父乃譴責予一人，所謂以善易惡，反親爲疎。咄爾萬民，何仍充耳不聞，不顧惜我見棄之痛苦耶？嗟嗟，何竟我之受難之功，及見棄之苦，於多數人民毫無裨益耶？聖咏念壹十五云：「我之血傾出如水，我之骨皆離散矣。」念壹十五乃猶若無裨益何也。吾無異老圃之治葡萄園，剗

之刈之、芟之伐之、歷久勤勞、望其結果滿架也、乃天忽降雹、擊毀殆盡、我何徒勞若此哉。噫、葡萄晶球所餘無幾矣。先知彌格亞非一已代爲嗟怨云、哀哉我也、我在秋收之時、奈無可口之晶球何、意欲啖初熟之無花果也。③吁嗟、聖人其亡矣、厥地無有正直之人矣、皆設機以陷害厥昆弟也。

○基利斯督在受酷刑之中、慰藉無由、是卽捨去之意、非如致命諸聖在牢獄中、或受刑罰時、每多安慰而得神樂、以減輕其苦楚、基利斯督則絕無此等優待。④我之力血精神、如水之潑於地下矣、耗矣。骨骸亦彼此脫離矣、因手足被釘時、向外猛拔、以致渾身筋骨、彼此脫離。⑤此先知嘆善人之希少也、彼處無花果有兩熟、一在七月、一在九月、先熟者味更美。先知之善言講勸、無有聽遵其言者、所以嘆白費工夫、如秋收之無可口晶球也。

二、示受苦之深。○基利斯督當受難之初、在山園祈禱時、嘗怖怯憂鬱、而語其徒曰、吾靈憂甚至死。自此以後、任何種種侮辱慘痛、悉以

耐性處之，絕不形於外表，發出嗟歎之聲。至將終時，忽高聲疾呼，其聲上徹雲霄，將冤抑沉痛之情，溢於言表，使上天下地，無不聞知。足見其所受之苦難，自始至終，慘酷無比。其所以不言者，以示忍耐也。其所以忽言者，更示其身非木石，所具覺性，無異常人，憂痛慘怛，神形備嘗，無可或疑。然而尚有異端教徒，妄謂基利斯督兼有天主性，故受難時非有剝膚之痛，惟外現形式幻像而已。惡，是何言歟！主果不覺其痛苦憂鬱，何爲呼號若此。故若不自明真相，恐萋菲譎語，不知伊於何底。吾人聞其聲而知其情，當有以激發吾之天良，以感其恩於無窮焉。爲子女者，不知母親分娩之時如何艱苦，而母則知之甚悉。故厥後其母屢告其子，述其臨產時危難痛苦之情態，以激發子女之天良，欲鞏固其孝愛之情，沒世不忘，此人之常情也。昔辣格爾

○ 生叁伍十八 產生次子，臨盆

時痛苦難言，遂名其子曰倍諾尼，解謂痛苦之子，使其子日後自知命名之由來，油然而發生其孺慕之深情也。我人不知基利斯督以被釘十字聖架而再生我也，若何劬勞，若何痛苦。在基利斯督，雖自知自覺，難受難當，然一般心如鐵石者，猶或藐視，目爲陳跡，以爲形容太過，當時未必如此。故主親口曉諭，大聲疾呼，俾天下後世咸知其因愛人之真情，受切膚之劇痛，而欲眾人感戴其罔極之深恩，永矢勿諉焉。蓋我人實爲其痛苦之子，致殞其命於架上者也。其殞命之時，若曰：「呀，我痛苦之子，爾其思之，我在架上，如母臨盆，生汝爲天主義子，備嘗若大艱苦。汝知之乎，我生汝也，被棄於聖父，痛苦至極。汝既誕生，我力憊矣，我命休矣。子乎，母氏劬勞，不可諉矣，慎勿再加痛苦於我痛苦之上也。」

○辣格爾死時僅二十六歲，然按亞各伯歷史觀之，却有五十歲之譜，遂葬於白冷郡，不得



同葬於祖坟，因死時適在春天和暖之時，屍易朽壞，不能遠遷於厄勃來撒拉及亞巴郎所葬之處。其墓如尖塔，以十二塊巨石爲基礎，亞各伯立以爲紀念碑。

三、示主人兩性。○榮福之王基利斯督，今於十字架上，日中午時，大眾人前，發此哀號大聲，若不勝其悲痛也者，抑又何耶。曰：是足徵基利斯督之天主性，雖與人性結合，其靈魂上性，滿具福寵，不能行惡爲非，而至其肉體下情，與凡人同生同死，同苦同甘，同受饑寒凍餒，亦同此飲食衣服。當時懸架，業經晷半之久，正生死交關，命在呼吸之際，倉惶急迫之時，其痛也刻甚一刻，其苦也步緊一步，而聖父若奪去其固有之全能，一任此血肉軀體，獨力自支，可矜可憫，孰有過於此者乎，安得不悲呼而號歎，以表示其人性所受之痛苦，至大且深哉。然而斯人也，非犯罪作惡之人，非卑鄙齷齪之人也，故當其發聲呼號之時，太陽失光，

大地震動，以顯尊崇哀毀之意，明示其人而爲造物主也。凡基利斯督卑以自牧，以見其有人性之時，往往卽有奇跡隨之，顯揚其人而爲天主也。觀夫降誕馬槽，天神卽空中奏樂。受洗河濱，綸音卽發於天空。山園就擒，一言仆眾。二者每相隨屬，諸蹟數見不鮮。茲在加爾瓦畧山懸於架上，在地方深謙卑自牧，在天卽顯靈異輝揚。左盜方毀之，右盜卽譽之。兵士加之侮辱，百總表以尊敬。一呼聖父何捨去我，聲震萬物，而萬物卽伸其忿忿不平之氣，若互結而爲其呼冤者，是豈非人而爲天主，天主而爲人，具有兩性，並行不悖之明証歟。

#### 肆 種種教訓。

一、忍耐之儀型。○基利斯督，從巳時直至午時，約有晷半之久，懸於苦架，緘默不言。在極苦沉痛之中，毫無慰藉。非有堅忍之心，曷堪當此。以

無窮尊貴之天主，若在瞬息之間，流點滴之血，卽有無窮功勞，儘足救贖普世人罪。縱欲立表示人，何至被捨去於聖父，歷時如許之久。依撒亞<sup>伍肆七</sup>有云，「我第捨爾於俄頃之間耳。」<sup>○</sup>而今也何如此無他，蓋基利斯督自願畢飲此苦爵，直至點滴不留，欲以激勵我人於艱難叢集中，無論時之久暫，終當以耐性處之。乃吾世人爲光榮天主，救己靈魂，畧盡些義務，每不能忍耐一晷半時，實屬可恥。卽如默禱片刻，誦經一遍，不能收斂厥心，一任其紛馳外騖，草率不恭。人無耐性，至於如此，試一對吾主高懸苦架，歷時如是之久，能不生羞惡之心耶。夫基利斯督所享之榮福，乃其自有者。所受之苦難，非其罪戾也。尙不欲無功而安享，自願先代人受苦，而後享之。我儕罪人，過惡深重，欲邀天主之福寵，反不甘忍受片時之艱苦，以爲進身之地步，有是理乎。<sup>○</sup>况吾人之

憂苦、與基利斯督所受者、兩兩相較、孰輕而孰重耶。基利斯督當被釘時、慰藉無由也、扶助無人也、苦爵一味畢飲之而後已。今吾人之於苦爵也、和調五味而進之、何難下嚥、或惟嘗之而已。蓋雖憂愁幽思、未嘗無親朋之慰藉也。疾痛慘怛、亦尙有岐黃之診治也。營營被讒、猶得籲號而伸冤也。熒熒無告、豈無惻隱而憐惜者乎。災害或逢、善士孔有。飢寒交迫、將伯可呼。又有神師之策勵、修士之代禱、終未至人皆捨棄我之地步。飲此苦爵、慰藉有由、所謂和調五味而進者也。所以達味味叁陸

廿五云、未見義人被捨棄者也。是故我人、切莫怨天主捨棄。天主縱捨棄基利斯督、不捨棄我人也。因不欲捨棄我人、故暫捨棄基利斯督耳。且我人卽被天主捨棄、何不思基利斯督、天主聖子也、曾亦被捨棄矣。至聖被棄、况罪人乎哉。主人被棄、况僕隸乎哉。再者、人在誘感艱難

之中、有似爲天主捨之而去者、非也、天主實與之偕焉。試觀聖父捨棄聖子之時、傾刻之間、天地萬物、卽顯靈異、以揚美之、明証其受刑者非罪人也、亦非庸人也。由是百夫長等初未之認識者、乃捶胸而悔過、認識其爲天主聖子焉。迨第三日復活、榮耀無比、捨去云乎哉、寵之也。惟義人亦然、在誘惑艱難之中、天主鑒臨在茲、不稍或離、左之右之、近在咫尺。雖耳不聞、目不見、較之所見所聞、更親更密。聖安當於修靈神工、頗有經驗、當其遭惡鬼之毒毆、受邪魔之驚恐、天主聖光、倏而發現、魔鬼卽畏而逃遁。聖安當得此光照、氣定神閒、若目睹天主在鑒、乃曰、慈善耶穌、汝在何處耶。主曰、安當、我常在爾側助汝也。見汝果不稍懼怯、毅然力戰、故將來勝敵之徽章、在天之榮光、悉充汝之獎品、以酬報汝也。

○從亞巴郎至基利斯督降生，約有二千年之久，外邦人士，似被天主拋棄一邊，不相聞問。迨降生後，永遠和好，兩相親愛，雖相隔二千年之久，但較諸永遠，有如俄頃之間耳。○昔有多敏悟會修士，名伯多祿，致命成聖者。一日，忽有三聖女顯現，卽則濟利亞、依搦斯、加大利納，在臥室內，與彼談心。而門外以聞有婦女聲在彼房內，卽稟告院長，遂受重罰，名譽墮落者久之。爰哭訴於苦像前，求主昭雪。忽聞苦像有聲云：子釘架上，有何罪戾，汝學子忍耐可也。該修士勇毅愈增，忍含此辱，卒得昭雪。

二、謙德之準繩。○基利斯督在架上，發「何捨棄我」一言，連稱其父爲「吾天主」，似受造者對於造物主而言，以表示其自視，若有不堪爲其子者，其謙卑爲何如耶。○昔達味代基利斯督而言曰，咏念堂·五六·七  
「我列祖列宗，倚望爾兮，望爾則援之。亦嘗呼號爾兮，呼則得救矣。望爾則無不俯允矣。我爲蟲，而非人兮，爲人所羞，爲人所藐兮。」其意若謂，我不如列祖遠甚。列祖呼救，則救之，而我在困苦中，大其聲而疾

呼矣。總不見俯聽。蓋我爲蟲豸，被人踐踏。命在呼吸，憐惜無人。又八、九節云：「凡見我者笑我，啟唇而搖首曰：『彼恃主，主將救之，蓋欲之也。』」今基利斯督受下流之欺凌，竟被聖父捨棄，較諸劇盜巴拉巴又弗如。惡眾環列架旁，爭相譏誚，搖其首曰：「倚恃天主者，必得救援，蓋欲之也。」四與達味所言，若合一契，其自卑自下，達於極點。夫以至尊聖子，不自居爲人，而以爲蟲，爲人所羞，其爲辱也何如。蕩子回頭，尙敢口呼「父親」云云。乃基利斯督反不敢稱天主爲父，其謙卑自牧有若此者。想爾時上天天神，必深爲駭異驚奇焉。後世有聖人，欲師法其所爲而修德。如聖亞肋叔家本貴顯，自甘棄家，出亡在外。數年後復回本宅，宅中人不識其爲本家之公子也，棲之以梯旁卑陋之地，待之如下賤乞丐，衣不暖，食不飽，飽受僕隸欺凌，屢拋臭穢等物，以污其所處之地。

亞肋叔皆甘心樂受，不出一言。雖其父母近在咫尺，默不呼號喊苦，終其身不露貴胄本相。吁，亞肋叔果步基利斯督之後塵者，然較諸基利斯督之自卑自下，願被棄於聖父，甘受辱於惡眾也，相去奚止天壤。噫，汝何物也，非由灰土造成之人乎，不過一撮穢物耳，應棄之門外，任人踐踏，方稱汝之出身之卑賤也，汝何從而生驕傲哉。

○架上第四言，爲醫治七罪宗之一，卽驕傲是也。○義臘厄爾人，一呼號天主，天主卽遣人來救援，在士師記所載頗多，如才代益撒未傷撒慕厄爾等，皆天主所遣爲救援義臘厄爾者。我爲蟲，非爲人，指耶穌受難時言之也。若謂不獨在天神之下，且在衆人之下，與盜賊相比，且較盜賊更爲卑賤焉。蓋不願放耶穌，寧釋劇盜巴拉巴，豈非視耶穌賤而又賤乎，非蟲而何。又伯多祿三次不認耶穌，皆藐視之意也。○此蟲能蛀最堅之木，說見上二二五，與五一七頁。○惡黨所言與達味預言，適相符合，足証架上之耶穌，卽天主所遣之默西亞也。蓋聖咏二十一篇所預言，悉係基利斯督受難時所受種種侮辱之情態，至今悉驗。蓋欲之也，卽愛之也。



三、惡眾之顛倒是非。○善人聞善言而欽慕之，有益於心身。惡人反是，憎惡善言，而譏刺之，反增其惡焉。觀基利斯督在架上時，高呼：「厄喇厄喇拉瑪撒罷打尼。」譯言：吾天主，吾天主，何捨棄我。架旁守卒等眾聞之，變改其語，謂爲呼厄里亞救援也，以是嗤笑。基利斯督蓋夫游手好閒，不務正業之徒，往往有藐視聖人，輕慢聖事，及諸善工美德，一如如德亞卒役其人者。明知此言之確切聲音，不能與厄里亞名稱相混淆，然假作誤會，故爲差謬，以搖惑是非。實緣惡人心理，常與善人趨向不同。縱有常生要言，善人奉之爲金科玉律者，而惡人置諸腦後，且視爲囁語戲言，或創別解以誣躐之，或攬私見以誤傳之。舉凡顛倒是非，淆亂皂白，乃爲惡人之慣技也。不觀夫異端首領加爾文乎，妄解此語爲基利斯督失望之言。如此胡說，當割其舌，拔其齒，截其唇，以飼飛鳥。

夫基利斯督自有真福，本不需夫望德，何失望爲。且其言曰：「吾天主，吾天主，豈有失望之意乎，實有怙恃之義。」溯達味預言基利斯督受難之跡，亦云夥矣。而基利斯督之所言所行，達味已盡情描寫，前言與後事，若合符節。今斯言也，蓋適合乎聖咏二十一篇之言矣。彼異教徒等，簧鼓萋菲，顛之倒之，至於斯極，抑又何哉。如路得得祿者，異端之魁也，嘗創謬說，謂基利斯督疾呼厄喇厄喇之後，卽氣絕而終。作此謬解，謂爲聖教會傾頽之兆也。噫，爲此等謬說者，誠爲聖教之罪人，基利斯督之叛徒，天主之逆子也。彼之所以如是謬解者，欲以攻擊聖教故耳。豈知聖教基於磐石，穩定堅固，莫能動搖，此乃基利斯督早爲宣示，聖經所載，班班可考。聖教會雖受獄魔攻擊，不能傾頽，而彼徒自欺罔耳。迄今聖教獨立常存，鞏固安泰，將垂至萬世不可磨滅，而路得得祿輩，自謂

革新黨徒、胆敢謬解聖經、筆之於書、而今安在哉。此等奸黨、又誣謂我天主教、恭敬聖人、如同恭敬天主等說、訕毀謗讟、不遺餘力。不知我聖教敬拜之禮、分爲上中下三等。恭敬天主以上等之禮、與恭敬聖人、相去逕庭。故求天主、與求聖人、絕對不同。求天主曰、爲憐我等、向聖人則曰、爲我等祈、彼乃謬謂我恭敬聖人、如同恭敬天主。求聖人、如求天主。是猶架旁戍卒、聞呼厄喇厄喇以爲呼厄里亞救援也。繆戾乖刺、豈不可怪也乎。

第三十七章 論架上第五言

此言約在釘架後三句鐘，在崩駕前無幾時。此架上第五言，爲醫治七罪宗之一端，卽貪饕是也。

引言

達味聖咏二十一篇，概咏基利斯督受難諸蹟，故基利斯督屢取厥言而言之。但聖咏四十一篇二節，有若麀鹿之渴，一語何解。奧斯定希拉戀等聖師，解謂麀鹿之所以渴者，厥有二因。或被獵犬追逐，疾奔丘陵，或自穴中嗅獲蛇虺，力鬥殺之，熱甚懣甚，於是鳴聲呦呦，徧覓泉水，解渴洗身，休養其筋力，培復其元氣。今以此比基利斯督，適得其當，蓋在架上呼曰：「渴」亦具有此二因也。一、被惡犬之環迫甚急也。聖咏念壹十七不云乎：「獍犬環繞我兮。」⊖夫如德亞人追逐基利斯督

於加爾瓦畧山巔，環攻迫擊，至死方休，實與獍犬無異。一、罪人之心坎，如蛇虺之巢窟，罪惡蟠踞其中，毒燄滔天。基利斯督探其穴窟，出而斃之，誠如麀鹿之與蛇虺戰鬥者然，血濺盈身，豈不憊甚渴甚，故爲索飲而嘗醢焉。卒乃捐棄其生命，休養其筋力，三日復活，仍返歸其元氣焉。夫不謂之鹿，而謂之麀者，蓋主受苦難惟在人性，以人性比牝鹿耳。今就此二緣因中，熟審其情形，隱示頗夥，畧揭於後。

○獍犬，指侮辱毀謗之人，如司教、法利色俄等，誣告耶穌，煽惑民心，阻止納稅，謀王篡位等事，並指惡衆開會聚議，謀殺耶穌，如犬吠一般。

壹 耶穌曰渴。 耶穌知救世之功已全，欲成聖經之言，

曰渴。 若拾玖廿八

一、口渴之苦。○渴之爲苦也實甚。恩梅耶當致命時，受肢解酷刑，流血

殆盡、零落殘軀、奄奄待斃、而其口猶呼渴不止。裴拉門嘗云、我見創病者血流如注、並不呼痛、但求飲而已。除口渴外、其餘苦楚、一若不知不覺者。夫渴者之甘飲、不問其水之清濁美惡、卽鮮血墨汁、穢汚腥臭之水、亦拉雜飲之、一若美如甘露、甚矣口渴之苦也。顧爾西載述亞立山大王行軍曠野、滴水全無、兵士渴不可耐、至吸飲油汁、迨臨奧松河、死於奔飲者、不計其數、較諸陣亡者尤多云、甚矣燥渴之苦也。今基利斯督聖躬疲憊不堪、溯自晚餐旣畢、往山園三次祈禱、汗血迸流、後歷被押赴衙署、坐立不定、休息無時、滴粒不進、猶復背負重架、奔走崎嶇、自山園以至釘架、行數千步之路程、力盡筋疲、況在架上、又延晷半之久、能無渴乎。然猶耐性處之、默無一言、今命在頃刻、乃呼曰、渴、想見其燥渴之苦、實難堪矣。夫基利斯督聖躬懸於架上、無尺寸之完

膚、茨冠深刺其頭顱、鐵釘洞穿其手足、全體受鞭笞剝傷、而未嘗一啟其口、以示其痛楚、特於口渴一端、呼而示之、足見其餘之痛苦、不及口渴之難當也。但基利斯督既備受諸苦、乃獨示其口渴之苦也、其故何居、欲使大眾知之耳。蓋口渴之苦、非若他苦之顯而易見、眾目昭彰、不必自明也。而渴係身內之苦、苟不自明、人何由知之。又口渴爲人性應有之事、主欲自明其實具人性也、故凡饑渴之需、皆莫能豁免、無異凡人也。

二、欲成預言。○古經所載預言救世之事、皆天主聖旨也、渴之一語、先知亦早已言之矣、今基利斯督特欲躬行實踐耳。故若望聖史拾玖廿八特記云、爲應驗經上之言、曰渴、○可知基利斯督所受諸苦、俱係天主自無始預定者、由先知迭次載述、而基利斯督欲畢行父旨、雖一

點一畫，遵行弗替。然口渴嘗醢一事，自山園以至懸釘架上，尙未實行也。故主特啟口而呼曰：「渴。」  
⊖ 吾思其渴欲承行主旨，必較深於渴欲求飲之情也。縱知此飲仍不能解其渴，惟爲畢踐聖經預言耳。所關非淺。按架刑罪犯，例當飲以酒，  
⊖ 使之麻醉，以減少其痛苦。今惡衆不飲主以酒，而飲主以酸醋，不但不解其渴，反加增其苦。此種仇人歹意，基利斯督豈不知之，知之而仍自提醒之，足見其出此一語，無非欲踐經言。蓋聖經所載，乃聖父之旨也，絲毫不容遺漏。嗟嗟惡衆，加苦於主，無所不用其極。主之遵行父旨，尤爲無微不至。爲此山園中伯多祿欲阻遏飲此苦爵，主立責之曰：「父錫予斯爵，汝不欲予飲乎？」蓋基利斯督深知亞當後裔，易逆主命，一如元祖。每遇誠命，不知遵守，輕視聖旨，率多自由。主故遵行父旨，纖毫靡遺，時不論久暫，事無分難易，一言



一行，盡絕私意，是誠提示吾人守誠之準則，亦以補贖吾人逆命之愆尤耳。况喉舌乃饕餮之罪媒，元祖逆命，職此由也。主故以渴補之。

○聖咏陸柒篇廿二節曰，食我以胆，飲我以醋。自末次晚餐後至此，未有滴粒入口，况在架上又歷暑半之久，可知其渴也何如。○惡黨一聞耶穌呼渴，即將醋浸之海絨，裹於牛膝草中，拉丁文曰伊朔波，如聖咏上所說，主將酒我以伊朔波，卽是置於蘆葦上，擊給耶穌吮飲。○日路撒稜有熱心婦女，本購有旨酒，以備基利斯督解渴，被惡黨將此酒自飲之，而飲基利斯督以醋胆。有謂惡黨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嘗多枵腹從事，故飲主以醋，欲速其死，乃可回去午膳也。

三、聽命之表。○基利斯督之求飲，實以欲遵父旨，而踐聖經之預言也，故不待兵士計及，先自呼渴，令若曹聞而省悟，以爲尙有聖父諭，未之行也，所錫苦爵，未之畢飲也，必欲飲至點滴不留而後已。訓吾人行善立功，當遵天主定規，服從天主命令，勿逆勿貳，則不獨有功於所行。

之善事，且更有聽命之功勞，若是進行，每一善功，能得兩方裨益。觀基  
利斯督在世時所言所行，俱爲承行乃父之聖旨，踐行聖經之預言也。  
是故我儕信友，或守齋期，或與彌撒，或告解領主，或領其他聖事，或遵  
守聖教規誡，皆當爲聽天主聖旨而行，不必待他人提撕，或長上諭令  
嚴催，蓋行所當行，須出於自願，方爲有益。基利斯督業已歷盡困苦，命  
將終時，回憶先知預言，猶有未盡奉行者乎，立即提醒刑役以踐所言。  
吾人於所命之事，雖已畢行，曰：「無用之僕，爲所當爲矣。」路拾柒，十更  
須反躬自省，或有所遺忘者乎。苟遇阻遏，又宜設法消除。欲知爲所當  
爲，可閱聖經，或聽道理，或請長上訓示，或求天主默啟，斯皆天主聖旨  
命人當行者，汝之一生言行，遵此可也。

貳 耶穌渴願受苦。近有醋瓶，侍卒持酒及醋，浸以透

水之物，擊之高竿，送厥口。

若拾玖廿九

一、以苦解渴。○惡眾懷恨吾主，至於極點，其殘忍惡辣手段，始終不變。所預備之酸醋苦胆，以吾主尙未飲盡，未饜其惡慾。吾主洞燭其心，俯視此物尙存，爰出此言，以動其機，而償其所願，非真求解渴，實欲再飲苦爵也。按聖咏陸捌廿二云：「以醋飲我於渴時矣。」基利斯督預知其苦，而仍欲嘗之，非甘心再飲苦爵之証據乎。昔老楞佐受燔炙於鐵床，逾時，轉謂虐王瓦肋畧曰：「賤軀半身業已炙熟，汝可啖之。」在此酷刑中，竟談笑自若，明示其整備為主再受別種苦刑也。基利斯督亦然，見諸惡眾若犬之狂吠，聲嘶力竭，若有倦怠狀，主復以言嗾之，令再作其惡氣，肆其毒噬。可見吾主於所受之苦難，猶爲不足，倘聖父復加以愈劇更苦之刑罰，亦無不甘心樂受。奇哉此渴也，基利斯督直欲以己

之渴、解人之渴耳。蓋人之犯罪也、必先有情慾之渴、慾渴一生、無異於  
 外形實犯。其所以未犯者、或囿於勢、或限於力、無機可乘耳、而其心之  
 渴欲爲惡、未曾少減、且與時俱進。一旦時機純熟、得以逞所欲爲、其實  
 行之惡、當不堪設想者矣。智德經 貳八 有代爲惡者云、我之淫樂、無  
 有草地而不經過者。○ 聖額俄畧謂犯罪之渴慾、是莫解之渴、爲此  
 罪人判下地獄、亦受莫解之刑、宜也。瑪竇聖史 伍三六 述古教律（出走  
記 念壹廿四 肋味記 念肆二十 申命記 拾玖廿一）有（目償目、齒償齒）之  
 明文。○ 故吾主奉獻受苦之渴願、以補吾人犯罪之渴慾。聖咏 肆壹二 言、  
予靈渴、如麋鹿奔於泉。 是謂罪人渴、而基利斯督亦渴。渴而赴泉  
 覓飲、欲解己渴同也、但所奔之泉、所飲之水、則不同耳。罪人奔赴毒泉  
 犯罪、若飲鳩毒、愈飲愈渴。基利斯督趨飲苦爵、若奔甘泉、酣飲諸苦、愈

飲愈甘。

○言草地者，不獨指青草場地而已也。且花卉之馥郁，樹林之蔭翳，清泉之滄滄，溪水之潺湲，凡可以娛樂肉情者，皆包涵在內。於是式飲式食，奏歌侑觴，凡可以娛心意，悅耳目者，無不羅而致之，窮奢極慾，無惡不爲，此其所以爲惡人也。○律云：損人之目，或損人之齒，士師當判抉兇手之目，或拔兇手之齒，斯爲報復之公義，補償人之損失也。

二、忍苦之訓。○主欲解渴，可使天神供飲，旨酒清流，憑其選擇，抑又何難。今乃悉行棄置，而惟醋胆是嘗，是卽訓諭吾人於供給肉身之事，不宜一概隨從肉情，當視有裨於靈魂與否。如有裨於靈魂者，雖苦亦甘，反是，則雖甘實苦。基利斯督顯現於加大利納瑟納云：「我女，汝當以苦爲甘，以甘爲苦。」可知於肉身爲苦者，於靈魂則甘，於肉身爲甘者，於靈魂則苦也。如守齋，臥地，減寐，告罪，默靜等工，於肉身爲苦者也，而於靈魂，則有如甘旨，裨益良多。豐食美衣，閑談遊戲等情，於肉身爲甘。

飴者，而於靈魂則苦澀矣，損害實甚。聖女蒙此提撕之後，主賜之以兩頂大帽，一係玫瑰組織，一係荆棘穿成，任厥揀擇，取用其一。聖女乃却玫瑰花帽，而取茨冠，戴之於首，主心大悅。或曰：基利斯督既於架上，忍此種種侮辱痛苦，猶爲未足，又欲以忍耐久長之口渴，訓誨吾眾人，此豈吾人所能學哉。然而非不能也，惟難能耳。若請汝學造天地萬物，則遜謝不敏可也，蓋此係主性之功，非人力所能爲，是誠不能也。若論基利斯督人性之事，作爲吾人之表率者，誰曰不能，但不能一時達到目的耳，亦難能與之頡頏耳。且耐苦之謂者，非命眾人一律實行，如吾主所受釘架諸苦也。蓋人力有不同，處境亦不一，所肩之苦架，各從其類。人各有職業，由是而逆境遇焉，由是而憂患生焉，是卽苦架也，宜忍耐受之可也。若夫荒野而居，席地而坐，揮鞭自答，束縛苦帶，日守嚴齋，長

夜跪禱等苦工，此爲神戰之修士，羣居於基利斯督營寨中，專門演習此種神兵妙法者能之。至平常信友，則於聖教規誡，奉行弗替，犯罪機會，躲避弗遑，亦足以法基利斯督之耐苦也。如一年之大小齋期，切心謹守。瞻禮主日，詣堂與祭，告解領主，按時遵行。若能悉照聖教定命而有耐苦之意，固無在不可以爲功也。又有賠還財物，補償聲名，以德報怨，救濟貧病，退敵魔誘，遠避罪機等情，苟能是，是亦足矣，皆可以立功。至若旱潦災荒，疫癘兵戈等事，屢遭不鮮，亦皆所以磨練吾人忍受困苦之好資料，倘能逆來順受，亦可稱爲基利斯督之高足也。若人選擇其尅所欲尅，而不願忍所當忍，是猶濫施哀矜，不願償還所欠之債項也，可乎哉。

叁 耶穌渴欲救靈。

一、救靈之渴。○吾主流一滴聖血，足以救贖普世而綽乎有餘，其所以受難至如是之甚者，因其渴願普世眾人重視己靈而救之若渴也。然而昧昧者，毫不介意，將救靈大事，置諸腦後，殊屬可憐。吾主因於終時，特爲警告曰：「渴。」若謂爲救汝靈，我甚渴也。可見其痼瘵在抱，已溺己饑之心，至死靡他。誠哉保祿宗徒之言斐壹八曰：「我願汝曹皆在耶穌基利斯督之心腸中也。」○在昔吾主嘗求飲於撒瑪利亞之婦人矣，然其求飲，非爲解其口渴，實欲解救靈之渴耳。今之求飲於惡黨，何嘗不以此心爲心哉。古之勇將撒末傷，卽基利斯督之小影也。士師記拾伍十九載其敗敵以後，頓覺渴甚。主啟驢之牙床骨，○有清泉湧出，撒末傷從而飲之，補增其氣力。今基利斯督戰勝邪魔，救靈之渴，尤甚於該將。天主爰啟百夫長之口，顯示其信德。復有營兵等，亦從而信仰之。



是不啻涓涓清泉，滂然而仰出，以畧解基利斯督之渴也。然而怙惡不悛，若如德亞人，以醋胆飲之，加增其苦者，代不乏人。若輩之心，硬如鐵石，無異酒之已變其味者，不堪啜飲，卽飲而不能下嚥，定必吐棄之而後已。依撒亞<sup>伍二</sup>代主嗟嘆云：「我嘗望其結美味之葡萄兮，乃反結成酸葡萄。」吁嗟，不結佳果，而生惡實，斯言也。一驗於如德亞人，再驗於多數信友，其將何以解主渴耶。

○心腸卽五中之意，表明愛情之熱切，實由內情所發，非泛泛可比。又謂保祿欲率領若曹，深入基利新督之臟腑，欲使基利斯督鍾愛若曹，有如己身。○驢之牙床骨，爲其戰具，戰後無用，拋棄於地，時口渴甚，求主救援，主卽顯靈，由地湧出清泉，復從此骨經過，因名爲呼號之泉。

二、莫解之渴。○世有人焉，惟務堆金積玉，不思修德立功，專養口腹，不顧神靈，舉凡其所渴欲爲之者，無非暫世之虛僞，毫不計及身後永遠

之事，致令吾主救贖之功，拋諸無用之地，此卽基利斯督莫解之渴也。蓋世人以圖暫世之虛偽，填無厭之慾壑，常若渴不可解者，不知凡幾。夫世利世樂，猶海水也，味鹹而濁，飲之反增其渴。主嘗云，若律十三飲此水者，復渴。額俄畧尼瑟諾云，貪慾何所似，似無底之漏卮，雖盡注海水，而未見滿也。七罪宗之惡習，如驕傲、貪饕、迷色等，有一於此，必至渴死，蓋終不能填滿其慾壑也。誠以世之富貴榮華，雜有種種災害艱險，不能安享，猶之溷水濁流，雜有污泥菌毒，不堪吸飲，飲之必中其毒。日肋米亞或十八預告百姓云，爾何爲在厄日多之道途，而飲濁水耶。昔有二人，暑天行路，中途渴甚。一人不能耐渴，卽飲池塘穢水，旣而疾作。一人忍至旅館，吸飲清水，覺味甘而得無恙，亦不復渴。可知重世俗者，不耐世苦，卽求虛榮穢樂，以解其渴慾，若飲池塘污水者

然，未有不發生種種惡疾，作出種種罪孽，所謂愈飲愈渴，而莫能解者也。惟步基利斯督之後塵者，輒踵其跡而自爲禁制，耐至天堂，乃得酣飲常生活水，而永不復渴矣。有名諺額利古者，謂野驢不飲濁水，而飲清泉。○非此，寧久渴而不飲也。聖咏壹零叁十一亦云，「野驢於其渴蓋有待也，○可以人而不如野驢乎。」

○厄日多國概多險路崎嶇，猛獅所佔，鱷魚所據，尼洛河水淹灌該國田地，皆是污泥濁水。乃如德亞人棄去天主助佑，不用自己所有之清水，反至他邦之邪神前求佑，必不能使之滿意而解渴也。○野驢，山居之獸，清水，由山泉湧出者，該獸極易燥渴，而酷嗜清泉，非清泉不飲。

三、解渴善法。○基利斯督於此，訓諭吾儕解渴之善法焉。其法維何，卽以痛悔熱愛二情，奉獻己之身靈，承行天主聖旨，是卽所以償基利斯督之渴願也。溯基利斯督自降孕於母胎時，卽有此渴，至今尙然未解。

蓋其渴願眾人獲得常生，渴欲眾人皆藏匿於其肺腑中，無時或已也。昔嘗中途乏力，憊於井旁，思欲解渴，乃索飲於撒瑪利亞婦人曰：「給予水飲。」今懸於架上，謂眾人曰：「渴。」環顧眾人，庶幾有與之飲，以解其渴者乎。吾儕信友，何一任基利斯督天主聖子受此燥渴，而不思飲之耶。抑尙未知其有燥渴之苦，直待其啟口自言，方知其渴耶。今吾主固亦自言其渴矣，亦知其渴之有何寓意耶。其渴也，實爲人，非爲己。乃由渴欲飲人以活水，而先自明其渴，以激起吾人之渴願，以求飲於主也。豈主欲求飲於我哉。昔奧皇羅伯爾篤攻伐薄厄米亞王，途中乏水，穡者以水進。皇曰：「退還厥水。」予渴，非爲予，爲軍士也。主今亦告予曰：「予渴，非爲予，爲人之常生也。故人能渴求常生，卽所以解吾主之渴也。凡不欲勉力行善，徒自文飾其過，而不思悔改者，皆不欲解基利斯督

之渴者也。不欲解基利斯督之渴者，其靈定將渴死。不聞夫奧色之預言乎。<sup>或三</sup>天主警斥日路撒稜而言曰：我將變更其地爲荒野，我將斷絕其水道，使其渴斃。○聖經記載有某富翁，不肯以餘粒飼乞丐，拉匝祿日後翁在地獄，欲飲滴水，亦莫之與，豈非不飲基利斯督之明証乎。於以知凡濟貧以解人之渴者，卽解基利斯督之渴也。是故我人當汲心坎之熱水，悔罪之熱淚，並和以席上之山珍海味，櫃中之金珠玉帛，多獻給耶穌，先解其渴，然後可期異日得偕同在天神聖，式飲式食，永享吾主於世初所備之盛筵。

○土地荒蕪，卽國民凋敝，國民凋敝，則土地荒蕪，無水潤澤，不生五穀，六畜渴斃，人亦隨之。

第三十八章 論架上第六言

引言

迫利尼及瓦肋利記載，有畫師名納亞則者，繪一駿馬，作演陣奔回狀，生氣活現，但未能使鼻孔有涎沫噴射，以爲缺憾。苦思不得其法，勃然忿懣，將在旁之水沫，飽蘸色水，擲於紙上，意欲毀厥所繪也。豈知適中馬之鼻孔，宛若馬所噴出之涎沫，惟妙惟肖。畫師喜出望外，圖遂告終。今基利斯督釘於架上，彷彿似之。在默照經拾玖十一十三若望見一人騎白馬，○披血衣。馬表基利斯督之人性，騎馬之人，表基利斯督之主性，所謂天主之物爾朋。基利斯督人性，有似該馬，被人窘迫，受諸酷刑，自首至足，鮮血淋漓，描繪盡致，極丹青能事矣。但口渴一事，亦聖經之言，尙未實踐，則猶圖繪之駿馬，於鼻孔上尙欠涎沫。故欲畢乃事，欲竟其

功乃曰：「渴。」時如德亞人本欲加苦於基利斯督，故立即飲之以醴，而豈知於基利斯督，有若馬鼻之噴射涎沫，適成其志，受難之事，於焉告終。於如德亞人雖出自偶然，而於世人則關係非淺。蓋基利斯督受難之畫圖告終以後，爲基利斯督有無限之光榮，爲萬世萬民得常生之福樂，其關係顧不大哉。嗟爾如德亞人，盍一觀此畫圖妙景乎。此圖也，乃天主聖子騎白馬，披血衣，戰勝凱旋之圖也。爾曹飲之以醴，鼻沫成矣，繪事畢矣。諸德之矜式在茲，神人之瞻仰亦在茲，救世工程今已告終矣。試再研究此「終」之一言，寓何奧義，有何裨益。七言中，其他六言，俱有所指。如首句向聖父言之，求赦仇也。次句向右盜言之，賜恩赦也。三句向聖母及若望言之，遺囑托孤也。四句向天主言之，呼號求主也。五句向戍卒言之，成全經語也。七句復向聖父言之，托付神靈也。

此第六句，向誰言之，所指何事，聖史未有明言，似無着落。我曰此言，既不明指何事，明向何人，則凡有靈而能知所言者，有事而能賅所言者，統括在內，主皆指而與之語矣，茲伸論之。

○馬係白色，表喜慶也，凱樂也，精潔也，榮福也，於天主最爲相宜。古時外教繪余比德神像，所乘之車，有白馬爲驂，駢血衣，表基利新督及致命諸聖爲義被難者。基利斯督騎馬，若出戰之元帥，其血衣，卽將軍之甲冑也。茨冠，卽將軍之盜帽也。鐵釘，卽將軍之鐵爪鐵靴也。所有禁衛兵，卽曠野之木石也。默不出言，卽號令三軍也。是乃基利斯督與敵交戰之利器，神兵之妙法也。血衣，又表示天主義怒也，基利斯督將來擊敗仇敵，血濺戎衣。

壹，主旨悉遵。○此向聖父言之也。若謂昔者吾父委我以救世之工程，而生斯世，已三十有三載矣。自受命以來，夙夜匪懈，盡心力而爲之，今敢告厥成功矣。〰終矣。〰溯基利斯督在末次晚餐後，將往山園，起行受難之時，業已先向聖父曰，若捨葉四爾委我當行之工盡矣。〰其承



行聖父之旨，並實踐先知預言，纖毫靡遺。夫聖父托付聖子救世之工，  
聖咏叁玖八、九已代基利斯督預言之矣。曰：篇首已書，我遵爾旨。吾天  
主，我乃遵爾詔令在予心。①是卽全部聖經之開篇，早已大書特書，  
曰：我當遵行爾旨，以竟我救贖之功。我之方寸中，一惟聖父之詔令，拳  
拳服膺，弗敢稍懈，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故聖經若肆三四云：我  
之糧食，卽承行遣我之旨，俾得早畢乃程。②是基利斯督樂行乃父  
聖旨，如饑如渴，旦夕不遑。迄於今，所委諸件，業已奉行弗替，完滿無缺，  
故特呈示於聖父臺前，若使臣之復命者然，若將軍之凱旋者然，又若  
賓朋之宴飲酬酢，當奉觴上壽時，往往罄所斟之爵，而爲揚觶之舉，以  
示從命畢獻之意。夫聖父，令聖子飲苦爵者也。聖子，承聖父之令，而酣  
飲無遺矣。縱至命在頃刻，區區飲醢一端，亦必躬行實踐，終勿遺漏，爰

爲之言於聖父曰、終矣、汝斟而授我之苦爵、罄嘗而畢飲矣、救世之工可告終矣。原其所以發言之故、非欲使聖父知其承命之勤慎也、乃欲覺我人、細審吾主於救世之工、何等周密、何等完滿。

○篇首一語、所指甚泛、解釋繁雜、有謂在創世記第二章、有謂在聖咏首篇、有謂先知預言、有謂聖經全卷、有謂生命書首、在厥書內、諸揀選者之名號、俱列序在內。○基利斯督承行聖父之旨、無異飢者甘食、常覺甘飴適口、爲其一生之餽饌也。聖教中有職司傳教者、亦當以聽命與救人靈魂、爲其神糧、斯二者、蓋保存神靈之生命、可以增加神力、堅強靈弱、誠如糧食之使幼童長大成人、使成人德行前進、得爲完人。

貳、洗禮備受。○此爲自己言之也。若謂我自無始之初、預定當受之洗禮、○今果如願以償、終其禮矣。蓋救世之事、我之洗禮也、我本救世之心、實行救世之工、今已告竣、自可慶而可喜也。聖經云、路拾貳、五十我當受洗禮也、其洗維何、血洗是也。以疇昔時機未至、後顧茫茫、若之何

而流血致死也。若之何而備受洗禮也。虛擬懸望之心，深且久矣。智識經拾卷十二云：「望久，則傷神，欲遂，則獲生命之樹。」○誠哉其言也。想基利斯督以流血爲其受洗之禮，以苦架爲其生命之樹，其欲爲吾人死於架上也。渴望久矣。願以定時未至，延之又延，不勝其黯然神傷也。今自山園中汗血流地，毛孔盡啟，又自衙署以至釘架，遍體鱗傷，血流已罄，洗禮旣畢，其欲遂矣。終矣。抑基利斯督爲吾人靈病之醫師，然亦自願爲吾人担任病症之困苦。依撒亞伍卷四云：「渠躬自肩任吾人之疾病兮。」○故自願備嘗酸苦之湯藥，一味一劑，服不少減，欲以治吾人之靈病而得有起色也。今醋胆已吮矣，酸苦之湯藥已備嘗矣，爰自欣然而言曰：「終矣。」吾所負之疾病，乃得勿藥有喜矣。而今而後，種種艱辛痛苦，可釋然於懷矣。然而基利斯督之爲此言也，爲己乎？

抑爲人耶。不聞依撒亞<sup>伍卷五</sup>之言乎。吾儕之疾病，因其血跡傷痕而得瘳。④是蓋明示吾人，以耶穌基利斯督之血水，洗滌吾靈垢，洗刷至淨盡。

○基利斯督自言受難釘死，爲受洗禮，因受洗者，當入水而復出水，基利斯督之受難受死，一若身靈全沒於其中，既而自死復生，則又若出水矣。○所欲已遂，無異獲有常生之樹。蓋身外之事，每使望者灰心，惟神靈之事，必不虛所望。傷神之意，謂其所望於神人或造物主者，遲延未至，則必心煩慮亂，憂愁幽思。一旦獲有所望，則喜出望外，心花怒開，精神百倍。向在五里霧中者，今見青天白日矣。前似奄奄待斃者，今則身健體強矣。③基利斯督代任吾人之疾病，指人之罪罰也。架上崩駕，罰乃告終，人所有之病痛愛苦災難等果，係罪罰之一端，業已代補。但先知所言基利斯督代受病痛者，非如一二人之疾病痛苦也，乃普世人民之公罰也。基利斯督自生至死，毫無病痛，當周遊城鄉，宣講福音時，若有疾病，則必阻礙其承行主旨矣。況人之疾病，往往以飲食無度，嗜慾太深之故，而基利斯督之肉身，因聖神以全能成功，五行四液，最爲和平，則疾病何由而生。④先知云，醫治靈病之藥材，非草木之汁

液亦非禽獸之脂膏，乃基利斯督本身之傷血，厥藥貯藏於聖事舖中，可治靈魂百病，變罪人為義人。

叁、古律終局。○此向古聖祖言之也。若曰，古教祭獻等禮，皆為新教之小影，今其事已一一見諸實蹟，斯小影自無庸保存，故每瑟所定古禮，當盡行取消，終矣。聖保祿羅拾四曰，基利斯督為古教律例之終局。○今茲亞伯爾被兄殺斃矣。今茲諾厄之寶筏，備禦洪水之災者，已造成矣。○今茲蟒蝮已顯現於雲端，而為約據矣。今茲依撒格已被其父縛於木柴堆上，充作犧牲矣。今茲若瑟已被鬻被誣，認為罪犯矣。今屆巴斯卦瞻禮，實行燔祭，此除免世罪羔羊者矣。今茲銅龍高舉矣。今茲撒末傷已搖撼楹柱，棟折椽崩，厦屋傾頽，壓倒幽冥之巨魁矣。今茲達味已將五傷寶石，擊仆蝥利亞而割其首級矣。凡古經所述種種

事蹟、爲基利斯督之小影者、無不實驗畢踐、而告厥成功。故其終也、實爲我人有再造之洪福、取消其嚴格、實施其寬惠、革除古律之重軛、易以輕飭之新律。按厄才基亞先知預言參肆廿七云、〇吾將拆毀其銅鐵之軛、俾認識我爲其主也。〇於此驗矣。

〇基利斯督爲古律之終、何解。曰、古律本基利斯督之小影、實蹟既具在矣、小影何須其存在。况基利斯督業已修正諸律而擴充之、完備之、凡格於古律所不能行者、基利斯督悉豁免之、使罪人變爲義人。故不信基利斯督、不得謂之全守法律、蓋基利斯督實爲法律之結局、法律之正鵠、諸凡古律所載、俱歸向之。〇茲字、卽指基利斯督也。〇鐵軛、有暴虐之意、卽救出於虐王之手也。當時如德亞人、屬於加爾代衣人權下、無異奴隸、天主將拯救之。亦預言基利斯督將救我人於魔鬼權下、及罪惡永死之軛。

肆、惡勢全休。〇此向如德亞司教等言之也。若曰、爾曹爲政行兇之時已過去矣。主在山園被捕時、嘗語之曰、〇斯時定屬爾輩時、並屬魔顯

能時。故伯多祿欲抗禦之，主曰：「休。」意謂今日非我時也，乃彼輩之時也。我預言受難之時已至，彼欲虐害我，此其時矣。斯乃預定之時，有限之時，故可一任其所欲爲，勿奪其時，否則經所已言曷驗。而今則救世之功已全，蓋苦爵已畢飲矣，預言已悉驗矣。終矣。是卽若輩爲政之時往矣，邪魔顯能之時去矣。我其亡矣，彼不能復肆其虐害矣。嗟爾如德亞人，須知此時乃聖父准汝肆虐之時耳，汝曹慎勿自以爲戰勝我，而自誇其能，自鳴得意。若非我父准汝所爲，則我之毫髮，莫能挫及。今也，定時已滿，限時已至，爾輩之時過去矣，爾輩之惡燄兇勢，盡行消散，不復准汝有抵抗我之權能矣，汝曹其休矣。終矣。我之生命，我欲棄則棄之，我欲取則取之，汝曹不能干涉我也。今而後，我爲政矣。汝曹勿妄以我爲敗北也，我實戰勝汝曹而奏凱旋矣。

伍、魔燄已殺。○此警斥路濟拂爾之言也。若謂自厄襪被誘以來，汝在世、代作暴君，肆虐人類，亦已甚矣，而今而後，汝不能有前此之兇燄權能矣。○終矣。○猶之巴爾達撒國王，○被天主計算其國祚，限期既滿，而結果之也。又如依撒亞先知拾陸四云，○難既終矣，蹂躪厥地者，止此矣。○虐王所欲贖擄之價值，已代爲清償，儘可脫去羈囚矣。夫魔鬼引誘元祖，已得勝仗，於是佔據大地，以爲己有，俘擄其後裔，奴隸夫人類，肆其酷虐，張其惡燄，歷年已久，以爲理所當然，天主若未與之競爭也。聖保祿弗陸十二嘗謂，○邪魔爲塵世之君王，幽冥之司長。○基利斯督亦謂邪魔爲，○斯世之魁首。○嗟嗟，維彼娑殫鴟張跋扈，僭越天主，強人朝賀，庵堂廟宇，普世林立，焚香燃燭，祈晴禱雨，處處供佞，時時媚諛，誤奉爲造天地之主宰，差認其操賞罰之大權，歷數千年於斯，實根



深而蒂固。今天主聖子降世爲人，欲挽旣倒之狂瀾，欲滅仇敵之權能，欲拯人類於水火，欲脫囚擄之酷刑。然而斯世之人，降服於虐魔者，已若是其深且久，而虐魔執有人之典券在手，非有莫大之重價，安得輕縱以釋回。基利斯督乃甘受苦難，自作犧牲，傾注其聖血，捐棄其生命，此無窮之價值也。以之償清普世萬民之債負，贖萬劫不復之奴隸，厥功靡限，厥愛靡涯。爰當其命終之頃，喟然而嘆曰：吾之血已罄流矣，吾之功已告成矣，厄襪子孫之債負已清償矣。③汝輩虐魔，當不復能作斯世之主張，而操縱人類，至於萬劫不復矣。汝輩顯能之時，從茲以去矣。④終矣。⑤若望經拾貳三一云：斯世之審判，斯世之君長，將被驅逐矣。④奇哉，基利斯督之伏魔也，以聽從父命，爲賠補人類之逆命。以釘死於木架，爲抵償原祖貪食木上之禁果。所以聖會歌云：由木失

敗，亦由木獲勝，是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適相當也。是故魔之顯能，以仇殺基利斯督，適成其自殺之禍也。吁，狡哉魔也，愚哉魔也。夫人固有罪，當萬死而爲其奴。然基利斯督與罪惡何相干涉，何能爲其奴隸。乃虐魔胆敢瀆冒其尊威，慫恿惡眾，處治以釘死之刑，豈知適成其救贖之功。如此弄巧成拙，宜其權勢盡失，幽禁獄中，不復能肆其毒燄。而厄襪子孫，反得自由，脫去羈縻，悠然逍遙於基利斯督之門下矣。

○加爾代衣國王巴爾達撒接那蒲各鐸諾沙爾王位，肆筵設席，姬妾擁座，將日路撒稜聖殿之金銀器皿，充當酒器，歡樂暢飲，歌頌其所敬之神時，忽於牆上發現一巨手，書有三語。其首語，卽謂天主計算其國祚之限期已滿，蓋其時加爾代衣已有七十年，而天主預定之期已至也。彷彿諸諦與谷士師述一奇事，謂羅瑪總皇儒良背逆天主者，在戰爭時，夜觀天象，見有星辰聚成一語，言儒良今將被殺於伯爾西代，至今傳爲奇異。○魔鬼亦有上中下

三級、列序一如天神。有出令者、有受命者、有條不紊、各竭其智力、謀害世人、直至世界窮盡、其秩序乃渙散。然魔鬼爲世之君王、僅爲暗冥世界之一份耳、非普世君長之謂也。聖師僉云、魔鬼常在空中、興波作浪、追風逐雨、震雷掣電等、爲虐害世人、及動植諸物、或釀成災荒疫癘兵戈等事、或誘感貪饕迷色忿怒驕傲等情、使人皆入於暗冥之地。蓋罪爲暗冥之事、犯罪卽自居於暗冥、而屬於魔鬼管轄、則魔鬼爲罪人君長矣。聖基所云、若將罪惡踐踏於足下、將驕奢淫佚等惡習、力戒而遠避之、是卽踐踏魔鬼之能力也。③此架上第六言、爲醫治七罪宗之一、卽慳吝是也。慳吝者、無非欲聚斂財帛、而財帛稱瑪滿、解謂財神是也、今被基利斯督逐出矣。④或云受判、卽受罰之意、或云卽救出於虐王之手也。因世人皆被拘押於虐魔掌下、賴基利斯督之死亡而得脫、此卽爲判釋之時矣。然惟由善信人心中驅而逐之、入於兇惡人心中。故人心分爲兩類、彷彿兩般世界、一爲仇敵、一爲聯盟、一爲處決之人、一爲獲救之人、判然分爲兩途。至於驅逐之實蹟、可証諸附魔之人、嘗曰、厥魔逐入豕羣矣。

陸、燔祭已全。○此向靈薄古聖、及被虐魔拘禁者言之也。若曰、終矣、我爲汝罪而作全燔之祭、血已罄矣、命已終矣。蓋天主教律、凡獲罪而

欲求救者，必需以牲祭獻，方能邀赦。○聖保祿勃致廿二謂，「非血不得罪之赦。」今普世萬民，干犯至尊天主，何由平息其義怒，惟賴聖子耶穌基利斯督自作犧牲，自爲羔羊，祭獻天主，以邀赦宥也。經不云乎，「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又云，「自爲獻品，而且爲獻者。」大哉基利斯督之祭也，遵默爾基色德例，在地無父，在天無母，自爲主祭，躬爲犧牲，十架爲祭臺，五傷爲記號，熱以仁愛之火，而成此全燔之祭。如此馨香上聞，能不平息天主聖父之義怒乎。不但此也，恭維基利斯督一生言行，無非舉行一臺彌撒，定爲今日新教中日行祭獻之奧蹟也。溯其降孕於童女胎中，取淨血而成聖軀也，無異鐸德在更衣所，穿着祭服。其誕生而啼哭也，猶如在臺左朗誦古經。夫嬰孩致命，猶如在臺中誦天主矜憐我等也。誕生時，天神奏樂空中，頌揚天主，則無異誦榮福經。

天主受享榮福於天也。及若翰出山講道，有如在臺左誦經書也。基利斯督在城鎮鄉野，宣講福音，有似在臺右誦萬日畧經也。而彼都人士咸信從之，是猶在臺中誦信經也。進都城時，士民歌頌歡迎，是猶誦三多斯也。且建定聖體，卽成聖體時也。十架高懸，卽舉揚聖體也。右盜悔過，卽司祭默存時也。曰：「父，寬宥彼罪。」曰：「父，我神付於爾手。」卽誦天主經也。百夫長等搥胸而歸，誦救世之天主救我等也。曰：「終矣。」拯救靈薄古聖出獄矣。乃向眾曰：「往哉，彌撒畢矣。」聖父右而饗之矣。厥祭已全，厥功靡限，眾皆得救，當深拜謝矣。

○別味紀四章，每瑟古律，凡罪人欲邀赦免，必須以牲祭獻天主，平息天主義怒。然此特邀赦法律所定之暫罰，若欲邀赦罪惡，非上等痛悔不可，且當發出信望基利斯督將來降生救世。此心內之痛悔，卽以外面之祭獻表而出之。第十章又言，牛羊之血，萬萬不能赦罪，不能得天主之歡心，如今之基利斯督犧牲於架上者可比。

築、寶筏落成。○此向預簡者言之也。若曰、  
穩渡世海之寶筏、今已落成矣。吁、爾信友乘此艤舫、穩如磐石、疾如飛禽、並無載胥及溺之虞。縱遭審判之洪水、可無滅頂之凶險、可竟登亞默尼亞高山之巔、卽天堂是也。疇昔諾厄之造巨艦也、歷百年之久、始得告竣。今吾人欲渡世海、欲行天路、須此乘風破浪之舟、乃基利斯督之十架也。自原祖逆命、而被逐出地堂、世風俗浪、航渡艱難、非有此舟、斷不能誕登彼岸、適彼樂土。故歷來被簡之人、皆望眼欲穿、期此舟之早日造成、早得穩渡。而今則基利斯督降世已三十有三載矣、躬親製造、煞費心力、至於汗血迸流、捐軀捨命、而此巨舟工程、今乃告竣矣。由是被簡者、登此慈航、穩渡天岸、可以盡副所望矣。惟船艤尙少一闕、以通出入、故至死後、肋旁又被刺一鎗、於是一窟洞開、上天之閭闔、遂而

大闢、預簡諸人、可偕右盜同入福地。

捌、盛筵具備。○此向外教異端罪人言之也。曰、△終矣、我所備之盛筵、已畢具矣、汝不欲來享、將撤席矣。盛筵維何、聖體與聖寵是也。瑪竇經念貳四云、△肥犢已宰、筵席既備、諸事畢具、請來赴筵。△是卽基利斯督將革除古教法律、訂定新教規範、建立七件聖事、爲得常生所必需之寵源、業已全備。夫基利斯督之傷痕、誠聖寵之泉源、潏然而仰出、恒予不竭、取之無盡、渴者皆可來飲、但當守其定規、遵其途徑、庶幾可賴其受難之功績、而得常生。吾主若謂、義臘厄爾民歟、爾輩不聽先知預言、迷失常生正路。我日伸兩手、招汝引汝、來歸我蔭下、如母鷄之舒展兩翼、覆護其雛、而汝終掉首不顧。我末如之何也、已矣、夫復何言。信然哉、基利斯督之在十架也、舒展其兩臂、凝視我眾人、何以異於母鷄之

張開兩翼，欲我人集居於其覆下，使不被鷹鷂之攫殺也。夫魔鬼猶鷹鷂也，專欲攫殺人之靈魂。人苟一離夫基利斯督之廕庇，未有不爲魔鬼所陷害者也。觀基利斯督之愛護吾人，至於此極，而人猶不知利害，辜恩負義，以至罹禍遭殃，誠自取其咎也。故罪人墮獄，不能咎基利斯督，不爲庇佑也，乃其自不欲歸其宇下，托其廕庇耳。今基利斯督臨終一刻，復申前言，聖寵之筵席具備，水陸雜陳，我已遣价走邀，至再至三，乃竟託辭不赴，真所謂自暴自棄者矣。吾友，汝不見吾聖教中，堂屋高頂，豎立十架，直冲霄漢。又有聖經聖書，汗牛充棟，儘可披閱研究。更有教士教友，諄告善勸，無非至理名言，陳說詳明。奈何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心如鐵石，毫不動情。異日亦將聞基利斯督向若輩曰：所言已盡，所行已畢，汝不我信，咎歸汝曹，非我過也。汝自不欲乘此美機，用此良



法、邀恩赦罪、今則悔無及矣、終矣、恩斷義絕矣。格言篇

亞廿四至廿六

云、我曾招汝而不我聽、我曾舉手而無有瞻顧、汝鄙棄我之謨猷、輕忽我之譴責、迨汝亡時、我將笑也、顧不懼哉。

玖、工程已畢。○此向諸受造之物言之、欲令其下一評斷也。其意若謂、吾自天降世、受多苦辱、直至釘架而死、蓋爲覓亡羊也。昔者自父入世、今仍將出世詣父、我於救世之路程、已造極而登峯矣、止於此、不復前行矣、終矣、吾之竭心盡慮、凡所當爲之事、抑尙有未盡者乎、其有以語我來。昔有厄爾古來者、欲誌其行程、建立一柱、書之曰、止於此矣、勿再進矣、其柱稱之爲厄爾古來之柱。今基利斯督亦建一柱、將其所行愛人謙遜勞苦聽命等路程、亦書於苦架之柱、曰、止於此矣、勿再進矣。古之工於丹青者、皆書其名於所繪之圖、然概係他人代題、非

自署者。惟有迫老才納繪成一愛情圖，乃自署曰：「迫老才納畫此。」何以故？蓋此畫精妙入神，生平所作諸畫，未見有若此之美好者，故特表而出之，示其志願已足，才力已盡，工夫已到矣。今基利斯督所作救世之工，更爲超塵出俗，無可比擬。試思以全能之工，偕聖父肇造天地萬有，諸受造者，何能懸擬其萬一，卒未嘗曰：「終矣。」但云，格捌廿七「整備諸天，我在也，定律範圍深淵，措施一切，我與彼偕焉。」○獨於救贖之工，一若圓滿無缺，盡善盡美，而向諸受造者曰：「終矣。」然則此愛情無上之圖，亦既繪成於苦架矣，安可不鐫刻其名於其上，以垂後世，永矢勿諉乎。

○地面之水，多少廣狹深淺，俱有定限，海面爲圓形，與地球互相包圍。範圍深淵，或謂指地中心，或謂指穹蒼，或謂指空氣言，或謂指海水言。我在之意，解謂智德自謂，永遠實在天主。

拾預言悉驗。○此爲指日後之事言之。聖經所言，定有效驗，已往者既已畢驗，將來者亦自有效果，徵諸往而知來者，此一定之理也。觀基利斯督一生言行，及其受難諸跡，何一非先知所預言，雖一點一橫，無有差忒。從可知聖經所言，將來之事，今雖未見朕兆，日後定徵諸事實。蓋先知所言，聖經所載，非由人自作之，人自述之也，乃由天主聖神牖啟而言之，默感而書之者，故其效果，定無纖微之外差也。聖奧斯定云，試觀預言諸節考之，今日既有實驗，則尙有未驗者，來日亦必見效，如威嚴之審判，日後定必從彼而來，其初來也溫良，其復來也嚴厲。新經所言，較諸古史所載，尤爲顯明且多，無可或疑。夫所言已見諸事實者，如洪水之警告，歷有百年之久，當時之人，以未嘗聞見有相似之陳跡，故信之也難。今我人於洪水之災，見有實跡，如何不信日後之火燬

判世乎。蓋主已明言之矣，其可無應驗乎。主瑪念肆·三七云：「人子降來之時，無異於諾厄之時。當洪水之未至也，世人不爲介意，飲食嫁娶，熙攘往來，照常行事。迨諾厄入櫃以後，洪水橫流，氾濫天下，人與萬物淹斃淨盡，無或幸免，人子之將臨亦若此者。」再，不觀夫如德亞國之滅亡乎，其滅亡情形，非盡如基利斯督所預言者乎，然則其所言日後從彼而來，審判萬民，其威嚴切峻，至「一句閑談，亦當受判。」瑪拾貳·三六我如何反不之信耶。若閑談當受判，則穢惡之言，褻聖之語，不又當如何受判耶。言語既應受判，則行事動作，豈不更當受判耶。夫聖子降生所受諸苦難，所行諸事蹟，皆已實踐聖經所預言矣，則卑微奴僕之受賞受罰等事，反不當實驗其所言乎。故將救世前後兩時之人互相比較，後事實較前事爲可憑，今人實比古人亦易信。若今人猶不信預言，其咎

更不容辭矣。蓋殷鑑不遠，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既驗於今，今必驗於後。夫復何疑。不然，信德之謂何。然而亦既信之，又何加焉。曰：當按其所信之事，定趨避而決取舍，斯無愧而無負此信德也。凡見將來之事，爲我有害者，避而舍之；爲我有益者，趨而取之。今有梓人告汝曰：汝屋將傾，速出避之。汝果信其所言，而仍坐於巖牆之下，不知遷避，勢不  
至於壓斃不止，雖信其所言，何益於汝。又若有醫師告汝病原，先當戒口，始可痊愈。汝信醫言，而仍饕餮如故，慢不思戒，非至於病篤不已，雖信醫言，有何益哉。

拾壹、世事有終。○此指暫世之事言之。何謂暫世，曰：有終期也。基利斯督三十三年，涉世行程，無非歷盡艱辛，食貧居賤，受侮被讒，卒至受刑萬狀，身無完膚，釘死以終，然其期限一至，如德亞人，不能肆其虐，魔鬼

不能顯其能，故主謂其時暫也，一瞬而已。〇終矣。〇以故負恩若如德亞人，雖仇虐行兇，毒害基利斯督，置之死地，不過暫時之得意而已。茹答斯利慾薰心，甘作賣主奸徒，亦惟暫時之嗜好耳。比拉多之奉承總皇，黑落德之輕薄耶穌，惡黨之虐害吾主，無一非暫時之縱欲而已。至於今數千百年，常在地獄中受苦，被魔鬼惡弄，杳無底止，乃高呼曰：驕矜何益於我哉，富貴何益於我哉，淫樂何益於我哉，俱已往矣。瞬息間耳。〇終矣。〇凡人之耽於世俗，圖暫時之快樂，致遭永遠之苦難者，將來無不有此嗟嘆之一日也。辨德經拾肆·十二有云：〇斯世之遺傳，惟死亡而已。〇創世紀伍·五以下亦云：〇亞當壽齡九百三十歲而終，瑟德壽享九百一十二歲而終，諾厄享年九百有五歲而終。〇古人之壽歲固長矣，然究係有限之時耳，暫也。〇終矣。〇今人之年歲，與之相較，

不如遠甚，則暫之又暫矣。故達味

咏百拾捌九六

云：「我目所見者，悉有終

期。」③又捌玖六云：「如花之晨間鮮艷，晚時枯槁矣。」

又叁陸三五三六云：

「我見惡人意氣揚揚，若則德祿樹之在利巴納山，既而經過其處，則烏有矣。」④經不云乎：「天地有終，民皆有死，限定厥界，而罔能越。」

奈何人猶戀戀於暫世之快樂耶。

○勿積財帛，汝非常生不死者，且死即在目前也。故當速用汝財，為汝實益，為主光榮。非然者，死後無所用，死候欲行善，已無及矣。人皆有死，乃天主教案，自元祖犯罪後，天主而諭之也。但人多昏迷，往往積玉堆金，不忍化費一分，為行善工，寧給子孫消耗傾蕩，仍歸烏有，惜哉。②亞當至洪水，計千六百五十六年。自其子瑟德傳下，共有十代子孫。其死時，距洪水尙有七百廿六年。時諾厄之父拉默格已在壯年，五十七歲。厄機多活十年，兩人均獲赦罪，而得常生。有謂耶穌復活時，亞當亦得復活。其死日，適在瞻禮六，一如其犯罪之日，及受造之日。葬於赫白郎地方。洪水時，諾厄携至舟中。或問古人何以得如此長壽。曰：有多故。一、古人筋力堅強，五行四液，彼此調和。二、古人飲食節制，酒不沾唇，肉不知味。三、其時土地肥沃，物

產果蔬精滋充切。四、亞當靈明通透諸般物性物理，一一知其益害，而指示之。五、四時八節，十分調順。六、天主特別保存，俾得人丁易於加增，學術事業，易於發達，信德易於流傳，俾子子孫孫認識獨一天主，而敬禮之。③終期一語，解謂富貴榮華，雖達極點，卒有完結之一日。或謂善惡，終有賞罰之期，不能逃避。④則德錄樹，乃樹之最高大，最堅勁者，在利巴納山上，概多青枝綠葉，欣欣向榮，表位高勢大者，恃其富貴榮華，趾高氣揚，一若永久不拔者，豈知曾幾何時，回首視之，已成子虛烏有矣。

拾貳、專貴有終。○此指人行善立功言之。凡人作事，當盡心力而爲之，事畢方休，死而後已。語曰，慎厥初，惟厥終。觀基利斯督於救世之工，有其始，亦有其終。蓋天主之功行，從無半途而廢者。○申叁貳四如肇造萬有，迨至圓滿無缺，方纔罷工。賢士日爾桑曰，天主不問汝所爲何事，但問汝爲之何如耳。○聖伯爾納多曰，魔鬼不憚汝行祈禱哀矜守齋告解領聖體等神工，但忌汝善行此等神工耳。○所謂善行者，



行之完滿而無缺陷，卽有始有終之意也。故汝所當行之工，需善行之，又需畢行之，勿使異日勒令汝在煉獄中補行其不足也。蓋工虧未足，不能不在烈火中補足之也。且工行之時，志不誠，心不堅，則不論何事何地，俱不相宜，而不能愜天主聖意，卽不得謂之善行，不能告終矣。吁，汝今以爲立足於信德之基，而所行皆似金銀寶石也，豈知審判臨時諦視之，無非枯草敗葦朽木，僅可付之一炬耳，勉之哉。行善當有恒心，不可行行且止也，不觀夫基利斯督乎，當時惡黨高聲喧呼，迫其降架。瑪念非四十夫主欲降架何難之有，何以至死不降也。聖伯爾納多謂，此乃魔鬼之狡計也，蓋見吾主將死，知有不利於己，故欲翻變前誘，乃唆使如德亞人激動吾主曰：「爾倘爲天主子，義臘厄爾之王，可下，吾見卽信。」瑪念非四十四二欲使其救世之功，垂成中輟而破壞之也。基利斯督

聞是言也，果何如乎。聖伯爾納多代應之曰：「緣我爲義臘厄爾之王，不願棄我王位，故不下也。」又曰：「汝輩欲竊取予之恒心去乎，此機不汝與也，惟以此恒心而得榮冠耳。」古教司祭出叁玖廿三亞耶之長服，其衣裾繡繪石榴圖形，⊖非無意也，以石榴表示榮冠，凡行善工，至死不輟，方可得之。如德亞國字母之末音爲道字，⊖爲得救援之表記。厄才基亞先知玖六曰：「凡見人有書道字者勿殺。」汝欲得免天神殺戮乎，請書此字於汝生平行實之結束可也，行實之有結束，卽恒心是也。故有叱汝停止善工者，勿聽厥言，須視此冠，榮耀無比，惟有恒心者得之。慎勿注視十架之暫苦，而畏葸不前，譬諸建屋，亦旣剏造於前，豈可不落成於後，以免貽人嗤笑。故人須如默照經叁十一云：「堅持所行，勿致爲人奪去榮冠可也。」利濟尼總皇時，有四十位致命者，悉投於冰

池、令彼凍斃。其一不耐嚴寒、躍入溫池、而失去信德、背棄天主、惜哉。苟此人再耐此頃刻之苦、則天上榮冠、加其首矣、奈無恒心何、而榮冠被人奪去矣。我人切不可自暴自棄、步其後塵也。若能於種種善工、恒行不輟、迨至死候、庶可欣然自慰曰、規誠全守也、修途畢行也、我其終矣。

○天主之工程、無指摘處、無修改地、卽以准給加納地一節觀之、天主既許必踐、雖義臘厄爾人屢逆主命、曾不以此中輟。天主造人亦然、初非造之爲犯罪也、乃吾人之作工則反是。

◎衣裾周圍、每一石榴圖形、間之一小鈴、使行走時、叮噹作响、警示旁人。

◎道字、卽T字母、希臘及拉丁文中通用之字母也。凡判官審案、當處罰者書一Θ、當釋放者書以T。先知言天主遣天神在善人額上、書T字、飭令勿殺之意、此等人、見人犯罪作惡、常深痛悼故也。先知又言、將來都城被加爾代衣人攻破之後、不論男女老幼、一概殺死。默照經云、將來假基利斯督來時、天神在基利斯督忠臣額上、書有十字聖號、上天諸聖俱有之。

第三十九章 論架上第七言

引言

天主從無中生造萬有，惠我蒼生，更造我靈魂，爲其肖像，故人之生也，爲報謝天主造成之恩，義不容辭。然思救贖之恩，較造成之恩，更大更深，天主格外珍之重之。試觀其造世，惟一言而萬有受成，一命而萬物立就，而其救世，則大費周折，數千年預示先兆，三十三載降生立表，卒至備嘗痛苦艱難，高懸十架，又不獨叮嚀反覆，七言而終，聖保祿勃伍七云，且號泣焉。⊖吁，造世僅出令而已，救世須哀懇而泣禱也。造世之工，僅六日已畢其事，第七天卽告休息，救世之程途，在世需三十三載，在架需晷半之久，猶未已也，須待六言告竣，至第七言乃駕崩而安歇於坟墓。故聖伯爾納多云，爲造我之恩，我當以全身報之，然則爲

再造之恩，我無此身外身也，又將何以報之。蓋誠如上述所言，救贖非比生造之速且易也，如此無限深恩，我將何以報之。今試思基利斯督七言而後，纔氣絕而終，其間有何意義，有何教訓。

○宗徒暗指基利斯督在山園祈禱時，並在架上高呼天主何捨棄我，及我神付於爾手時，有呼號哭泣之情態。至其平日祈禱，聖史雖不明言如何景況，但其哀懇泣禱之情，亦意中事也。

壹 耶穌大聲呼號而終。即大聲曰：父，我神付於爾手。

瑪念柒·五十 谷拾伍·三七  
路念叁·四六

一、身靈相離之苦。○基利斯督臨終之呼號，不惟一次，明證其死候之慘痛虐苦，迥逾尋常。蓋基利斯督之聖身與聖靈，兩相和合，靈順主旨，身從靈命，未嘗稍有違逆，今勒令彼此相離，豈忍割捨。故其死不但爲被釘爲含冤而痛，實有強迫其授命之苦也，故其痛楚，益覺難堪。古經

列壹拾捌貳拾

載撒烏爾子若納達之愛達味如膠如漆，幾欲同死同生。既而因其父忿恨達味，屢欲殺之，迫不得已，與之分離，相抱對泣，依依不舍，終以洒淚而別，而黯然神傷者久之。夫基利斯督之身靈兩相締結，歷三十三年之久，其契洽密切，較諸若納達之愛達味，奚啻天淵，則彼此別離之悲慘，又何可較量，但因父命使然，不得不爾。爲此聖保祿云，勃伍七大聲疾呼，淚涔涔下。蓋父能免其一死，而卒不得邀其特典，仍遵公例，受此痛苦，其惻怛慘傷，有非人能描想其萬一者焉。

二、愛情之熱。○基利斯督一再發聲，是明顯其愛情之焚熱，救靈之熱切也。擴充其旨，雖萬死亦所不辭。蓋其生氣將絕，猶發大聲，若母鷄之發其喔喔之聲，使雛聞而集厥翼下也。又若綿羊之發其咩咩之聲，欲警呼羔羊，勿在田野狂奔也。是故百夫長聞其聲而見其人，乃曰：「此

人，真天主子也。聖伯爾納多云：彼聞其聲而識其爲天主子，非以其外貌而認之也。因彼爲基利斯督之羔羊，故能認識本牧之聲音耳。主嘗若拾十四云：我羊聽從我聲，我識羊，羊識我。然主預見多人猶充耳不聞，故臨終一再特發大聲，若迅雷然，震驚耳鼓。依撒亞肆貳十八云：聾者請聽，瞽者請視。○三年中未嘗不耳提面命，諄諄垂訓，然而裝聾作瞽者，仍大有人在，故於架上復大其聲而疾呼，作末次之警告，一呼之後，不再發聲矣。比拉多嘗對眾盟手而言曰：今明示於眾前，我與此義人之血無與。今基利斯督亦若對眾聲明曰：天主聖旨，吾無隱乎爾，我無行而不汝告者，故汝將來失靈墮獄，與我無相干涉。其愛靈之深切，熱如火焚。

○此先知向如德亞人言之，若謂子將以福音寵光，照及外邦人士，若輩向係聾瞽之徒，而

得見聞真道矣。嗟爾如德亞人，向稱開明而談論正道者，今而後，反將變爲聾瞽矣，因汝不欲見基利斯督之真光，並不欲聞先知之諄告，反從而譏刺之故也。

三、表示全能。○基利斯督倘欲舒展其能也，則命雖將絕，儘可不死，或自下架，或延長其時刻，種種異蹟，何難傾倒仇人。但一面欲遵聖父之旨，一面又施其一呼之力，令人知其非常人所能及者。蓋人臨終之時，氣耗力盡，斷不能大聲疾呼。且基利斯督又非暴病而死，幾一晝夜，歷受酷刑，聖躬虛弱，力難支持，一息奄奄，命在呼吸，論其人性，無能爲力，茲竟能大其聲而呼號焉，誰不知此聲之由來，超越其本性之能力，而顯然發一靈蹟哉。宜乎百夫長等聞而驚愕，知非由人性之本力，而認識其爲天主子也。不但此也，其一呼號之能力，地爲之震，石爲之碎，坟墓因之自闕，帳幔從而自裂。如瑪竇聖史念非五十所記，「基利斯督大聲



氣絕之後，聖殿帷帳，從上至下自裂，地輿震動，石相觸碎，塚墓自闢，  
非具主性之全能，曷克至此。此卽百夫長及守卒等，認識基利斯督之  
緣由也。故聖史瑪念珠五四路念卷四七又云，「百夫長及看守耶穌之士卒，見  
地震等靈異，驚愕曰：斯人真天主子。」古時士拾陸廿一至三十有撒末傷者  
勇士也，爲敵人捕獲，抉去雙目，將亡，大顯神力，以雙手搖撼廳柱，屋遂  
傾頽，敵人首領，俱被壓斃，如此神力，生平未嘗一顯。今基利斯督將崩，  
亦愈顯其全能之威武。一呼之下，天地萬物皆爲震驚，平素亦未嘗見  
有如此之威武者，欲使如德亞人，知其實非常人，雖受苦如此，仍有餘  
勇可賈。假令其降來人世，非爲救人，但爲罰人，亦僅一啟口之勞，足使  
人人悉行倒斃，無一生存者。在山園中被捕時，已畧顯其神武矣，今復  
於臨終氣絕時，又欲稍示其威武，以應其初，於是所收效果，乃卓著矣。

如聖史所述，旁觀者見此奇異，皆搥胸而歸，深悔厥罪。是乃擊敗仇敵，破碎此頑石心腸，以爲其效果也。況此大聲一呼，冥獄亦爲之震撼，蓋魔之俘馘，悉爲劫奪。猶之猛獅蹲踞巖巔，瞻顧四方，見有他獸趨過，卽大發吼聲，獸卽驚恐懾伏，若待王命者然。今此雄獅，出自如達支派，在山頂架上，吼聲大震，搖撼萬物，鎮壓邪魔。夫邪魔乃冥獄之惡獸也，今被厥雄獅所噬，創鉅痛深矣。又撒爾梅郎曰：大聲疾呼，有若克勝死亡之意，若曰：呀，死亡歟，我乃爾之死亡也，冥獄歟，我將嚙汝也。蓋人靈已被此冥獄中惡獸搏噬，而爲其喉中物矣，忽遇此雄獅猝發大吼，震恐驚怖，遂棄賊而遁，銷聲匿跡，人靈從此奪回，仍歸故主，非所謂死者復生歟。古教時曾有此預像矣，士師記第十九章載如德亞人與瑪弟央人戰，將軍才代盎率兵三百名，各執號筒一，缶罐一，內貯燈火，

偷進敵營，卽令吹號，又令將缶罐彼此撞擊。於是嗚嗚之聲，劈拍之聲，霎時並起，聲震四野，罐破而三百盞燈火驟然發現。瑪弟央人驚惶失措，棄寨而逃，有爲敵兵殺斃者，有自相踐踏而死者，不知其數。今基利斯督之大聲，有若號筒之鳴聲也，身靈相離，有若缶器之互相擊破也，藉此器械，克勝邪魔。

○瓦罐內之燈火，係松栢等樹枝，經火燒紅，又以瀝青松香等引火之物，塗抹其上，罐破，經風吹拂，則火炎，風力愈大，火燄愈熾，敵人見此火光，若星羅棋布，不知有多少人馬，嚇得魂飛魄散，無心抵禦，各自逃生。聖師解謂，致命聖人之軀殼，有如瓦罐一般，斃命如破碎然，大顯靈蹟，若火光之燭天，又若號聲之震野。

四、立表垂訓。○吾人祈求天主，當大聲呼號，表示虔誠熱切之意。觀基利斯督在架上，向聖父所言，凡有四句，皆係由衷勃發，哀懇之誠，溢於言表。主嘗訓我祈禱之法曰：「當虔誦在天我等父者」云云，如與父

覲面談心，凝神壹志。但所云我等父者，其意雖爲吾人之大父，究不若基利斯督之於親父可比。蓋我人僅因其聖寵，而爲其義子，非若基利斯督，乃聖父親生之子，一性同體者也。夫天主雖爲至慈之大父，亦爲肇造萬有之大主，尊貴無比，又爲審判萬民之士師，威嚴無匹。是故達味聖王每與天主對越，輒大聲呼號曰：「主，俯聽我禱，我號聲上徹於主。」今聖會亦倣而行之，往往以此句經言，爲祈禱之首語。但此號聲，不獨自口呼出，必當由心發出。聖伯爾納多云：「凡祈禱熱切，能激動天主耳鼓，是卽號聲上徹也。若心志紛馳，號聲卽因之而低微，於是不能上徹矣。」聖奧斯定謂：「汝祈禱天主，當以心號，勿徒口呼聲號。」

出走記 拾肆·十五至十五 每瑟默禱，而天主俯聽其禱，衆民顛號，而天主不聞其號聲，蓋每瑟之禱，深得此號聲上徹之意耳。再基利斯督末次之

呼號，又訓吾人當重視聖經之言而恪守之。夫聖經爲吾人行事之模範，必需遵行勿替。觀基利斯督在架上第四第七兩言，俱出自經典。夫基利斯督爲經典之根原，經典皆由其默啟而來者，乃猶欲以之自繩，毫不稍貸，況爲僕隸者，能不服從之，以爲準則乎？是卽吾主所望於我者也。達味伯拾捌百零五咏曰：「爾言爲我足之燈，爲我路之光。」○基利斯督在世，若有所障蔽者，軀殼是也，於是援聖經之言以自照，且欲使眾人昭昭。奈何吾人常此昏昏，每自蔽於心志之貪婪，自蒙於偏私之牽累，有如暗中摸索，鮮有不躓蹶顛覆者，不尤宜以聖經之真光照引我迷路乎。

○上達主聽，非外聞之聲音，乃心發熱熾之愛情也，故愛情愈大，呼聲愈高。每瑟禱時，若謂吾天主，山海皆爾所創造，今奈何阻遏前行，爾有全能，滄海變爲平地，惟在一命而已，卽欲駕空而遁，亦惟主命是從。○此爲讚頌主誠之奇益，如路人之光，蓋罪惡爲暗冥，使人不辨

是非真偽，致陷於坑獄。

## 貳 耶穌付神於父手。 (經語見前)

一、託付之真義。○基利斯督之託付其神，與吾人之託付己靈，大相懸殊。基利斯督終時，毫無畏怯，所託付於聖父者，非若世人恐失其靈魂，而慙懃託付，賴以救援也。聖子之託付於聖父也，乃欲捐其生命於聖父之手也。因聖父爲萬有之原，萬物藉其煦育以得生活，其受生也，既來自父，其捨生也，復歸於父，返本歸原，理也亦宜也。訓道篇拾貳·七云，  
神復歸於所賜者之天主兮。○基利斯督一生，以光榮聖父爲急務，以承行厥旨爲專職。己雖爲聖子，同爲無上之尊，而權不自擅，生死時刻，一舉一動，不欲自主，必請命於聖父，此託付之真義一也。基利斯督爲至尊聖子，其神靈毫無過失，當置之安所。受難前夕，晚餐後，主嘗云，

若拾肆·三十 斯世之君王，與我無相干涉。⊖若謂如德亞人，不循法度，惟強權勢力是仗。然僅能以繩索縛我身，要不能拘繫我神，而施壓迫。故宗徒大事錄貳廿四亦謂：⊖地獄不能拘禁之。⊖古教諸聖之神靈，皆不能脫離羈絆壓迫，蓋若輩皆能犯罪，能犯罪即受其羈絆而壓迫，故被拘禁於靈薄獄而不能自由。然基利斯督之神靈，至善至聖，一無罪影可尋，理當供奉天庭，不得同禁於靈薄。今奉父命將出離此軀殼，而入於永生永安之域，故託付於聖父手中，請其如何措置，此其真義二也。基利斯督之生而死，死而復活，其聖靈與聖身合而離，離而復合，無非欲使吾人得分其利益耳。如保祿羅肆·廿五云：⊖其復活也，為我得成我之義耳。⊖聖亞大納削及聖安瑟爾莫皆以為基利斯督，是時以一己之神，代表眾信友之靈魂，以之託付於聖父之手，是即託付眾

靈魂於在天聖父也。蓋信友爲耶穌之肢體，耶穌爲信友之首領，首領何往，肢體隨之，首領得歸安所，肢體亦與同在，首領復活，肢體亦獲常生。先知奧色亞陸三言：「二日後其將復活我儕也，至第三日，將起我儕而得生活於其目前矣。」五夫基利斯督一神，固不難包涵眾靈也。保祿高陸十七云：「凡與主相契合者，成一神體也。」六苟基利斯督徒爲託付一己之神，首領得保，而肢體仍未安全，則受難之功何在，救世之說何居。故託付其神，必合我眾人之靈也無疑，此託付之真義三也。

①人死後，肉身歸於灰土，靈魂歸於天主。蓋靈魂本天主肖像也，不死不滅，係神體，具理性，有自由權，故死當歸案於天主，判其一生之善惡，而賞罰之。②君王，卽獄魔也，如德亞人乃魔之差役，雖極力吹求，欲加之罪，然終不獲微過，是卽無相干涉之意。③不惟地獄，卽死亡亦不能束縛之，以二者皆係罪人之刑罰，罪人之囹圄也。今此二者皆已敗北，被拘於基利斯督，而受節制於基利斯督矣。④復活之工，本無功勞之可言，蓋死後功過已定，再無加減。



之理。蓋人既死，工行已畢，界限已止，不復能前進矣。但基利斯督之苦難功勞，與其復活光榮，聯絡並進，死與復活，若合爲一事，赦人之罪，歸於苦難之功績，成人之義，歸於復活之效果。⑤言二日者，卽二時也。第一時，如德亞人被擄於西里亞，第二時，被擄於巴皮郎，不得自由，無異已死而成枯骨。迨濟羅斯得勝後，回歸本國，復還自由，無異生死而肉白骨也。⑥成一神體，非本性所有者，乃以愛情心志寵榮之數者，使人得近似天主性體，而與天主成一神體也。聖巴西畧云，靈魂潔淨而有聖德者，爲天主之淨配，變成天主之肖像，與天主成一神體，而得吸收種種美德神慰等情。

二、託付之教訓。○人之將死，恒有遺囑，然不宜以靈命大事，託於親友之手，觀於基利斯督，以神付於聖父，而不託於親友，可知矣。聖伯多祿

壹肆十九

訓諭信友云，「當因善工託付己靈於忠信之造物主。」○①②③

不言當託付於子孫之手也。可知。夫身後之緊要大事，固以自謀爲妥，不可妄恃情誼，託付他人。蓋人至死後，雖至親好友，日久每多忘懷。蓋一離人目，卽離人心。微論托付之事，連其本人，亦將拋棄於九霄雲外。

矣。迫羅達而古記載加刀行實，謂其生平，悔恨三事。其一，卽以一二密事告知婦人。其二，所行之地，本可安步而往，反以舟渡涉險。其三，曾有一旦度日，旁少証人。夫以靈魂之生命，關係最大之事，不自料理，不託付於天主，反託付於親友之手，非卽以之付諸東流乎。夫永升永墮，乃靈魂之生命也，豈親友能爲汝代勞耶。救靈大事，各人之專職，當好自爲之，乃不行平坦道途，寧以舟渡涉險，豈計之得哉。故聖會於封齋期內，示諭信友云，「吾儕當專務忍耐，習修諸德，嚴守齋期，並仗義德之器械以敵魔誘。」至於臨終之時，更當切心於靈事，將肉身世務，悉置度外。蓋靈魂之益，肉身亦均沾，肉身之利害，隨從靈魂之禍福爲轉移也。觀夫熊、猛獸也，迫極而自高投下，以前足護其頭顱，使勿受傷。因身之險要，頭顱爲最，而爲生命之樞紐，首苟無傷，生命可保無虞。人在終

時，猶該獸之自高投下也，靈魂猶其頭顱也，宜先保存靈魂，勿汲汲於肉身世務。聖經瑪拾陸廿六云，人將何物以兌換靈魂耶？四聖婦莫尼加身在異域，而命將垂危，其子奧斯定及諸親友，皆憂其死於外邦，聖婦慰之曰，不論何地，俱可安置我身，勿爲煩慮，惟望汝曹凡祈禱時，常記我一念足矣。蓋知夫救靈之爲要也。然而救靈之事，他人雖不可靠，但一味自恃，則亦不可，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當時事事，依賴天主之助佑。故凡居恒睡臥時，每逢領聖體時，特於臨終時，託付身靈於天主者，最爲相宜。聖教中人，概學基利斯督架上第七言而恭誦曰，我神付於爾手。特於臨臥前，尤需虔誦，何也。聖巴西畧曰，昏夜易於猝斃，先託付我神於主，死苟臨頭，免致倉皇失措。聖額俄畧謂，夢寐，乃死之昆弟也。何所恃而不恐哉。故當臥前，託付靈魂於主

手一若死候之遺囑，已料理妥貼，乃可以放胆深入睡鄉。勿謂寐時猝死，希罕偶有者也。苟一遇之，將若之何，永遠禍福所倚，可不懼哉。有如兵營中，雖無敵患，常有兵士輪流防守，日夜無間，恐敵之攻其無備也。夫猝死者，俄頃之間，不及隄防之死亡也，而一死之後，直至世界窮盡，永無返魂之日，可不慎歟。至於領聖體，乃赴帝王之珍筵，當憶古經

念叁三 有句曰：「宜備製刀劍於咽喉。」⑤ 蓋謂生死懸於首上，系於一絲，危險至極。我儕自思，一生罪惡森森，當如何悚懼恐惶，曷敢領此奇妙神恩，自蹈於輕褻瀆冒威尊哉。當憶聖經喻言，赴筵席者，果穿盛服乎，抑衣藍縷乎，領主之審判乎，抑領主之生命乎，不得而知也，故當託付於天主，求其赦我往罪，補我不逮。若在死候，則更宜託付於天主手中。蓋此爲旅行之末步，徑已斷而路已絕，不復能前進矣，險危迫切，莫

此時爲甚。故雖功高德備之大聖，臨終之時，尙戰戰兢兢，不敢自恃。聖斯德望隱修，死時向天主曰：「請收我神。」聖尼各老死時，誦聖咏，至叁拾六我神付於爾手，而終。有如兵士臨陣交戰，恒仰天籲號，以求助佑。古教儒弟德節婦，將刺敵帥奧老弗爾納時，一手掣劍，一手緊握其髮，泣禱天主曰，僑拾叁七主義臘厄爾之天主，堅我勵我，助我一臂之力。生時之交戰，如是其可畏，况吾人死候，正與勁敵死戰。勁敵，魔鬼也，狡計百出，抵禦甚難。若不懇求天主助佑，託付身靈於天主，何以能出險入夷，轉危爲安。用是基利斯督在架上臨終，親自立表垂訓，吾儕爲其弟子者，可不是則是做乎。

①人在困苦艱難之中，當託付其靈於天主聖三，或基利斯督之手，因其爲造物主，必愛其所造者，而於人之靈魂爲最，且因其爲忠信之主，必不捨棄我於困苦之中，必允我所欲，或

來救護，或來堅勵我，如致命諸聖，受刑之時，特來安慰等因。又除託付靈魂以外，猶可託付他件，按戴爾多良說，若託付汝所受之凌辱於天主，主必爲汝報仇。若託付汝之虧缺，主必爲汝補苴。若託付汝之痛苦，主必爲汝醫治。若託付汝之死亡，主亦爲汝復活。①善工，卽加惠於人之意，特爲加惠於仇人之意，蓋汝加惠於人，卽速天主加惠於汝也。昔長亞各伯拘至法場，將爲主致命，有某甲者，卽出首告發之人，悍然心動，翻然悔改，俯伏認過，宗徒懷抱之，與之接吻，以示愛仇之意，而此人亦卽爲主致命。又聖玻利加爾玻設筵款待捕己之差役。又濟彼良致命時，贈刑役以二十五枚金錢。②按聖伯多祿之意，無論何等善工，必須至終不輟，故有致命聖人，或在牢獄，或在受刑時，仍不息講勸。又有聖師臥病時，雖覺痛苦，不停口授經典，令人繕寫，至死方休。③靈魂乃無價之寶，蓋以基利斯督寶血救贖者，故雖天地萬物，不足抵人之一靈，所以人靈魂一失，無復有他靈可以代補者。夫人惟一靈而已，惟在世猶能以痛悔等善工，贖還所失之靈魂，至審判時，則無可挽回矣。④凡赴貴顯之盛筵，飲食須有節制，言語尤當謹慎，勿爲酒困，以酒爲吐露心蹟之引線，故心中當有把握，常若有刀劍在喉，格外經心，否則喉被割破，其禍立至。傳載西古里王名弟阿尼削，席間有劍一柄，懸於某客頭頂上，僅繫一絲，試思此客於席間，當若何戰慄也。盛筵，指聖體聖事也。

### 第四十章 論基利斯督俯首斷息而崩

引言

古教祭儀，天主諭令每瑟頌定，或用斑鳩，或用鴿雛，祭時曲折其首，貼於頸項，又剖剝其胸，瀝血臺上，供奉主前，是爲馨香之燔祭也。今瑪利亞爲最淨之鳩，基利斯督爲童貞瑪利亞之子，是卽鴿雛也。十字聖架，卽其祭臺也。在此架上，低折其首，洞開其肋，傾注其血，委致其命，獻於天主聖父罷德肋。古教所行一切徵兆之儀式，無不躬行而實踐，千古來未有之馨香燔祭也。今宜研究其理由，爲何基利斯督亦至於俯首斷息而崩。○

○如德亞人巴斯卦瞻禮日期，宰殺羊羔，每在申時，到堂祭獻，亦在此時，故基利斯督亦在申時崩駕。

壹、俯首致敬。○俯首係致敬之禮，屢見於聖經，不獨行之於天主，亦宜施之於君長，凡在君長前或有所獻，或謝所賜，皆俯首致敬。○今基利斯督以神付於聖父之手，一若繳還寄存之寶物，交納救世之貲本，聖父既允收納，故俯首致敬，謝厥賞收也。按羅瑪古律，勝敵之後，須登余比對神廟，答酬神貺，俯拜如禮，此外教禮也。今基利斯督克勝邪魔，滅除死亡，故登十字聖殿，俯首謝恩，大哉厥禮。吾意此時，上天諸神，必飛奔架前，欣瞻聖子行此大禮，蓋天主而俯首致敬於天主，古今來未之有也。又此禮不惟行於會見之時，亦施於臨別之際。基利斯督臨終時，首先與聖母告別，蓋謝其懷孕九月，哺乳三年，恩斯勤斯，劬勞鞠育，直至斷息而崩，猶毅然伴立架旁，無稍或離，故今俯首致謝母氏之劬勞也。其次與門徒作別，蓋若輩三載親炙，寸步不離，耳聆聖訓，目睹靈奇，



異日又將宣揚聖道，大顯主名，備嘗無數艱苦，故今亦俯首，作別其良友高足也。又次爲訣別古教諸人也。彼夫司教諸人，食之以咒咀侮辱，飲之以酸醋苦胆，加之以茨冠，授之以蘆葦，衣之以絳袍，吐面也，掌頰也，鞭笞也，卒也釘之於十字架，而救世之工於焉告竣，想彼亦煞費心力矣。然而忘恩負義，自暴自棄，至於如是，終無復有覲面之緣矣。故其俯首，若與之訣別長辭也。再其俯首也，欲與普世萬民表離別之情也。○雖其入世之時，如經云，「來入厥地，厥民猶罔迓。」人之無良，頑硬如是，等於秦越相視，漠不相關。然而其愛情如醉如痴，振振乎其不休，是以駕崩氣絕時，猶俯首下囑，示欲與人接洽也。

○亞巴郎之僕，兩次俯身拜謝天主，爲主人娶媳也。見創世記念肆章三十六節撒烏爾陣亡之前，撒慕厄爾已去世，無處詢謀，乃謀及女巫，先知立現，王卽俯首伏地致敬，先知乃預言亡國喪身之事。見列王傳 撒落滿之母倍脫撒倍欲立其子爲王，入達味寢室，先俯首致敬，然

後請王踐其所許云。見列王傳。○更與羅馬歐西諸國作別也。因其釘架而向西方故耳。

貳、俯首示願。○基利斯督受苦釘死，出於甘心情願，莫得而強之。聖濟利祿、聖基所、聖奧斯定及聖得阿斐祿皆謂，他人死後，首方下垂，其死也，若有不得不然者。而基利斯督之死也，首先下垂，然後死亡隨之，明表其死也，出於自願。主嘗若拾十八云，「我自能捐棄我生命，我亦自能復還我生命。」○聖亞大納削解謂，死之於基利斯督也，若有靈之物，畏懼不前，一似不敢逼勒其命者。待基利斯督俯首，以示允准之意，方得斷息而終。比拉多屢向眾謂，基利斯督無可死之罪，則死之於基利斯督，無相干涉，無可侵逼。至於他聖，雖功高德備，如喜辣戀亞加篤等死候，亦甚畏懼。蓋所畏者，畏天主審判耳。天主之審判，與世人之折獄，大相懸殊。人之智識，每多掛一漏萬，而天主全知，毫末不爽，能不畏哉。

今基利斯督自爲全知天主，自爲判官，且已又無獄可質，焉有畏死之理。故其死也，直自願招之來耳。蓋其自知無該死之理由，死律無能範圍其生命，其能力超出死律之上也。汝曹信友，欲於死候無所畏懼乎，且欲得勝厥死乎，當步基利斯督之後塵，戰勝三仇，則可免審判之嚴厲，自不爲死亡所恐嚇而壓迫矣。

○上句表明其爲能死者之人也，然其死亦出自願也，非然者，鐵釘鞭笞等刑，曷能致其死命哉。觀其大聲呼號，可知其自能支持不死，故其死也，先自俯首，而示允許，然後死耳。下句表其爲天主也能自復活，還厥生命。

叁、俯首順命。○聖伯爾納多云，「基利斯督俯首斷息而崩，明示遵行聖父之命以終也。」經 斐貳八云，「自謙聽命至死。」○信然矣。昔每瑟遵行主命，死於山巔，乃基利斯督之小影也。每見家犬，見主人警以棍棒，卽垂首俯伏於主人足下，一若自表其願受主人朴責者然。今基利

斯督身在架上，有類於此，知聖父欲致其死命，卽俯首待命。觀其一舉一動，一呼一吸，無不默會聖父意旨，而受苦釘死之事，定是聖父欲爲我人得獲常生，是以俯首順從其意旨也。主若應之曰：父，我願悅樂爾心，我生也乎哉，我死也。聖咏叁玖七八九云：汝旣不受全燔之祭矣，㊀汝旣不歆古教赦罪之祭獻，當時我曾言曰：我來矣。在經籍之首篇㊁已書，我來承行爾旨，我之天主，固我願也。今在架上，故俯首斷息，而表示我來承命也。請瞻厥首，可知厥德矣。外教人禮佛，宰牲奉祭時，先以清水灌注牲耳，有若令其聽從祭獻其生命者然。基利斯督爲普世祭品，犧牲其全體，無罪而就死地，其俯首者，卽聽從允准之意，表示其承行聖父之旨，甘願受死也。汝曹信友，鑒此遺表，當思聖教規誡，卽天主聖父之旨，不論難易，須遵守弗替，雖被萬死而不辭，庶幾畧師基利

### 斯督之聽命，而爲其弟子焉。

○聽命謙遜之一端也。基利斯督聽命，惟論其人性而已。其天主性，與天主聖父無差等之殊，非其屬下也。何有於聽命。惟人性，則一生皆從聖父之命。其最爲嚴酷者，卽命其釘十字架以死，無非爲吾人之表式。基利斯督之事實，有圖形四式可以表明。按厄才基亞先知所言，至愛者天神面形有四，卽人形、鷹形、牛形、獅形也。人形，表基利斯督人性。鷹形，表基利斯督主性。牛形，表爲司祭及其祭獻。獅形，表復活升天後之權位。此四者之意，均包括在保祿此書二章六、七、八、九、十、十一節。○古教之祭獻，天主不甚愜意，且本爲新教之小影也，故不能贖罪，不能使人與天主言歸於好。惟祭獻之人，因其有孝愛之情，虔敬之誠，畧得天主歡心而已。○經籍之首篇，解謂聖經全部，論降生受難等事。厥祭之初，卽在始孕於貞母胎中時也。其一生自始至終，無非一大祭獻而已。

肆，俯首下心。○基利斯督誠自謙至死，雖十字架之巔，書有王號，然是書非出自比拉多本意，亦非偶然書者，乃天主上智，令比拉多書而置之於十字架，上萬世不能銷毀，理固宜也。然而基利斯督生平恥受虛榮，

以前顯行靈跡時，民眾欲戴之爲王，當卽遠颺避匿。今其將死，仍欲避此君王之尊號，故俯其首而斷息，一若對此王號，有不勝羞愧者焉。列王傳卷念壹廿八 記天主見亞加勒⊖卑以自牧，俯首行走，殊愜主心。今天主聖父，見聖子俯首斷息，心存謙下，從未有絲毫忤逆，能不歡樂乎哉。然究竟其所以如此謙下也，果何爲哉，因我人罪惡之壓力耳。蓋基利斯督一身，肩負普世罪惡，重大且多，而蒙恥含羞，有若不堪勝任者。夫達味爲獨自一人之罪，尙曰咏叁柒五 吾罪溢於我首，有如重任壓我也。⊖又曰七 我真可憐者也，我已僵僕矣。⊖何怪乎普世罪惡，悉壓於基利斯督一身，而聖首能不爲之低垂乎哉。此訓吾人亦須習行謙遜之德，而命在呼吸之頃，尤爲緊要。蓋牧童須隨羣羊之後而監視之，不然，不易瞻顧羣羊之失散也。夫謙遜爲諸德之牧童，不迫隨諸

德以監護之，諸德亦將銷散。聖額俄畧曰：「無謙而修德，如携葭灰而行於風中，必被吹散，至屑粒無存也。」夫傲惡實可畏哉，一傲而諸德悉泯，前功盡棄，爲害不亦大乎。故達味畏之尤甚，畏至終時忽起傲風，將生平所積功德，盡數吹散。嘗曰：叁伍十二十三「毋容驕足踉我也，毋容惡人之手動我也，爲惡之人跌仆於茲矣。」③惡人，卽魔鬼之誘惑也。驕足踉我，卽終時或起傲心，而散失其功德也。噫，如此結果，頗不乏人，誠可惜也。惟謙可以克傲，汝欲無驕足踉爾，必須俯首習謙，卑以自牧，直至終後，方得休息。蓋天門低狹，昂首者必不能入也，觀基利斯督尙俯首而入。然則基利斯督之俯首而崩也，實示人以升天之路，立謙遜之表也。

○亞加勃戕害那薄脫，強佔其地，此事雖係其妻爲主謀，却係逢君之惡，天主特遣厄利亞

預示以將來之嚴罰。彼卽悚懼恐惶，裂衣蒙灰，守齋寢苦，俯首行走。天主鑒其真心痛悔，卑以自牧，乃示知厄利亞將來之罰不及其身，惟逮其子而已。①達味自認其罪，重而且多，如沉沒於江水深淵，如千鈞之力壓其肩背。②勿許驕傲之過惡侵害我，勿許惡魔之能力迫逐我。惡人不得天堂之樂，而被驅逐於地獄，永遠受罰，是卽跌仆之謂也。

伍、俯首囑地。○聖奧斯定謂原祖亞當之骸骨，埋葬於此山內，故基利斯督俯首，若欲與之接吻，並表示欲與其後裔，復修舊好也。亞當死後，葬在何處，雖無可考，然聖師中謂葬於加爾瓦畧山者，頗不乏人。如奧利才納、日羅尼莫、基所益、博羅、削亞、大納、削厄、比法尼等，皆贊同其說。因基利斯督以受難之功績，脫人類之罪軛，時上天與下地接洽，天主與世人和好，主嘗俯首下囑，以示其親愛之情焉。夫人心有所歸向，首卽顯其心向之所，故作俯如之狀者，心有所屬也。夫亞當爲人類死亡之禍魁，而基利斯督爲人類生活之再祖，爾時生活者，將入於死亡，而



死亡者，反得以生活。死亡之魁，與生活之祖，兩相接洽，於是上天下地，和好如初。且基利斯督降來人世，欲尋覓遺失之件也。路加聖經拾伍八設有銀錢十枚之喻，○亞當失去其一，基利斯督乃俯首找尋之。其找尋也，光照徧地，無遠弗屆。既尋獲矣，則珍藏懷中，愛護倍至，於是燈光遂熄。蓋基利斯督之生命，照世之真光也。救世之功既全，則所失已獲，何用光為，熄滅之可也。故俯首斷息而崩矣。由此觀之，基利斯督死候之狀況，與聖人迥殊。聖人死候，仰日向天，皆注意得天堂之福。如聖斯德望○宗徒五五致命將終，仰首向天，見天主之光榮。聖瑪爾定將死，徒弟見其久已仰臥，欲翻轉其身，以舒其氣，聖人曰，○任我仰觀上天，勿勒我俯視下地，○蓋欲導引人靈，趨赴主前也。基利斯督則不然，有似鷹鷂高翔天空，注目俯視下地。蓋其降世為人，受苦至死，非為己也，實

欲賜普地諸人，獲有常生也。且不獨俯視在世諸人，並俯視地下靈薄諸聖之亡靈也。若謂之曰：「嗟爾死亡，我將爲爾之死亡也，嗟爾冥獄，我將摧敗爾也。」<sup>③</sup>

○此種銀錢之輕重，以兩數計，約在八分之一。十枚之數，與天神共算，因天神有九品，加入人類一數，湊成十枚。此錢，又印有人形，卽天主之肖像也。亞當犯罪，像卽壞矣。<sup>②</sup>聖斯德望受聖神默運，雙目注視上天，爲訓世人，勿注視世上財物，當仰望天堂榮福，蓋目之所注，心亦往焉，而愛情於是乎發生。又斯德望所見之光榮，非天主教體也，乃非常之明光，與在大博爾山所發現者相似。<sup>③</sup>先知言死亡，卽指冥獄也，因基利斯督復活後，同靈薄古聖及諸煉獄靈魂，一齊升天，而兩獄一若同爲銷滅。

六、垂重以俯。○古聖若伯陸二三已有預言曰：「我所負招惹義怒之罪惡，及我所受之苦難，恨不置於天秤權之，此若海沙，顯見更重也。」<sup>①</sup>維時基利斯督氣息將絕，呈獻其所受之苦難於聖父，聖父卽將其功

勳、與世人之罪惡、併置於天秤兩端權之。天秤、卽十架也、十架不現灣曲、而基利斯督之聖首則下垂矣、蓋分量不均、輕重判然。夫十架、係木質製成、有類於地堂禁果之樹木、是卽罪之起點。此木、旣表示世人之罪惡、基利斯督聖身、固表爲贖罪之功德、人罪雖重、而主功尤重、則其俯首下垂、不亦宜乎。聖伯爾納多云、十架爲基利斯督聖軀之天秤也、聖軀旣被釘於架上、卽以我所犯之罪惡、與基利斯督所受之苦難、一併懸於天秤、以權其輕重、估其價值。夫基利斯督本無上之尊威、無纖微之垢污、超出乎塵世、週旋乎天穹、言中規、行中矩、無詐無僞、不怨不尤、謙以持己、寬以待人。以如是至尊至貴至善至仁之大主、而受苦若此、一爲比較、豈非其苦難爲重大、而人之罪惡爲輕微也哉。當懸架之初、天秤必搖撼莫定、未知其孰輕孰重。及其俯首斷息而終、乃

明知在苦難一端，不勝其重矣，是即所謂顯見海沙較重者是也。○嗟爾世人，請觀基利斯督終時，天主聖父亦既權其功德之輕重矣，奈何忘汝死候，天主將權汝之功過耶。汝宜今日先自權之，倘亦得如基利斯督之俯首而亡，有功重過輕之象，汝之幸也。非然者，主將語汝曰，達伍廿七

將爾懸於天秤，見爾一無所有也。○則爾聞此言，將何以堪。○此字指所受之苦難也，預示基利斯督所受苦難，較世人罪惡，超越無量。○無道德，無善功，所有者惟驕貪諸惡而已。天主之帳簿，即天主公義之戥秤也，莫能有所更改，有所假借。○罷爾達撒爾王在晚宴時，忽現巨手在壁上，書有三句，王請大尼厄爾解之，懸於天秤一語，即其次句也。

柴，窮極而俯。○主嘗曰，路致五八 瑪捌二十 狐有穴，鳥有巢，人子無枕首處。○其入世也，無地可以穴居，蓋逆旅無寓，投次馬槽，誕生於馬槽。其出世也，更無巢可以棲止，惟釘於十架，懸於空中，俯其首以終而已。

枕於何有。古聖亞各伯<sup>①</sup>跋涉長途，中道乏困，枕首石上，臥於路旁。生

念捌十一

今基利斯督之旅行，困乏尤甚。溯其自天降世三十三年，道阻且長，不遑居處。今其功成去世，庶幾可安憇以休息乎，乃竟無片石以枕其首，任令其懸空下垂也。嗟爾世人，如狐如鳥，吝且驕矣。以財富爲穴，以爵位爲巢，優哉游哉，快然自得，曾亦思己與基利斯督背道而馳乎。吁，爾貧者窮者，無衣無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世人目爲不幸之人也，而仰觀汝兄基利斯督，已爲汝前驅，導爾以天福之路矣，幸乎不幸。

①微賤之禽獸，尙有巢穴，可以棲宿，基利斯督生於貞胎，天主而人也，其貴重何可較量，而今一無所有，至無休息之所，其示貧窮以立表爲何如也。②亞各伯此次跋涉長途，爲避乃兄厄撒烏之先鋒也。睡時夢見一梯，自地至天，有天神上下，卽在此處。

捌、俯耳而聽。○昔者天主有若不俯聽我等祈禱也久矣。如達味云、咏

拾貳一

爾面背我至於何時乎。○又捌柒十五云、主何終捨棄我乎、

何面背我乎。蓋古時人若在幽谷深淵○中、天主居極高、若不聞人

之呼號、本無足怪、故聖人默識其中奧義、而籲號天主、求其俯聽。聖咏

叁拾柒拾捌伍捌柒

有云、請爾傾耳、俯聽我之祈禱、如是之言、至再至三。

又厄才基亞王○呼號亦若此者。依撒亞叁柒十七云、主、傾爾耳以聽

我。巴羅格貳十六云、請爾傾耳俯聽我儕。達尼厄爾玖十八亦云、天

主、傾爾耳而聽我。○四歐諦彌謂凡與人講論、若遇聲音微細者、每俯

其首以傾厥耳。他如醫師之於病夫、頑軀之於侏儒、莫不皆然。基利斯

督首既俯矣、耳有不傾側者乎。耳既傾側、則疇昔求天主而不獲俯聽

者、今基利斯督在十架得聽之矣。其俯首、即傾耳而聽也。聽我之祈禱

也。且不獨聽我之祈禱、更顯俯允我之所求、而誓不虛負我也。故其俯

也。首偏於右旁，<sup>⑤</sup>傾其一耳，以表專聽祈禱之意。且其俯首也，又若繁碩果樹之枝，下垂及地，任人摘取其果實也。蓋基利斯督苦難之功，若樹上之果，碩大且蕃，竟將其枝頭壓抑下垂，欲令人便於收取，而合於己之微績，以呈獻於天主聖父。又似先知厄里亞將登火車，脫離塵世時，謂厄里叟曰，列肆貳九我與汝將別離矣。汝有所欲，儘可求我，我將與汝也。<sup>⑥</sup>基利斯督乘此十架，亦將離世矣，故亦欲俯如所求，而爲是首肯之狀。旣若此也，吾主，我將棄絕一切俗務，及至親好友，汝肯收納我，照顧我乎，俯首允矣。我若遭殃患病，痛苦難堪，爾將安慰我，保護我乎，俯首允矣。苟不慎而失汝寵愛，汝肯賜我悔改而復之乎，俯首允矣。若不幸而大得罪於爾，汝亦肯赦宥我乎，俯首允矣。倘尤甚於七十七次得罪於爾，汝仍將赦宥我乎，亦俯首允矣。我於臨終急難之際，汝

來一舒手以援救我乎，業已俯首允矣。吾主，我知汝見我有求必允也，我今俯伏於爾羔羊寶座之下，感謝爾，讚美爾，欽崇爾，光榮爾德於世之世，亞孟。

①達味被撒烏爾窘迫日久，嗟怨天主救援之遲緩也。②幽谷深淵，謂坟墓，或地窖，靈薄在困難極點，故有此嗟聲。③亞西里亞王，名生那蓋利勃，來攻打日路撒稜，厄才基亞王求天主而呼號若此，天主允其求，遣天神於一宵間，殺斃敵兵十八萬，敵軍退駐尼尼物城。④達尼厄爾先知，因本國百姓被擄於巴皮郎，不得自由，困苦至極，先知代為求主，先為民認罪，繼乃求主赦宥，因彼不守誠命，不聽先知諄告，理應受罰。但天主仁慈無量，先已從厄日多救出，今復赦其復歸故土。⑤亦以首指示肋旁受傷處也。⑥厄里叟所求者，倍增神力，非但較多於厄里亞，且較多於其他先知，蓋將繼其師為先知之神師也，故不獨能預知將來之事，且具神力，能顯種種靈蹟。此種權能，以前尙未有之，直至此時，以求而獲者也。



### 第四十一章 論基利斯督死後奇跡

#### 引言

基利斯督誕生時，上天下地，卽有種種奇跡，如異光四射，奇星顯示，天神奏樂，驢牛伏地，牧童敬拜於前，三王來朝於後，然猶可謂時維夜半，人皆熟睡，睹此靈奇者，不過數人而已。夫入世爲救贖之開始，而出世乃功德之完成。況臨終時，適當日中，天氣清明，四方來觀者，人山人海，苟無奇蹟之顯榮，何以堅固我人之信德。且世上君王之崩逝也，無論其爲壽終正寢與否，合朝文武百官有司，莫敢不悼喪哀戚，一切政事停頓，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邊密八音，舉國朝野，墨經縞素而盡禮焉。今萬物真主崩逝矣，普世之君王，被屈而釘死矣，則凡受造之物，得不舉哀示痛，共起而爲指謫如德亞人之罪惡，以昭雪基利斯督之冤抑乎。

聖伯爾納多曰、此弑主之罪孽、全地驚惶。聖良向惡眾曰、爲因汝曹妄言、誣控造物真主、所以受造諸物共相爲之辨白、同然一辭、以駁詰汝也。天地明示不屑覆載汝矣、日月星辰明示不屑光照汝矣。試觀下論。

壹 全地日蝕。約六時、太陽失光、天下晦冥、至九時而

止。

路念叁、四四、四五

聖弟阿尼削云、在巴斯卦瞻禮日、有反常之日蝕、因厥蝕不在新月之時、而在月盈之時、反常一也。其蝕甚久、從十二句鐘至三句鐘、約有晷半之久、日蝕未有若是之久者、反常二也。且月體小於日體、焉能全掩日光、是日竟爲全掩、反常三也。奧林比亞史記云、某年某日午時、有反常之日蝕、甚至上天星辰、歷歷可數、兼有地震甚烈、皮帝尼亞及尼則那兩城房屋、坍塌極多、且徧地俱受影響、同一時候、當時弟阿尼削在厄日多國、尙未進教、見此景况、大呼曰、或是造物主肉軀受難、或是地球毀壞矣。如德亞俗夜分四更、晝分四牌、卽一三六

九、從日出至正午，爲一三兩牌，從正午至日沒，爲六九兩牌，每牌約有三小時之久。按中華以十二地支計，自卯至申爲一日，爲六時。聖史記時，亦惟大畧而已。

一、掩護主羞。○基利斯督在架，赤身裸體，羞辱甚焉。太陽特收斂厥光，使普地變成黑暗，以遮掩其羞辱也。古者生致廿一廿二廿三諾厄醉後，○赤身裸體，次子剛見而笑之，而長子生及季子亞弗得，以敝衣一領，從父背後披於身上，不敢正視厥父之體。今基利斯督赤身懸架，如德亞人戲侮之，無異剛之笑乃父也。而太陽則不敢面向，收斂厥光，變爲黑暗，若敝衣之障蔽其體也。然有靈之人，見其裸體而羞辱之，無知之物，反掩其光而庇護之，是有靈不如無靈矣。聖日羅尼莫云，「我意太陽收斂厥光，或因不忍見主懸架之慘苦也，或因不欲訕毀主名之惡人，得享其照臨之幸福也，且若不忍惡黨笑視主身之赤露而羞辱之也。」

○諾厄醒後，見此敝衣非係自己原物，詢厥緣由，其子不敢隱瞞，直道其詳。

二、真光失照。○基利斯督爲萬光之原，經不云乎，若壹三 萬物由之而造，又曰，生壹三 主乃云，光其生乎，光卽生矣。故光者爲天主所造，卽由基利斯督而生，今生光者旣薨，則凡受生之光，一若不忍復明，此太陽失光之一大原因歟。再，基利斯督爲救世真光，經曰，若壹九 真光普照入世諸人，乃如民眸子眊焉，不勝其光而圖滅之，甘作暗冥之子，此則義德之太陽，對於若輩，亦失其光矣，惜哉。

三、警示惡眾。○基利斯督爲真天主子，而比拉多、司教、及如德亞人，皆不之認識，無異在暗中摸索，故天主卽以此太陽之失光昏黑默示之。若曰，茲我愛子，攸樂我心，昔者借我同造此太陽明光，今彼借我亦同滅此明光，以警醒汝也。昔如德亞人，嘗欲基利斯督顯示天上之奇跡矣。路拾壹十六 今當午正，如此昏暗，卽天上之奇跡也。而且身懸架上，顯有

如此奇跡，較之在地所顯諸跡尤奇，較之降架亦更奇，從此惡眾諸人，應亦驚醒而覺悟也。聖基所云，「爾時之昏暗，表明天主義怒，以震驚若曹之惡胆也。」

四、萬物哀悼。○凡家主云亡，當合家穿孝，服灰素衣冠，以示哀傷憂感之意。今萬物真主業已駕崩，於是太陽失其明光，使徧地萬物，悉被昏黑蒙蔽，若爲之舉喪穿孝者然，理所宜也。觀夫無靈之物，尙覺憂苦，悼喪其主矣。然基利斯督之受苦釘死，非爲萬物也，實因我人之罪惡，而人爲萬物之靈，又爲致死之媒，反不之哀悲，何哉。

五、如人被棄。○如德亞人之於基利斯督也，嫉視甚矣，造孽深矣，故太陽若閉其目，不屑俯視若輩，於以知如德亞人，從此被棄於基利斯督矣。夫福音者，義日之光線也，若輩既不欲受福音之光照，則義日亦自

韜其光，不復光照若輩之心目，任令其暗中摸索，不知所之。蓋若輩嘗呼號曰：「舉之舉之。」如智德經貳十五云：「吾儕惡見之也。」○今太陽亦惡見若輩，亦若大其聲以呼號曰：「舉之舉之。」勒令若輩竄流於異域。

○患目疾者，惡見日光，基利斯督義德之太陽也，光照普世，惡黨不能受此光照，因其靈目患病故也。

貳 帳幔分裂。於時聖殿帷帳，從上至下自裂，地輿震動，石相觸碎，塚墓自闕。瑪念集·五一·五二

帷帳有二，一在內殿，一在外殿，衆司教日日奉祭之所。聖日羅尼莫等言裂開者，是外殿之帷帳，衆人所共見者。聖濟利祿等言內殿稱至聖之所，惟司教首可入內祭獻，一年亦惟一次，終歲障閉，惟斯堪稱帳幔，故裂開者，內殿之帷帳也。二說未知孰是。

一、痛嫉褻聖。○教首蓋法司聞基利斯督明認爲天主子，立即裂衣，表

示傷痛，以爲口出褻瀆天主之言也。夫堂中帳幔，有若天主之障身物也。如德亞人侮辱基利斯督，至於斯極，自應分裂撕破，以表示痛嫉其干犯褻聖之大罪也。列王傳貳壹十一 達味聞撒烏爾遇害，義臘厄爾全軍覆沒，卽自裂其衣，以示痛悼，並爲之舉喪。○今基利斯督爲聖殿之聖殿，爲天主之御座，聖殿與御座旣被毀壞，則爲之障蔽者，有不與之並裂，表明哀傷之至意者乎。且帳幔分裂爲二，亦有示意，蓋表明基利斯督人性旣死，其聖身與聖靈亦當分離也。

○達味諭令百姓習練歌唱輓詩，以備追悼撒烏爾，若納達及諸陣亡將士。

二、聖幕大開。○古教之秘跡，爲新教之先兆也。至聖之所，乃天堂之小影也。今秘跡已畢露，聖所已大開，諸聖皆得目睹天主光榮，永享真福。從此天門大啟，永無封閉之日，凡爲主揀選之人，隨時可躋，不復如昔。

日之有所待矣。

三、革古鼎新。○古教爲新教之預像，今基利斯督已成立新教，則預像無所用矣。故天主將其講經所撤除之而移置於聖教會。聖厄弗冷謂自帷帳裂開以後，有白鴿由堂中飛出，是表聖神寵愛，不復居於古教堂中矣。聖基所云，主居堂內，則下帷帳，屋有光寵。今聖神出外，乃堂中之恥辱也。昔日之預言，今皆應驗矣。預言云何，瑪念卷三八曰，視之哉，爾屋將遺棄於汝矣。○又路拾卷三五云，爾室將成墟落矣。

○屋之爲言聖堂也，或云指日路撒稜城池，或又謂如德亞通國，得救世主來，親自宣講，顯行靈跡甚多，然若輩堅不之信爲默西亞，如此辜恩負義，故受天主重罰，被諦篤及羅瑪人，刻爲平地，變成一片荒郊，該國之講經所，又被棄於天主，變成魔鬼之集議所。

### 叁 地震。（經語見前）

一、爲主復仇。○如德亞人大逆無道，慘弑恩主，真所謂神人共憤，天地



不容，故維時大地若張厥巨口，大發吼聲，欲吞陷此輩，爲主復仇，非有基利斯督在架上爲彼求宥，早已陷溺於地下矣。蓋若輩之罪惡，誠重大也哉，故大地亦不屑任載之。

二、降獄顯威。○基利斯督崩後，聖靈魂一離肉身，卽駕臨靈薄獄，想見其尊威無比，光榮無限也。世之君長，駕言出遊，每施放號炮，致敬盡禮。卽基利斯督前日駕臨日路撒稜京城時，彼都人士，亦執枝歡迎曰：「賀三納達味之子。」云云。今基利斯督榮幸該獄，諸古聖祖定必歡呼震地，若曰：「咏念卷七八 鉅公，擎爾諸門。」云云。又若應之曰：「斯榮福之王也，誰歟。」云云。

三、震驚罪人。○基利斯督本身無罪，徒爲他人之罪，尙受如此重罰，况我罪人，爲本身自犯之罪，而有不受罰者耶。審此，我人當如何驚駭哉。

今茲地震，卽警告辜恩負義之人，若曰：天主之義怒將臨矣。聖經設有比喻云，瑪念貳四·五六·七。王者宰殺肥腓，肆筵設席，遣价徧請赴宴，俱辭不赴，且侮王使而殺之。王怒，遣軍旅盡殲之，並毀其城垣。王若不宰肥腓，不設盛筵，不作一切籌備，其怒也，必不若是之甚。今此地震，蓋示天主震怒若輩之藐視天主寵錫，鄙棄天主邀請也。觀夫天主羔羊業經宰殺，而基利斯督功德之盛筵，全備無缺，遣其僕三請四邀，而若輩置若罔聞，反以怨報德，能不招主震怒，而被懲創乎。

### 肆 石相觸碎。

（經語見前）

頑石心腸。○如德亞人心腸之頑硬，更堅於石。蓋頑石尙且爲主受難，自相破碎，○若顯其哀痛之意，而如德亞人毫不動心悔改，直頑石也不如。故聖盎博羅削驚呼曰：嗚呼，如德亞人心腸，比石尤堅，石破而

若曹之心腸彌堅，全地震動，而若輩之頑硬如故。主嘗云，路拾玖，四十。彼若緘默，石亦將呼號也。今人畏而緘默，不敢直斥其非，而石已大聲疾呼，明証基利斯督爲天主矣。乃如德亞人，尙褻如充耳，豈非頑石之不如耶。然亦有多數硬心人，因見基利斯督之苦難而裂碎厥心痛悔已罪者，卽當日石碎之預示也。

○在加以德梗巴農海濱，有山一座，亦被當時地震，裂爲兩山，裂開之處，若刀劈分，絕壁千尺，此事係聖方濟各五傷在此祈禱時，天神默示之者。爲此聖人最愛此山，印刻五傷亦在此山。

伍 坟墓自開。已亡多數聖人之屍，於耶穌復活後，再

活出墓，入聖府，見於眾。

瑪念集，五二，五三

一、起死復生。○基利斯督之暫死，爲消除我人之永死，而賜之以常生

也。主嘗大聲呼號曰：「拉匝祿出來。」立即自墓而出，死而復生矣。今在架上崩時，亦發大聲呼號，坟墓因而自闢，死者於是復生。○從可知人之死生，操自主權，非若主之復活，以其全能而自己復活也。

○聖人之屍復生後，即得常生乎，抑當再死乎。有謂肉身復與靈魂分離，仍歸入墓，待天地終窮時，伴大眾復活。聖俾利日大得聖母默啟云：天堂上除聖子之肉軀外，無有他人之肉軀者。但反抗是說者，謂既已復生，不再死矣。此乃基利斯督復活之效果也。蓋既得之而復失之，其痛苦益甚，反不如不復生之爲愈也。且基利斯督在天上，可與有肉身之聖人相接洽，相聞問，亦一快事，所不可少者也。或問復生者，係何等聖人。或答曰：與基利斯督有親戚相關者，或作基利斯督之小影者，或有出衆聖德，已許於生前者。如亞當亞巴郎依撒格亞各伯達味默基色德等，俱葬在所許之地，欲與基利斯督之復活光榮相通者。有如若伯若納等，爲基利斯督之小影。又有每瑟若蘇愛撒慕厄爾依撒亞日肋米亞厄才基亞達尼厄爾等先知，獨無有聖女復活者。蓋聖母爲女中之首，尙未死而復活，故當有待也。有謂復生諸聖，爲當時宗徒及如德亞人所認識者，如匝加利亞西默盎右盜等，可明証彼之復生，由

於基利斯督復活之功，使人易於信從也。

二、靈魂復生。○人能悔罪痛告，靈魂亦若自死復生。蓋靈染罪惡，若墓中朽屍，備極醜陋，一經悔告，則心墓洞開，靈得復生而出。溯吾主死後之諸奇蹟，概可比擬罪人靈魂之景象。初時心中有罪，靈魂昏暗無光，有若日蝕晦冥之象。既而得寵佑之光照，而省悟己非，有若帷帳裂開，消除障蔽，明見天主之威嚴，己非之重大。且見多數人之死亡，易而且速，若臨地獄之深淵，而心驚胆戰，於是悔罪之心，勃然發生，昔如鐵石之堅硬，今如綿絨之柔軟矣。始則立志行善，遵行主旨，惟恐不及，終則以告解聖事，開闢其良心之坟墓，在鐸德前噴出厥罪，若朽腐之屍，得復生於天主寵愛之懷，從此可以進天國之京都也。

陸 奇跡效果。百夫長及守耶穌等卒，見地震等異，驚

愕曰，此人真天子。

瑪念集五四

百夫長名隆仁，比拉多命其看守基利斯督坟墓者。目見奇蹟，知其爲天子，並爲復活之佐證，傳揚其事。既而自行退位，往加巴道濟亞一心事主，被如德亞人殺斃，爲主致命。

認主悔過。○聖日羅尼莫云，「當吾主受苦受辱之時，而明認之爲天子，必係識見的確，從心所發者也。」聖盎博羅削云，「當時善人心旌搖搖，將信將疑，宗徒亦且隱匿不敢見，而一班役卒及百夫長等，悉係外教之人，反確信其爲天子，稱頌其爲義德之人，直言不諱，對眾聲明，其出自真心誠意，固彰明較著者矣。」誠如依撒亞<sub>肆卷二十</sub>預言，「田野禽獸，蟒蛇駝鳥，將光揚我也，緣我賜水以潤澤曠野，令百川流注沙地，以飲我民，及我所揀選者。」夫田野之獸，卽指百夫長也。百夫長之同人，卽蟒蟲駝鳥也。光揚天主之言，卽指其所言斯真天主。

子，真義人也。原百夫長之所以能悔過者，實因基利斯督在架上連發七言，每句寓有奇妙德行，若活水之沛然下降，該兵士等耳聞目覩，各得暢飲，而天良已爲之怦然欲動矣。加以種種奇蹟，可驚可異，百夫長等又皆目擊而心領之。當其貼近站立架前時，凡基利斯督本身之言動，及其身外之事跡，無不一一接觸於外而默會於心，於是由感覺而生恐懼，由恐懼而生悔過矣。主嘗云，若拾貳三三我若懸舉離地，我將收衆來歸我也。⊖ ⊙ 此言今日驗矣。其歸也，非回家之意也，乃有自反之意，悔過之情，油然而生，勃然起也。吁，若輩本笑侮基利斯督者也，今何以翻然悔改，能如是之速乎，於此可見十架之能力，至大至奇，能感動衆心，反仇爲友，化殃爲吉，雖外教異端，能羅致於權下也。吾儕罪人，若亦能虔誦基利斯督之言行歷史，受難實蹟，又從而悉心體味，恭默思道，

則必獲益良多，而改惡從善之志，於是乎生發焉。若不然，第口誦耳聆，而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徒勞何益。是以吾輩當默思聖道之時，特於彌撒聖祭中，尤當凝神壹志，專心對越，以尋繹此中奧義，庶可以增神益焉。

○禽獸飲水解渴，極形快樂，此水卽每瑟擊石爲泉，流成江河，潤澤該地，將沙漠變成膏腴，是在亞拉皮亞境內者。此喻外邦之民，野蠻如禽獸，得飲福音之活水，卽聖寵之光，而靈性乃歡樂異常。其未沾聖寵之靈魂，若荒地，不結善果，惟得此活水者，卽有六十或百倍之收成。是皆由信德及基利斯督之功德而來者。○蟒蛇貼地蜿蜒，表示專嗜肉慾之人，顯然爲惡者。駝鳥表示假善之人，如該鳥有翅不能奮飛，徒具外觀者也。○基利斯督一若自爲將士，與魔鬼交戰，戰時，佔據地勢在高處，易於勝敵。今在十架高處，宛在敵樓，居高臨下，以擊敗魔鬼，勢如破竹矣。衆歸之意，因耶穌聖名，天上、地下、獄中，皆當聞而屈膝焉。

## 柒 親友痛悼。



一、親友遠竚。○基利斯督駕崩時，其親友數人，及少數之婦女，遠竚架旁，遙瞻事之終局。其所以遠竚之故，或因如德亞人啣恨基利斯督，至於極點，若過爲親密，恐遷怒於彼，加以禍害也。然此僅可爲泛泛者言之，至於疼愛基利斯督者，實因痛悼其血肉淋漓，慘死於虐刑，故不忍逼視，而惟遙矚而已。創世記念登十五十六云，亞加爾棄置其子於樹蔭之下而去，約離一箭之遙，向之坐視待斃，曰：我不忍逼視其死也。○想爾時親如聖母，愛如若望者，定有此種情景也。

○亞加爾子依斯瑪厄爾，長於依撒格十二歲。見依撒格斷奶之日，宴會殊盛，嫉之。嬉戲時，輒欺侮之，出言不遜。自以爲有長子名分，而不思己係嬖人之子，不能承業者也。且性非善類，撒拉早窺破之。恐依撒格將被其禍，請亞巴郎連母帶子一併逐出。亞巴郎從主命行之，僅給些須路菜而已。出門後，母子窘甚，幾斃。得天神救護，游獵爲生，後嗣亦成大族。

二、悼喪諸人。○匝加利亞拾貳預言○有四族之人，黯然神傷於基利

斯督之薨逝者，達味也，那旦也，肋味也，瑟味依也，之四族者，卽以此時在場之四等人爲代表歟。四等謂誰，一、聖母及若望，侍立架旁者也。二、親友及宗徒等，遠竚架側者也。三、少數婦女，在場暗自流淚痛哭耶穌者也。四、外教及如德亞人，環立四週，深悔己罪者也。此四等人，皆痛悼悲傷基利斯督之死亡者也。教皇聖良云：「於救世主之酷刑，世人皆當爲之震動。外教人之心，雖堅如頑石，當爲之裂碎。罪人被壓抑在罪惡之墓塚者，當揭破障礙，躍登於聖京，以爲將來復生之證據。當日先爲之表式者，百夫長是也。」

○匝加利亞預言如德亞人，將全家號泣，婦女與男人，各自分道悲號。因如德亞額肋濟亞以及東方諸國民風，凡遇宴飲禱告，及諸社會公事等，男女分行，不准雜處。今先知另指四族人民，卽達味之子撒落默及其弟那旦之後裔，肋味之後裔，卽司教副祭等，瑟味依之後裔，卽官長，以及法利色俄等輩之四族人民，與基利斯督在姻誼上，或職分上，較有關係。且

其中將來多有翻然改正，信從基利斯督者，如宗徒行實紀載聖神降臨後，伯多祿初次宣講，卽有三千人領洗，繼又有五千人領洗者。

## 第四十一章 論基利斯督肋旁之傷

### 引言

昔有外教博學名士，若咎造物主云，爲何在人之胸懷，不啟一牖，以相通心中之秘跡云云。但此事於人究非所宜。蓋人之心，未必清潔美善，若顯露之，恐反惹人憎惡也。今基利斯督之聖心，純潔無瑕，美善無比，見之必能悅樂眾人，自不妨洞開顯示，故天主准兵士以長矛穿其胸肋，洞開一穴，彷彿窻牖，使人得見其心跡，注視內藏種種妙情。古時陸十六天主命諾厄在舟舷開一窗戶，以通出入。⊖洪水將退，乃由此戶放一白鴿，出探水勢。夫主之苦難，若洪水之氾濫也。苦難將畢，肋旁受一創傷，猶諾厄舟舷之開一窗牖也。自此窗牖，探視內情，則見其多藏嘉美，恒與不竭。

○按大窗戶惟有一處，又有多數小窗，皆以玻璃或水晶之類嵌成，以便外光透入。

壹 請斷足脛。是日適當巴斯卦瞻禮，如德亞人不欲

屍懸架上，因請比拉多命，折斷其脛，下之。

若拾玖·三一

一、文過飾非。○如德亞人以大瞻禮日，囚屍懸架，有碍教規，恐犯褻聖之罪，故稟請上命，折斷足脛而下之。○可以掩人耳目，然則在巴斯卦瞻禮日期，釘死耶穌於架上，獨不犯褻聖之罪乎，是自文其過，自飾其非也。經云，瑪念叁·廿四能吞嚙駱駝，而反濾去蚊蟲。○即若曹之謂也。目下信友，亦有類是者，念經守齋等情，常切切於心，不敢稍忽，而於花天酒地，以及銀錢往來，義乎不義乎，反不注意，是所謂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皆如德亞人之流亞也。

○折斷足脛，加其痛苦，傾注其血，速其死也。按律不死，不准卸下，然律又須當日沒西山

前、埋葬地下。⊖有蚊蟲跌在酒杯內、必將紗羅濾去、而有駱駝在內、反張其口吞嚙之、斯乃  
諺語、言人但謹細行、疎忽大事者、如利色俄輩、飯前洗手、虛禮也、遵守弗替、而剝削寡婦  
貧民、反不以爲非。

二、惡心狠毒。○惡黨恨毒基利斯督之心也、至深且極、今已釘死、而猶  
不滿意、尙欲折斷其脛、使基利斯督痛上加痛、得觀其死於架上、洩其  
毒恨、而於其氣之斷絕與否、不暇顧問也。聖保祿讀貳卷十三云、惡人作  
惡、逐漸加深、⊖惡黨欲將基利斯督之聖躬名譽、與其所顯之奇跡、  
盡行消滅、弗留人間、故欲速其死、以離人目。蓋一離人目、卽離人心。爰  
請斷其脛、以速其死、是皆若曹之惡計、妬恨之心爲之耳。⊖然而斯世  
斯民、因睹奇跡而感悔者、頗不乏人。可見天主寵恩加於心性頑硬之  
人、與心非絕對無良者、其效果迥殊。心未絕對無良者、一得天主寵光、  
易於感動、而翻然悔改、有如蜜蠟一得日光照射、遂卽融化矣。至於心

性頑硬者，反是，愈得天主寵光，其心反愈堅硬，益難悔改。有如泥土，愈得日光照臨，愈見其性質堅硬，從此無生植滋長之效力矣。

○保祿之意，謂善人常被入磨難，惡人逍遙快樂，平安無事，作惡自由，莫之或阻，厥惡日增矣。蓋由謬理參出，謬說叢生，惡上加惡，為害益深。○惡黨急欲卸下聖屍，因見種種奇跡，受天良激刺，恐犯褻聖之罪，愧懼交并，懼于天譴，懼犯衆怒，故急命卸下以畢乃事。

三、基利斯督甘為罪囚。○申命記念壹廿三載古教定律。○凡罪囚死於架上者，其屍不准久懸，宜即日埋葬，勿使穢褻大地。夫此律為真實之罪囚而設者也。今基利斯督乃係無辜，非罪囚可比，然竟為我罪人，亦甘依此法律，使吾人知其代普世罪囚受苦受罰，實與罪囚無異，以息天主義怒。厥怒直待聖屍埋葬於地下始霽，猶如古之若納不葬於魚腹，風波不息。

○此係訟律，基利斯督死後，此律不復遵行，速埋之緣，別處已有解說。

貳 僅砍盜脛。武卒折斷一賊脛，後詣耶穌，見已亡，不

斷厥脛。

若拾玖三二、三三

不斷主脛之故。○古經出拾貳四六諭令凡食巴斯卦羊羔者，不准裂碎其骨。夫羊羔爲基利斯督之預像也，而今驗矣。天主欲踐聖經之言，自能操縱其權，以達其目的。以故基利斯督在苦難之中，受刑雖慘酷萬狀，而全體諸骨，悉行保全，無有折損者。○此中蓋寓有深義焉。夫骨也者，諸德之代表也。○如剛毅、忍耐、仁愛等是。魔鬼惡人，雖千方百計，欲敗喪厥德，直至命終，而德輝愈著，無稍缺陷。聖歌伍十五有云，其脛係寶石之柱，立於精金之礎。○所謂寶石柱者，因無損傷故耳。其所以毫無損傷者，立於精金之礎故耳。精金者，乃愛德之比喻，以其熱愛衷情，上達聖父，下爍人靈，藉爲基礎耳。不但此也，基利斯督足脛之所以不



斷也。又表示教會信友之當有勇毅堅忍諸德，雖在誘感艱難之中，仍毅然堅忍，至死不屈也。蓋信友乃基利斯督之肢體也，聖教之幹骨也，不從嗜慾，則肢體無殘廢，骨亦無損折。聖咏卷廿一有云：「天主保存若曹諸骨，不准其中有破碎者。」四聖濟彼良嘗讚美當時致命者曰：「受刑之人，毅然挺立，較勇於施刑之人。敲扑鞭笞，肢肢節節，皮脫肉爛，兀然堅忍不屈。雖暴君酷吏，一再傷之，久而虐之，曾不少餒，終莫能取勝也。」如致命瑪擺畧在酷刑之中，毅然不懼，謂士師曰：「明日爾將見我命終也。」堅強不屈，有如是者。

○基利斯督非不欲再受此刑，因三日後復活，軀體宜完全無缺，按古經預言，不能斷肢折骨也。○聖伯爾納多論人靈魂之皮肉與骨云，善念，即靈魂之皮膚也，愛情，即靈魂之肌肉也，志向，即靈魂之筋骨也，故雖善念愛情，有時毀滅，而志向存在，則靈魂亦得保全，無異骨立而身存也。○脛為行路奔走之器械，光滑堅勁，如寶石之柱，表示基利斯督之行程也。礎

謂足底，如精金貴而且堅，亦柔亦麗，表示愛主愛人之德，爲其基礎也。④諸聖之骨，或被火焚，或被魚食，然至復活時，天主俱一一完復之而無缺。或解謂致命諸聖，心志堅毅莫屈，天主保存其心志，卽保全其骨體也。

### 叁 鎗刺聖肋。但一卒持矛刺胸，血水迸流。

若拾致三四

釘架犯人，未死卸下，律應抵罪，防守兵士，不能旁貸，故以矛刺入心坎，以決其死之確鑿也。刺者爲誰，未有確論，或云百夫長名隆仁者，亦未可知。其矛從右肋刺入，直透左肋，右肋洞開，可以手掌探入。左肋之傷微細，故仍云五傷，不云六傷。聖方濟各印五傷，亦在右肋。

一、鎗刺之兇殘。○基利斯督業受釘死之刑矣，而其聖肋又被鎗刺，辱及屍身，原其刺者之心，殆欲洩其兇惡之忿恨耳。按聖基所之意，其刺也，或有獻媚邀寵於惡黨之意。聖教會謂是矛曰，兇惡之矛，宜也。蓋人已死矣，尙不滿意，復肆其虐於已死之軀，何謂也哉。設或人死之後，復從而訕毀其聲名，被毀者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質之理由，已屬不合，况

傷及屍體，則較諸生前，尤爲不堪。人有言曰：獅旣斃而拔其鬚，卑鄙之人也。伯拉刀謂惡犬之吠人也，人投之以石塊，卽肆其齒牙之毒於石塊，彼摧殘死人者，何以異是。今基利斯督肋旁被長矛洞開，雖聖軀已死，不覺其創痛，<sup>○</sup>而在架旁之聖母，目睹聖子受創，無異身受其刺，心痛難言。故人死之後，而復毀謗其名譽，或竟摧殘其體膚者，屍雖不知不覺，而死者之親友，未免聞而情傷，見而心痛也，切宜戒之。

<sup>○</sup>有謂基利斯督死後，心受刺傷，亦無功可錄，以其不覺痛苦故也。曰：基利斯督死前，明知心將被刺，早已獻之於聖父矣，故其功未嘗稍減。

二、刺心之原由。○人之犯罪，外藉四體百肢之動作能力，而其內心實爲首兇，蓋心爲主動，四體百肢爲被動，故心爲罪惡之根原，罪惡皆由此而發生。主嘗云，瑪拾伍，十九凡惡念、殺戮、邪淫、偷盜、妄証、褻聖等言，蓋

皆由心所發者也。○基利斯督欲補贖我心之罪惡，雖全體受傷，四肢受釘，而內心尙未受何損傷，以爲未足，故今特准此長矛刺透聖心，於是血水迸流，以洗滌我心之污穢。噫，主心已刺透而洞開矣，抑知我萬惡之心，亦有洞開之一日乎。須知我人死後，亦將洞開厥心，種種隱念，將在天主臺前，盡情顯露，逐一鞫訊，毫不能隱匿溷過。若今世心藏毒氛，秘蘊不宣，卽在告解中，但言外惡，而內心藏慝，畧不吐露，將來定有矛刺我心，永受創痛，至是而悔不當初，未曾坦白全告，遲矣，晚矣，嗟，若而人者，實繁有徒焉。

○七情從心所發，心爲諸情之源，又爲欲司之座位，種種情意，皆由此生出，如水之於泉源，水之清濁，悉係於泉所蓄，是故穢褻之言，忿懣之行等，必先蓄有淫心，怒情於內，而後發生於外。

三、愛情之標記。○基利斯督愛人之深情，不可名狀，恒以人之無良，大

受傷痛，倘猶隱而不宣，人將貿然無知，今乃傷於矛刺，則顯而易見矣。聖歌肆九云，「傷我心也，我妹歟，傷我心也。」○所以一再言之者，明示其心內蘊之傷，傷於愛情，外受之傷，傷於矛刺，而外受之傷，基於內蘊之傷也。聖伯爾納多云，「若非先受愛情之傷，安肯受此矛刺之傷乎。」吁，基利斯督，誠如彼利加烏，自啄厥胸，皮破血流，以哺乳厥雛也。觀其破開厥胸，血水交流，以飲我靈，養我命。蓋見我人死於罪毒，不得復生，故以心內之血水療治我，生活我。雖其遍體之血，業已流罄，但藏在心坎之血，尙未外洩，若珍寶之藏於府庫，未曾取用，未盡其恩賞也。於是啟其扃，出其藏，將心中之寶血，盡行散給，點滴不留，以示其慷慨待人，無所吝惜也。推其意，雖再受一番痛苦，較前更重更多，亦無不樂爲。聖濟彼良云，「其氣盡洩，使我儕得以呼吸也。其汁水悉行外流，使

我儕得以洗滌也。且傾注其心血，得以堅勵我儕之心志也。惟若望聖史記述，肋旁之傷，不曰刺透，而曰洞開，若庫門之有啟閉者然。可知基利斯督之聖心，及其心內之寶血，若庫藏之珍物，雖富有無窮，取用不竭，然恩賞有定，啟閉有時，吾人切勿輕視而浪費之也。夫吾主既死而復受此傷，實欲鐫刻其愛人之表記於厥聖軀，使歷久不泯，而人知愛戴而酬報之也。依西巴尼亞國史記載，昔有敵人破城後，一兵士以矛刺透王后之腹，其時后適懷孕，將屆產期，腹既破，胎嬰之手，隨由母腹伸出，該孩於是得救，後名爲傷西王。今基利斯督亦若生產者然，胸肋刺透，吾人之靈魂，有似該孩，從此得以救出，而生於天國。厥產之如何痛苦，肋刺之如何慘傷，亦可知其梗概矣。昔亞當寐時，天主取其肋骨匠成厄襪軀體。今基利斯督洞開厥肋，建立聖教會，故聖會者，誠基

利斯督之淨配也。試視主心聖像，一手指示肋旁之傷，明表其生汝之時，何等痛苦，由此痛苦，足見其若何懷愛汝也。汝可不以愛還愛，以心體心乎。

○傷心之語，或解謂將我心取去矣，伯拉刀云，情人之心，已死於本身，而生活於其所愛者之身上，是也。

四、開人生路。○吾主聖心洞開，欲爲吾人設一避難處，以救生命也。聖奧斯定云，聖史筆法，頗有分量，不書刺傷等語，乃書開之一字，爰知吾人之生路，業已洞開，由是而聖教建矣，由是而聖事定矣，諸凡寵恩，由是而流行於世矣，我靈之生命，由是而得保存矣，生命維何，卽常生是也。聖人又云，昔天主命諾厄造舟，旁啓一門，俾得禽獸出入，以免洪水之厄，是卽基利斯督肋旁洞開之預像也。人在誘感艱難之中，

儘可肥遯於此，安居於此，直待風波平靜，方可棄舟登山，享福天庭。○  
先知依撒亞或十二云，請眾深入巖穴，藏於土窟，以避主嚴威。○夫巖  
穴，卽基利斯督也，土窟，卽其傷處也。日肋米亞肆捌廿八云，居於瑪阿  
白之人，請居磐石，如鴿之巢於洞底。○傳載聖厄才亞畧公侯，離妻出  
外，歷時已久，其府第遣使問安，並詢近狀。回云，「賤體安好如常，苟欲  
見我，可於基利斯督肋傷中尋之，我常安居於此，定可覓獲我也。除此  
以外，別尋我之蹤跡，徒勞無益也。」我儕若能默思主之苦難，與其苦  
難之功績，兩心相契，是卽居於聖傷中也。若欲前進常生之域，必須道  
經主之傷洞，藉此血水之能力，方可前進。血水之能力者，卽領洗告解  
等聖事之蹟也。

○如德亞巖穴極多，先知用以譏刺人民，因罪惡森森，不聽先知諄告，不肯悔改，將來天主



嚴罰，壓服其傲氣，折斷其強項，縱然避入墓塚山洞石穴等隱僻之處，亦無所用，卒被敵人尋獲殺斃。至家破國亡，一次被擄於巴皮郎，一次被羅馬剿滅。瑪阿白城在山頂上，異常堅固，能避敵鋒，集於洞底，勸彼深入之意，或希望他徙之意。

### 肆 血水迸流。 (經語見前)

矛從右肋透入，穿過厥心，及心之包絡，血由心坎流出，水從包絡流出，血由右肋，水由左肋，兩面分流。有謂先流血，後流水者。按死後，人身血液已結成實質，不能如流汁之能外注，今之血水迸流，亦奇迹也。

一、人性之証。○基利斯督聖身既已斷息而崩逝矣，猶自心腔流出如許血水，亦超乎人性之本能也。卽氣血健旺者，不能蓄有如許之血水。所以顯此奇跡者，爲証其主性而實兼人性，其軀殼非幻形也。直闢西茫及瑪納得之謬說矣。彼謂基利斯督之軀幹，係由空氣集成，非成於血肉之體質也。噫，謬矣。不聞夫若望宗徒之言乎，可以證實吾主之具

人性者有三，神也，水也，血也。神者何，卽其死時所斷之氣也。水與血者何，卽由其身內流出之汁也。多瑪斯聖師謂水由四元行而成，血由四汁液以成，基利斯督實具此原質，足見其實有人性矣。

二、血水分流之義。○吾主聖肋被刺以後，血水分流，非然者，何以別其血與水也。此蓋以表明新教之聖事，及聖事之寵恩，悉由基利斯督之聖傷苦難而來，藉以洗滌人靈，得成天主義子。水表聖洗，血表聖體，一以生我，一以養我，此兩件聖事，包涵其餘聖事，故彌撒中鐸德以滴水和酒，特表而出之。於以知我人領聖事時，如以口就基利斯督之肋傷，而啜其聖汁，以清潔我靈也。依撒亞拾貳三云：「汝曹可樂飲於救世者之清泉，有如嬰孩喜啜母乳。」我人宜勤領聖事，而於聖體聖事，尤不可疏。蓋領主聖體，實倣效嬰孩安居母懷，暢啜母乳也。從可知吾主苦

難之實效，真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洗滌人罪，如水之洗滌垢污。清潔人靈，如血之蠲除穢惡。且能涼爽我嗜慾之烈焰，又能消解我偏私之渴願。民戶記貳拾十一載義臘厄爾民眾，旅行曠野，乏水解渴。天主命每瑟以杖擊石，水由石出，得解眾渴。○是卽基利斯督聖傷之預像也。今日驗矣。聖日羅尼莫云，「流水以滌信者，流血以儆不信者。」聖濟利祿云，「流血爲如德亞人，流水爲新教信友。血爲彼輩謀害厥命之証券，水爲信友得獲常生之憑據。」按聖歌經伍十所云，「基利斯督爲清白而亦絳紅者。」○其義，蓋謂於善人則爲如水之清白，於惡人及諸背恩負義之徒，則成如血之絳紅矣。

○厥杖，俱在行帳內。此次擊石出水，與前出谷記擊奧肋勃石不同。蓋彼石裂破，石底泉水源源不絕，成一眞泉源。此次所擊出之水，石底並無泉源，乃天主特使空氣變成清流也。石

表基利斯督。杖之兩次，卽一橫一直之十架也。○清白者，以言聖子天主性，係聖父之榮光也。絳紅者，表聖子與聖父彼此相愛發出之聖神，卽愛情也。再以人性言，清白者，謂其純潔無瑕，無纖微之過失也。絳紅者，因以血戰得勝魔鬼肉身也。或以清白表貞潔，絳紅表致命。

三、愛情洋溢。○基利斯督，四體百肢皆受傷，而血已盡流，僅有數點心血，未曾洩罄。蓋心在身中，非鐵釘所能鑽及，亦非棘茨所能刺破。故復准以長矛洞開其胸，透刺其心，欲澈底傾瀉其餘血也。我人試細思之，此一腔熱血外注之價值，不獨將普世罪愆盡行補償，且譴責罪人之忿慨，亦消散無存。按博學士謂人之忿慨，皆由心血沖發迫逼而生。今基利斯督心血業已傾注，則衷火焉得焚燃，而忿懣之氣，又何從以發生哉。爲此，我人不但當倚賴其聖血之功績，又當感念其仁愛之深情，慎勿視若尋常之流質而輕棄之。

伍 宗徒之見證。見者爲證，厥證斯真，彼知所言悉確。

爾曹可信之。蓋斯事之成也，以踐聖經所云，不碎其骨。別有聖經云，將覲其所刺者。

若拾玖三五至三七

一、覲其所刺之解。○按此字義可分三時解之。一指基利斯督受難之時也。按匝加利亞拾貳十先知預言，「天主傾注寵愛及祈禱之精神於達味之室，及日路撒稜之居戶。」○即謂天主傾注矜恤之寵恩於若輩心中，發生敬畏熱愛之情，故有目見奇跡，而怦然心動，捶胸流淚，認識基利斯督為真天主，而求其寬赦已罪者。先知又續云，「彼輩已釘我於架上，將瞻視我而哀悼之也。」○彼瞻視之者，已非若昔日之具仇恨心腸，實具有敬畏之情意也。觀夫百夫長偕厥同人，果明認基利斯督為天主子，為義人，是即視之以敬畏之情也。民戶記念壹九「每瑟懸舉銅龍於曠野，瞻視之者，得解蛇毒。」○昔之預像今日驗矣。二、指日

路撒稜滅亡時也。據聖濟利祿聖歐才皮解謂此時，或有釘死基利斯督之惡眾尙在，或爲若輩之子孫參列在場，目見京都被敵圍攻甚急，於是自悟前非，翻然悔改，求救於基利斯督，是卽瞻視被釘於架上者也。意者若輩在此急難之間，必如生肆貳廿二古聖若瑟之兄若弟相告云，〽其血報復我儕也。〽〽是卽翻悔之意歟。三、指公審判時也。夫如德亞人及諸惡人，今世不欲認識基利斯督，不以信德之目，目爲救世之主，至審判末日，定將抑勒彼眾，瞻視所釘之十架，而始知被釘者果爲天主子，明白曉暢，無可隱諱，無可遁飾。乃自知罪惡深重，羞愧無地，俯首屈伏，不敢仰視矣。聖若望默照經所云，壹七同一意也。其言曰，〽請視彼將乘雲降來，眾目昭彰，卽譏刺之者，亦必見之，且在大地諸族，將爲之號泣。〽〽四夫號泣者，自怨其死亡，自痛其受罰，自恨其辜恩負義，

不倚賴吾主苦難之功績，以救己靈，致失常生也。且其號哭也，因見基利斯督在架之慘苦死亡，在當時不以爲意，並不思其所受之苦難，皆係愛人之故，當如何愛戴之，感謝之，乃反藐視輕忽之，仇恨侮辱之，而今則噬臍無及，懊喪無益。

○天主大施神恩於官民，俾得自知認罪而悔恨之，乃可悅樂天主，而得其寵愛。祈禱，卽求主矜憐之意。精神，有銳志之意。得聖神相助，乃凝神壹志，祈禱天主，賴聖子之寶血，得天主之特佑。○此蛇形，以紅銅製成，懸於高杆，如旗幟然，一二十里外，俱得遠遠瞭望。此銅色絳紅如火，因蛇名火蛇，非真出火，亦色紅如火也。且人被蛇噬後，皮膚疼痛，如火燒然。天主用毒蛇罰人，因其怨尤毀謗等罪，無異毒蛇也。從此如德亞人恭敬此蛇，直至厄才基亞爲王時，始令毀滅取消。○若瑟兄弟以一十七年之中，若瑟之音信全無，以爲逢此災患，必死無疑。該國習俗，凡謂人屈死，俱稱流血而亡，一若被人殺斃者然。○此將來之時，與永遠比較，如在目前，聖史神目，已明見其朕兆矣。衆目，卽天神之目，世人之目也。斯時不獨基利斯督本身，卽受難之刑具，亦一一陳列面前，昭然可見。譏刺，解謂不獨在言語之刺激，且以釘釘

之，以矛刺之，手足肋旁之傷，宛然如昔，但有光彩之射擊照耀耳。哭泣，但言惡人怙終不改者。善人在世，業已痛哭所犯之罪，而得天主赦宥矣。此時當笑而不當哭。

二、瞻觀之餘訓。○汝曹信友，既知日後，彼輩惡眾將瞻視而痛哭，則慎勿蹈其覆轍可也。速偕諸善人，瞻視苦架，痛悔己罪，愈早愈妙，今其時也。時乎時乎不再來，慎勿交臂失之。斯德望院長嘗曰：「我晝夜一無所視，惟視吾主耶穌基利斯督之懸於木架。」聖厄才亞畧心日常注視苦像，將其一切煩惱憂慮，悉以忍耐範圍之，勿使逸出。其妻代爾斐那奇之，聖人曰：「我實告汝，我心之秘密，汝其識之。凡橫逆之來，心覺難堪，卽自轉念基利斯督所受苦辱，目注其像，而自慰曰：倘僕役人等，拔汝鬚鬢，加汝拳掌，則何如。汝今所受者，較諸基利斯督所受之辱，又何如。代爾斐那歟，我轉輾思維，救世主所受之苦辱，不敢或息，直至心



平氣和方休。又聖女依撒伯爾公主，嘗於祈禱時，瞻視苦像，目覩吾主卑賤貧困，赤身裸體，而反躬自視，華服榮身，頓生愧赧，以致昏暈於地。既甦，遂改前行，立志效法基利斯督之謙遜克苦，至死靡他。吁，可以鑒矣。

第四十三章 論基利斯督聖屍卸下殯殮

引言

降生後三百餘年，有隱修聖人保祿，氣絕而終。○其時聖安當侍於側，茫然不知所措，手無械器，將如何殯葬厥屍。正躊躇間，忽見野獅二頭，由林中奔出，直至屍前，俯伏敬拜，無異馴犬。既而舉爪爬土，立成土坑，大小淺深，適可埋厥屍體。事畢，奔回山林，至今傳爲奇事。豈不知於基利斯督，先有其奇矣。方其被釘而氣絕也，天主聖母侍立架旁，見聖屍猶懸架上，意欲卸下，奈無人爲之代庖相助，又不知如何措置，葬於何處。然而聖子全能，忽遣二人，若保祿之二獅奔至，埋葬聖屍。二獅爲誰，卽若瑟及尼各得睦是也。兩人外若猛獸，奮勇異常，而內則馴良如羊羔，同爲耶穌門弟，乃爲聖母將聖屍自架卸下，殯殮入墓，以竣其事。可

如。見天主上智，眞所謂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致者，今試觀其所爲何

○保祿厄日多國人，生於降生後二百二十九年。十五歲，父母見背。當時聖教艱難，依姊居鄉。姊夫外教，利其財，陰圖之，遂遁入山林。時年已二十三歲。覓得一洞，且有果樹清泉，遂止於此。在此默想念經，苦身克己，樹葉蔽身。同時又有一隱修士名安當者，因天主默牖，往尋聖人，長途跋涉，不畏艱險。三日後，見一山洞，外狹內寬，入而得見焉。兩人初見，未通姓名，彼此各以本名相稱呼。禮畢，席地談心。忽來一烏鴉，啣一麵餅，彼此舉手相讓，餅自分爲二。保祿云：天主使此烏每日啣餅半枚來，迄今已六十年矣。我之壽齡已百十三歲矣。我命將終矣。尊處藏有亞大納削長衣一領，幸賜殮我。安當亟亟馳取而回。未曾到洞，見保祿靈魂已升天去矣。迨入洞，尙見合掌跪禱之狀態，知惟留存軀殼而已。奈乏掘土之器，無計葬埋。忽有兩獅奔至，以爪墾地，起土爲坑。安當卽瘞其屍於內，收其所着葉衣而歸。什襲珍藏。時安當壽辰，亦已九秩有餘。若瑟之葬基利斯督，非若爲判決之罪犯，乃視若奇妙之大先知也。蓋其認識基利斯督，信德猶未完全，不過以基利斯督爲一大先知而已，並不信其三日後將復活也。

壹 二門徒出治殯殮。既暮，有耶穌門徒阿利瑪太亞富翁，名若瑟者，議會議員，善良公正，詣比拉多，請給還耶穌聖屍。乃與尼各得睦釋下聖屍，市香液百觔，濡抹，包以白布，瘞於石墓，以大石塞墓前。

路念叁·五十一 若拾玖·三九

瑪念柒·五七 谷拾伍·四六

一、門徒若瑟。○聖史於若瑟之名，大書特書，決非無因。蓋美其富厚也，美其功績也，美其爵秩也，故或稱其為富翁，或稱其為議員，或稱其為基利斯督之門弟，或稱其為義德之人。其初恐遭如德亞人之嫉忌，密不外露，故當時人莫知其為耶穌之門弟，然實為天主特簡之一人也。依撒亞預云，伍叁·九於其死時，給以富翁。○即指此也。前者有一若瑟，於基利斯督降誕後，撫養至於成人，今復有一若瑟，於基利斯督崩

駕後，由架卸下，爲之殯殮。前之若瑟，受託付於入世之時，後之若瑟，受託付於出世之候。一以託付其照顧孕育之貞母，一以託付其輔助痛苦之慈親，前後適相輝映。况其出身之地，名阿利瑪太亞，⊖譯言安置，與聖瑪爾谷聖史拾伍·四六所記，卸下聖屍，裹以哀布等語，寓意兩相脗合。苟非天主上智措置，安得巧遇如此。謂若瑟爲富貴之人，事無可疑。蓋請屍於官衙，事非容易，貧賤卑下之徒，曷克進見大吏，且殯葬儀費，數亦不貲，非賴財東賙助，何以開支。夫以貴人而肯爲被難者援助，富翁而肯爲貧乏者施濟，此乃哀矜之工夫，即慈善之勳績，非可稱之爲義德之人，切望天國者乎。溯當時惡眾謀害耶穌，彼雖身爲議員，實未與議。蓋其私淑於基利斯督者有日，必思有以維護之不暇，特以惡眾洶洶，其勢可畏，不敢首出抗阻耳。而今則見義勇爲，不若前之畏怯矣。

可知天主特選之人，不獨富且貴者而已，又需有義德，而切望天國者也。不然，在場之眾，諒不少具有祿位，如若瑟其人者，何以主不屑賜彼肩此大任耶。主蓋以此殞殮大事，視若珍寶，留而賜與有德之人任之耳。於以知若瑟非特因其富貴，而得參與此殞殮大事，實因其有德，而得中選，以當此職任也。是故惟有德之人，擁有勢位富厚，在天主前方有寵榮。是乃訓諭爲上司者，治理職務，宜持以正大光明，務求天主之國，好行天主之義，成己淑人，利民福國，勿媒孽人短，勿輕信人言，謗讒譏誣，概行擯斥，慈善勇果，慷慨對人，斯爲美矣。

○富翁二字，諸聖師解謂基利斯督死後，將世俗魔鬼之權能，悉行奪回，如擄掠敵人輜重，忽變成富翁者然。又有解富翁，乃遵守規誡之人，無論如德亞人或外教人，將來因基利斯督一死之功，共成一會。此若瑟乃富翁之一人，因將其新墓埋葬貧苦之基利斯督，遂成聖教功臣。○卽撒慕厄爾誕生之地，其父母亞加那及亞納所居之處，在列王傳第一，稱謂拉

瑪竇英譯言高處也。

二、尼各得睦。○又有尼各得睦，私淑於基利斯督門下者，爾時携香料來助若瑟殯殮聖屍，行此善工，是亦天主特選之人也。蓋其昔日嘗密訪基利斯督，私受教誨，早已信其爲救世真主，故今行此善工，乃由主訓所啟，信德所發者。向與眾雜處，不露形跡，僅私下密訪，不使他人知覺，而今則毅然決然，不避艱險，襄理喪葬，實明示基利斯督受難功績之效果也。非然者，何以主方行奇立異，當大眾歡迎之時，而尼各得睦畏怯情生，不敢顯然在基利斯督前執弟子之禮。而今主在受辱受侮，正值大眾唾罵之時，彼反明目張胆，發展其素所信仰之心，無所顧忌乎。足見主之苦難功勞，所發之能力，有若是其大者。前日有歌頌基利斯督者，曰：「天主降福於達味之子，法利色俄輩聞之，不悅，謂基利

斯督曰：「我師，請責汝徒。」路拾玖·三九耶穌應之曰：「我語汝曹，彼若緘默，石將號也。」斯言也。於今驗矣。觀其時宗徒隱匿不見，莫敢出場料理喪事。主乃默牖私淑之門人，使之力任其艱鉅。斯二人者，向如啞啞頑石，無聲無臭，在主生前，未嘗對眾明認其爲天主聖子，今以實跡號於眾曰：是真爲基利斯督，榮光之王也。

三、兩人合作之表率。○尼各得睦者，乃如德亞人師範之領袖也，向爲私淑於基利斯督門下，故亦特來贊助。假令若瑟一人，單獨從事，無人相助，恐未必能料理基利斯督之喪事，有若是其完美。天主上智，照顧若瑟，俾其於艱險之際，得有伴侶，分任其勞，堅勁其志，然後事克有濟。格言篇拾捌·十九云：「兄弟相扶持，有若堅城。」○觀此二人，熱愛基利斯督之衷情，發現於卸屍殯葬等事，蓋彼此相助，無所顧慮，足証熱



愛之內情，現於實跡矣。凡爲基利斯督所行諸事，首當出之於仁愛。夫二人同事，仁愛之証也。故吾主在生時，遣派宗徒宣講福音等情，常使二人結伴同行。今爲主殯殮之事，亦使二人共同合作焉。

○在路濟亞諾書信上，記載尋獲聖斯德望聖骸云，茄瑪利厄爾顯現云，如德亞人查知尼各得睦爲耶穌門徒，革去師範領袖，逐之出城，與之絕交。時茄瑪利厄爾見其受此艱難，納之，居之別墅，衣之食之，盡其天年，與聖斯德望同瘞於一墓。○弟兄和睦，可禦外侮，保護一家一國，無異金城湯池，合城士民，戮力同心，可以禦敵外患。古有人問斯巴爾筭王亞才西老云，何以城無垣牆。王指兵士云，此卽垣牆也。亞拉伯諺云，汝與我火，我與汝光，卽相與提携之意。古王名希羅羅斯者，有子八十人，終前，以箭榦一束授子，令折之，不可。王乃自釋其束，一一折之，如拉枯摧朽，不難也。爰向子云，汝曹彼此和睦，永爲強國。若離心離德，必歸失敗。又米濟迫撒王，亦以此戒其子云，和好者昌，悖亂者亡。試觀宗徒傳教四方，無不同心合力，聖教因以興旺，普世皆服從惟一眞主。厥後異端蜂起，彼此離間傾軋，於是土耳其回教徒乘隙佔據翁加利亞等處，因教友不睦故也。古教時，瑪加白弟兄茹達若納達西蒙等，同

心協力，抵抗諸諦奧谷王三軍之衆，常獲勝捷。

### 貳 若瑟詣比拉多請屍。（經語見前）

聖母默啟安色爾莫聖人云，若瑟阿里瑪太亞詣比拉多請還聖屍，陳說一番理由，不無感觸官吏天良。彼云，釘死者之母，爲女中之聖者，一身清白，纖塵莫染，惟生一子。今痛子之無辜慘死，痛哭悲傷，欲與之偕亡，莫可唁慰，實屬可憫。倘得厥屍，循例殯殮，盛禮埋葬，畧可安慰厥母喪明之痛。況乎耶穌究非大逆不道，祇因他人妬忌，釀成此案，不可與彼罪大惡極之盜犯一律處置，何必爭此區區一屍，斬不交付，此豈仁人君子所爲哉。於是比拉多卽飭有司驗明耶穌在架上是否已死，遂批准交與若瑟領去，任其殯殮。

一、循例請命。○例有明條，犯人死後，厥屍無官吏之允准，不得擅自卸下殯殮。基利斯督爲贖衆罪釘死於架上，悉遵囚犯條例，無非爲聽聖父之旨，且聽世俗官長之令也。今旣遵旨而崩逝矣，欲卸下而行埋葬之工，亦當先請命於官長，然後可行。足見其生也聽命，其死也聽命，生

前死後，俱以聽命爲準的，以訓我人行善立功，當修聽命之德。未事之初，非長上指導，不可自專就事。既事之後，非長上諭令，不可擅自停止。二、若瑟勇毅。○基利斯督死後，種種奇跡，實屬可駭，民衆見之，亦皆驚異，並有多數人士，追悔前非，此事諦篤巴斯忒冷言之鑿鑿。蓋鷹鷂藏，群鳥至，虎狼去，百獸來。於是若瑟等信德更爲鞏固，勇毅亦遂加增。前日畏葸之情，一概掃除。欲以此工行，爲補贖前愆，故前日雖畏首畏尾，對衆不敢畧示其意見。今乃改弦易轍，壹志凝神，虔奉基利斯督爲師爲主。縱招惹如德亞人之妬忌，深蹈授命之危機，竟毅然不顧，當仁不讓。聖若瑟記其親詣比拉多前，面請耶穌聖屍，非僅稟告而已，且力請交付厥屍於己。人謂若瑟贊襄比拉多歷有五年之久，不取分文薪水，今惟索基利斯督之聖屍，充當其俸祿，以爲酬報。若果如此，則若瑟之

功德、尤足多者。夫此請屍一事，不獨妨害名譽，亦且攸關生命，乃若瑟竟不惜重貲，購求聖屍，爲之收殮殯葬，非奇行偉績乎。爲殯殮之事，按聖額俄畧多祿能西書云，司教諸人拘繫若瑟，幽閉牢獄。迨主復活後，獄牆自闢，任其逸去，去後，牆閉如前，是其生命之得保全，又爲主之奇蹟也。是訓吾儕，若欲覓獲基利斯督，當捐棄其所有，不可吝惜。蓋基利斯督，無價之寶也。聖保祿斐叁八云，因彼捐棄諸事，視同糞土，以獲有基利斯督也。吾儕虔奉天主，所求無他，惟欲獲有基利斯督耳。如多瑪斯聖師對苦像云，不欲他求，惟欲獲汝而已。於是基利斯督厚賜之，以酬其熱愛之情焉。

○若瑟埋葬聖屍後，夜間別衆回家，在途中被拘，監禁於小屋，四面石壁圍住，不通出入，欲餓斃之。第三日，天將曙，天神引之出，歸家述及此事。司教因恨之刺骨，故設此惡計以害之。

○獲有基利斯督者，卽得基利斯督之恩寵，義行、友愛，以及光榮也。竊觀世物，概多有損無

益當捐棄之。人之五官亦世物之一，且與世物有密切之關係者，需遵天主聖意而善用之，聖師基所已詳言之矣。

三、比拉多驚訝。○比拉多聞耶穌氣絕，如此其迅速，而生驚訝，乃召百夫長，詢知其情，果真確實，即准將其屍筋交若瑟收殮。原比拉多驚訝之故，蓋以釘架之罪犯，每不若是之速亡也。不知基利斯督受刑萬狀，從未有較之更爲酷虐者，故氣已盡，而力已耗，焉能延長厥命哉。比拉多或未思及，或因基利斯督所受種種酷刑，不遵法令，不循常例，被刑役擅自惡弄，隨意增加，比拉多或知之未詳耳。或者比拉多以爲基利斯督既自認爲天主子，必非常人所及，定有餘力支持，儘可久延殘喘，故聞斷息而驚訝之。至其憑信百夫長之復命，筋將聖屍交付若瑟，或以爲器重若瑟，賜惠於若瑟也。茲即其所賜者與受賜者而觀之，果屬

莫大之恩惠，若聖體神糧之賜於信友，卽以天堂之證券錫予之也。然由賜之之人而觀之，其賜惠也乎哉，市恩也，非惠也。蓋比拉多以基利斯督聖屍爲無用之軀殼，無價值之廢物也，將以果禽獸之枵腹，資螻蟻之飼料耳。以此廢物贈貽他人，可藉以賣恩也。嗚呼，世情澆漓，薄若秋雲，基利斯督之被罪人賤售於仇魔也，自茹答斯比拉多而外，亦數見不鮮矣。

叁 若瑟收殮耶穌聖屍。（經語見前）

一、卸下聖屍。○若瑟既奉比拉多准收聖屍，立卽趕赴該處，自架上親將主屍卸下，明顯其愛主情切，甘心卑以自牧。蓋十架者，如德亞人以爲極兇極賤之刑具也，孰屑近之。懸於其上者，又以爲可恨可棄之死囚也，孰肯親近之，况撫摩之而懷抱之乎。乃若瑟不以爲恥，反以爲幸。

倚梯架上，歷級而升，去厥釘，卸厥屍，兩手扶持聖屍，毫無難色。汝曹富豪貴族之人，請注目於斯，從而效之可也。試觀若瑟行此善工，何曾失其尊榮。不特於富貴名譽，未嘗損其絲毫，且因之反增其榮耀，而聲名洋溢於四方焉。蓋此善工，偕同福音，到處流傳，民到於今俱稱頌之。故凡於基利斯督受難之功績有關係者，其人其物，皆當誌之不忘。相傳有一絳色石片，大如人身，爲若瑟等卸下聖屍，於入墓之前，暫爲安置其上，以成殮者。後有額肋濟亞王名瑪奴厄爾，令其屬下，將此石片，由厄弗蘇運至公斯當定城，旣而王又由蒲高來，盡親偕同人肩歸，安置於宮內。其爲尊敬基利斯督而及其遺物也如此，況從事於殯葬者乎。

○耶穌升天後，若瑟同瑪爾大瑪達肋納拉匝祿瑪西米諾，被如德亞人拘置於一船，無帆

無棺，任其飄蕩於海，得天主默爲導引，漂至瑪賽驛法境，若瑟又航至英國境內，宣傳福音，沒於此地，稱爲英國宗徒。

二、抹以香料。○時尼各得睦携有沒藥、蘆薈，約重百斤，卽以搽抹耶穌聖屍，此亦自天主聖意中來者。蓋基利斯督無辜而被架刑，侮辱太甚，今觀其殯殮之儀，悉按上等社會之禮，旣被架刑，而行禮葬，誠反辱爲榮之美舉。且香料本爲保存死軀，俾得歷久不朽。但於基利斯督聖屍，不需此物。蓋昔日顯靈之能力，悉由其本身自出，無求於外助。今欲保存其身不朽，豈需香料之助哉。且香料之保存屍軀也，必當去之腹中臟腑等件，顧此事，豈可行之於基利斯督之聖屍哉。故今之抹以香料者，蓋所以榮之崇之耳。且以訓吾人修仁愛之德，不獨存之於心內，必須行之以事實，如飢者食之，渴者飲之，裸者衣之，稱家有無財，多施多



財少施少，各盡其力之所能而後已，是猶以香料抹吾主之聖軀也。  
三、包以白布。○先是若瑟等特購純白桌布，用爲收殮耶穌聖屍。是布，  
非家常日用之布，特自店舖購來者，簇新清潔，亦因尊崇基利斯督聖  
屍之故也。基利斯督駕崩之後，裹屍之桌布，葬身之坟墓，不用故舊，一  
切維新，蓋示吾聖教規誠言行，及諸人心，皆當棄舊更新也。聖體歌云，  
「萬事皆新，心聲與行。」斯時若瑟與尼各得睦二人，以布纏繞聖屍  
之後，復以清新潔白桌布裹之，以香料抹之。○悉按如德亞國俗，鄭重  
而行之。是亦訓誨吾人，凡領主聖體，宜心清神潔，如漂白桌布，又須定  
志改惡行善，發種種德行馨香，如搽抹香料一般，方可就領。爲此聖教  
會定例，舖設祭臺，不用綢絨等料，惟用細白麻布，另用麻布一塊，摺成  
九方，以之襯貼聖體，聖勒彌云，「臺單係苧麻所織者。」夫苧麻生長

於地、漂至淨白、頗費時耗力。是表聖體生長於地、先孕於貞母胎中、九月而降誕、在世三十三年、歷盡艱辛、方獲復活榮光、而賜聖體常留人間、以饗我靈。然則領聖體者、可不形清神潔、如以細白桌布、裹主聖身也哉。

○此等葬禮、雖係如德亞國俗、原由厄日多國傳來者、當時教友亦多效之、以此香料抹屍、可保存尸身彷彿銅質。

#### 肆 埋葬聖屍。 (經語見前)

一、葬於新墓。○墓係新塚、○未有他人之屍葬於其中者、欲使後人、勿誤以復活爲他人之死身、非基利斯督之本身也。今單獨以吾主聖屍葬於其中者、使後人敬禮之者、獨因主之佳城而敬禮之、他人無與焉。此外尙有一義、以基利斯督爲斯世之新人、爲人類之新祖。其受孕誕

生等事，皆新穎奇特。其訓誨也，推陳出新。其立教也，革故鼎新。其死也，亦安葬於新墓。與其所行諸事，同出一轍。

○聖奧斯定以新塚比擬聖母之貞胎云，當初懷孕於貞女胎中，其前其後，從未有他人懷孕於此胎者。今死後，埋葬於新墓，亦若此。其前其後，未有他人埋葬於此墓者。斯墓，乃若瑟之壽域，在城旁邊花園內，距加爾瓦畧山僅一百零八尺，離西婉山有千步之遙。按該地風俗，墓道一進，連貫二洞，前洞寬一丈五尺，深八尺，高如之。前面向東，廠開無門。內層有一小門，高約四尺，寬約二尺四寸，以大石閉塞，移開厥石，卽入內洞。內洞深約七尺，高約八尺，寬丈許。右邊洞穿一穴，大小畧似床形，長約七尺，寬二尺八寸，頂高約二尺，離地約有三手掌之高，此卽停尸之床也。

二、葬於石墓。○基利斯督之墓，乃以磐石爲礮，亦有深意存焉。聖熱羅尼莫云，「若以亂石砌成，恐人將謂由其門徒掘穿墓塚，盜竊厥尸而去，以示人爲復活也。而今厥石塊然兀立，一無穿鑿破裂之痕，則其自已復活，果無疑矣。」此一故也。又耶穌聖墓，必須不可移動，不可毀滅，

則死而復生之靈跡，常得傳於後世，以堅教友之信德，事果如此，試觀厥墓，至今常存，基利斯督之仇對，亦無可如何。雖日路撒稜京都，歷年干戈擾攘，蹂躪殆遍，城郭剗爲平地，甚至垣無疊石，而厥塚屹然不動，此二因也。再，基利斯督，本似磐石，爲聖教之基礎，於苦難之際，鉄釘釘之，茨冠冠之，鞭笞笞之，迭經切磋琢磨，而後建立聖教於其上。先知匝加利亞卷九預言此石云，予將雕琢此石，以消除此地上之罪惡也。○此其三義也。

○以上所言種種刑罰，卽雕琢之謂也。

三、墓在園中。○如德亞俗尙，往往墳墓建築在園囿中，○而於基利斯督，尤爲適當。蓋昔之地堂，一園囿也，元祖肉軀，創造於其中。今再祖之坟墓，亦一園囿也。○尸葬其中，兩園遙遙相對。惟昔在園囿，而人類失

敗，今在園囿，則克勝敵仇。昔之園囿，爲災害發生之地，今之園囿，爲榮福復還之區，以主寶死，致死人復活，得入天國福園，是今之園，勝於昔之園也，多矣。況基利斯督爲復生之期望，稱爲麥粒嘉種，可結生嘉實，故當種植之於園中，埋藏之於地下，始有結實纍纍之一日。此中深味，甚可玩也。

○赫肋納，公斯當定總皇之母后，敕建聖堂一座，其華麗冠世，天花板俱以金裝，祭臺亦以黃金製成，楹柱七十有二，皆係寶石造成，斯堂將復活被釘之所，包圍在內。○元祖犯罪，原在園中，再祖受難贖罪，其始亦在園中，山園是也，死後埋葬，亦在園中。由前而觀，爲補贖世人罪惡起見，由後以觀，爲建立聖教之應驗也。蓋聖教會，實爲奇美諸德之花園，爲再祖永居之聖所。

四、他人之墓。○厥墓非基利斯督自備之佳城，乃若瑟所建之壽域也，是足徵基利斯督在生一貧如洗，毫無所有。且其外又別有寓意在焉。

聖奧斯定以爲埋葬於他人之墓者，因其爲救他人而死故也。基利斯督自身，本無可死之理由，何必預備葬身之墓道。且其國非今世國，故身後之位置，宜在天庭，何必建墓塚於地下。今旣爲他人之罪惡，而代受苦難以死，卽將他人之墓塚，爲其塋葬之地，理也，亦宜也。

五、墓在城外。○基利斯督聖墓所在，地名螯爾螯筭，接近城垣，所以使衆人有目共睹，共能視察，其如何殯葬，如何復活，可爲奇跡之佐證，堵塞衆人之疑竇，更以使宗徒及親友等，易於瞻望，或前來探視也。

六、大石掩坎。○基利斯督聖屍，旣經收殮，安葬入墓，乃以大石塞其墓門而掩之，是欲珍護聖屍，勿被禽獸啄食，或再遭惡黨凌辱，並欲杜絕嫌疑，勿使惡黨藉端誣控宗徒盜竊等情，致天下後世，或疑基利斯督復活之非真，而信德有以動搖也。且如是行之，更顯其復活之奇蹟也。

蓋復活時，主之身靈，出入往來，世物莫能禁阻，靈出自獄，身出自墓，互相結合，聽其自由，顯其全能，榮耀無比。

七、送葬諸人。○維時聖母目擊二徒，將聖屍措置，一切心中哀感，莫可名言，誠有如利刃刺透之痛苦者。卽若望宗徒及在場諸婦女，亦皆哀傷無已。惟殯葬之時，婦女但能後隨，向墓遠眺，竚觀聖屍安置何處，默而識之而已。因如德亞國俗，○料理葬事，男爲男殯，女爲女殯，不得混雜接近。然此等賢女，必欲知基利斯督之聖軀珍藏於何處，故厥心厥目，常注定於聖屍所在，翹首跂足，遙瞻不已，至日暮始返。

○該國風俗，殯殮時，先將兩目一口關閉，束以白布，並剃髮澡身，然後抹以香油，包以麻布，而置之墓中。

八、此事餘訓。○吾儕信友，於領聖體時，第一當設心如墳墓。默想聖體

隱藏於麵形中，如以純白帛布，包裹聖屍者然，敬葬於吾心中。且不但設心如坟墓，又當如新墓，並無朽屍留藏於內，斯爲美矣。朽屍者，卽罪垢也。築斯墓也，當立志改遷，掃除一切罪垢，勿使穢氣彰聞，方可謂無朽屍之留藏在內也。第二，當以磐石爲墓。卽於聖教要理，聖體聖事，當堅心全信，屹然如磐石，莫能搖撼，而於種種犯罪機會，堅不復蹈。第三，當築墓於園中。惟園可植花卉，我心亦宜栽培若花園，發出德行馨香，以謙遜仁愛敬畏潔淨諸德，如芳草鮮花，裝飾靈魂，使吾主降臨，賞心悅目。第四，當以墓爲他人之物，不得取舍自由。卽以吾人之心意，當全獻於主，悉屬上制權下，行止不復自由，一惟主命是從。第五，當近吾主釘死之地。卽在此時追思吾主苦難，蓋聖體爲吾主受難之表記也，領之者，能不追憶其遺愛，而圖報其恩德乎。第六，當以大石掩坟。卽謹守



五官三司，防堵種種魔誘，勿令偷入我心，致竊去基利斯督也。第七，當如婦女向墓遙望。卽日常宜行省察工夫，返躬自問，慎勿失去我心內之寵愛。

## 第四十四章 論基利斯督之聖墓

### 引言

今將帝王臣庶之塚墓，暨基利斯督之墳塋，互相比較，可見彼此之迥殊矣。彼之富貴權勢，威儀顯赫，一似同其身軀，殉葬於墓中，生時則榮，沒則已焉。聖咏肆捌十八云：「彼既身死，無物可携之去，其榮耀亦不偕之而行也。」○基利斯督則不然。依撒亞伍貳十四云：「其在世時，人前無赫赫之榮光，但拾壹十死而殯殮入墓，榮耀非常，迄無窮世。」○是卽所謂厥墓將有榮施，是也。試觀其究竟何如。

○此言爲堅勵窮困之義人言之也，勸其勿畏有財勢之人，而得罪天主。若輩雖爲汝仇對，資財勢力雖雄厚，親朋戚友雖衆多，皆不能隨之而去，可知世榮世福，皆僞者也。○主墓，表示主之死亡，榮耀非常，死時有天昏地震等靈跡，死後有復活之光榮，又加厥美號，超越諸名號之上，其十架釘鎗茨冠殮布等物，人莫不尊之敬之，奉爲至寶，其光榮爲何如也。

壹、基利斯督雖死猶生。○基利斯督之在墓中，與他人大不相同。其死也，猶臥於墓中也。未幾將醒，非若他人既死，一經理葬入墓，返魂乏術也。蓋基利斯督，真爲天主，真爲人。以其真爲人，身靈果然分離，一往靈薄一在墓中。以其真爲天主，其天主性，仍與人性之身靈，互相締結，須臾不離，故雖死，猶生也。聖咏卷六歌云：「我寢而熟寐兮，復醒而主接我。」○按厥原義，蓋言達味逃避於城外，暫離王位，以避其子亞勃撒耶之鋒鏑。審其喻意，是言如德亞人，若達味之子，叛逆其父，迫壓基利斯督身靈分離，暫居墓中也。夫達味雖暫離禁宮，駐蹕城外，然而猶是君王也。今基利斯督之於人性，雖三日內，身靈暫相分離，而與第二位聖子，締結如前，未嘗或離，主位猶存也。其死也，謂之寢寐，不亦宜乎。聖歌卷二又云：「我睡而我心醒也。」○夫基利斯督之人性，猶若主性

之淨配，而主性如人性之夫主，人性之天君。人性之死，有似婦之睡覺者，厥心尙醒，猶言厥夫未睡，卽謂主性常存，不與之偕死也。古時勇士墓上，鐫刻獅像，蓋獅獸睡時，目不交睫。今基利斯督墓上，亦若刻有獅像者然。主性之目，炯然大張。職是之故，他人既死，軀體隨卽朽腐於墓中，而基利斯督之聖身，毫無腐敗之堪虞。按聖咏拾伍十歌云，爾不使爾聖身見有敗壞也。③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爲之下一注解云，宗貳廿七拾叁三五。其死後不屬於蛆蟲。蓋他人之屍，皆資蛆蟲之食料，有若屬於蟲之權下者。故若輩之墓，外雖潔白華美，內皆蛆蟲枯骨，骯髒不堪。基利斯督之墓則不然，既不朽腐，亦無蛆蟲。古教時結約之櫃，出念伍十以堅貞不朽之木製成。④內貯瑪納誠石等件，常存不朽。基利斯督之聖身，新教結約之櫃也，因聖神之全能，以貞女之淨血造成，養活

信友靈命之糧食，奧蘊之瑪納貯於其中，豈可任其腐敗，而不加意保存乎哉。

① 假臥於十架上，死如夢寐，言其復生之易，無異人之睡臥而醒覺也。② 睡臥之意，卽出神默想天主也。又心，表情人，情人無他，卽其丈夫是也。聖教會係基利斯督之淨配，又表善人之靈魂，不隨於俗慾，無志於世務，一味敬愛天主。又謂聖母睡覺時，心向天主，因常發愛主之情，寐時亦不之間斷。③ 死，卽人生之敗壞也。基利斯督之肉身，與靈魂分離，亦可謂敗壞。但死後之肉身，不見腐敗，且所流之聖血，亦不見腐敗，蓋腐敗因罪惡所致，基利斯督無纖微過失，不能受此罪罰。且全體與主性締結，不能有此缺點。④ 櫃有尺半高，尺半闊，二尺半長，周圍裹以金皮，兩端各有兩金圈，穿以金槓，若欲移動，須司祭者肩之而行。其底之四角，有圓球四枚，充作櫃足。

貳、惡黨徒然讒毀。○如德亞人見耶穌已經殯葬，復向比拉多云：「憶彼惑世之人，生時嘗言三日之後，我必復生。」云云。夫稱耶穌爲惑世之人，誠侮辱之甚也，然細審其情，適足以自侮自辱也。昔有辣再代瑁

國君名亞才西落者，凡有指摘他人之過失者，彼先研究指摘之人，品行若何，然後信其言之確鑿與否。今司教諸人，指摘基利斯督爲煽惑世人之人，蓋先研究若輩之品行若何，始知若輩之言可信也否。吾見若輩之爲人，無非奸詐傲惡，昧良悖理者矣，則所言詎不謬哉，願可信耶。試觀基利斯督一生言行，盡善盡美，當頌揚之不暇，而又何訾焉。若輩則不然，含沙射影，讒口交訐。見其驅魔，本美事也，則曰藉魔魁之力，以魔驅魔耳。見其在瞻禮日，療痊聾瞽瘡疾諸人，本善功也，則曰不守瞻禮日期，非由天主來者也。見其訓誨萬民，則曰是煽惑人心耳。主固諭人當納稅於君王，若輩反誣以禁阻納稅矣。罪人悔改，主卽寬赦優容，與之言談坐食，若輩則曰，是布彼加諾及諸罪人之好友也。如是之人，一味索瘢求疵，隨時隨地，窺伺搜尋，以充指摘之資料。然而若輩所

指謫者，無非慈善之事，雖於事實不能橫加蜚語，乃思節外生枝，施其詭譎，恣其簧鼓，如此之類，不一而足，總之不懷好意而已耳。既誣陷之而慘死矣，今復在比拉多前，稱之爲惑世之人，多見其怙惡不悛，而爲極惡大愆之罪人已耳。蓋言爲心聲，心旣惡，其能出善言乎哉。彼所謂煽惑世人者何歟，抑以導人改惡從善，引人穩走天堂正路，爲煽惑之證據也歟。吾知若輩之目，如架以色列鏡，紅者所見皆紅，綠者所見皆綠，安得不云爾乎。昔第奧才納聞奸惡之人毀謗伯拉刀，乃曰：噫，勿多言，汝毀彼，人不汝信。彼譽汝，亦不見信於人。今此奸惡之司教，訕毀基利斯督，亦宜謂之曰：噫，請勿多言，訕毀如此之人，誰其信汝，苟有人譽汝，亦莫之或信也。古人在索克拉德墓上，繪有女像，坐於天秤架，手操弦琴，以表其口才，能攝引聽者之心，使之心平氣和也。今在基利斯

督墓上，亦當繪若此之像，因基利斯督宣講聖言，有似琴調和暢，使聞者心曠神怡，挽迷途而入正路，輕世樂而重天福，是豈煽惑世人作惡者哉，乃引導世人走天堂道路者耳。

叁、徒然防守封錮。○如德亞人之忌嫉基利斯督，至矣極矣。今見其屍已埋葬坟墓，於其身不能復加毒害，乃詭計百出，欲阻撓基利斯督三日後復活之預言，使無應驗，爰詣比拉多請兵，駐防墓側。其言曰：「渠嘗言死後當三日復生，恐其門徒將潛來竊取厥屍，而向民眾揚言復生也，則後之荒謬，較前益甚，須卽遣兵防守，封閉厥墓。」○云云。又以寥寥戍卒，不可恃也，相傳又將鉄索纏鎖大石，使之莫能揭開。嗚呼，謬矣愚矣。此時門徒俱已消聲匿跡，况又有兵士在彼駐防，孰敢至墓盜竊主屍哉，直是死基督嚇昏活司教也，可發一笑。有名杏斐洛者，評論



其事云、誰見有防禦死軀者乎、誰見與死人交鬥者乎、誰聞死人既葬於墓、上下四週、設兵團團防守、而又畏之如虎者哉。且畏之者非他、卽謀斃之之人也。昔君都瑪爾濟勇將也、其墓上鐫刻有公羊一頭、前足矗立、其勢昂昂然、又有一死兔、仆躓於其前。公羊、表將軍之勇敢。死兔、表被其戰敗之敵人。今基利斯督墓上、亦宜鐫刻斯圖。昔亞巴郎生念貳十三欲遵主命、將殺其子以祭主、旣而主阻止之、亞巴郎瞥見一公羊、厥角兜纏於藩籬、亞巴郎遂殺以代之。○厥羊、正表示基利斯督也。今基利斯督雖死、如德亞人有如厥兔之伏於公羊足下、悚懼恐惶、慮其復活後、必將復仇也。於無計可施時、爰請封錮厥墓、以爲可阻其復生矣。豈知若輩愈抵抗基利斯督而不遺餘力、愈至一敗墮地而不可收拾。故若輩之擲揄侮弄、正所以自侮也。蓋適以增基利斯督之榮光。

耳。當日死基利斯督尙使若輩如此畏懼，將來赫赫威嚴之活基利斯督，乘雲降來，審判萬民，若輩又不知將如何畏懼也。原夫若輩之防禦，無微不至，雖出自彼等嫉忌耶穌之惡心，要亦天主上制，冥冥佈置，足顯其自死復活之確鑿，無絲毫盜竊之疑竇，夾雜其間。觀夫如德亞人，如此提心弔胆，防其復活，而基利斯督竟然復活出墓，坟墓中竟然子虛烏有，所設之計謀，俱擲於無用之地，全行失敗。雖有大石掩蓋，雖有兵士防守，官印固封，皆徒勞無功，不能分毫阻主復活。經曰：瑪念捌二忽有天神下降，掀開墓石。聖熱羅尼莫云：基利斯督不需開墓而出，蓋大事業已告竣，以己透堅之德能，透出墓外矣。繼令天神掀去此石，以示僅留此空虛之墓道而已。昔聖老楞佐隱修院中有某修士，素疑基利斯督何以復生而出，坟墓封閉如前，石門又無轉動等情，殊爲

不解。在聖主日內瞻禮七，適值歌唱「婦女坐墓旁」之句，其衣帶忽然自脫，擲於足前，而帶結並不解開，又非自腰間卸至足下者。該修士見之，不勝驚異。忽又聞微聲云：「基利斯督由固封之墓而出，亦若是者。」時羅伯多述此奇跡，亦係該院之修士也。觀此奇跡，亦足以堅固我人之信德，認識基利斯督復活，由墓而出之景象也矣。封守何用，盜竊何由。

○該兵即昨日比拉多撥與掌教等釘耶穌於架上時，在旁看守者，故云汝曹既有兵士，在彼看守，亦可用為防禦坟墓，不必更添新兵，汝曹好自為之，予不復涉於此等事務。○此羊兜纏於荆棘叢中，係天神牽引至此，勿使逃逸，以便代充祭品，其事在如德亞七月一號。嗣後每年在此日，行角號瞻禮，即以羊角為號筒而吹之，以為記念。依撒格因此牡羊代祭，得救不死。

肆、防兵反為佐証。○防守兵士於基利斯督復生出墓時，見坎地大震，

明光炫目，驚駭若死，甦後，卽以所遇之事，奔告在城司教。呀，是卽如德亞人設防之兵士，適爲傳信之郵人。所傳何事，基利斯督已復活矣。司教等聞言，如雷貫耳，驚惶無措。然仍執迷不悟，賄賂兵士，禁彼勿言復活，但言在夢寐間，被其徒竊去者。嗟爾惡眾，心勞日拙，怙惡伊於何底。古聖亞各伯之神目，預見若輩之所爲，乃云，生肆政七彼怒爲可詈，蓋彼頑硬固執已見也。⊖夫三日後復活之說，若輩親聞，出自基利斯督之口者，竟不之信。今復聞兵士報告其實在復活，乃猶執迷不醒，反賄賂報告者，嗾彼詐言其徒來盜竊屍身而去。其奸惡如是，不亦大可詈乎。然而奸惡之司教乎，汝旣不欲信夫真實之報告，反欲他人取信於若曹之夢謔，非計之左耶。夫守卒旣曰在夢寐之際，何以能見厥徒盜竊其屍哉，不亦自相矛盾乎。總之，守卒原不在夢中，故報告汝以真

實之復活，惟汝曹乃在夢中耳。欲以夢謔教若曹，欺人乎哉，適以自欺耳。如此胡言亂行，適所以成基利斯督復活之佐證也。聖奧斯定嘲之曰：「汝曹以夢寐之人作見証者，汝曹直在夢寐中也。」

○肋味及西默盎兩兄弟，爲主使，謀害其弟若瑟，故俱受亞各伯咒咀。但肋味派，因勦除拜金牛者，故獲寬恕。而西默盎派，則未見赦宥，以其統領常勃利之奸淫，及奉佛敬神之故，未受每瑟降福也。

伍、聖墓榮光。○基利斯督之墓，直至今日，榮施弗替。當時奸惡之輩，相與謀害耶穌者，何等顯赫，而今安在哉。歷代古都名城，雖有金湯之固，隳頽者不知凡幾。而吾主聖墓，歷久不毀，雖代有暴君虐吏，殘害聖教之徒，意欲滅此朝食，而斯墓斯石，未見動搖。該處有聖方濟各會修士居住，朝斯夕斯，敬拜聖墓。罷洛尼記載，降生後一千零九年，如德亞人德惠撒辣者，尼人毀敗此墓，欲使滅跡消影，勿復存此遺跡於世，而卒

不能達其目的。烏爾朋教皇第二位，載述聖墓前，屢顯靈跡，每遇受難日期，堂中燈火自熄自燃。聖額俄畧多祿能西云：「貼近墓地，一似另有主能，留存於其間者，信友往朝聖地，每獲愈病驅魔諸恩。每見大犯罪人，及異教諸人，不能入此聖地。」罪婦瑪利亞厄日迫西亞加及巴來斯諦那之異端將軍等行實可考也。聖奧斯定云：「在此墓前，罪人遷改，療病驅魔者，不計其數。」聖伯爾納篤云：「基利斯督之墓道，灼熱人心，最爲迅速，不知何故。瞻仰其死後之佳城，覺有一種熱愛深情，較生前宣傳福音之足跡，感觸更深。蓋憶其死時苦況，較諸回溯其生平實跡，感情更大，易於激發孝愛之情也。」職是之由，歷來信人，或爲君長，或係平民，普天率土，恭往朝拜者，不知凡幾。如公斯當定皇帝，首先建堂於墓上。至降生後一千零九年，有巴皮耶王誤聽如德亞人之

唆使，將此遺跡，剗削而消滅之。天主忽降嚴譴。如德亞人或被驅逐，或被殺戮。所存子遺，竄流異地，而教友邦國，莫肯收留。是年復建大堂於墓上，普世信友，爭前恐後，供獻方物。且招集無數兵將，盜甲旗幟，繡有十字聖號，水陸並進，往攻敵國，同仇敵愾，至再至三，終賴天主助佑，榮勝撒辣者尼人，聖地復歸教友掌握。迨後各處教會，以遠道瞻拜聖墓，殊慨艱難，故歷代教皇，准定各聖堂內，圖形厥墓體制，彷彿建造，卽今聖堂內十四處苦路是也。非但可於每年聖主日內，復活瞻禮前三天，爲追念主之苦難，特行此敬禮之工，卽平日無論何時，凡欲行此敬禮者，可隨時入堂瞻拜，無異於親赴聖地行朝覲之禮。試問斯世，曾有若此光榮之墓道乎哉。是故吾儕信友，當如何盡心竭力，尊敬此救世主之聖坟，蓋斯坟乃普世眾人再祖之坟也。夫生我肉軀之祖宗，尙爲之

建碑立石，以記念其生育之恩，尊之敬之，不敢懈怠。然此祖宗，亦人所生者，惟衰弱之軀殼而已。且又生我於涕泣之谷，樂少苦多。今賦我靈魂之真主，生我於天堂永福之宗祖，不更宜尊敬之哉。古人於親朋墓上，往往鐫刻一心像，以表永矢勿諼之意。吾人於基利斯督，感恩罔極，更當鐫刻我心於厥墓，卽早夜以思念茲在茲。聖經瑪陸廿一云：「我之珍寶何在，我心亦何在焉。」

終





# 聖 經 譯 名 表

注 文 中 經 名 簡 稱 以 [ ] 爲 記

Osee	[奧]色	Genesis	[生]民紀·創世紀
Jonæ	若[納]	Exodi	[出]走紀·出谷紀
Malachiæ	瑪拉[基]	Numeri	[數]目紀·民戶紀
Machabæorum	瑪加[白]史	Leviticus	[肋]未紀
Evang. S. Matthæi	聖史[瑪]竇	Deuteronomii	[申]命紀
Marci	瑪爾[谷]	Judicum	[士]師紀
Lucæ	[路]加	Ruth	[盧]德紀
Joannis	[若]望	Regum	[列]王紀
Actus Apostol.	[宗]徒行實	Paralipomenon	[歷]代紀
Epistolæ B. Pauli ad Romanos	聖保祿書致[羅]瑪	Tobiæ	[多]俾亞傳
Corinthios	[高]林多	Job	[若伯]傳
Galatas	[加]拉達	Judith	[儒]弟德傳
Ephesios	厄[第]蘇	Psalmorum	聖[咏]
Philippenses	[斐]理伯府	Proverbiorum	[格]言篇·智識經
Timotheum	諦[莫]德	Ecclesiastes	[訓]道篇·釋虛經
Titum	[諦]篤	Cant. Canticorum	聖[歌]
Hebræos	厄[勃]來	Sapientiæ	[智]德篇
Ep. B. Petri	聖[伯]多祿書	Ecclesiastici	[德]訓篇·辨德經
B. Joannis	聖若[望]書	Prophetia Isaiaë	先知[依]撒亞
B. Jacobi	聖[亞]各伯書	Jeremiæ	[日]肋米亞
B. Judæ	聖[如]達書	Lamentationes Jerem.	[哀]辭
Apocalypsis	[默]照經	Baruch	[巴]羅格
		Ezechielis	[厄]才基亞
		Danielis	[達]尼厄爾

# 譯名對照表

譯音雜出者以( )別之

聖經釋義

譯名對照表

		A	
Alphonsus	亞爾方騷	Aaron	亞郎
Analec	亞瑪來格	Abel	亞白(勃伯)爾
Amator	亞瑪刀爾	Abimelech	亞皮末來格
Ambrosius	盎博羅削	Abisai	亞皮撒依
Ammonita	亞摩尼達	Abraham	亞巴郎
Amphilochus	杏斐洛	Absalon	亞勃撒郎
Ananias	亞納尼亞	Accaronitæ	亞加洛尼帶
Andreas	安德肋	Accursio	亞歌西奧
Andronicus	安特祿尼格	Achab	亞加勃
Anglicus	諳額利古	Achaz	亞加士
Anna	亞納亞納司(斯)	Achitophel	亞(亞爾)基篤勿爾
„ Bolena	„ 巴肋納	Actæon	亞戴盎
Anglia	英國	Adam	亞當
Anselmus	安瑟爾莫	Adrianus	亞弟盎
Antiochus	諳諦奧古	Ælius	厄利奧
Antonius	安當	„ Adrianus	„ 亞弟盎
Apollo	亞玻羅	Æsopus	厄索波
Arabia	亞拉皮亞	Africa	亞弗(斐)利加
Arimathæa	阿利瑪太亞	Agar	亞加爾
Aristóteles	亞利斯刀(篤得來)	Agatha	亞加大
Arius	亞利烏斯	Agathus	亞加篤
Armenia	亞(亞爾)默尼亞	Agesilaus	亞才西落
Asia	亞細亞	Agnes	亞依榻斯
Assyria	亞西利亞	Albertus	亞爾白爾篤
Athanasius	亞大納削	Alecoranus	亞各拉
Athena	亞戴(得)納	Alexander	亞立(歷)山
Augustinus	奧斯定	Alexandria	亞立山德(得利亞)
Aurelius	奧拉略	Alexis	亞肋叔
Ave	亞物	Alpes	亞爾彼
Avicenna	亞未增那		
Azarias	亞撒利亞		
Azotii	亞乍底		

C

聖	Cabaonita	茄拔惡尼帶
難	Cades	加台斯
釋	Cæcilia	則濟利亞
義	Cæsar	責撒肋
.....	„ Julius	„ 儒畧
譯	Caïphas	蓋法. 蓋法司
名	Cajetæ Campanum	加以德梗
對	Cajus	加于五斯   巴農
照	Calvinus	加爾文
表	Campo (Santo)	聖場
	Cantuarïa (Ganterbury)	更多勃
	Capadoecia	加巴道濟亞   利翁
	Capharnaum	加法爾那翁
	Carith (torrens)	加利湖
	Casia	加西亞
	Cassiodorus	加西奧鐸羅
	Catharina	加大利納
	„ Senensis	„ 瑟納
	Cedron	則特郎
	Cedrus	則德祿
	Cephas	則法
	Chabul	迦蒲爾
	Chaldæi	加爾代衣
	Cham	剛
	Chanaan	加納. 加納汗
	Charinus	加利奴
	Chore	高來
八	Chrysostomus	基所
一	Chrystophorus	基督福祿
七	Cicero	濟載(則)祿
	Cis	濟斯
	Cistereïensis	濟斯戴爾西
	Clades	格拉台斯
	Claudia	格洛地亞
	Clemens	格來孟多
	Constantinopolim	公斯當定城

B

Baal	罷亞爾
Babel	罷百爾
Babylon	巴皮郎
Baltassar	巴爾達撒
Balearis	巴雷亞利
Barabbas	巴爾巴拉
Barnabas	巴爾納伯
Baronius	罷洛尼
Bartholomæus	巴爾多祿茂
Baruch	巴羅格
Basilides	巴西利達
Basilius	巴西畧
Beda	裴達
Beelzebub	倍爾才蒲白
Bellarminus	裴拉門
Benjaminus	本雅明
Benoni	倍諾尼
Bernardus	伯爾納多
Bethlehem	白冷(稜)郡
Bethsabee	倍脫撒倍
Bethsaida	勃撒依達
Bethsamita	倍脫撒米達
Bethulia	倍多利
Birgitta	俾(彼)利日大
Bithynia	皮帝尼亞
Bohemia	薄厄米亞
Bonaventura	文都辣
Booz	博阿利
Borith	鮑利
Botrus	僕忒羅
Britannia	勃利當尼亞
Bucoleontis	蒲高來
Burdegalensis	蒲爾台茄肋

Eli	厄喇
Elia	厄利(里)亞
Eliezer	厄利厄才爾
Elimelech	厄里(米)梅雷格
Elisabeth	依撒伯爾
Elisæus	厄利(里)叟
Elzearius	厄才亞畧
Emmaus	恩瑪五斯
Emmeramni	恩梅郎
Ephesus	厄弗(勿)蘇
Ephraim	厄拂拉英
Ephrem	厄弗冷
Epiphanius	厄必發厄比法尼)
Esaiis	厄撒(撒)烏
Eusebius	歐才皮
Euthymius	歐諦彌(茂)
Eva	厄機
Evangelium	萬日略
Ezechias	厄日(才)基(幾)亞王
Ezechiel	厄日(才)基(幾)亞王

**F**

Falkenbergensis	法根白
Felicitas	福利濟大
Felix	斐理斯
Festus	揮斯多
Fredericus	弗利代利各(谷)
Franciscus	方濟各

**G**

Gabbatha	加巴大
Gabriel	加俾額爾
Galilæa	加理(利)肋亞
Galli	茄爾利
Gamaliel	茄瑪利厄爾
Gedeon	才代盎

Constantinus	公斯當定總皇
Corinthii	高(谷)林多(諦)
Cornelius	高納畧
Corvinus	高爾味
Curtius (Q.)	顧爾西
Cynægryrus	濟納濟羅斯
Cyprianus	濟伯良
Cyprus	濟伯利
Cyrillus	濟利祿
„ Jerosolymitanus	日路撒
Cyrinus	濟利諾·里米打
Cyrus	濟羅斯

**D**

Dagon	達慈
Dalila	達利拉
Damascenus	達瑪瑟諾
Damasus	達瑪瓊(索)
Daniel	達(大)尼厄爾
Dathan	達打
David	達味
Délphina	代爾斐那
De Ponte	特邦得
Diana	諦亞納
Diego Osorio	第厄螯奧沙利
Diogenes	第奧才納
Dionysius	第阿尼削
Dismas	弟斯瑪斯
Dominicus	多敏悟
Domitia	陶米西亞
Dothan	道(達)達英

**E**

Edessenus	厄特生
Edmundus	厄特蒙
Egyptus	厄日多
Eleana	亞加那

聖  
難  
繹  
義  
……  
譯  
名  
對  
照  
表

I

Iehabod	依加薄
Idumæi	依杜味
Ignatius	依納爵
India	印度
Isaac	依撒格
Isaïa	依撒亞
Ishoseth	依斯薄色
Ismaël	依斯瑪厄
Israël	義臘厄

J

Jacobus	亞(雅)各伯
Jacoponus	亞各伯諾
Japhet	亞弗得
Jehu	葉伍
Jeremia	日肋米亞
Jericho	日利各
Jerobaal	日羅巴亞爾
Jeroboam	日羅博盎
Jerusalem	日路撒稜(冷)
Jesse	葉瑟
Jezebel	葉撒勃爾
Joab	若亞伯
Joanna	若翰納
Joannes	若望
„ Baptista	若翰保弟斯大
Joas	若亞斯
Joatham	若亞當
Job	若伯
Jona	若納
Jonadabus	若納大勃
Jonathas	若納達
Jordanis	若爾當
Josaphat	若瑟(撒)法

Germania	日爾瑪尼亞
Gerson	日(才)爾桑(賞)
Gessen	才生
Gethæi	熱德依
Gethsemani	熱色瑪尼
Godefridus Bullionis	各代弗
	利特蒲利盎
Golgotha	整爾整筴
Goliath	整利亞
Græcia	額(厄)肋(辣)濟亞
Gregorius	額俄(我)畧 [希臘
„ Nazianzenus,	„那西盎(央)
„ Nyssenus	„尼瑟諾
„ Turonensis	„多祿能西

H

Habacuc	亞巴(罷)古格
Haceldama	亞瑟而大瑪
Hadrianus	亞弟盎
Hebræi	厄勃拉(肋,來)
Hebron	赫白郎
Helena	赫肋納
Heli	厄利
Henricus	恩利格
Hercules	厄爾古爾(來)
Herodes	黑落德
Hieronymus	日(熱)羅尼莫(摩)
Hilarius	喜(希)拉(辣)戀
Hira	希拉
Hispania	依斯(西)巴尼亞
Holofernis	奧老拂爾納
Horeb	奧肋勃
Hosanna	賀三納
Hungaria	匈加利
Hyssopus	伊朔波

Ludovicus (S.) 類思聖王  
 „ 羅道味哥  
 „ Granat. 羅道味額肋那特  
 Luthernus 路(羅)得祿(羅)  
 Lybia 利皮亞

**M**

Machabæi 瑪加白  
 Madianitæ 瑪弟盎人  
 Magdalena 瑪達(大)肋納  
 „ de Pazzis „ 巴西  
 Mahomet 穆罕默得  
 Malchus 摩訶  
 Maldonatus 瑪鐸那  
 Manasses 瑪納色  
 Manetis 瑪納得  
 Manichæus 瑪尼格  
 Manna 瑪納  
 Manuel 瑪奴厄爾  
 Mappalius 瑪擺略  
 Mara 瑪拉  
 Marathonia 瑪拉刀尼亞  
 Marcus 瑪爾谷  
 „ Brutus „ 勃羅德  
 Massilia (Marseille) 瑪賽驛  
 Maria 瑪利亞  
 „ Egyptiaca „ 厄日迫西  
 Martinus 瑪爾定 [亞加  
 Mathathias 瑪達底亞  
 Mathias 瑪弟亞  
 Maximinus 瑪西米諾  
 Medi 滿第  
 Melchisedech 默(默爾)基色德  
 Melitho 梅利刀  
 Menradi 門拉第  
 Merob 梅落勃  
 Micipsa 米濟迫撒

Joseph 若瑟  
 Josue 若蘇(所)厄  
 Judas 如達  
 „ Iscariotes 茹答(德)斯  
 [夷思加利惡得  
 Judea 如德亞  
 Judith 儒弟脫(德)  
 Julianus 如理亞諾·儒良  
 Julius 如略(儒理)  
 Junius 余尼五  
 Jupiter 余比德(對)  
 Justinus 儒斯定

**L**

Lacedaemonia 辣再代瑁  
 Lactantius 辣登削  
 Lamech 拉默格  
 Lamma 拉瑪  
 Laurentius 老楞佐  
 „ Justinus „ 儒斯定  
 Lazarus 拉匝祿  
 Leo 良  
 Levi 肋未(味)  
 Leyr 雷依爾  
 Libanus 利巴·利巴納  
 Licinius 利濟尼  
 Limbus 靈薄  
 Lithostrotos 利刀斯忒老刀斯  
 Livius 利未五  
 „ Drusus „ 特路蘇  
 Longinus 隆仁  
 Lot 洛德  
 Lucas 路加  
 Lucianus 路濟(西)亞諾  
 Lucifer 路濟弗爾  
 Lucius 路濟五斯  
 Lucretia 路克來西亞

聖難釋義  
 譯名對照表

Olivet (mons) 阿里伐山  
Olympia 奧林比亞  
Origenes 奧利才納(訥)  
Orpha 奧爾法  
Osee 奧色奧亞  
Ovidius 奧味第烏斯  
Oxum 奧松  
Ozam 奧撒  
Ozias 奧齊亞

P

Pachomius 巴高末  
Palæstina 巴來斯諦那  
Palamon 巴拉茫  
Palma 巴爾瑪  
Pantiniacus 邦帝你亞  
Paraguay 巴拉圭  
Paraseeve 巴拉舍物  
Paris 巴黎  
Pascha 巴斯卦  
Patmos 巴忒莫  
Paulinus 包利諾  
Paulus 保祿  
Pelagi 貝拉齊  
Pelicanus 伯利加  
Pererius 貝肋畧  
Perillus 伯利羅  
Persia 伯爾西亞·波斯  
Persides 伯爾西代  
Petrus 伯多祿  
Pharao 法勞  
Pharisæi 法利色(塞, 叟)俄  
Philippus 斐理伯  
Philistæi 斐里斯丁  
Phœdrus 弗特羅  
Pilatus 比拉(辣)多  
Plato 伯拉刀

Messias 默西亞  
Metrum 米達  
Michæa 彌格  
Michaël 彌額爾  
Michol 彌谷爾  
Missa 彌撒  
Moab 瑪阿白  
Moabitis 瑪亞米達  
Moloch 摩落格  
Monica 莫尼加  
Moria 莫利亞  
Moyses 梅瑟

N

Naboth 那博忒(薄脫)  
Nabuchodonosor 那蒲各鐸諾  
Natatoria 那笪刀利亞(沙爾  
Nathan 那打(旦)  
Nazarenus 納匝肋諾  
Nazareth 納匝肋  
Nealce 納亞則  
Nero 赧勞  
Nicæna 尼則那  
Nicephorus 尼則福祿  
Nicodemus 尼各德莫(睦)  
Nicolaus 尼各老  
Niger 你才爾  
Nilus 尼落  
Ninive 尼尼物  
Nitrum 尼忒爾  
Noë 諾厄  
Noëmi 那厄米  
Numa Pompilius 努瑪邦比畧

O

Œnipotanis 厄尼邦達



S

Sabaethani  
Sabbatum  
Sacerdotes  
Salmeron  
Salomon  
Samaria  
Samgar  
Samsom  
Samuel  
Sanctius  
Sanctus  
Sapricius  
Sara  
Saraceni  
Sarephtha  
Satanas  
Saul  
Saulus  
Saxo  
Seilurus  
Scipio  
„ Africanus  
Schytia  
Sedecia  
Sem  
Semei  
Seneca  
Sennacherib  
Sephora  
Sergius  
Seth  
Sichar  
Sichem  
Sichimitæ  
Siculi  
Silo

撒罷打尼  
撒撒巴刀  
撒責,鐸德  
撒爾梅郎  
撒撒落滿  
撒瑪利亞  
撒末茄爾  
撒撒末傷  
撒慕厄爾  
三多斯  
撒迫利爵  
撒撒拉  
撒辣者尼  
撒肋笱  
沙(娑)殫  
撒烏爾  
撒沙祿  
撒格沙  
希羅羅斯  
希希比奧  
„ 亞弗利加  
希帝亞  
色代濟亞  
生  
撒瑪瑟味依  
色榻(納)加  
生那蓋利勃  
色福拉  
衰爾齊  
瑟德  
西加  
西根(庚)  
西幾米  
西古里  
西落

Plinius  
Plutarchus  
Polonia  
Polus  
Polyearpus  
Ponti  
Pontius  
Portuga  
Potamon  
Praxedis  
Procula  
Publicanus  
Putiphar

迫利尼  
迫路篳爾格  
波落羅  
波利加爾  
玻利加爾  
伯拉格  
迫迫洛  
布布底

聖難釋義  
譯名對照表

Q

Quintus Martius 君都瑪爾濟

R

Rabbi  
Rachel  
Raphaël  
Rasin  
Rebecca  
Rechab  
Remigius  
Renaldus  
Respha  
Robertus  
Roma  
Rudolphus  
Rufinus  
Rufus  
Rupertus  
Ruth

彼爾新加勃彌多法篤瑪弗諾甫多德  
臘格爾額新加勃彌多法篤瑪弗諾甫多德  
辣發辣倍加勃彌多法篤瑪弗諾甫多德  
雷雷雷那斯爾羅斐羅伯盧  
羅伯羅多羅羅

聖  
難  
繹  
義  
……  
譯  
名  
對  
照  
表

U

Urbanus 烏爾朋  
Urias 烏利亞

V

Valentinianus 瓦郎定總皇  
Valerius 瓦肋畧  
Vaticanum 瓦諦岡  
Verbum 物爾朋  
Veronica 物洛尼加  
Vespasianus 范斯巴削  
Vincentius 味增爵  
„Ferrerius„ 弗(勿)來利(畧)

X

Xenocrates 格衰諾克拉得  
Xerxes 格帥爾格帥

Z

Zachæus 匝咳  
Zacharias 匝加利亞  
Zambri 常勃利  
Zozimus 曹齊默

Siloë 西洛厄  
Silveria 西物利亞  
Simeon 西默盎  
„Saulus„ 沙祿  
Simon 西滿(茫,蒙)  
Sinai 錫乃  
Sion 西婉  
Socrates 索克拉德  
Sorice 沙肋(雷)格  
Stephanus 斯德望  
Suarez 蘇亞來  
Suetonius 蘇哀當  
Susanna 蘇撒納  
Symphorosa 省福祿撒  
Syria 西里(利)亞

T

Tarquini 筮爾决你  
Tertullianus 戴爾多良  
Thabor 大博爾  
Thecritis 戴古亞  
Themistocles 戴米斯刀格肋  
Theodoricus 戴奧道利格  
Theophylactus 戴戴奧斐拉  
„ 陡阿非拉拉  
„ 得阿斐錄  
Thomas 多默.多瑪.多瑪斯  
„Morus„ 貌祿  
Tiberius 低倍略  
Timotheus 諦莫(慕)德  
Titus 諦篤  
„Bostrensis„ 巴斯忒冷  
Tobias 多俾亞  
Trajanus 忒拉讓  
Trapista 忒拉比斯筮  
Turcia 土耳其

24

341321